Лев Толстой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 第十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 第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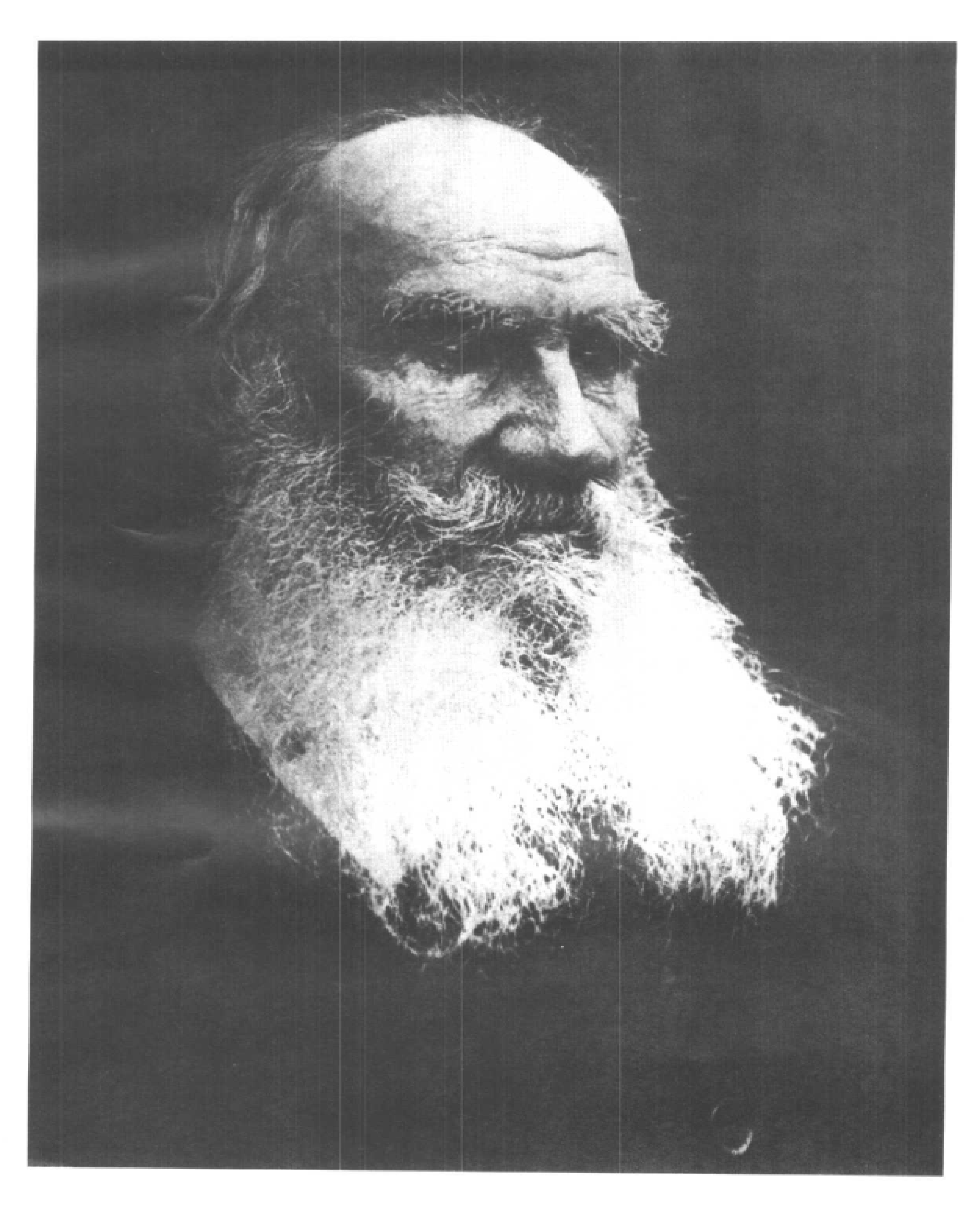
## 书　信

周圣　单继达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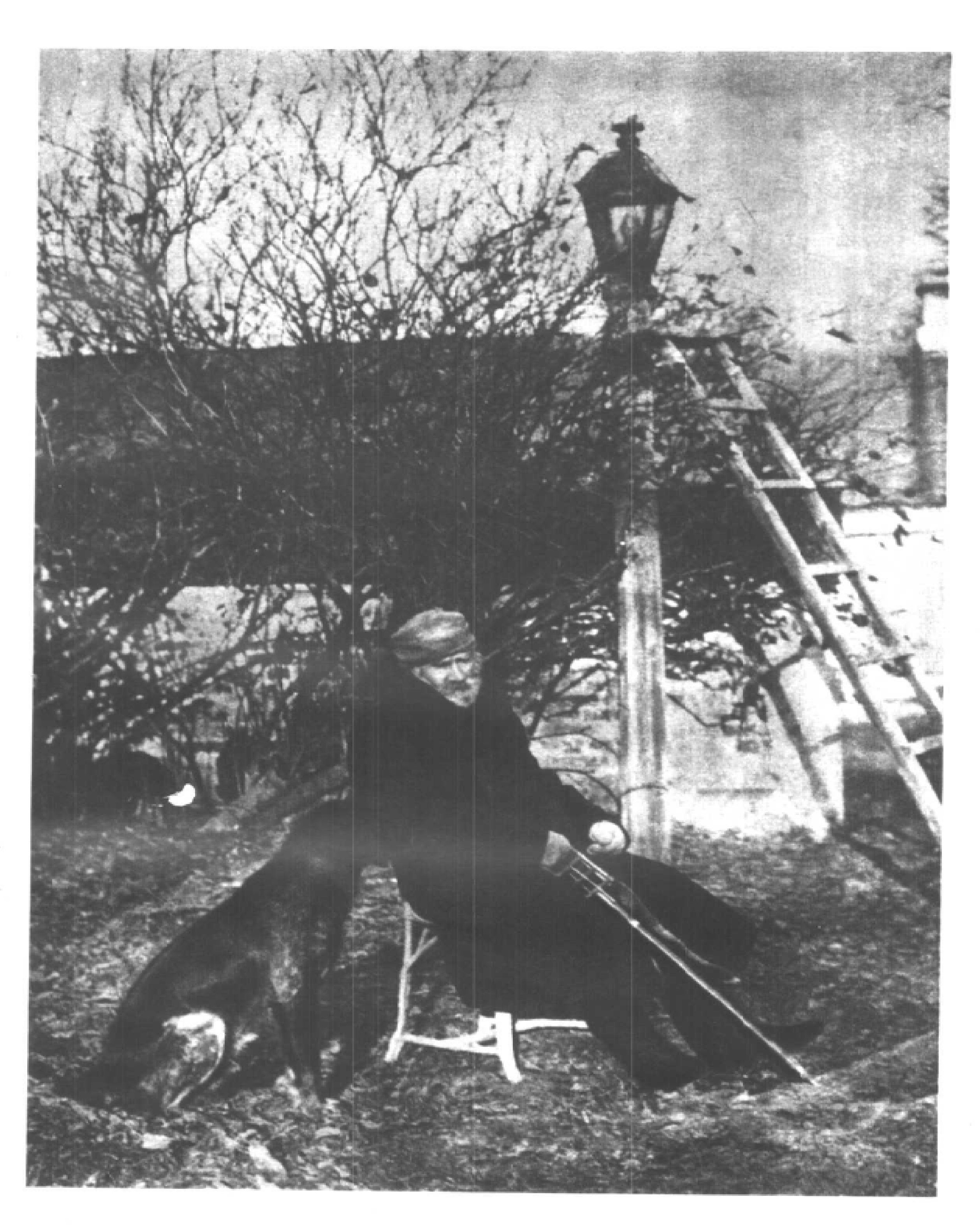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1909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女儿塔季扬娜家做客(1910年)



列夫·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离开莫斯科时的欢送场面(1909年)



老人与狗(1909年)



列夫·托尔斯泰给客人们读自己刚写完的文章(1910年)

# 目　次

① 斜线前的日期为俄历，斜线后的日期为公历，相差十二天到十三天。以下同。

# 致塔·阿·叶尔戈利斯卡娅

亲爱的姑妈：

再过八天就整整四个月我没有得到您的音信了，不过目前我还抱着希望，希望您的来信到了旧格拉德科夫镇，而我没有收到只是因为我不在那里。上一封信，即十月二十四日那封，我说我们第二天将去梯弗里斯①。我们真的于二十五日出发了，经过七天的旅行，一日到了梯弗里斯。这次旅行几乎每到一个驿站都没有马匹，因此非常烦人，但是沿途景色很美，令人十分惬意。到达后第二天我谒见布里梅尔将军，把图拉送来的公文交给了他，同时也向他介绍了我自己。将军虽有德国人的热心肠和善良愿望，仍不得不拒绝我的呈文，因为提交的证件不充分，缺彼得堡的公文，所以我必须等这些公文送到②。我决定在梯弗里斯等一等。不过尼古连卡③假期已满，他三天前已经走了。亲爱的姑妈，您不难理解，这种延误使我多么不愉快，而且理由很多：第一，如果一个月后还收不到那些公文，我就只好放弃入伍的打算，因为那样我就赶不上参加冬季进军了，而这正是促使我入伍的唯一愿望。第二，这里生活费用昂贵，我要在城里住一个月（也许还要久些），再加返途路费，要花许多钱。第三，我已经

---

① 梯弗里斯是第比利斯的旧称。

② 因托尔斯泰此时名义上在图拉省公署任职，必须有那里的免职令，才能入伍。他于一八五二年三月才收到公文。

③ 尼古连卡是托尔斯泰的大哥尼古拉的小名。

习惯时刻和尼古连卡在一起，同他离别，哪怕是短期离别，都使我很难过。我惭愧地承认，到现在我才懂得如实地珍视、尊敬、爱恋我的好哥哥。我现在时时想起您的忠告，亲爱的姑妈。我谈到尼古连卡时说过些不负责任的话，您常制止我，您做得很对。我绝非故作谦虚，尼古连卡各方面都比我们大家好。我极其偶然地在梯弗里斯遇到一个彼得堡熟人巴格拉季翁公爵，这对我真是意外的收获。他是个聪明而有教养的人。梯弗里斯是一座文明城市，模仿彼得堡有时模仿得还很成功，有上等人的社交活动，人数很多，有俄罗斯剧院和意大利歌剧，我根据自己有限的经济能力尽可能也去享用。我住在德国侨民区，在郊外。我在这儿感到加倍舒适，因为这地方很美，四周是花园和葡萄园，住在这儿更象住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天气晴朗温和，到目前还没有上冻，也没有下雪）。另一个优点是，我租了两间相当干净的房子，每月只花五个银卢布，而在城里这样的住宅一个月至少要四十银卢布。此外，我还可以不花钱练习德语。我有书，有事做，也有空闲，没人打搅我，所以总的说来我不寂寞。您记得吧，我的好姑妈，您曾经劝我写小说。我听从了您的劝告，我说我有事做指的就是写作①。我不知道我写的东西将来是否能够问世，但这工作使我很开心，何况我做这件事有相当长时间了，也很顽强，所以我不想放弃它。这就是关于我在做什么的准确报告。至于我今后的打算，假如入伍不成，我就想法找个文职工作，免得让人家说我无所事事，但要在这里，而不是在俄罗斯。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不会后悔来高加索，这个偶然产生的怪念头对我会有益的。再见，吻您的手并盼望您来信。地址写格鲁吉亚梯弗

---

①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期间加紧写作自传体小说《童年》，并在梯弗里斯完成第二稿。

里斯即可。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梯弗里斯

# 致塔·阿·叶尔戈利斯卡娅

亲爱的姑妈：

我没有正当理由为我的沉默辩解，只好直截了当求您原谅。行军①返回后我和尼古连卡在旧格拉德科夫镇停留两个月。我们象平常那样打猎，读书，谈话，下棋。在此期间我去里海作了一次有趣而愉快的旅行。这两个月我过得很称心，如果不算病了一场的话。不过有祸必有福，因病我来五山城度夏了，现在就是在这儿给您写信。

我到这儿已经两个星期，过着规规矩矩、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我对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行为都满意。我四点钟起床，去喝矿泉水，一直到六点钟。洗过澡，回住处。读书，或者在喝茶的时候同我们的一位军官谈话（他住在我隔壁，我们一起包饭），然后我坐下来写作，直到十二点，这是我们的午餐时间。我很满意瓦纽什卡，他给我们做的饭很便宜，吃得相当饱。午睡到四点，然后下棋或读书，又去喝矿泉水，回来以后，如果天气晴好，我吩咐在花园摆茶，在那里我一连几个小时幻想亚斯纳亚②，幻想我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并且特别想念一位姑妈，我爱她日甚一日。时间越长这些回忆越可贵，我也越珍视它们。虽然想到往日的幸福，特别是想到未能好好享受它，有些伤感，但我喜

① 托尔斯泰参加了一八五二年一、二月袭击车臣人的行军。

② 即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欢这怅怅之情，从中能汲取美妙的瞬间。

从梯弗里斯回来以后我没有改变生活方式，仍旧竭力回避结识新人，和熟人也尽量避免亲密。对此大家都习惯了，谁也不勉强我，不过我大概有了一个怪人和傲气的坏名声。但我不是出于傲气，而是不由自主造成的。我和这里遇到的那些人在教养、情感、观点各方面差别太大，同他们在一起我感觉不到一点点愉悦。而尼古连卡有和他们一起玩乐的才能，尽管他和这些先生们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所以大家都喜欢他。我羡慕他，但我做不到。说实在的，我们这种生活方式没有多大欢乐，但我早已不去寻欢作乐，我只希望宁静和满意。从某个时候起，我开始爱读历史书了（过去这常常是我们之间意见分歧的一个缘由，现在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了）。我的写作在缓缓进行，虽然我还没打算发表什么。我很早已经着手写的一篇东西①改写了三遍。为了达到满意，我还打算再改一次。这大概类似珀涅罗珀的工作②，但我并不沮丧，我写作不是出于虚荣心，而是出于爱好，我在这工作中得到快乐和裨益，我正是为此而工作。

虽然我说过，我根本无意于游乐，但我也不寂寞，因为我有工作，不但如此，我还领略到一种比社交活动所能提供的快乐更为美好、更为崇高的快乐，这是良心安宁、深思内省和意识到有成绩、意识到自己心中有一种善良宽厚的感情在觉醒时产生的满足感。一个时期我曾经以自己的聪慧、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门第而自豪，现在我却意识到并且感觉到，如果说因上帝的恩

---

① 指《童年》。

② 珀涅罗珀本是公元前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一译《奥德修纪》）的主角之一，后来成了忠贞不贰的妻子的象征。“珀涅罗珀的工作”比喻没有止境的工作。

宠我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话，那仅仅是上帝恩赐给我并保持至今的一颗善良的心，关心人、爱人的心，有了它我才体会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欢乐，虽然没有任何娱乐与社交，我不但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有时甚至觉得非常幸福。我入伍很快就满五个月了，一个月以后我或许会被提升，但我知道，要过六个月，也许六个多月我才能获得军衔。不过凭良心说，我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唯一使我操心的是，我必须去彼得堡，可又没有路费。

我想起了您的一条准则：车到山前必有路。

再见，亲爱的姑妈，我要结束这封信了，因为时间不早了。不过邮件两天以后才发送，而我又没有一天不想您，这封信我很可能还会写下去。好，再见。波莉娜姑妈生活怎样？她身体健康吧？还象以前那样满意自己的生活吧？

我常常想念她，常常想到她的实际上是相当凄凉的奇特的一生①。想到我和她断绝了一切交往，虽说并非有意，但我深感遗憾，我向自己发誓，一定要给她写封信。但是开始通信，或者说恢复断绝的通信可真难。

五月三十日

五山城

能让我给您写了信不撕掉的唯一办法是不去重读它。有时我觉得我的信冷漠，有时觉得它愚蠢，有时又觉得它狂热，没有满意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冒犯您，使您对我产生怀疑与不安，我非常希望我的信让您愉快。

从安德烈的信中我才知道，亚斯纳亚那边在等您去。不知为

① 波莉娜·尤什科娃姑妈将宗教教规和仪式奉为神圣，婚姻不幸，与丈夫长期分居。

什么，想到您在亚斯纳亚最叫我高兴了。这样一来您似乎就离我更近，在我想象中，您总是在您那间厢房小屋里，坐在有狮身人面头像装饰的小沙发上，您面前是您心爱的小桌，旁边是那只小柜橱，里面应有尽有。我们需要什么而又没有的时候，我和尼古连卡总是说："姑妈的小柜橱没有。"让安德烈把那封附有我要的法文书清单的信给您看看，请您把书寄给我。

还请您告诉他，让他把我叫他筹措的那一百卢布给我寄到五山城卡巴尔金镇二百五十二号（这是我的地址）。我对安德烈很不满意。我已经写信给谢廖沙①，请他负起管理亚斯纳亚的责任。我请他回答同不同意认真经管我的事务，这件事日益紧迫了。据安德烈的来信和其它消息，我清楚地看到，安德烈只会喝酒和偷盗。谢廖沙至今由于懒得回信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给我肯定的答复。请您为这事骂他几句。

再见，亲爱的姑妈，吻您的手。

您怎么在上封信里提到感谢呢？说真的，亲爱的姑妈，尽管我知道您心地善良，我首先想到的是您在嘲笑我。因为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们受恩难报的您因为我不费些微代价做了一点事还要表示感谢。再见，亲爱的姑妈。如果我的计划能够实现，那么几个月以后我就在您身边了。到那时，我将以自己的爱和关怀向您证明，我对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是有一点点报答之心的。我想起您时，情景如此生动，以至搁下了笔，只顾想象我见到您的幸福时刻。您会高兴得哭起来，而我也将一面吻您的手一面象小孩子一样哭泣。我要毫不夸张地说，我此生还从来没有期待过什么象现在期待这个幸福时刻一样焦急，并且指望着幸福。

---

① 谢廖沙是托尔斯泰的二哥谢尔盖的小名。

我原想把这封信寄给谢廖沙，不料我情不自禁地向您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这一定会让他讥笑，我也会因此难过，所以还是把信寄给您，您只拿第一页给他看就是了。我相信他和我一样重感情，但不必要的害羞妨碍他说出他的感情，所以他享受不到我给您写信、想念您时感受的那种内心的快乐。想到旁人会觉得我对您的表白夸张而可笑，我倒一点也不在乎。而您永远能理解我，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六月三日

[一八五二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日]

[五山城]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1]

阁下：

我有一个请求，对于您毫不费力，因此我相信您不会拒绝。请您浏览一下这部手稿[2]，如果达不到出版水平，请即退回。如果情况相反，则请予以估价，酌情将稿酬寄给我，并将其刊登在您的杂志[3]上。我预先声明，我同意您对它作一切您认为必要的删节，但我希望刊出时无增添和改动。

这部手稿实际上是一部长篇小说《四个成长时期》的第一部[4]，后几部的问世有赖于第一部的成功。如因篇幅过长不能

① 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作家，当时主编《现代人》杂志。

② 指《童年》的手稿。

③ 指《现代人》。

④ 这部小说的第二、三部分别为《少年》和《青年》，第四部《成年》未完成，其构思部分体现在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

在一期上刊出，请将其分作三部分：从开头到第十六章，从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五章，从第二十六章到结尾。

如果我在住所附近能找到一个好的誊写人，手稿本来可以缮写得好一些，我也就不必担心您现在一定会对它产生不必要的成见了。

我深信，经验丰富而又认真负责的编辑，尤其在俄国，因经常处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地位，总能预先评估作品能否成功以及读者对它会有什么意见。因此，我焦急地等待着您的判决，它会鼓励我继续从事我心爱的事业，也会迫使我焚毁我已写出的全部手稿。

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仆人

列·尼

一八五二年七月三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阁下：

您对我的小说表示赞赏①，使我非常高兴，更何况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意见，而恰恰又是您的意见。尽管如此，我想再次提出我在第一封信中向您提过的请求：估价手稿所值并酌情将稿酬寄给我，或者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手稿一文不值。

① 涅克拉索夫于一八五二年八月中旬写信给托尔斯泰，说他“有才华”，并通知他，小说将在《现代人》杂志上刊出。

我采用了自传形式，随后几部不得不与前一部相联系，这使我感到非常不便，我因而常常想放弃后几部，不再续写。

不管怎样，假如续集能够完成，那么一旦完成，我一定把它寄给您。等待着您的复信。谨致诚挚的敬意。

您忠实的仆人

列·尼

我的地址：基兹利亚尔市，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转列·尼收。

一八五二年九月十五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未发出①〉

阁下：

我极不满意地读完了发表在《现代人》杂志第九期上题为《我童年的故事》的中篇小说，并且认出它就是我寄给您的长篇小说《童年》。发表这篇小说的第一个条件我提出的是请您首先对手稿作出估价并酌情将稿酬寄给我。这个条件未被履行。第二个条件是对手稿一字不改。这个条件履行得更差，您从题目开始将手稿改得面目全非。我极伤心地读了这篇可怜的被歪曲

① 这封信作者觉得措词太强硬，没有寄给涅克拉索夫，后来寄给了他的二哥谢尔盖·托尔斯泰。

得不成样子的小说，竭力想找出促使编辑对它如此残酷无情的原因。可能是编辑部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尽可能把这部小说改得不成样子，也可能是把小说的校对工作不加监督地交给了一位文理不通的编辑。《童年》这个题目和那几句前言就说明了这部作品的意思，而《我童年的故事》这个题目与这部作品的意思相抵触。我的童年的故事与别人有什么相干？……在第一页上就把我的天使的形象改为我妈妈的肖像，这一改动能使任何一个多少认真的读者把书抛开，不再读下去。要将类似的改动一一列举既无可能亦无必要。此外，里面有无数支离破碎、毫无意义的句子、印错的字、不正确的标点、不规则的拼写、不得当的改动——例如把（狗的）喘息改为呼吸，把倒下来（牲畜倒地）改为泪汪汪地倒在地上，都是修改者在语言方面的无知，这些都暂且不谈。下面我要举出一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改动。为什么要删掉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全部恋爱故事呢？这个故事对她，对旧时代的生活方式作了描绘，并且使这个人物真实可信、具有人性。她甚至压抑了她对男仆福卡的爱。瞧，这个地方就用这么一句毫无意义的话一带而过。米米笔记中的délire①被译成了急躁。守夜人敲打的铁板改成了铜板。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只想说，我读着刊印的我自己的作品时，体验到一种极不愉快的心情，仿佛一个父亲看到他心爱的儿子被一个笨拙的理发匠把头理得不成样子。“这些凸一块凹一块的头发是怎么弄的，以前他可是个漂亮孩子啊！”我的孩子本来就不很漂亮，结果头发又被剪得参差不齐，不成样子。我聊以自慰的只是，我还有机会署上自己的姓氏用单行本出版这部长篇小说，而完全不承认中篇小

① 法语：狂热。

说《我童年的故事》是我的作品，这部中篇小说按理不属于我，而属于贵编辑部的某位不知名的编辑。

谨此。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尼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阁下：

非常遗憾，我不能立刻满足您的愿望寄上我的新作给贵刊发表。更何况您向我提出的条件我认为十分优厚并且完全同意。①

虽然我写好了一些东西②，但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寄给您。首先是因为我的处女作获得的些微成就使我作为作家的自尊心增强了，我希望以后的作品不比第一部作品差；其次是检查机关对《童年》所作的许多删节迫使我重新改写许多地方，以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暂且不提那些微不足道的改动，仅指出特别令我不快的两处。其一是删除了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恋爱故事。这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旧时代的生活方式及萨维什娜的性

---

① 涅克拉索夫提出每一印张付给托尔斯泰五十银卢布，据他说，这是为数不多的著名小说家所得的稿酬。

② 托尔斯泰这时正写《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高加索随笔》和短篇小说《袭击》。

格，使她具有人性。其二是对书名的更改。《童年》这个书名和几句前言就说明了这部作品的意思，而《我童年的故事》却恰恰相反，与作品的意思是相抵触的。我的童年的故事与别人有什么相干？这一更改使我特别感到不快，因为，正如我在第一封信中对您说的，我希望《童年》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随后应是《少年》、《青年》和《成年》。

阁下，关于我未来的创作，如果您愿意继续在贵刊发表我的作品的话，我请求您答应对它不作任何改动。我希望您不要拒绝我的这一要求。至于我自己，我重申，一旦有我认为值得发表的东西，我一定先寄给您。

我将用自己的姓氏署名，但请求您只让编辑部内的人知道①。

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

又及：如果可能，请把我的小说寄给我一份。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阁下：

① 涅克拉索夫要求托尔斯泰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全名。

寄上一篇很短的短篇小说①。如果您愿意根据您向我提出的条件发表，那就请您满足我如下的要求：不要删节，不要增添，主要的是，不要对作品作任何改动。如果作品中有什么地方您不喜欢，不改动便无法发表，那么最好不要急于发表，并同我交换意见。

如果事与愿违，检查机关对这篇短篇小说删削太多，那就请您不要将它残缺不全地刊登出来，最好退还给我。我在最后一页的两个地方写了两种行文，打上×和*两种符号，这两处是我最担心的地方。②请您过目并将其插入，如果您认为这是有用的话。

我认为，我在最后一页所作的注释，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对俄国读者来说是必要的。

我希望，我标明的分段在发表时能保留不变。

请原谅，虽然我作了很大的努力，手稿还是写得很潦草。

等候您回信并请对这篇小说提出您的看法。

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

① 指《袭击》。

② 这份手稿没有保存下来。

寄上短文一篇① 供贵刊登载。我对它较之《童年》与《袭击》更为珍视，故第三次在此重提我的条件：请将文章保持原样。在上封信中您曾向我保证按我的愿望处理。假如检查机关再加删削，那么看在上帝面上请将文章退还给我，或至少在发表以前来信告知。此文用稿本开头写的标题刊出或标以《自杀者　台球房记分员的故事》，完全由您随意决定。

标于一行文字上方的H.C.字样意为"另起一行"。静候回音，等着您对寄去的东西作出判断②。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七日

五山城

# 致谢·尼·托尔斯泰

亲爱的朋友谢廖沙：

我自离家③起一直怀有一种万分对不起你们大家的感觉，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时因为生活杂乱无章，有时因为环境和心情恶劣，有时因为战争④，有时因为有人打扰，总之是

---

① 指《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② 涅克拉索夫收到托尔斯泰的手稿后，曾写过两封信，对短篇小说《台球房记分员笔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信中说此作"意思很好，但写得很差"，并告知作者小说不能发表。一年以后，涅克拉索夫重读《台球房记分员笔记》，发现自己"错了"，并将小说刊登在《现代人》一八五五年第一期上。

③ 指作者于一八五一年四月去高加索。

④ 指克里木战争。

诸如此类的原因吧。不过主要的原因是生活杂乱，感想太多。一年来我的认识、体验、感受太多了，简直不知从何写起，也不知能不能写得如意。我给姑妈的信中描写过西利斯特里亚①，而对你和尼古连卡我不会再那样写了，只希望你们读了我的描写能够象我希望的那样理解我。如今西利斯特里亚已成旧话，现在是塞瓦斯托波尔，我想你们一定也在紧张地关注着来自那里的报导。四天前我到过塞瓦斯托波尔。啊，我怎样给你讲我在那里看到什么，到过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事，被俘的和受伤的法国人、英国人说了些什么，他们是否痛苦，是否很痛苦，我们的水兵和我们的士兵是怎样英勇，我们的敌人，尤其是英国人，又是怎样英勇。我们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或者皮罗戈沃②再讲这些吧。许多情况你可以从我给报刊写的文章中了解到。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以后再讲。现在我给你简单讲讲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状况。这城市一面被围，就是敌人逼近时我们没有设防的南面。现在我们在这一面有五百多门大口径炮和几排绝对无法攻克的土木工事。我在要塞里待了一个星期，到离开那天为止，我一直在炮队密如森林的布防之间穿行。三个多星期前敌人在某一处推进了八十俄丈③，以后就再也无法前进，只要前进一步，炮弹就会象雨点般落到他们头上。我军士气之高是笔墨无法形容的。古希腊时代都不曾有过如此高昂的英雄气概。科尔尼洛夫④巡视军队时不说“小伙子们，你们好啊！”，而说：“小伙子们，需要你

① 作者于一八五四年七月五日在给叶尔戈利斯卡娅的信中详细描写了指挥部取消向敌人占领的西利斯特里亚要塞举行强攻的决定后军队的沮丧情绪。

② 皮罗戈沃是谢尔盖·托尔斯泰的庄园。

③ 1俄丈合2.134米。

④ 科尔尼洛夫(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战死于塞瓦斯托波尔。

们去死，你们去不去?”军队立即高喊:“我们去死，大人。乌拉!”而且这不是装腔作势，从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得出，他们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十分认真，已经有二万二千人做到了。

一个生命垂危的伤兵给我们讲了他们二十四日攻打法军炮队①得不到支援的情形，他一面讲一面失声痛哭。有一连水兵因为要把他们从他们在炮火下坚持了三十天的炮兵阵地撤换下来，险些起来造反。士兵们亲手拔去炮弹的雷管。妇女们给士兵往棱堡送水。许多人牺牲或受伤。神职人员手持十字架到各个棱堡中去，在炮火下诵读祷词。二十四日那天，某个旅有一百六十人受了伤也没有撤出战斗。了不起的时代！不过现在，二十四日以后，人心安定了，塞瓦斯托波尔城内情况很好。敌人差不多停止了炮击，大家都相信，敌人不可能拿下这座城市，确实不可能。有三种预测:敌人要么强攻，要么用佯攻吸引住我们以掩护撤退，要么扎营过冬。第一种预测不大可能，最可能是第二种。我一次也没有能够参加行动，但我感谢上帝让我见到了这些人，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光荣的时代。五日的炮战不仅在俄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永远是一个最光辉荣耀的功勋。一千五百多门大炮对这座城市连续轰击了两天，不仅没有迫使它投降，而且连我军炮兵的二十分之一都没有摧毁。即使俄国现在从不利的方面来看(我有这个感觉)此次战役，我们的后代却一定会将它置于一切其他战役之上。不要忘记，我们是以相等的，甚至是较少的兵力，以刺刀和俄军中装备最差的部队(如第六军团)，同敌方的兵员不计其数、有装备着三千门炮的舰队配合、并且使用来复线步枪的精良部队作战。更何况敌方的将军

---

① 指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因克尔曼战役。

也占有优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坚持并战胜（我们还会胜利，对此我深信不疑）。应当看看被俘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尤其是英国人），他们一个赛过一个，精神和体魄都是如此，实在威武。哥萨克们说他们简直舍不得砍杀这些小伙子，随便把我们的哪一个猎骑兵跟他们摆在一起看看吧！个子矮小，浑身是虱子，显得皱巴巴的。

现在我来给你讲，为什么你能从报刊上看到我对这些长满虱子、皱巴巴的英雄们所建立的功勋的描写。我们炮兵司令部里（我好象信中对你讲过）是些很正派的很好的人，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出版一份战地杂志，目的是帮助部队保持士气。杂志很便宜（三卢布一份），也很通俗，为了让士兵都能阅读。我们拟定了出版杂志的计划，呈送给公爵①。他很欣赏这个想法，于是把计划和试刊②（也是我们编的）呈送给陛下请求批准③。出版费用由我和斯托雷平预支。我被选为编辑，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位先生姓康斯坦丁诺夫，他曾经出版《高加索》，在这方面有经验。杂志将刊登战役描写，不象其他杂志上的描写那么枯燥和虚假。还要刊登描写舍身忘己的行为的文章，好人，主要是黎民百姓中的好人的生平和悼念词，军事短篇小说，士兵歌曲，工程技术和炮兵技术方面的通俗文章等等。这件事我很喜欢，第一，我喜爱这种工作；第二，我相信这份杂志是有益的，而且是不错的。这一切在得到陛下的答复以前还只是设想，可说真的，我很为它担心，因为在送往彼得堡的试刊中我们不慎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

---

① 指俄国克里木军队总司令米·德·戈尔恰科夫公爵。

② 试刊没有保存下来。

③ 沙皇尼古拉一世没有批准出版这个刊物，而准许军官们在《俄国荣军报》上发表文章。

我的，另一篇是罗斯托夫采夫的，这两篇文章不完全符合东正教精神。就是为了这件事我才需要存在社会救济机构的那一千五百卢布，我已请瓦列里扬①给我寄来，既然我已提到这件事，那么请你也告诉他一声。

感谢上帝，我很健康，回国以后我一直过得快乐舒畅。总的来说，我的军旅生活可分为两个时期，国外时期很糟，多病，窘迫而孤独；国内时期很舒畅，我健康，有一些好朋友，不过还是窘迫：钱如流水。

写作搁下了，不过我在感受，姑妈笑我这么说。有一件事使我不安：我脱离女人圈子三年多了，可能变得很粗鲁，不适于家庭生活，而我是很喜欢家庭生活的。再见吧，上帝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除非你和尼古连卡狩猎途中从坦波夫回老家来转一转。战争好象要打很久。西利斯特里亚一战我未被提名受奖，这也是自然的，但我得到少尉军衔已经很满足了，不然我这年纪再当准尉未免太老了，难为情啊！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埃斯基村]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也许是我的信件，也许是您的信件，也许我们两人的信件都没寄到，不然我无法解释您六个月的沉默，而我是很想从您那

---

① 指托尔斯泰的妹夫。

里了解很多事的。《现代人》我也是从八月份起就没有收到。

《台球房记分员的故事》和《少年》是否刊出，何时刊出，为什么我没有收到《现代人》，这一切请告知，请寄保价信函，这样保险些。

我的地址依旧：基什尼奥夫，南方集团军总司令部。我现在特别希望这两篇东西让我放下心来，就是说，在杂志上读到它们并且把它们忘掉，以便着手加工新的东西。新的我希望仍在贵刊发表，为此我积累了大量素材，是当前军事内容的素材，我收集这些材料并不是为了贵刊，而是为了《士兵小报》。关于拟议在南方集团军中创办这个刊物的事，您也许在彼得堡听说了。陛下看了我们的计划以后，恩准在《俄国荣军报》上登载我们的文章！等待您尽速复信。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埃斯基村]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上封信我简略地向您谈到我为一份军事刊物收集了一些材料(该杂志拟在军中出版)，并且建议您在贵刊上发表这些材料。现在我就详细地谈谈这件事。这个刊物的夭折令我惋惜的不仅是许多精力和材料白费了，主要的是办这个刊物的想法落空了。我认为，办这个刊物的想法很值得付诸实行，即使不能完全实

现，也应该部分实现。

目前，如果说不是大部分，那也肯定是半数以上的读者是军人，可我们除了官方的军事读物以外没有别的军事读物，而官方的军事读物不知为什么得不到读者的信任，因此不能提供，也不能表达我们军界的思想倾向。这便是我们创办这一刊物的根本意义所在。我们要办的《士兵小报》，力求价格和内容都能为军界各阶层接受。该刊物只望能够表达我们军队之魂，而避免与我们现有的官方军事刊物发生任何冲突。

这个刊物原想分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拟登下列内容：（一）各战区战报；（二）特殊功勋嘉奖令；（三）军事法庭对可耻行为的判决。非官方部分拟登：（一）描写军队生活的当代和历史小说；（二）各级军人的传记和悼念文字；（三）士兵歌曲；（四）军事各学科（战术、炮兵学、军事工程）的通俗文章。我们已将办刊的详细方案及试刊号呈送陆军部，然而陆军部给我们的批示却说，我们可以把文章拿到《荣军报》① 上去发表。但是，根据我们拟议中的小报的精神，您一定会明白，为它准备的文章就是拿到《农业报》或者什么《花边文学》上去发表也远较《荣军报》为宜。因此我请求您在贵刊上发表部分文章（几乎全是非官方的），不是暂时地，而是经常地。我将每月向您提供二至五或更多印张的有文学价值的军事文章，这些文章绝不会比贵刊发表的差（我敢于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文章不是我的），它们的思想倾向也不会使您在书检方面遇到任何麻烦。

如果您接受我的建议，那么我们供稿一方有如下好处：（一）我们建立表达军队精神的文学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开端，我希望

---

① 即《俄国荣军报》，是陆军部官方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扩展开来；（二）我们的文章将能在一个最好的，最受读者信任的刊物上发表。

贵刊方面得到的好处是：（一）获得一批有教养、有才华的撰稿人；（二）扩大贵刊的影响；（三）贵刊的稿源部分地有了保证。这种合作对贵刊更为有利，所以我向您提的条件比我自己承担的条件要苛刻一些。

我保证每月向您提供二至五印张的军事内容的文章，稿酬由您酌定。您必须将我寄给您的所有文章立刻发表。我承认，这个条件似乎太狂妄了，因而担心您不愿接受。但是，如果您相信我是多么珍重我有幸成为撰稿人的杂志的声誉，并且承认我多少还有一些文学鉴赏力，那么我希望您不要以自己的否决破坏我们这种互利的交易和不无公共利益的事业。

如果您答复同意，那么第一个月我就给您寄上《关于女护士的一封信》、《回忆西利斯特里亚围困》，《塞瓦斯托波尔一士兵的来信》。①

亟盼您复信同意我的建议，谨此。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一日

埃斯基村

# 致伊·伊·帕纳耶夫②

伊万·伊万诺维奇阁下：

① 这项计划未能实现。军官们答应写的文章因种种原因未能写出。

不知您是否相信，为了提笔给您写信我必须克制我内心的羞愧。我为我的健在感到羞愧，只有情况相反我才能够因为迟迟不复您那三封信，那些如此友善、如此令我激动的信而得到原谅。这些信在我因自尊心而陷入迷惑的时刻使我相信我的才华和我在文学中的价值，我承认我是很想在文学中有我的价值的。对您上封信里提出的问题，我一一回答如下：（一）《少年》的稿酬已收到，（二）钱和书请按老地址寄总司令部我收，（三）文章则请按篇分别寄来。我倒霉的是，我向您保证的太多。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期间，我的同事们只顾偷懒；现在可好，我离开已一月，不知道他们的文章究竟写了没有。我自己又病了一场，尽管如此，过两三天我希望能给您寄上一篇《一个士官生的故事》[③]，这篇东西相当长，但不是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而是高加索故事，能赶得上第七期。请您相信，我现在一如既往，热心于军事文章。近日我将去塞瓦斯托波尔催促罗斯托夫采夫和巴库宁。如果他们的文章已经写好，我就拿来。但是目前正是多事时期，谁也无暇思考。说到我自己，我仍然向您保证每月一篇，至于其他人，我可就不敢打保票了。我的地址依旧，如果您安排好了，还是由通信员送为好。如果屠格涅夫在彼得堡，请征求他同意我在《一个士官生的故事》上面题词：献给伊·屠格涅夫。[④]我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我重读这篇文章以后发现其中不少地方无意中模仿了他的小说。

---

② 伊·伊·帕纳耶夫(1812—1862)，俄国作家，一八四七年起与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合编《现代人》杂志。

③ 短篇小说《伐林》最初的标题。

④ 帕纳耶夫向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转达了托尔斯泰的请求，并于一八五五年七月十日收到复信，信中说："他有意将他这篇新的小说献给我，我甚感荣幸。"小说刊出时有给屠格涅夫的献词。

谨致崇高的敬意与忠心。

您的忠实仆人

一八五五年六月十四日

别利别克①

# 致伊·伊·帕纳耶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阁下：

为遵守诺言及时寄上《一个士官生的故事》，供《现代人》第七期刊用。我未及誊写即寄出，笔迹潦草。不过您会发现，虽有涂改，一切仍清楚明白。我很担心您会将书写潦草当作文章的草率，其实我还没有在哪一篇小说上花过如此多的力气和时间，因此〈……〉②如被删除，小说全部涵义将归于乌有，虽然花了我许多时间，却丝毫不能向我证明它很好；相反，我觉得它很差。我还没有给别人看过，因此非常想知道您的意见，请您将您的意见尽快地并且完全坦率地告诉我。下一篇小说是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③，赶不上第七期用了，为此我甚感遗憾，加之，您在我的文章的编者按语中向读者许诺发表现代题材文章④，而我许诺的只是军事题材的。不管怎样，如果您认为这个短篇照目前这个样子还值得刊登就刊登，如果认为不值得，请您退还给我⑤。急盼

① 即别利别克河畔阵地，托尔斯泰在这里指挥一个山炮分队。

② 表示手稿中剪去数行，下同。

③ 当时托尔斯泰在写短篇小说《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④ 指《现代人》杂志编辑部为短篇小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所加的按语。

⑤ 这篇小说以《伐林》为题刊登在《现代人》一八五五年第九期。

回音，谨致崇高的敬意〈……〉

一八五五年六月十六日

布尤克·休伦

# 致伊·伊·帕纳耶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阁下：

寄上塞瓦斯托波尔一文①。虽然我深信它较之第一篇好得无法比拟，但它会引起不悦，我相信这一点。我甚至担心根本通不过。为了不让它遭到篡改，您可亲眼看到，我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预防方法。凡是我觉得有危险的地方，我都写了可以替代的文字，注上(B)字样，或加括号表示检查机关若不喜欢可以删去。如果除我标出的以外他们还要涂改什么，请一定不要刊出②，不然我会非常伤心。标题我给了两种，因为《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过于明显地指五月十日的战事，③而《现代人》杂志上是不准刊登谈战事的文章的。“纳普什谢茨基”我用“格尼洛基什金”代替，以防书刊检查机关说军官不会因牙龈脓肿放弃军职。这样改了以后就成了两个不同的军官了。那句波兰话④，如果可以保留，请在脚注中印出俄译文；如果不能保留，就用(+)号后面的俄文。再就是那些俄文的和法文的骂人话，如果

---

① 指《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② 除托尔斯泰标出的可删节处外，帕纳耶夫又删除多处，而在打出校样以后，小说依然受到检查机关的严重干预，最后小说在《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五年第九期上刊出，未署作者名。

③ 托尔斯泰给的另一标题是《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春夜》。五月十日的浴血大战以俄军失败告终。

④ 这句波兰话在小说第六章中，被检查机关删去。

不行，又不能用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那么能否用删节号表示？这些话是必须的。

总之，我相信您会费心尽可能保护我这篇小说，您更了解检查机关的观点，会预先给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文字，以免惹检查机关生气。至于小的、难以预料的修改，只要不影响意思就行。急切等待您对我的两封信作答，并再次恳请您庇护捍卫这最近的一篇小说。

谨此。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五年七月四日
别利别克

# 致伊·伊·帕纳耶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阁下：

您的信收到了，我尤其急于回复您最近这一封信。非常感谢您为保护《一个春夜》免受检查机关篡改所作的努力。您可以涂改，甚至可以淡化，但是看在上帝面上，请什么也不要添加，这会使我十分伤心。①我可以向您保证，列·尼·托② 没有一丝一毫

① 帕纳耶夫在七月十八日的信中曾想说服托尔斯泰“在结尾处加一点东西，因为人家说，文章讲的毕竟是塞瓦斯托波尔和俄国人等等”。他没等托尔斯基同意就在小说结尾加了下面的一段话：“然而发动这场战争、引起可怕的流血的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保卫祖国、保卫乡土，为此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这使托尔斯泰极为愤怒。一八八六年以后，这段话在小说的一切版本中均被删除。

的作者自负，但他希望永远保持一贯的文学方向和文学观点。我替巴库宁向您作的保证看来不够慎重，他这段时间一直公务过忙，现在又负了伤。罗斯托夫采夫不断保证，又不断偷懒。请转告尼·阿·涅克拉索夫，我收到了《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稿酬和他的信函，请他原谅我至今没有回信。他信中说，您在九月号为《青年》留了篇幅。遗憾的是我不能早于九月中旬把它寄给您，不过只要我健在，我一定不迟于这个时间寄给您。斯托雷平已动笔写短篇小说往事③，我可能也要就这件事写一篇。

谨致崇高敬意。

您忠实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五年八月八日

巴赫奇萨拉伊

您是否乐意费心在彼得堡代办几件财务。我将非常感激您。

# 致玛·尼·托尔斯泰娅④

亲爱的玛莎：

---

② 这是《现代人》发表《少年》、《台球房记分员笔记》和《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时的作者署名。

③ 托尔斯泰称八月四日小黑河战役为"往事"，这次战役因指挥混乱和准备不足俄军遭到巨大伤亡。

④ 玛丽亚（小名玛莎）·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是作者唯一的妹妹。

节日好！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但我不想道歉，因为这种情况已不止一次发生过，但并未影响我们彼此间的感情，而且我们一向相信这一点。当然不写信也不好。我目前在这里等待休假，据说批下来不会早于一周半。自从天气变得春意盎然，我便极想离开这里，虽然我在这里并不寂寞。你不要以为不寂寞是因为有很多消遣，正相反，这里很适于工作，我在写东西。你觉得《暴风雪》怎么样？我怕你读了不喜欢，所以急切地等待你的审判。本来想题词献给你，但又觉得不值得。几天前我刚写完一部相当长的中篇小说《父与子》①，昨天读给伊万·谢尔盖耶维奇②听，他拍着大腿说妙极了，但说实在的我不大相信他的话。他太容易兴奋。噢，对了，最近他病得很重，部分是疑心病。他杜撰了个什么“支气管炎”的病名③，我极力要他相信支气管炎不是病，而是一种石头，连瓦列里扬④都有这样的石头。跟格里戈罗维奇⑤我是在这里认识的，我很喜欢他，何况他非常尊敬你，看重你。他很想把他写的第一部作品⑥献给你。你喜不喜欢他的《农人》？涅克拉索夫要出门，我答应请人为我照一张像。此外，他不止一次答应把他未发表的诗全部为你整理出来，但有时不全，有时写得不好，而且他总是拖延。此外，根据我的建议，全体作家照了一张集体照片，有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⑦、冈察洛

---

① 《父与子》是《两个骠骑兵》的最初标题。

② 即屠格涅夫。

③ 俄语支气管炎一词是法语译音。

④ 玛·托尔斯泰娅的丈夫。

⑤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作家。

⑥ 即《当代风习特写》。

⑦ 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夫[①]、奥斯特洛夫斯基[②]和我，这张照片我将寄给你。你问问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这三天我做的几个梦是什么意思，这几个梦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我转一张桌子，桌子对我说，我将在莫斯科娶亲，它甚至说出了新娘的名字，还说我将很幸福；（二）我拔了一颗牙；（三）昨天你似乎发疯了，我也疯了。再见，亲爱的朋友，一千次吻你、瓦列里扬和孩子们。请尽快给我回信。

涅谢利罗德的职位由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担任。[③]陆军部长多尔戈鲁科夫被撤换。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彼得堡]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我信守诺言，又给您写信了，况且我想把我对《现代人》第六期的印象告诉您。咳，我那位喀山同学的中篇小说[④]真是丢人，连《现代人》也为此蒙受耻辱。我可以料想得出，《彼得堡新闻》将会怎样攻击可怜的别尔维，况且他确实有该攻击的地方。无怪乎您总是把它遮掩起来，而谈到这部作品时则猫一般地微笑。我觉得，《现代人》杂志还从未刊登过这样糟糕的东西。何止在《现代人》上，无论用俄语还是用别国语言写的东西都没有象这

---

① 伊·亚·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

② 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

③ 指卡·瓦·涅谢利罗德的外交部长职位由托尔斯泰的远亲亚·戈尔恰科夫担任。

④ 指瓦·瓦·别尔维的《在密林深处》。这篇小说以其粗俗的自然主义和突出的反唯美主义引起托尔斯泰的愤怒。

么糟糕的，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我有些夸张，但我的印象确实如此。好象《正确的杆尺》①上的东西，只是语言更差。我只想发笑，但象笑自己的亲人一样痛苦。我确信您还没有读过，您读一遍吧。在一个句子中一次体和多次体杂用，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象德语给人的那种感觉。唉，至于内容，鬼才知道写的是什么。从全文中我只弄清了一点，就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同学曾经在莫尔多瓦的乡村住过，在那里他对一位白白的莫尔多瓦姑娘[……]，但他[……]；又对一个侍女[……]②这就是贯穿于整个作品的唯一情感。您看一遍吧，想着我这些话，那您就都会明白的，为什么写这些呀！真不明白。

有一篇评论《俄国丛谈》的文章③，不是您写的，我也非常不喜欢。文章的思想我虽然完全同意，但表达得含混不清，而且笨拙。为什么要粗鲁地把菲利波夫和所有的人漫骂一通，还说什么“我们希望争论是文雅的”。这不啻是说：“敬请[……]④”。再说我根本**不理睬**并且决心永远**不理睬**公设和绝对的**绝对命令**是怎么回事。是的，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把德鲁日宁从你们的同盟中放走了⑤。否则尚可指望《现代人》有好的评论文章，而现在这位臭不可闻的先生⑥让你们丢丑。他的声音那么尖细，那么难听，尽说些令人不快的蠢话，而且还因为不会说话和发音难听而越发激烈。都是别林斯基⑦的腔调！别林斯基大声疾呼，语

---

① 《正确的杆尺》(1852年出版)，是一本粗浅的写作指导。

② 本句这三处删节号是俄文版编辑所加。

③ 该文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写的。

④ 此删节号为俄文版编辑所加。

⑤ 托尔斯泰对德鲁日宁转向《读者文库》杂志表示遗憾。

⑥ 指车尔尼雪夫斯基。

⑦ 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著名评论家。

调愤慨倒是因为他真的感到愤怒。而这一位不过是认为，要讲得好，就得出言不逊，为此就要愤怒。于是他就在自己的角落里愤怒起来，眼下谁也没有嗤他一声，白他一眼。您别以为我谈别林斯基是为了争吵。平心静气而论，我坚信他作为一个人是极其出众的，作为一个作家是非常有用的。但正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人，他造就了一批令人讨厌的仿效者。现在不仅在评论界，而且在文学界，甚至就在社会上都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做一个动辄发怒、尖酸刻薄、气势汹汹的人是很可爱的。而我却认为这很可恶。人们爱果戈理①胜过普希金②。别林斯基的文艺批评已登峰造极，您的诗在当今的诗人中最受欢迎。而我却认为，这很糟糕，因为一个爱发脾气和凶狠的人是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之中。一个爱人的人却正好相反。只有在正常状态中才能做出好事，才能把事物看清楚。所以我很喜欢您最近的诗作③，它们充满忧郁，也就是爱，而不是凶恶，即仇恨。明智的人身上是永远不会有凶恶的，您身上则比其他人身上更少些。人可以装腔作势，故意谈吐不清，甚至以此为习惯，如果这样让人喜欢的话。而我们这里非常喜欢凶恶。人们夸奖你，说“他是个很凶的人”，人们甚至以你的凶狠来奉承你，而你则顺从于这种东西。我不会打听不到评论《俄国丛谈》的文章的作者是谁，但是我有一个想法，说不定您(可能没有写)对这篇文章做了补充，并且颇为满意。如果您不同意我的看法，那就生我的气吧，生多大的气都可以。但我对我写的话深信不疑，这不是口头上的争论，这方面我还有很多话要对您谈，可惜没有时间。

---

① 尼·瓦·果戈理(1809—1852)，俄国著名作家。

② 亚·谢·普希金(1799—1837)，俄国大诗人。

③ 可能指《沉默吧，复仇和悲伤的缪斯》、《公爵夫人》、《在艰难的日子》。

我正在写《青年》，但写得不好，不起劲。不过我倒觉得这样很好，但愿一辈子哪儿也不去。我求您办的纸张① 的事，现在不需要了，我已收到了钱。纸还是需要的，我是说我马上可以把钱寄给您。再见，请回信。

您瞧，只是现在，在乡下，我才想起了我同隆吉诺夫的事②，才明白，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何等愚蠢和恶劣。现在我真心地请求您原谅。一旦见到隆吉诺夫，我也要请求他原谅。我很想把事情的全过程讲给他听。您是否同意我向他谈这封信？现在我请求您这样做完全没有嗜血的意图。

路过莫斯科时，我曾经从他身边走过，还理直气壮地向他瞪眼睛。真奇怪，我怎么会在两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内都不能明白这件事有多愚蠢，如果不说得更坏的话。现在我明白了。请告诉达维多夫，让他把英文版的《纽克姆一家》③ 第四卷寄给我，以后各卷若有也请他寄来，我家中只有前三卷，把《小杜丽》④ 也给我寄来。请回信。代我吻德鲁日宁并转告他，我准备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他，也许他会给我写信。另外，您是否能告诉我，奥斯特洛夫斯基怎么样，怎么给他写信？

如果您见到隆吉诺夫，请帮我向他解释一下，至少将此信给他看看。

[一八五六年]七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指出版托尔斯泰的小说单行本用纸。

② 托尔斯泰偶然看到传记作家、文学史家隆吉诺夫写给涅克拉索夫的信，其中有侮辱他的话。托尔斯泰差点同隆吉诺夫决斗。

③ 《纽克姆一家》是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作品。

④ 《小杜丽》是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的作品。

# 致亚·瓦·德鲁日宁

最亲爱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您的信使我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我每天都想提笔给您写信。真的，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您。首先，我想念您是因为我非常爱您尊敬您，这也不是空话。其次是因为我想请您帮忙。我确实希望能够满足您的愿望并且立刻兑现，可惜我已经答应克拉耶夫斯基[①]把我准备发表的东西先交给他发表。若最近一期要发表，那就是说十二月前必须交稿，对吗？给克拉耶夫斯基的东西[②]即将脱稿，给您的也差不多写好了，是为以前准备出版的《军事杂志》写的一篇很短的高加索故事[③]。其中一些素材我曾用在《伐林》中，因此这一篇故事需要改写。我并不是因为有所求才来巴结您，我只不过非常愿意为您做一点让您愉快的事情。收到您的信以后，其实在此以前我已后悔同《现代人》匆忙订了稿约。我对您的请求是这样的。我已完成《青年》的前一半，这部作品我答应给《现代人》发表。我是专心致志地写的，还没有给任何人读过，因此我无法对它进行评判——脑子里乱糟糟的。但我觉得，这篇东西写得不好(不是谦虚)，尤其是语言粗糙、篇幅冗长等等。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当我一个人埋头写作，不给任何人朗读的时候，我通常觉得我写的东西既很好

---

①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

② 指《一个地主的早晨》。

③ 指作者一八五四年写的短篇小说《俄国士兵是怎样死的》，一八五六年改写成《警报》，作者生前没有发表。

又很糟，而现在我更多地是觉得很糟。不过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一旦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不能以此为儿戏，要为之献出一生。所以我总希望今后写出好东西，而不愿把坏东西拿去发表。我的请求是，我把手稿寄给您，请您通读后严格地坦率地谈出您的看法，告诉我它比《童年》好还是比《童年》差，原因何在，能不能改好，或者干脆扔掉。我觉得最后一种方案最好，因为一开始就写得不好，并且改了三个月，我厌烦已极。

这件事就谈到这里吧。我的地址很简单，就寄到图拉。我现在住在乡下，在等钱，以便动身去彼得堡，然后出国。我打猎，写作，大量阅读，到过一些村庄，有点爱上了一位乡下小姐①，但现在待在家里，因为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我的胸部发炎，尚未治愈又感冒了，现在还没有好。再见，亲爱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从昨天起就非常高兴地想到，我要给您写信，而且有许多话要写，但现在我累极了，胸部很痛，就此辍笔。请给我写信。趁这次邮班我将《青年》寄给您，请保存在您处，不要给任何人看，只有当您认为它好，我再写一封信给您以后，您再交给帕纳耶夫。

真心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代我问候亲爱的将军②，问候所有记得我的人。如果出乎

---

① 指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是邻近托尔斯泰的庄园的一个地主家的小姐。

② 指叶·彼·科瓦列夫斯基，俄国作家，当时他任陆军部亚洲司司长，《现代人》圈内称呼他“将军”。

意料，《青年》只需删掉一些地方，那就请您删掉您认为需要删的吧。

## 致叶·彼·科瓦列夫斯基

最尊敬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

久已想念您并打算给您写信，以唤起您对我的记忆并得到您的教诲，但因懒又因忙而没有写，现在我又有求于您。请您不必害怕，不要以为我想请您安排我进某大使馆任职。我求您的是这样一件事：我随这个邮班寄给康斯坦丁诺夫我申请退役的报告①，请您在监察部说句话，以求此事尽快办成。如果见到我最亲爱的首长，也请您跟他说说，请他不要阻止我退役。他曾经劝阻过我，我怕他这次又这样做。您比他更了解我，因此，如有机会跟他谈到此事，请您对他说，理智地考虑，我在军中没有前途，再说，我根本没有军职才能，何必把我拴在那儿呢？我想做的事的确很多，而这种名义上的军职毕竟使我不能放手去做这些事。我那些有关义务农民的计划至今没有成功，我并未失去希望，可能很快就能几乎如愿。没有成功的是主要之点，原因是人民中间已在公开广泛议论，他们相信到加冕礼时，现在又说新年前，人人都能获得自由和土地，而且是全部土地。我们的主要不幸还不是贵族习惯于关起门来用法语谈论解放，而是政府把事情做得那么神秘，结果人民盼望解放所根据的只能是人民

① 这份申请退役的报告未获批准。

自己杜撰的材料。[①]人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太模糊，他们希望有土地，于是到处都说，解放就要发给全部土地。这个信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跟我们温顺的人民动起刀枪来，那只能是因为人民不了解自己与土地和地主的真正关系，而政府又守口如瓶，自以为这是内部政策，结果把地主放在一种向人民隐瞒皇上恩典的不利地位。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统统被砍死。我深入事情的细节并看到其实施后，想起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所说的和听到那些聪明人所说的关于解放的话，心中实在惭愧。我将来一定要向您谈出这一切，并且把我和村社大会谈判的记录拿给您看。问题和聪明人设想的完全不同，不是怎样更好地解决（我们不是希望比法国和英国解决得更好吗？），而是怎样更快地解决。皇上在莫斯科说的话[②]传遍了全俄，深入到一切有关的人心中，包括地主和农奴，这些话涉及的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已令人绞尽脑汁的问题，让人无法忘记。先说团里要有四门炮，后来又说要有三十门炮，这是可以的；但是先说可以考虑给自由，后来又忘在脑后，这就不行了。我还想再谈谈我为什么需要退役。我胸部发炎很是严重，两度复发，而主要的原因是我有肝病，需要矿泉治疗。今年来不及了，明年必须去，如果我不退役，又得请假。尽管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又有病，这三个月我在乡下过得还是很好的。真的，最可爱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我要说，活在世上是美好的。我怀着一种特殊的乐趣管理庄园，出门打猎，欣赏大自然，我似乎还爱上了一位邻居的姑娘，她

---

① 托尔斯泰主张解放农民，但不赞成给农民土地。他认为地主的土地归地主所有是历史的公正，但鉴于农民极度不满，有发生农民革命的危险，他主张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② 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该年三月对莫斯科贵族代表的讲话，其中提到："自上而下发生比自下而上发生要好得多"。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乡村小姐。我还写完了《青年》，但是写得不好，不是谦虚。我在等待一位先生① 的评判，小说已经寄给他了，我非常相信他。您近来在做什么？不会一直在发愁吧？您一向不满意您不得已承担的职务，您总是极力把一切看得很糟，为的是可以骄傲地享受愤怒的乐趣。您甚至极力把自己看得很糟，为的是对自己愤怒，同时也稍稍对上帝愤怒：他为什么要创造出您啊？您大概常常见到布卢多夫一家吧，请向他们，特别是向安东宁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转达我的衷心敬意，请告诉她，请她也不要愤怒。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一定很傻，因为我一产生什么想法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发现，愤怒就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使自己愤怒的事物上的一种癖好，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大缺点。真正愤怒的人不过两三个而已，成百上千的人是故作愤怒，并且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不去积极参与生活。当然，我指的不是您，也不是布卢多娃，但文学界确有不少我们都认识的这样的人。一个人即使是真地愤怒，即使他如此不幸，总碰上使他愤怒的事，那么第一，如果他在精神上还不软弱，就应该行动起来，去纠正使他愤怒的东西；第二，干脆自己一头碰死；二者必居其一。要不然就采取一种容易得多的办法，我就打算采取这种办法，即蓄意寻找一切好的，善的东西，蓄意不看坏的东西。真的，不仅在俄国，就是在萨莫耶德人那里也有许许多多东西是可以真心实意去爱的。请您通过布卢多夫家了解一下，我那几个姓托尔斯泰娅的堂姐妹们在哪里，如果她们在彼得堡，请代我问候。

我觉得这封信写得很不象样，不过请您不要生我的气，并且给我回信，哪怕只写三言两语呢。我不知怎么不会写得有理有

① 指亚·瓦·德鲁日宁。

据，从前我常常写了又撕掉，现在我想，大概我天生如此，干脆让大家了解我的本来面目好了。如果他们还有一点喜欢我，那也不错。不过我最希望的是您有一点喜欢我，因为我很爱您敬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六年］十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伊·伊·帕纳耶夫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

我接到您的信后第二天就写了回信，我有这种习惯，不仅对您的信和事务函件如此，对各种信件都是如此。这封信丢了真有点奇怪。现在我再一次回答您的问题，也再一次重提我向您提过的问题。《青年》第一部的篇幅与《童年》相当或稍大，两周前我已彻底写完，但还没有给任何人读过一句，因此非常怀疑值不值得刊印。我把它寄给了一位先生，我相信他的评判。如果回答是满意，我立即寄给您。如果不行，我也会很快通知您。我向您提的问题是，您收到《青年》后能否从编辑部拨给德·科尔巴辛三百银卢布（在那封信中我说二百五十卢布）①？我能不能指望因《青年》得到红利②？请原谅，只写了寥寥数语，马已备妥，天气极好，这是我病愈后第一次出猎。《红字》③ 您那么夸奖，我

---

① 科尔巴辛需要把这笔钱用于出版托尔斯泰的《军事小说集》单行本。

② 签署了“义务协定”的作家有权得到《现代人》出版社收入的一部分。

③ 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

却很不喜欢，而八月号上您的乡村和城市的回忆① 我非常喜欢。再见。

真正忠于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六年]十月六日

亚斯纳亚

## 致亚·瓦·德鲁日宁

最亲爱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诚挚、美好、充满情谊的来信和过分赞誉的评论②。我总觉得是我狡猾地表现出自己孤立无助、对您的特别敬爱（绝不是谎言，只是本可以另找机会表达）这才博得了您的青睐。不管怎样，我确实非常想而且几乎已经相信了您所说的一切，因此，能够修改的地方我肯定要修改。既然小说还有好的地方，我一定尽全力使之臻于完美。手稿请不要给任何人，除了我要修改以外。还有其他原因。大约两星期以后，我要到彼得堡去，希望能按照您的意思进行可能的修改③。我是在令我生厌的图拉给您写信，我只在这里稍耽片刻就离开。④ 不知格里戈罗维

① 指帕纳耶夫的特写《彼得堡生活 一个新诗人的笔记》，载于《现代人》一八五六年第七、八期。

② 指对《青年》的评论。

③ 托尔斯泰于十一月七日抵达彼得堡，拿到附有德鲁日宁的意见的手稿，并用整个十二月份的时间对手稿进行加工。

④ 托尔斯泰去图拉是为了递交申请休假的报告。

奇保证二月份在你们的杂志① 上发表作品是什么意思，按照条件② 这是不可能的。我妹妹（您认识她，您的信就是她转给我的）在和我一起读完您的信并谈过您之后，希望我告诉您，她感到骄傲的是，在斯帕斯科耶庄园和您说了几句话以后，③ 她就了解了您，对您的印象与我向她描述的一样。究竟是什么样，您自己知道。再见，最亲爱的朋友。这样称呼您我感到非常愉快和光荣。

您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篇您称之为岂有此理的文章整个夏天都令我作呕④ 。如果您能在我到达之前把《青年》拿去誊写，留下大页边，就再好不过了。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六年十月十九日］

［图拉］

# 致瓦·弗·阿尔谢尼耶娃

可亲的瓦列里娅·弗拉基米罗夫娜：

---

① 指《读者文库》杂志。

② 指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签定的《义务协定》的条件。根据协定，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必须在从一八五七年开始的四年中，仅为这一家杂志工作。

③ 玛·托尔斯泰娅于一八五六年春在屠格涅夫的斯帕斯科耶庄园与德鲁日宁相识。

④ 指《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一文。

想起昨天给您写的那封信心里十分难过，[1]现在真不知道怎样写信才好了，而单只想念您是不够的，我非常想给您写信。寄上几本书，请您试着读一读，先从小短篇，从童话读起，那些童话很美。请把您的真实意见告诉我。尼古连卡的事[2]我还没来得及做，书也下次再给他寄。别拉温的的确确坏得无法形容，想到一位好姑娘会嫁给他就无法不在乎，那简直是罪过。如果这桩亲事是真的，请写信告诉我，我要给拉扎列维切娃[3]写封信。这段时间我只见到我在文学界的朋友，其中我喜欢的不多。至于社交界的熟人，我都避免接触，至今谁也没有见到。今天跟伊万·伊万诺维奇第一次工作了一个晚上，[4]我很满意。我怎么总谈自己啊，我的上一封信也许使您对我暗怀怨恨，甚至完全冷漠了吧？给您寄上的还有屠格涅夫的小说，请您也读一读，如果不觉得枯燥的话。依我看，几乎都很好，您的意见还是请您直言不讳说出来，不管多么荒谬。席勒说过：Wage nur zu irren zu träumen![5]这句话对极了，应该不怕错，坚决果敢地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理。是的，对您说来这还不容易明白，还太早。您怎么不给我写信？哪怕写象我这样的让人讨厌的信也可以嘛！您怎么不给我写信呢？科斯坚卡[6]并不爱您，这是真的。我是说，他并不珍视您。不过科斯坚卡人很好，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他发生了很大变化，《圣经》上的话是不容易懂的，他不久前懂得了一个大道理：善——好。记得我常常问您的话吧？您也

---

① 托尔斯泰在那封信中指责阿尔谢尼耶娃喜欢钢琴家、作曲家莫蒂埃。

② 指安排阿尔谢尼耶娃的弟弟尼古连卡进法学院的事。

③ 托尔斯泰家的邻居。

④ 指托尔斯泰向一位缮写员口授他的短篇小说《一个被贬滴的军官》。

⑤ 德语：要勇于迷惘与幻想。席勒（1759—1805）是德国著名诗人。

⑥ 即科·阿·伊斯拉温。

会懂得的，但要过些时日。说来痛心，这个伟大的真理必须经过痛苦的磨炼才能懂得，他经过痛苦的磨炼懂得了，而您还没有真正生活过，没有享乐过，也没有痛苦过，您只知道欢喜和悲伤。有些人一生都不曾尝到享乐与痛苦的滋味，这当然是指精神上的。我常常觉得您天性如此，这使我非常痛苦。请您告诉我，您是否清楚地懂得我的问题？您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不管怎样，您还是可亲的，确实可亲，可亲极了。您怎么不给我写信啊？我想对您说的关于赫拉波维茨基和赫拉波维茨卡娅① 的生活方式的话，没有您的回音我是没有决心说出的，尤其是您对我的第二封信的回音。不过，说实在的，平心而论，我现在比最初想念您已经少多了，也平静多了，可是毕竟比以往我想念任何女子多得多。请您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尽可能真诚地在每封信里回答我：**您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想念我**？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体验过的对您的特殊感情是这样的：只要我遇到或大或小的不快，如失败，自尊心受辱等等，我立即想起您，并且想："这是小事一桩，那儿还有一位小姐呢，我有什么可在乎的。"这是一种美好的感情。您生活怎样？您**工作**吗？看在上帝面上，给我写信吧。请您不要嘲笑工作二字。做聪明有益的**工作**，为了善的目的而**工作**是非常好的，即使做一点小事，削削木棍什么的也行，这是精神充实的美好生活的首要条件，因而也是幸福的首要条件。比如我，今天**工作**了，就觉得心安理得，有一点点沾沾自喜，但并非骄傲，而且觉得自己是善良的。今天我就无论如何不会给您写昨天那种恼怒的信了，今天我对全世界都怀有好感，而对您则怀有我希望一辈子都感受到的那种感情。啊，如果您能理解，能

---

① 托尔斯泰在信中多次这样暗指自己和阿尔谢尼耶娃。

感受，能象我一样从痛苦中悟出这个信念，那有多好啊！这个信念就是：唯一可能的、唯一真实的、永恒的最高幸福来自三件东西：劳动、忘我和爱！我懂得这一点，我将这个信念珍藏心中，但按照这个信念生活一年当中只有两个来小时，而您有着真诚的天性，您能将全身心献给这个信念，就如同您能将自己献给人们——m-lle Vergani① 等人一样。如果两个人以这个信念结合在一起，那简直是幸福的顶峰。再见。这不是用语言能证明的，而是上帝在适当的时候暗示的。愿基督与您同在，可亲的，真正可亲的瓦列里娅·弗拉基米罗夫娜。我不知道至今您给我更多的是什么，是精神痛苦，还是精神享受。但我在现在这种时刻是愚不可及的，以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十分感激您。

看在上帝面上，千万要每天给我写信。不过，如果没有愿望，就不用写。不，如果不愿写，就只写这样一句话：今天几号，不想给您写信，然后寄出。我会高兴的。看在上帝面上，写信不要杜撰，不要重读，您看，我就是这样，我敢于在您面前夸耀这一点，您以为我不想在您面前卖弄吗？不，我宁愿在您面前只炫耀真诚坦率，而您更应该如此，比您聪明的女子我认识不少，但比您诚实的女子我还没有遇到过。此外，过分的聪明令人反感，而诚实越多越完满则越可爱。您看，我是太想爱您了，所以才教您如何使我爱您。确实，我对您的主要感情还不是爱，而是尽力去爱您的热切愿望。

看在上帝面上，快给我写信吧，要写得尽可能多，尽可能不流畅，因而更真实。

如果会劳动会爱，为爱而劳动，爱你所从事的劳动，那么活

---

① 一意大利女子，起初任托尔斯泰的妹妹的家庭教师，从一八五〇年起在阿尔谢尼耶娃家。

在世上会非常之好。使劲拥抱亲爱的任涅奇卡①。也抱抱那两个平季加什卡②。紧握奥莉加·弗拉基米罗夫娜③的手。

请告诉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奥·屠格涅娃不想结婚。如果您忽然想给我写点什么又拿不定主意，那么也请暗示一下想写什么。应该大胆讲清一切问题。我对您说了不少不客气的话，可您从来不说。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九日

[彼得堡]

# 致瓦·弗·阿尔谢尼耶娃

刚才收到了您十一月十五日的极好、极妙、极美的信。小鸽子，我信中这样称呼您，请您不要生气。这个称呼非常符合我对您的感情。您就是小鸽子。同您谈话时我好多次极想这样称呼您，就用这个名字，就这么称呼。这封信大概写不长，如果我止不住笔则另当别论，因为我的事堆成了山，而且是些急不可待令人头疼的事，为此我好几夜不能入睡。您知道，我们同《现代人》签订了一个条件，即从一八五七年起只在那上面刊登自己的作品，而我已经答应德鲁日宁和克拉耶夫斯基给《祖国纪事》写东西④，这篇东西必须在十二月一日前写成。我马马虎虎给德鲁日

① 即前注所说的那位意大利女家庭教师。

② 阿尔谢尼耶娃的弟弟和妹妹。

③ 阿尔谢尼耶娃的姐姐。

④ 指《一个地主的早晨》。

宁写了个短篇[1]，可克拉耶夫斯基不喜欢。我虽已写成，但自己并不满意，觉得应该修改。我没时间也没情绪，可我还在工作。一方面必须信守诺言，另一方面又怕降低了自己的作家声誉，我承认我很珍重这种声誉，差不多跟珍重您认识的一位夫人一样。我情绪糟透了，对自己很不满意，因而对世上的一切也都不满意，我生自己的气，我为什么要答应人家啊！想修改旧作，又很厌恶，更倒霉的是脑子里总冒出一些新的创作计划，这些新计划象是十分美妙。收到您最近这封信时我正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您的信给了我全面的安慰。全都随它去吧，只要您爱我，只要您如我所愿的那样美妙就好了。根据您的信我觉得，您既爱我，又开始更严肃地理解生活，开始爱善，开始检点自己，在使自己完美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并且从中发现乐趣了。这条道路是没有尽头的，到了那个世界仍要延续下去。这条道路又是美妙的，走这条道路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幸福。愿上帝帮助您，我的小鸽子，前进吧，爱吧，不要只爱我一个人，还要爱整个世界，爱人们、自然、音乐、诗歌、以及一切美好的东西，要发展自己的智力，以便学会理解世界上一切值得爱的东西。爱是活在世上的主要使命和幸福。虽然我要说的话完全不适合我们之间的谈话，但确实还有一个女子必须发展自己的伟大理由。女子的使命，除了做妻子以外，主要是做母亲，而要做**母亲**，不是简单生儿育女（您懂得这个区别吧？），就必须发展自己。小鸽子（这样称呼您我觉得非常愉快），请您不要为我下面向您提的意见生气。（一）您总说您的爱是纯洁的，高尚的等等。我以为，说我的爱是

---

[1] 指《高加索回忆片断　一个被贬谪的军官》，按检查机关要求，以《和一个莫斯科朋友在分队中的会面　涅赫柳多夫公爵笔记》为题，发表在《读者文库》第十二期上。

高尚的等等，这无异于说我的鼻子和眼睛很美。应当让别人去评论，而不应由您自己评论。

（二）在您为赫拉波维茨基夫妇的生活计划所作的很好的补充当中有一点不大好，即您希望住在乡村，而又常常到图拉城去。上帝保佑千万别这样！乡村一定是我上封信中所说的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和工作，此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这种乡村您肯定受不了，而同图拉人结交会产生外省习气，那是非常可怕的。赫拉波维茨基夫妇就都要变得乡气十足，于是开始因为对方乡气而互相暗怀仇恨。我见过这样的例子。我对姑妈暗怀仇恨主要就是因为她有外省习气。我的妈呀，不能这样。赫拉波维茨基和赫拉波维茨卡娅要么谁也不见，要么就同全俄最杰出的人物交往，所谓最杰出不是指沙皇的恩宠和财富，而是指智慧和教养。他们的房间将在四层楼上，但在他们家里聚会的将是俄国最杰出的人物。千万不要因为住在乡村而变得跟图拉亲友一样粗俗不堪，必须避开他们，他们是多余的。我对您说过，跟多余的人交往永远是有害的。

（三）您说您有鉴赏力，唉！您错了。我是说，也许您有鉴赏力，但没有分寸感。例如，象淡蓝色带白花的帽子这类常见服饰是很美，但它适合于乘英国式马车、住带镜子摆山茶花的楼房的夫人，而对一个住在陈设简陋的四层楼上、乘俄国式四轮马车的人，这种帽子就显得可笑，假如住在乡村、乘乡间大马车，那就更不用说了。再者，有一些类似谢尔巴切娃那样的或者更糟得多的女人，她们在这种 élégance①，在鲜艳的颜色、蓬松的鬈发以及种种奇装异服，诸如银鼠皮披肩、深红色斗篷式外衣等等方面永远赛过您，结果只能是您变得跟她们相象。不常住大城市的

① 法语：优雅。

姑娘和妇女总在这上面栽跟头。有另一种 élégance，即简单朴素，摈弃一切奇特与鲜艳的东西，但在细节小事上十分考究，例如皮鞋、衣领、手套、指甲清洁、头发整齐等等，我全力赞成这种优雅，如果不过多为之操心妨碍大事的话。一切爱优雅的人都不可能不喜爱这种优雅。颜色鲜艳之类的 élégance对于面目丑陋的小姐虽然很可笑，但还可以原谅，而您的容貌如此美丽，再持如此错误的观念就不能原谅了。我如果处在您的位置，我就定这么一条化妆原则：朴素，但在一切细枝末节上一丝不苟。

还有（四）逛中心商场!!!我的上帝!不过这还没什么，幸好您还没有幻想到图拉兵器厂去学音乐。不过与您信中洋溢着的迷人的真诚与爱情相比，这些都没什么了。看在上帝面上，我这些意见千万别破坏了您的优秀品质：真诚。奥连卡爱上了谁？可以告诉我吗？这是她以您为榜样，自己也犯起糊涂来了。明天见。我收到了通知单，价值一卢布，大概寄来的是相片，明天拿到相片我恐怕要发傻的，比现在还傻。对不起，我自己的相片还没有照，没时间。有许多东西要写，所以没时间，不过给您写信对我是极大的愉快。再见，小鸽子，一千遍小鸽子，您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反正我写上了。愿基督与您同在。

十一月二十三日

现在我做完了今天的工作（这件工作折磨着我，我在信中对您谈过的），打开书，读了一篇绝妙的东西，是歌德① 的《伊菲格涅亚》。您还不能理解（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将来能理解）读懂并热爱诗歌时一个人体验到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巨大欢欣。不

① 歌德（1749—1832），德国大诗人。

过我想说的是，我体验到的强烈欢欣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您，并且很想写下小鸽子三个字给您，就这样。您的相片还没收到，我的相片我会寄的，已经交给了伊万·伊万诺维奇[1]。我快一个月没见到您了，几乎仍然那么想念您，有时带着怀疑与敌意，多半是怀着痴情。然而我不想做任何事来考验自己的感情。我离开后一直过着比在亚斯纳亚更为深居简出的生活。十二月一日以后我想大大放松一下，看看会怎么样。我想到您那里去看看您，不过还说不定，不会早于节前。现在我仍然在为十二月号杂志写东西，我的主要工作是修改《青年》，还没开始做，这将占去整个十二月份。您常参加舞会吗？想不想去莫斯科找莫蒂埃上几次钢琴课？这两种事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我一千次劝您去做。小鸽子，请您一定要做。您的音乐学得怎么样啦？我常常幻想四五周以后来到苏达科一天，在火炉旁和您闲扯一阵，然后您坐到钢琴前，突然间以您的出色成绩令我目瞪口呆。如果您不偷懒的话，您是能够做到的。再见，小鸽子，最可亲的小姐，握您可亲的手，愿基督与您同在。大概我明天还会写。您写吧，写吧，象以前一样，不过关于您在做什么事情请写详细些，您在读什么，喜不喜欢，喜欢什么？

美妙的任涅奇卡，哇！
两个平季加什卡，喂！
堕入情网的奥连卡，噢！
我们在愁闷中还要生活多久，
忍受着可怕的忧伤？
您怎么想？我想不会太久。

---

[1] 指托尔斯泰的缮写员伊·伊·萨哈罗夫。

我在想，我昨天写的信真蠢，我不知怎么变得太骄傲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彼得堡］

## 致瓦·弗·阿尔谢尼耶娃

昨天同时收到您的两封信，十二月一日的和十月二十九日的。在两封信中您都建议我去安达卢西亚一趟，还说我爱您应当连您的缺点一起爱，说您喜欢卖弄和让人喜欢，说走上我的生活道路的只可能是十四岁的小姑娘或者三十五岁的妇女，等等，等等，这些信非常可爱。如果我已经结婚，或者您已经出嫁，或者您父亲无论如何不愿把您嫁给我，那么（我这样说不是开玩笑，而是对天发誓）我会放纵我的感情，不顾过去不顾未来，狂热地爱上您，那狂热劲儿会使您自己也要说：冷静点！但是请您仔细想一想，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享受爱情，为了享受爱情自然需要放纵情感不顾一切。可我们的目的除了爱以外还要共同生活一辈子，并且完成婚姻赋予的一切义务，而为此必须多多加强修养，婚前婚后都要改变自己。譬如说，我自私，但我六个月来不断同自己斗争，改变我心爱的习惯；您不自私，但您只想享受爱情这世间最美好的幸福，而不仅不想为了这幸福进行一点自我修养，甚至不愿牺牲些微的享乐。您以为我处在您的地位不会象您一样去做，就是说，任性胡来，享受世间最美好的感情，而今后如何"就是你的事了"？虽然如此，您还是可亲的，非常可亲，因为您诚实，温柔，后一点我虽不很看重，但爱它甚于世间的一

切。再谈谈未来。料理家务，弹琴，管理农人，读书，这些只是我向您提的建议，目的是使您感觉生活美好，但您也许能找到其他更可心的事去做，也许许多事都不合您的心意……这些都由您拿主意，您能成为很好的赫拉波维茨卡娅，哪怕逛中心商场呢。不过爱她并且比她见过更多世面的赫拉波维茨基的责任是向她指出怎样才能得到爱情，而不是任她自己去探寻，并且再犯他自己犯过的一切错误。但这些仅仅是建议，因为她读书也好，逛小摊也好，他不会因之更舒畅，也不会更难过，而是她会如此。至于社交界，则又当别论。在社交界赫拉波维茨基就真的会不舒畅了，而且是很不舒畅。他必须跟他不尊敬，觉得讨厌、无聊的人周旋，必须浪费时间，改变自己的全部生活方式，放弃他视为最美好的东西，即他的事业。假定说赫拉波维茨基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吧，但他从未向杰姆比茨卡娅提过类似的要求，也不会提这样的要求。您说得很对，"穿得象个老太婆"关我什么事？说我要求无法达到的完美，说我总出难题，一个比一个难，说我太爱拿这些 faux pas① 吓唬人了，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忘记那条道路，并且努力不要离开那条道路。而社交界，不管什么样的社交界，哪怕是图拉的，与那条道路是互不相容的。社交界，那肯定是脱离美好道路的 faux pas，即使为此判我火刑我也要这么说，而且是 en connaissance de cause②。请严肃认真地想一想，并一如既往坦率地告诉我，我最好的小鸽子。假如说您现在把这当作牺牲，同意了这个牺牲，我相信，只要您能享受另一种更高尚的欢乐，您就会忘记这个牺牲，还会嘲笑它。就您的年龄和修养程度而论，您把生活看作享

① 法语：步子错了。

② 法语：经验之谈。

受快乐是有道理的，而我把生活看作劳动，认为其中确有高尚欢欣的时刻，也是有道理的。如果您不是一位轻浮无聊的女士，那么您也会得出这个结论，不过会不会很快呢？也许要等到我已将生活看作负担（差不多如任尼奇卡的看法一样）的时候吧。两个人对生活的看法不同又怎能相爱呢？假如我已经结婚，那是可以爱的，但不可能一起生活又不时刻感到痛苦。二者必择其一，要么您加倍努力赶上我，要么我退回去以便同您走在一起。而我不能后退，因为我知道，前面更好，更光明，更幸福。快快前进吧，我将尽我所能帮助您。您会感觉有些吃力，但是我们会幸福、安宁而爱恋地（既然您需要这样）走到这条道路的尽头。即使走到尽头以后，仍会如此幸福、安宁而爱恋。

您怎么闭口不谈狄更斯和萨克雷呀，难道您觉得他们的小说无聊？可是您读了一本多么荒唐的书啊！«Notices sur les opéras»①？您干吗跟可爱的萨申卡要好起来？您真是个意志薄弱的女子！她人还算可以，您不对任何人恶声恶气也很好，但这种 contact② 对您不好。跟她交往会使您迟早必须排除的那些思想和信念牢固起来。其结果只能使您更难放弃它们。随上信给您寄去一本书③，请您读一读这部绝妙的作品。这种书才能告诉人应当怎样生活。从中你能看到对生活对爱情的各种不同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任何一种，但你自己的观点会变得更加明智清楚。我又在教训人了，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跟我所爱的人除此之外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您有时也教训我，您说得对，我就非常高兴。爱就是这样。不是贴着肚脐吻手（说出来都叫人恶

① 法语：《歌剧杂谈》。

② 法语：交往。

③ 指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

心），而是互相倾心交谈，以对方的思想检查自己的思想。想在一起，感受在一起。再见，我的小鸽子，握您的手，拥抱任涅奇卡和两个平季加什卡。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七日

[彼得堡]

# 致谢·尼·托尔斯泰

给你写封短信，因为日内我要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在那里住两周左右，所以不久我们就见面了。

从你的信中看到一种懊丧，甚至恼恨。这很不好，我觉得可能是生活孤寂引起的。你要不要来莫斯科？现在来是很不错的。我和客人①的关系还在继续，但我觉得是很大的负担，却又不知怎样断掉这个关系，因为我不仅感觉完全冷淡，甚至感到懊丧与悔恨，恨自己不该陷得这样深。你说我可能做出任何出乎意料的事，还说你了解我。但是你既然说我可能做出任何出乎意料的事，就说明你不了解我，而是发现我在某些事情上没有常性，并且似乎在为此责备我，似乎我以干怪事为乐。我在这里度过的两个月很好，虽然几乎没有出门，但多次会见文学界朋友，大量读书，听音乐，第一个月还写作。但对我来说这些事情都得一点一点来，虽然我由衷爱戴这些文学界朋友，如博特金②、安年科夫③和德鲁日宁，但所有的高深谈话我已觉厌烦，虽然这些谈

① 指阿尔谢尼耶娃。

② 瓦·彼·博特金(1811—1869)，俄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③ 帕·瓦·安年科夫(1812—1887)，文学评论家。

话对我确实有益。《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发表的我那两个中篇小说似乎不大成功，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写得匆忙。《青年》已经刊印，检查机关还是涂改了不少，因为涅克拉索夫的诗及其后发生的事件[①]惹得检查机关又严起来了。我的小说市上已有出售，但销路不佳。《童年》销到七百册左右。《军事小说集》五百册左右。在莫斯科我打算去会客人。再见，不要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生我的气。吻姑妈的手，我将在下次邮件中给她寄去我的相片，她好象希望得到一张。《祖国纪事》已寄往亚斯纳亚，刊载我的中篇小说的《读者文库》我一收到马上寄出。

向你们祝贺新年。

你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日

[彼得堡]

# 致瓦·彼·博特金

亲爱的博特金：

下星期一，即二十八日，我就要走了，已经订好了座位。您担心我会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长住下来，其实由于种种原因[②]，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一八五六年第十一期"新书"栏转载了十月份已经出版的涅克拉索夫诗集第一版中几首尖锐的政治诗（《诗人与公民》、《被遗忘的农村》和《加兰斯基伯爵游记片断》）。为此，书刊检查官别克托夫被撤职，主编帕纳耶夫接到通知：他出版的杂志"再出现类似情况则立即停刊"。

② 主要原因是托尔斯泰和阿尔谢尼耶娃分手了。

我根本不会去。我住在此间并且还要住上八天，这期间并非万事如意，不知怎的总是有违人愿，成天懒散。我在这里出入社交界、舞会，如果不是那些聪明人令我厌烦，本来可能会很愉快。还是那个房间里坐着些可爱的男子和女士，但不可能走近他们，因为总有个聪明的男子或女士捉住你的钮扣，对你喋喋不休。唯一的解脱办法是跳舞，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无论在您看来这有多奇怪。但我应该向可爱的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①承认，这一切全都不对头。谢谢您对《青年》作的评价，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正好在我自己认为它微不足道的时候，您的评价增强了我的信心。在此间我重读了您的大作②。如果您不认真从事评论工作，您便是不热爱文学。此间有些读者先生对我说，这不是评论，而是诗论。这个理论第一次向他们揭示了他们早已感觉到，但却不善于表达的东西。的确，这是诗学的基本论点，在这方面您还可以大大发挥。而且正应当由您去发挥。斯拉夫派也不对头。我同他们交往时，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变得迟钝、狭隘而又十分痴愚，就象同一个法语讲得很差的人讲法语永远讲不好一样。可是同你们，同对我来说最宝贵的三巨头——博特金，安年科夫和德鲁日宁在一起，情形便全然不同。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自己愚钝是由于想要了解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可是却没有足够的才智。我去年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相识时，他是个精力旺盛、矫健而有魄力的人。他现在虽然仍旧很有魄力，但是过着心满意足的索居生活。他创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不过这套理论已经僵化并且枯竭了。谢·季·阿克萨科夫③说，他的《肥缺》写得很

① 指安年科夫。

② 即《阿·阿·费特的诗》。

③ 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

差。他给《现代人》的喜剧[1] 已脱稿，近日内我就可以听到朗读。德鲁日宁的评论在这里非常非常受欢迎，阿克萨科夫尤其喜欢。他评皮谢姆斯基的文章[2] 好极了。但写富夫雷金[3] 的那篇东西却糟透了。上帝保佑，千万别让他拿这样的东西给《现代人》享用。至于屠格涅夫同卡特科夫[4] 的冲突，这几天大家都责怪屠格涅夫拒绝提供中篇小说[5]。格里戈里耶夫关于格拉诺夫斯基的文章[6]，以莫斯科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即登上擂台厮杀一番。不知为何，我替格拉诺夫斯基销毁了一些文章的副本，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人对我不屑一顾，如同对待一个被彼得堡文学团体败坏了的人一样。弗·阿·博布林斯基[7] 为斯拉夫派问题在切尔特科夫家里打了舍维廖夫[8]，确有其事。舍维廖夫卧床不起，大家都予以 visites de condoléance[9]。再见，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让我们常通信吧。亲切拥抱德鲁日宁和安年

---

① 即《好梦在午前》。

② 指德鲁日宁的文章《阿·费·皮谢姆斯基的〈农村散记〉》。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

③ 富夫雷金是格里戈罗维奇的中篇小说《京都亲属》的主人公。

④ 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导报》主编。

⑤ 卡特科夫在《俄国导报》一八五七年的出版声明中指责屠格涅夫把答应给《俄国导报》的小说《幽灵》以《浮士德》为题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这不符合事实。托尔斯泰在这封信中说的也不完全准确。当时大多数作家都站在屠格涅夫一边。

⑥ 指《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及其在莫斯科的教授职务》。这篇文章矛头针对在俄国进步知识界中享有盛誉、不久前去世的历史学家季·尼·格拉诺夫斯基，是斯拉夫派同俄国社会民主思潮斗争的体现。

⑦ 弗·阿·博布林斯基是近卫军骠骑兵军官，一八六九至一八七〇年间任交通部长。

⑧ 指斯·彼·舍维廖夫，莫斯科大学俄国文学教授、科学院院士。

⑨ 法语：慰问。

科夫。向伊万·伊万诺维奇①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

[莫斯科]

听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②。情节都是旧的，见解肤浅。外埠商人倒挺真实，写得很有才华，文笔很好。

# 致瓦·彼·博特金

请您把我哥哥的署名排印成："尼·尼·托尔斯泰伯爵"③。您谈论我哥哥的信使我万分高兴，也使我妹妹很高兴。不过您是否太着迷了？我在这里两个星期过得极快活，然而太懒散了，现在极想深居简出。听了两部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的诵读，一是谢·季·阿克萨科夫的《童年的回忆》，一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肥缺》。前一部我觉得比《家庭纪事》中最精采的地方还要精采，它没有诗歌的那种凝聚的、青春的力量，但却把大自然的美好诗意均匀布于全篇，因此，看起来有时可能有些枯燥，但却描述得异常平静、极度鲜明准确而又匀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部喜剧依我看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在《破产者》④ 中反映出的

① 指帕纳耶夫。

② 即《好梦在午前》。

③ 指托尔斯泰的大哥，他的一篇随笔《高加索狩猎》发表在《现代人》一八五七年第二期上，署名"尼·尼·托"。

④ 喜剧《自家人好算帐》最初题为《破产者》。

阴暗角落在这里第一次深刻体现在贪官污吏的世界中，索洛古勃、谢德林之流都曾试图表现这一世界。现在它才最终地，真正地得到了表现。就象在《破产者》中一样，可以听到这种强烈抗议现代生活方式的声音。这种生活方式曾经在《聪明误》中的法穆索夫身上有所表现，后来在《破产者》中一个年轻管家身上又表现出来，这回是表现在秘书尤索夫这个老贪污分子身上。这是一个写得惟妙惟肖的人物。整个喜剧是个奇迹。但是……如果作者不是生活在文学小团体里，而是生活在广阔的大千世界中，那么这很可能是一部杰作，可现在它却有一些严重缺陷。奥斯特洛夫斯基无疑是位天才的剧作家，但他写不出什么真正天才的作品，因为他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天才。这种意识今天对于他已经不是使他更好地发挥才华的力量，而是为自己每一个行为辩解的信念。我在这里进一步认识了契切林①，此人我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斯拉夫派不仅落后到了失去存在意义的地步，而且落后到了使他们的落后转化为欺诈的地步。前天我回到家里碰到格里戈罗维奇，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太好了，带来三篇随笔②，并为我在此待了两天，因此这封信要比他先到。旅行计划使他非常高兴。我本想多给您写些，无奈私事缠身，我得出门了。再见，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如果想写信，请寄到华沙，我在那里要待一些时候，收信人写我的名字——留邮局待领。假如有人想写信给我哥哥③，那么他的地址是：基兹利亚尔市旧格拉德科夫镇，二十旅第四炮兵连连部。您谈论他的

---

① 鲍·尼·契切林（1828—1904），俄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 三篇随笔的总标题是《当代风习散记》，题献给托尔斯泰的妹妹玛·尼·托尔斯泰娅，发表在《现代人》一八五七年第三期上。

③ 指托尔斯泰的大哥。

信我给他寄去。热烈拥抱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将来如何，我不知道，但非常想工作，想生活。再见，常来信。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莫斯科]

# 致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未能和你再次道别，非常遗憾。愿你快快康复，来彼得堡，在那里给我写信。谢谢你的喜剧①。我们朗读它时，受到听众的极大欢迎。我对写得好的地方和人物的印象加深了，对失误的地方印象也深了。我看失误的地方不多，只是维什涅夫斯基家庭纠纷等一些小瑕疵。如果没有这些小瑕疵，那就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了，不过现在它在深度、力度、现实意义以及尤索夫这个人物的无可指摘的真实性方面仍是一篇力作。

这些话积于心中，极想对你说出。假如你为此生气，你就不对了，而我永远不会中止对你的爱戴，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

你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莫斯科]

① 指《肥缺》。

# 致瓦·彼·博特金

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真糟糕，您病了，我怕这会打乱您的出国计划。我还在彼得堡的时候就感觉到，现在读了您的信更看到，您不想出国。① 来吧，最亲爱最聪明的朋友，我和您一定能走到一起；我渴望见到您，和您交谈。这一向我住在巴黎，快两个月了，还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我会对这座城市失去兴趣，对这里的生活不再迷恋。我是个贫乏无知的人，我的这种感觉在哪里也没有在这里这样强烈。所以，仅仅为了这一点我在这里便能生活得满意而幸福。更何况我在这里还感觉到，我的无知不是不可救药的。再者，艺术享受，罗浮宫、凡尔赛、音乐学院、四重奏、剧院、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的讲课，而主要的是享受社会自由，对于这种自由我在俄国甚至一无所知。这一切使我不会早于两个月，即开始矿泉疗程前，离开巴黎或巴黎附近的村庄，我近日想迁居那里②。看来屠格涅夫确实有遗精症，他要去矿泉治疗。至于去哪里，何时去，尚未决定。他太可怜了。只有怀着他那种臆想的人在精神上才可能象他那样痛苦。仅在不久前我才安排得每天能工作几个小时了。基齐维特尔环境太肮脏，这有点使我灰心，不过我仍然工作得很高兴。③

以上是我昨天写的，被打断了，今天写时情绪完全不同。我

---

① 博特金终于出国了，该年六月三日在意大利都灵与托尔斯泰会面。

② 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③ 作者当时在写短篇小说《阿尔贝特》。

真蠢，也真心狠，今天早上竟然去看行刑了。此外，这里两周以来天气很糟，我身体非常不适，精神状态很坏，有些神经质，结果，今天这个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很久无法恢复理智。我在战场上，在高加索看到过许多恐怖场面，但是即使我亲眼看着一个人被撕成碎片，也不会象看到这部精巧机器这样恶心，用这部机器一瞬间就把一个强壮、健康、充满活力的人杀死了。那里面有的不是理智，而是人的狂热，但是这里却把杀人弄得非常细致、方便和冷静，没有丝毫宏伟雄壮的气氛。这是一种要执行上帝的公正和律法的无耻而放肆的愿望，这是由律师们裁决的正义，律师们人人都依据忠诚、宗教与真理说着截然相反的话。他们通过同样的程序杀了国王①、谢尼耶②、共和党人、贵族，还有某(忘记他的名字了)先生，此人被判杀人罪并被处死，两年前又被认为无罪。百姓也是可恶的，一位父亲向女儿解释这是运用怎样精巧便当的装置完成的，如此这般。人类的法律荒谬之极！确实，国家不仅仅是为了剥削，而主要是为了使公民道德败坏而缔结的阴谋。然而国家毕竟存在着，其形态依然如此不完善。他们不可能从这种秩序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怎么办呢？那些与我持相同观点的人怎么办呢？有另一种人，例如拿破仑三世，这种人或因比我聪明或因比我愚蠢，认为这种迷误中一切都是清楚明了的。他们相信，这种虚伪中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恶，并依此行事。而这种人很好，很正确，很需要。我在这全部可恶的虚伪中却只看到无耻和恶，我不想也不会分析这种荒谬无耻哪里多些哪里少些。我懂得道德规范、精神和宗教

---

①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② 安·马·谢尼耶是法国诗人，被怀疑背叛革命，于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断头台。

规范，它们对谁都不是强制性的，它们引人向前，并预示着和谐的未来。我能感觉到艺术的规律，它们永远给人幸福。但是政治的规律在我看来是极端的虚伪，我看不到其中还有什么好和坏。今天我感觉到了，懂得了并且觉悟到了这一切。觉悟到这些或可稍稍补偿今天的印象造成的沉重心情。这两天这里在大肆逮捕，揭露了一起阴谋，有人想在剧院刺杀拿破仑，近日还要杀人，但我大概从今以后不仅不再去看，我将永远不再为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服务。我还有许多见闻想给您讲，例如，我星期天常去的民间诗歌创作俱乐部被封了。屠格涅夫说得对：这个民族il n'y a pas①诗歌。只有一种诗歌——政治诗歌，而这种诗歌是我一向反感的，现在尤其如此。总起来说，法国的生活和人民我是喜欢的，但是无论上流社会的人还是普通百姓当中的人，我没有遇到一个头脑清楚的。再见，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写得很乱，请原谅，我今天真的有病。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我的地址还是 Rue de Rivoli, 206。

[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四月五日——六日]

[巴黎]

# 致帕·瓦·安年科夫

亲爱的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

① 法语：没有。

寄上普辛的札记一份①。他和我一起住在Clarens,Canton de Vaud②,写信请寄这里,如果您得暇以此给我真正的快乐的话。

这篇札记非常有趣，但他的口述更精采。看来这是普希金度过的一个混乱的时代。这位普辛是个非常可爱而又心地善良的人。他和他的妻子在这里亲切感人,我与他们为邻非常高兴。在瑞士已有三个多星期,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费用不高,清静幽雅。现在天气温暖,蓝色的莱芒湖和山谷举目可见,有我与之互相钟爱的质朴善良的普辛夫妇,有写作。

不过写作不顺利。我曾对您谈起过的那篇严肃作品③,我用四种不同的调子开了四次头,每次都写了三张就停笔了,不知如何选材,或者说如何把它们融为一体,也许应当全部抛弃。原因是,这篇主观抒情诗歌,即问题诗歌,有点让我厌烦了,它既不符合任务，又不符合我目前的情绪。我进入了一个无边无垠而又坚固真实的客观领域，于是不知所措了。第一，因为事物繁多，或者还不如说,我头脑中出现的事物的方面太多,表现这些事物的调子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我能据此作选择的模糊不清的规则在这一片混乱中起伏不定，至今这种丰富与多样等同于无能为力。只有一点我引以自慰，那就是我决无灰心失望的念头，脑子里那一团乱糟糟的东西在越来越强烈地翻腾着。我一定坚持您的守贞的明智准则,决不给任何人看,让我一个人决定取舍。

您的两篇大作我还没有读,屠格涅夫对第一篇④特别赞赏。

---

① 即十二月党人米·伊·普辛写的《与亚·谢·普希金相逢在外高加索》。

② 瑞士沃州克拉朗。

③ 指《哥萨克》。

④ 指安年科夫的论文《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坦凯维奇》。

您在哪里，在做什么？请写几句吧。Clarens, Pansion Perret, Canton de Vaud。

我本想写多些，但我的一只眼睛因麦粒肿扎了绷带，写字不方便。屠格涅夫近日要和涅克拉索夫一起去伦敦，涅克拉索夫现在也应该在巴黎了。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四日]

[克拉朗]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今天收到了九月号的《现代人》。您的信对我产生很大影响，我想跟您谈谈。现在按顺序讲，第一，我的文章① 刊印出来了，重读过，觉得很糟，平淡无味。我完全让它把自己骗了，大概也骗了您。阿夫多季娅·雅科夫列夫娜的小说② 还没有读完。现在谈谈您的诗③。您也许根本不想知道我的意见，可我不知怎么感到一种内心的需要，非把我的意见如我希望您永远对我坦诚那样说给您不可。第一首好极了。这是一块天然美玉，而且是一块绝妙的美玉。其余的依我看全都不大好，做作，至少与第一首相比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代评论》虽然有趣，但有违我的期望。它彼得堡气太重，俄国的则不足。总起来看，这本小册

① 指《卢塞恩》。

② 指俄国女作家帕纳耶娃的小说《家庭地狱》。

③ 指《寂静》。

子马马虎虎，应当说，不大好。

在十月号上你们将发表什么或者说已经印了什么？请不要太指望我，我厌烦再写强挤的东西了，更不用说强挤的糟糕东西了。昨天读了《彼得堡新闻》上一篇骂我的文章①，我活该。请坦率告诉我德鲁日宁和安年科夫的意见。关于这篇文章他们跟您是怎么说的？我昨天给科尔巴辛写信说了不少废话，可把正事忘了。请转告他，我求他尽快活动一下，让他们把批准我退伍的命令寄给我，不然我没有身份证。我要赶去寄信。我承认我此刻精神不佳，所以就此搁笔。

过两周左右我希望能到彼得堡来。再见。向伊万·伊万诺维奇②致敬。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还请您告诉科尔巴辛，如果文章尚未译出，无须再译。③

[一八五七年]十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瓦·彼·博特金和伊·谢·屠格涅夫

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您好！

---

① 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彼得堡新闻》刊载一篇文章尖锐批评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卢塞恩》。

② 指帕纳耶夫。

③ 科尔巴辛准备把《卢塞恩》译成法语，结果没有完成。

我想您在生我的气，理该如此。当我知道您在Fécamps① 和Aix les Bains② 的时候，我本可以给您写信，但有时由于懒惰，有时由于事情多，一直耽搁下来。总之，过错在我。然而在近两个月的乡居中，我没有一天不为失去同您的联系和没有想着您而懊悔。昨天我从最可爱的费特③ 那里得知您的地址，今天便给您写信。比得到地址更令我高兴的是您的身体比以前好一些了。不过请您在罗马不要再用过多的活动和过度的兴奋来折磨自己。您那兴奋的情绪我是见过的。您现在的情绪就是这样。我想象得出，罗马会使得您怎样兴奋和激动。您大概从屠格涅夫那里了解到我离开可爱的巴登以前的情况了。④ 我中途几乎未做逗留也没有等病好就回家了。一路上，我根据妹妹的新情况和大哥尼古连卡的到来⑤，不由自主地制定了未来的生活计划。虽然我事先知道今后等待我的是失望，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给自己设想出一种远离现实的美好生活，结果现实生活更令我痛苦了。两个哥哥我几乎都没有见到，他们都到库尔斯克打猎去了，而妹妹跟外省的姑妈们、朋友们在一起，加上她那些习惯，又体弱多病，困锁在外省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病痛中，使我万分苦恼。关于俄国在我身上激起的厌恶感，说起来我都害怕。至于庄园方面，还在去年我就开始进行解放工作，但事情进行得不好，主要是停滞不前，因此要求我亲自动手，要么沿着已经开始的道路走下去，要么完全放弃。妹妹的身体和孩子们的教育都

① 费康，英吉利海峡滨海的一个小镇，是疗养地。
② 埃克斯，法国一小城。
③ 阿·阿·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
④ 托尔斯泰在那里赌输了一大笔钱。
⑤ 他的妹妹于一八五七年离婚，而他大哥当时实际上已退役。

要求我去莫斯科一趟。

我同妹妹的观点太不一致，且彼此疏远，但我们又必须生活在一起，结果我们都感到彼此不合的痛苦。我作了让步，她也作了让步，彼此都感激对方作了让步，并且准备从自己方面作出新的让步。只要开始做就好，现在已大见成效。现在每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想露出笑脸，感到在我们之间有一种愉快的、妙不可言的东西。这种难言的东西就是相互感激，就是出乎意料的相爱。我们两个人在莫斯科一起生活已近一个月，每天都在等待孩子们和姑妈，他们大概是被奥卡河耽误了。前天我刚从彼得堡回来，我在那里待了四天。德鲁日宁病了，现在经治疗，身体渐渐康复。安年科夫快活、健康，还是那么聪明，那么随和，比以往更热衷于在各方面捕捉现代精神，深怕落后。确实，如果落后于现实生活，他就糟了。对这一点他自信是不会错的。德鲁日宁也很聪明，沉稳，信念坚定。我总是碰不到他，在咱们所有的熟人当中，我是最后一个见到他。在看到涅克拉索夫和科瓦列夫斯基的愁眉苦脸①，安年科夫那使人迷惑的善变以及听到各种并无深刻认识的政治议论之后，我在德鲁日宁家得以稍事休息。总之，我要对您说，新文学潮流使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您的忠仆都不清楚自己是何物了，象是被唾弃了一样。涅克拉索夫为我们的合同而哭泣②，帕纳耶夫也是如此，他们自己根本不想写东西，而只往梅利尼科夫和萨尔蒂科夫身上挥金如土，③ 结果仍是枉然。安年科夫晚上常在萨尔蒂科夫家等等。

---

① 当时涅克拉索夫有病，科瓦列夫斯基也患着严重的忧郁症。

② 与《现代人》签订"义务协议"的人不履行义务，使编辑部陷入困境。

③ 这话不符合事实。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托尔斯泰一样，都是拿最高的稿酬。作家梅利尼科夫这两年没有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作品。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七百年后他会被人理解，皮谢姆斯基也说过这种话。冈察洛夫在自己家中悄悄地邀请一些特等人物去听朗读他的长篇小说①，迈科夫②则万分鄙夷众人。武尔夫③买股票，却不入《现代人》的股。谢德林、梅利尼科夫、尼·谢·托尔斯泰伯爵以前写作就不重读手稿，现在更是草率，还要口述，即使这样还嫌不够派头。萨尔蒂科夫甚至向我解释说，优美文学现在已经过时（不仅在俄国，到处都是如此），全欧洲以后都不会再重印荷马④和歌德的作品了。这一切当然可笑，可是，如果全世界忽然都向你证实天空是黑色的，而你看见的天空却是蔚蓝色的，你会失去理智，还会不由自主地想，自己是否看得真切。德鲁日宁坚定不移。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我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过在这方面我的功劳要少些。谢天谢地，我没有听屠格涅夫的话，他屡次向我证明，文学家应当只做文学家。这不是我的本性。不能用文学制拐杖、鞭子，这话好象是司各特⑤说的。要是象现在这样，这根拐杖被打断了，那我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我们的文学，就是说诗歌，如果不是不合理的，也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一点我记得同您争论过），因此，将全部生活建于其上自然也是不合理的。我想，屠格涅夫跟您在一起，因此您可以把这封信念给他听。亲爱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听说您留在罗马，这使您的朋友们很伤心，而且给您的仇人以借口，一方面向您证明他们是非常爱您的，另一方面又指责您懦弱和轻佻。我没有遇见

① 指《奥勃洛莫夫》。

② 阿·尼·迈科夫（1821—1897），俄国诗人。

③ 武尔夫是《现代人》杂志的老办事员。

④ 荷马是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一译《伊利昂记》）和《奥德赛》（一译《奥德修纪》）的作者。

⑤ 司各特（1771—1832），英国作家。

过一个人不表示或者认为他应该表示他很爱您，同时又谴责您。皮谢姆斯基说，他写了一封信骂您。康·阿克萨科夫说，我要是写信给他，他马上就来，等等。我现在感到很愁闷，因为现在无论是我自己也好，文学（您可以凭自己的影响使之平静）也好，您的庄园也好，都缺少您，听说您的庄园事务一团糟。好好回忆一下，我似乎也曾指责过您，但是很少。我只同妹妹无所顾忌地谈论过您。其实，坦白地说，我们谈到您时所说的，和我在心平气和时所想的多半是：别人的心是很难摸透的。任何一种古怪生活，只要它还没有过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性和旁人无法找到的解释。您的生活也是可以解释的。请您从罗马把您应该写出的书带来，凡是理解您的人都在等这本书，到那时一切都会清楚的。如果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请尽可能坦诚地写信给我，您在做什么？想什么？为什么留在罗马？这些问题使我非常苦恼。一个月来由于这个缘故我奇想联翩，寝食不安。

您是否收到我在 Fécamps 写的那封长信[①]？我本想给您写许多事情，但是我该动身了。想到您在罗马过得很好，有时我都有些羡慕。我和妹妹春天乘坐第一班轮船走。我打算先去意大利。

十一月一日

我把开头的一页撕掉了，[②]因为重读时我觉得很不妥当。请

① 这封信丢失了，屠格涅夫没有收到。

② 托尔斯泰撕掉的一页信内容如下："我一生中不止一次碰到严峻的现实，不止一次进行选择，是顺着泥潭往上爬还是绕着走，我总是选择绕着走，而哲学（不是我们所研究的那种哲学，而是我自己的、怪诞的、源出于真正精神需求的哲学）、宗教（也是上述那种宗教），还有艺术，就是我最近一个时期绕行的道路。我现在也曾试图对自己说，我是个诗人，我有别的工作，应该对一

原谅我写得乱七八糟。这总比什么都不写好些，而重抄一遍又来不及。

[一八五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一日]

[莫斯科]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伊奇：

您这样放纵自己可不好。这不仅对爱您的人不好，对于事业不好，而主要的是对您自己不好。须知我们本来很快就会死去，完全被人遗忘，象这样强迫自己被人遗忘是否值得呢？况且

---

切都置之不顾。但是这一次，不知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些，还是因为面临的事情严重一些，或者是因为想象力衰退了，我不能象从前一样振翅飞翔于生活之上了，而且惊骇地发现，这荒谬、严峻而欺诈的现实并非偶然，不是在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令人沮丧的意外，而是生活的必然规律。抛开对安宁和真诚幸福的幻想，即对没有混乱、劳动、错误、创举，忏悔，对己对人不满的幸福的幻想是痛苦的，但是，感谢上帝，我真诚地确信，安宁和我们寻求的生活中的纯洁是我们无法享有的，唯一正当的幸福是诚实的劳动和克服障碍。在乡下很长时间我觉得非常痛苦——逝去的是青春！但妹妹的情况使我感到自己是一根支柱，如果我站不稳，那么依附于我的东西就会倾倒。这迫使我行动和生活，起初我热衷于行动，后来逐渐熟悉了，看到一些成绩，预见到另一些成绩，我的心情就好了起来，虽然有时也为逝去的青春感到惋惜。在乡下我忙了三个月，现在那边情况好了。总之，即使明天解放，而我又不到乡下去，那里的一切仍将如故。农民向我缴地租，我自己的土地由自由农民耕种。此外，我同官府办了一项有关树林的大交涉。这件事我很感兴趣。另外，也是主要的，我起初和妹妹不和，我们的观点〈……〉

这对自己毫无幸福可言，对别人也无益处和幸福。

关于第一期刊物，我坦白地告诉您，它编得很差。《卡文尼亚克》是一篇好政论文章，它排在前面，同《俄国导报》的做法一样，这就使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了。①《现代人》杂志应当而且有权有自己的传统。在费特的诗中有两处严重的排字错误[……]。屠格涅夫的《阿霞》我认为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差的一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② 我没有读完，但我知道，朗读时它显得很差。杂志上处处撒满政治胡椒，连副刊上的《汤姆叔叔》③ 也是如此。我认为，这对《现代人》杂志很不合适。根据莫斯科书刊检查的条件，它永远也不能与莫斯科那些杂志的胡椒相比。现在谈谈我自己，我在写一篇篇幅很小的东西④，内容非常古怪，可能在月底寄给您。我把我的中篇⑤ 收起来了，但我想好了应该修改的地方。等我们再见面时，我就把修改的地方告知您。高加索的长篇小说⑥ 仍在打腹稿，尚未动手。

请您告诉我，我们的帐目和股息怎么样？请把我应得的寄到莫斯科。

如果格里戈罗维奇尚未动身，请告诉他，我可能马上就要出国并希望得知，他何时启程。如可能，我们最好一起走。

如果我到意大利作两个月短期旅行能成行的话，那么我很

---

① 《现代人》杂志改变自己的传统，象《俄国导报》一样，一开头就登政论文章，而不是文学栏，这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反感。一月号刊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卡文尼亚克》。

② 指《性格不相投！莫斯科生活场景》。

③ 即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1811—1896）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

④ 指《三死》。

⑤ 指《阿尔贝特》。

⑥ 指《哥萨克》。

快就会见到您①。再见！衷心地握您的手，并向全体朋友致意。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经过认真的讨论，我确信，我们的合作已无存在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我和您在彼得堡谈过的话都是公正的，现在又有了两个新理由。第一，我想在其他杂志上发表作品；第二，您已经一个半月没给我寄股息结算单了。

凡此种种使我做出中断合作的决定②。结算待今春在彼得堡见面时再做。

我希望，中断协议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私人关系。从我这方面，一切好作品我都争取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③近日我寄给您两篇供选择，其中一篇是那个被大家报废的倒霉的乐师④，我不能放弃它，并进行了改写。

请尽快给我往莫斯科回信，我目前在乡下，过两天就回莫斯科。

我忘了阿尼奇科夫的大名、父称和地址，见到他时请告诉

① 托尔斯泰未去意大利。

②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同时也做出了取消"义务协定"的决定。

③ 一八五八年以后托尔斯泰就没有再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作品。

④ 指《阿尔贝特》。

他，三月份以前我不可能给他明确的答复。请把这话转告他。这对我非常必要。

然后就是再见了，衷心地握手，并祝您万事顺遂。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亚·瓦·德鲁日宁

亲爱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难道您今年春天真的不能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吗？我还是不愿相信这一点，希望您的玛莎[①]能恢复健康。无论如何，请来封信告知情况到底如何。我十分期待您的到来，并为您的不幸而惋惜。我到乡下去过了复活节，同家人一起迎接春天和节日。现在丁香花已经盛开，白桦树披上了绿装，夜莺婉转啼唱，降了一场雷阵雨，炎尘被一扫而光，空气清新而又夹杂着尘土气味，青蛙高声鸣叫。今年夏天我更加希望同您一起度过，尤因庄园事务已不象以前那样需要我全力以赴，我打算尽情享乐。生命是短暂的。还有什么能更好的呢？您大概能同我的两个哥哥谈得来并爱上他们。他们俩因《萨尔金的坟墓》[②]给予他们的感受而欣喜若狂，这使我非常高兴。彼得罗夫怎么样？请您顺便到

---

① 德鲁日宁的小外甥女，不久就夭折了。

② 《萨尔金的坟墓》是不大知名的作家米·彼得罗夫发表在《读者文库》上的中篇小说。

达维多夫处取一套我的书，代我赠给彼得罗夫并把他的地址给我。Propos de① 谈谈文学。《奥勃洛莫夫》是一部非常扎实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了。请告诉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使我兴奋，我准备再读它一遍。还有一句叫他更高兴的话，就是《奥勃洛莫夫》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不是爆炸性的，而是巨大、坚实的，绝非当前读者中的一时轰动。我根据乡间的议论，根据青年和坦波夫小姐们的议论就à même de savoir②这一点。我自从投身文学后，不能不在一切巨著中寻找缺点，关于《奥勃洛莫夫》，有很多地方我也想发表些意见。《祖国纪事》发表的《农村来信》是谁写的？③依我看，这是个卓越的天才，东西也写得极好，我担心这些信没有受到重视。无论怎样，请祝贺克拉耶夫斯基得到这篇作品。我未见到屠格涅夫，但我哥哥尼古拉一直住在他那里。他，也就是屠格涅夫，常去打猎，走访邻人，并且坚信他能办牧场，做"那最终还是应该结束的事"。④ 至于我给您寄钱，这没有别的意思。科哈诺夫斯卡娅的新中篇小说⑤，依我看，是……虽然其中有我们时代罕见的珍贵的魄力和勇气，但是，唉！缺乏分寸感，作者也算不上艺术家。我已是第三遍修改自己的小说⑥，我觉得能够弄出点名堂来。再见，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改变主意。问候您的母亲及所有的熟人。

---

① 法语：顺便。

② 法语：能够知道。

③ 《农村来信》是彼得·苏马罗科夫的作品（发表时署名П.С.），写一个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来到乡下的地主在经营实践中碰到的困难，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兴趣。

④ 屠格涅夫当时想实行代役租制。

⑤ 指纳·谢·索汉斯卡娅（笔名科哈诺夫斯卡娅）的《来自外省肖像陈列馆》。

⑥ 指《家庭幸福》。

博特金闹痔疮，他现在卧床休息，尚好，真是个不幸的人。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六日

［莫斯科］

## 致亚·瓦·德鲁日宁

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相信您是爱我这个人，而不是象一位编辑喜欢一个似乎能对他有些用处的作家那样。如果把我当作作家，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已经不写作，自从写完《家庭幸福》之后一直没有写，大概也不会再写了。至少我目前是在以此愿望进行自我安慰。为什么这样？说来话长，也难以讲清。主要是生命短促，偌大年纪再将生命浪费在我所写的那种小说上，觉得惭愧。可以，应该，而且愿意干点实事。如果有那种折磨你、逼迫你一吐方休、赋予你勇气、自豪与魄力的内容，那倒另当别论。而在三十一岁上还写那种招人喜欢、读来可心的小说，说实在的，难以提笔。我只要一想，怎么样，要不要编一篇小说，就觉得可笑。因此，您的愿望我无法实现，尽管我无论拒绝为您做什么事都会心中有愧。卖小麦、管理您的庄园等等，这我做得到。我主要是可以并且希望吻您，到彼得堡去同您促膝谈心，在您母亲主持下吃顿晚饭。这些我一定做到。彼得罗夫的新小说①我刚读完。我绝对不喜欢它，虽然看得出作者强劲有力。他的不幸之处（与我们正相反），而且是很大的不幸，那就是，他的天赋完全是无意识的。他自己不知道他的优势在哪里，所以卡捷琳娜只是个暗示，

① 即米·彼得罗夫所著的《选举》。

只是个影子，而这个人物本应包含一切。假如他还年轻，这不幸还是可以扭转的。就目前情况看，他怕是永远不会成为“希望”，而只能是“遗憾”了。他还能是什么呢？请代问候皮谢姆斯基、冈察洛夫等所有的人，但愿我以往的亲爱的伙伴们不会忘记我。我是永远珍重他们的。可爱的极好的波隆斯基情况不佳①是真的吗？费特去莫斯科了，可怜的人儿，他很不幸，妹妹病得厉害②。是的，费特gagne à être connu③，我越了解他，就越爱戴他。屠格涅夫则正相反，他这次来，我已彻底相信，他聪明而有才华，但却是世界上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人之一。自从我有了对他的这个新看法之后，我和他在一起变得轻松了。我没给彼得罗夫复信，很抱歉，请将附言④转交他，如果能写成的话。再见，由衷拥抱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五九年]十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朋友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

---

① 雅·彼·波隆斯基(1819—1898)，俄国诗人、小说家，当时为《俄国言论》代理第二主编，同负责评论与传记栏的副主编阿·格里戈里耶夫之间出现磨擦。此外他又与杂志发行人意见分歧，使他的处境更加复杂。

② 费特的妹妹纳·阿·鲍里索娃有精神病。

③ 法语：认识越深越招人爱。

④ 此附言不详。

您的信给我极大快乐。①我们的队伍要壮大了，而且来的是个优秀的士兵。我相信您会成为一位极好的主人的。[……]

我读完了《前夜》。下面是我的意见：写小说本来就是徒劳，更何况是为那些内心忧郁、不清楚自己何求于生活的人而写呢。不过，《前夜》比《贵族之家》强得多，里面有写得很好的反面人物——画家和父亲。其他人物则不仅不是典型，甚至他们的意图，他们的状况都不典型，要么就是庸俗不堪。不过这是屠格涅夫一个一贯存在的错误。那个姑娘写得糟透了，啊，我多么爱你……她睫毛长长的……一般地说，我总不理解，屠格涅夫那么聪明，有那样的作诗灵感，竟脱不开俗套，连手法上都如此。俗套最多的是在反面手法上，很象果戈理。对人物没有同情，没有人情味，摆出一些丑类，作者只是咒骂，而不怜悯他们。这和作品其余部分的调子和自由派思想有着某种令人痛心的矛盾，不协调。在远古时代和果戈理时代这是好的（不过还应当指出，如果不可怜自己笔下那些最卑鄙的人物，就应当骂他个天昏地暗，要么就嘲笑得让人前仰后合，而不应象患忧郁症和消化不良的屠格涅夫这样来写）。概括地讲，这样的小说目前是谁也写不出来的，尽管它不会受到欢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我看是部令人失望的作品，但却会受欢迎。这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现在很长时期都不会产生能作出布尔加林为诗歌世界所作的那种贡献的人了。②谁也不妨碍古代艺术爱好者（我就属于这类人）认真读诗歌和小说并认真谈论它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别的事。不是我们需要学习，

---

① 费特在二月十二日的信中表示，他准备在图拉省切尔尼县附近买地，成为一个地主。

② 此话何所指不详。

是我们需要教玛尔法和塔拉斯们学会哪怕一点点我们的知识。再见，亲爱的朋友。还有百万个请求。我忘记住在铁匠桥（从下往上走左侧）那个德国libraire①叫什么名字了。他负责给我寄书，请找他问问：（一）我欠他什么？（二）为什么他很久不给我寄任何新书？请您和皮库林商量一下在他那儿挑点医治无知的好书和兽医书（十个银卢布以下），给我寄来。问问我哥哥谢尔盖，他有没有为我订购犁，如没有，请到机械师维尔森处问问有没有或何时能制成六张斯塔尔布克式犁？

请在卢比扬卡梅耶尔种籽店问问三叶草和猫尾草种籽什么价钱。我想出售。

医治马病的优良器械什么价钱？

两把医用柳叶刀还有拔火罐什么价钱？

最可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②或许可以劳神做一些上面说的事情。我拥抱他。吻玛丽娅·彼得罗夫娜③的手。姑妈感谢你们念着她并向你们致意。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叶·彼·科瓦列夫斯基

亲爱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

您可能记得，我在乡下居住已将近三年，管理自己的庄园。

① 法语：书商。

② 一地主，费特的邻居，姓鲍里索夫。

③ 即费特夫人。

今年(从秋天起),除管理庄园外,我还为男女儿童和成人开办了一所学校,愿意就学的都可以入学。我已收了大约五十名学生,数目还在增加。学生的成绩和学校在人民中间的声望是出乎意料的。但情况和原因难以尽述,必须写本书或者亲眼看看才行。原因是这样的。万事之道我看不在于知道应当做什么,而在于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俄国进步事业,我看,电报、道路、轮船、德式马枪、文学(包括它的基金[1])、剧院、美术学院等等尽管很有益处,但只要从报表上看到俄国人口只有百分之一在上学(包括一切似乎在上学的人),这一切都为时过早而且是徒劳无益。这一切(学院之类)都是有益的,但其益处正如英国俱乐部[2]的午餐一般,被管事人和厨师吃光。这些东西是全体七千万俄国人生产的,而享用的只是数千人。斯拉夫派连同他们的人民性、脱离人民、et tout le tremblement[3] 尽管十分可笑,但他们仅仅是不会据实称名而已,不料他们却是对的。不仅我们俄国人,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俄国国土走上二十俄里[4] 都会明显看出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或者干脆说野蛮人和识字人数量上的不成比例。如果拿欧洲各国的统计报告来作一个比较,就更没话好说了。假设英国百人中有一个野蛮人,那么社会罪恶大概只会来源于这百分之一的野蛮人。我们习惯以各种不同名称去认识和称呼的社会罪恶大多是强权与暴虐,这不是占压倒优势的无知造成的强权是什么?强权不可能由一个人施之于多数

---

① 指一八六〇年设立的文学基金,第一任主席是叶·彼·科瓦列夫斯基。

② 指莫斯科的英国俱乐部,从一八〇二年起就是俄国贵族们消磨时间的地方。

③ 法语:及全部空谈。

④ 1俄里合1.06公里。

人，只能由野蛮无知志同道合的多数人去实施。表面看来似乎是拿破仑三世签定了自由镇和约①，是他禁止出版杂志和打算攫取萨沃依②，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不会看报的费利克斯们和维克多们造成的。我的当教师的习惯使得我忘乎所以，竟向您如此认真地证明 2 × 2 ＝ 4 ，也就是说俄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是国民教育，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这种教育不存在。这种教育从未开始过，而且，如果由政府管理，那么它永远也不会开始。没有国民教育这一点是不能去论证的，假如您在这里，我们可以立刻走遍全村，去看一看，听一听。为要证明这种教育从未开始，我们也可以马上到学校去，我会请您看看那些以往曾就学于司祭和助祭的识字者。他们全是些完全不可救药的学生。不应嘲笑识字有益还是无益的争论。这是非常严肃而又令人沮丧的争论，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否定的立场上。识字，也就是读和写，是有害的。他首先读的是斯拉夫信条、《诗篇》、戒律（斯拉夫的），其次是卦书之类。不去实地验证，很难想象这对智力造成的巨大荒芜和对学生精神气质造成的破坏。必须到乡村学校和师范学校去看一看（我对此事做了调查研究），到那些以政府名义向学校委派教师的师范学校去看一看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比那些不上学的人还蠢还没有道德。要让国民教育施行起来，必须将它交由社会经办。我不准备举英国这个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为例，事情的本质就很说明问题。即使政府放弃一切事务，关闭一切部委（那真是件好事），专心致志于国民教育，即使这样，国民教育事业也未必会成功，因为政府掌握的

①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一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与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在意大利东北部自由镇签订和约，结束了法国与皮埃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

② 在阿尔卑斯山区，原属撒丁王国，一八六〇年割让给法国。

那套机制会妨碍这件事，而主要是因为政府与国民教育利益相左（实际上这才是政府的唯一利益所在）。社会应当能够成功，因为社会的利益与国民的教育程度息息相关，因为社会办事业若没有各种强迫手段支持，就会只以人民的需要为准绳，人民的需要将表现为设施的慈善事业成就或经济成就，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将永远是检验社会活动的尺度。不过我似乎又在证明二乘二等于四。问题只能是有没有教育和受教育的需要。对我来说，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我办学半年，在周围地区产生了三所相同的学校，到处都同样成功。问题在于，如果向政府提出下列方案，政府会如何表态：

"国民教育协会（或用更谦虚一点的名称）以在人民中普及教育为宗旨。

协会经费来源为会员邀纳的一百或若干卢布会费、学生缴纳的学费（如果有能力缴纳）、协会出版物获利、捐款。

协会活动包括：

（一）出版杂志，杂志内容包括教育栏（启蒙教学的规律与方法）、启蒙教师辅导与学生阅读材料栏、协会活动通讯栏。

（二）在没有学校而又感到需要学校的地方设立学校。

（三）编写教程，任命教师，监督教学活动、经济核算及这类学校的管理。

（四）在创办人有此愿望的情况下监督那里的教学活动。"

至今这个协会由我一个人组成。我绝不是对您说空话：无论这个协会能不能成立，我一定尽我所能，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实现这个计划。不消说，我的想法很可能是片面的，协会着手实现这个方案时会多有改变和补充。只愿这样能聚集众人的力量向着一个目标。您可要帮助我，亲爱的朋友叶戈尔·彼得罗维奇。

政府对我印象不佳。由我出面，这件事无论如何办不成。请您跟叶夫格拉夫·彼得罗维奇[①]谈谈，或者最好根据我的方案写个报告交给他。(我直接给您派任务是因为我预知您不会不全心全意同情这件事。)假如我确知政府会批准这个协会，我会更认真地编写一个正式方案通过别人递交上去[②]。图拉有位中学校长加亚林(您哥哥认识他)，是个很好的人，我今天跟他谈过我的打算。我希望他不拒绝代为递交。不管怎么样，您办事是可靠的。您是把这个方案(关于协会的)转抄改写后直接递交还是在哪里疏通一下？请写信告诉我该怎么办。不过政府总爱放下钓钩，诱使你详细陈述方案、教程等等，然后说：不行。我可不去上这个钩。我很宝贵我的时间(我还可以骄傲地告诉您，对于一百个孩子是宝贵的)。除了我的和哥哥的学校以外，我在写一篇关于教育学的长文，这篇文章不能放在交给政府的方案里。无论批准不批准，我哪怕独自一人也要组织一个秘密的国民教育协会。真的，我不是开玩笑，如果协会建不成，我仍旧打算出版我写在协会方案里的那种杂志。请摸摸底，并请来信告知。会不会批准用我的名字作主编的杂志？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应当以怎样的形式向谁递交，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为了事业成功我必须到场的话，那么无论这里多么离不开，我也会去彼得堡。只要一想到您差不多一定会对我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显然是在乡村待久了，竟拿这类方案凑热闹"，心中便失望之极。其实政府有什么好怕的呢？难道自由学校能教学生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吗？只要我敢于开口说，圣骨不是相当于上帝的圣物，我

---

① 科瓦列夫斯基的哥哥，当时任国民教育部部长。

② 据信，托尔斯泰曾被警告不要递交这份报告。至今没有材料能说明是否递交过类似的方案。

的学校便不会有人来上学了。但与此同时，他们不妨知道地是球形的，2 × 2 = 4 。唉，听天由命吧！不过最好快一些，尽量快一些通知我。祝您健康，无忧无愁，上帝保佑您一切如愿。由衷地握您的手。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亚·伊·赫尔岑①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万内奇：

刚准备给您写信便收到了您的信。我想给您写信谈谈《北极星》，我刚刚认真读完②。这是一本极好的书，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而是所有我见到的人的意见。您总说："提提反对意见吧。"能提什么反对意见？您关于欧文③的文章，哎呀！太合我的心意了。真理——quand même④在我们这个时代，只

---

① 亚·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一八四七年移居国外。

② 《北极星》是亚·伊·赫尔岑同另外一位俄国革命家、诗人、政论家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出版的文艺作品选集，第一至七辑在伦敦出版，托尔斯泰"刚刚认真读完"第六辑，其中有一些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新资料。

③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企图通过教育改造社会。

④ 法语：尤其。

有对于某个飞临地球的土星人或俄国人才可能。有很多人，而俄国人有百分之九十九出于害怕不会相信您的思想。(下面的话放在括号里：由于您的文章调子太轻松，他们倒很自在。您仿佛只向聪明而勇敢的人发出呼声。)那些人，就是那些不聪明不勇敢的人，会说，既然得出这样的结果，就是说，结果表明那条道路是不正确的，那么他们最好不吭声。您有点在授予他们这样说的权利，例如在被打碎的偶像上面您树立起生活本身、专横、生活花纹，您就是这么说的。在永生不朽、永远完善、历史规律等巨大希望的背景上，这种小花纹一钱不值，如同巨人脚下的一枚小钮扣。所以最好不要给他们这种权利。① 没有东西可用以代替。除去推翻巨人的那种力量以外，什么也没有。

此外，那些胆小的人不能理解，冰在崩裂并会在脚下破碎，这本身就说明人在走，不致落水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走。

您说我不了解俄国。不，我拿自己的棱镜观察俄国，我了解我主观的俄国。如果历史的肥皂泡对您和对我都已破裂，那么这也证明，我们已在吹起我们自己尚未看见的一只新的肥皂泡。对我来说，这个肥皂泡就是对我的俄国的清楚而又坚定的认识，如同对一八二五年雷列耶夫② 的俄国的认识一样清楚。没有这一点，我们这些讲求实际的人是无法生活的。

您喜欢宣言③ 吗？我今天用俄文读了，我不懂它是为谁写的。农民一个字也看不懂，而我们则一句话也不相信。我不喜

① 赫尔岑在《罗伯特·欧文》一文中批评了欧文的乌托邦体系。托尔斯泰不同意赫尔岑的哲学历史观，不同意他所说的“人生来……为的是现在”，人能够“改变地毯的花纹”，即能够表现出历史的积极性，不仅完成意识革命，还能完成社会革命。

② 孔·费·雷列耶夫(1795—1826)，十二月党人，诗人。

③ 指俄国一八六一年的解放农民宣言。

欢的还有：宣言的调子是给人民的伟大恩赐，而其实质连识字的农奴[①]都能看清，除了允诺外一无所有。

《北极星》上的东西我一般都有兴趣，不过您想象不出我对《北极星》发表的有关十二月党人的一切资料是多么感兴趣。四个月前我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②]，主人公应当是一位归来的十二月党人。我想同您谈谈这件事，但一直没有机会。我的这位十二月党人应当是一位献身者，神秘论者，基督教徒，一八五六年同妻子和一儿一女回到俄国，他在检验自己那套严整但有点理想主义的对新俄国的观点。请告诉我，您对这个情节怎么看，是否能登大雅之堂，是否合乎时宜。我向屠格涅夫读了开头部分，他喜欢前几章。

向奥塞特公寓全体可爱的房客[③]致意（根据泰西埃[④]的规矩和我本人的考虑），给您和奥加辽夫寄去我答应的照片，希望得到你们的照片。

列·托尔斯泰

三月二十六日

如果您不想回信，请不必回复。我只不过想跟您闲扯几句，而不是非要您这位著名流放者和我通信。您何时想写就请写上一两行。我主要是怕对您的时间indiscret[⑤]。

[一八六一年三月十四日/二十六日]

[布鲁塞尔]

---

① 托尔斯泰最初写的是“聪明的老百姓”，后划去，改为“识字的农奴”。

② 即《十二月党人》，这部小说没有完成。

③ 当时赫尔岑住伦敦奥塞特公寓（Orsette House）。

④ 泰西埃是法国化学家，赫尔岑的朋友，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参加者。

⑤ 法语：不礼貌。

## 致亚·伊·赫尔岑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万内奇：

我接到您的信当天又收到了屠格涅夫的信，他说两天后来布鲁塞尔。Tremendous light sir① 等等使我异常着迷，我甚至打算在屠格涅夫来到后建议他到您那里赴宴。但可惜他未能到来，因为咳嗽和贴着斑蝥硬膏，对此我不能嘲笑，因为我当时也贴了许多张斑蝥膏。还有，我不知为什么把我写给您的两三封信撕掉了，那里面写的是莱莱韦尔② 和他给我的印象。现在为了避免发生同样的事，我不再写这个了。我写信只是感谢您的《钟声》③ 和对小说④ 的很好的建议。您对我过于赞扬了，对此我不表谢意。因为这是有害的。奥加辽夫的回忆录⑤ 我读来是一种享受，并且甚感自豪，因为我虽不认识任何一位十二月党人，但凭感觉认识了这些人特有的基督教神秘主义。我昨天离开了布拉班特网状地区，今天在爱森纳赫过夜，在耶拿过一天，在德累斯顿过两天，就到华沙去，我对华沙越来越有兴趣。如果有机会，我从华沙给您写信。您读到解放的详细条文了吗？我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俄国我收到两方面的来信，都说农民绝对不满意。以前他们抱有希望，认为明天会十分美好，现在他们则确信

① 英语：辉煌的灯火。（显然是赫尔岑来信中的话，与四月十日的节日有关。）

② 托尔斯泰在布鲁塞尔时，由赫尔岑引荐，造访了波兰老革命家约阿希姆·莱莱韦尔。

③ 《钟声》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主办的最早的俄国革命报纸，在国外出版。

④ 指托尔斯泰打算写的小说《十二月党人》。

⑤ 指《北极星》第六期发表的奥加辽夫的《高加索矿泉（我的自白片断）》。

还有两年的苦日子，他们也十分清楚，以后还会一拖再拖，一切均由“老爷”摆布。向您的女儿、尼古拉·普拉东内奇① 和他的妻子致意，友好地握您的手，希望迟早能和您见面。

如有什么东西在近期想寄给我，请寄德累斯顿 poste restànte②，不然由克拉森③ 转交亦可。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四月九日］

［美因河上法兰克福］

# 致鲍·尼·契切林

〈未发出〉

回想起我们最近的通信，又在德累斯顿得到你的两封信，使我再次认真思考我们的关系。我们以往是**佯装友谊**。象我们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你也许会把对一个人的信念的蔑视与对他的眷恋调和起来，可我不会这样做。我们的确彼此轻蔑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你认为那些不是从研究教程和用功学习而是从生活的种种痛苦和寻求真理的最大热情中得到的信念是过于自尊和思想贫乏，我认为学校里灌输的知识和分类法是儿童游戏，不能满足我对真理的热爱。因此我们最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与此同时彼此尊重，但并不企图建立只有信条一致，也就是说那种不受思想检验的基础一致，才能达到的

① 即尼·普·奥加辽夫。

② 法语：留邮局待取。

③ 布鲁塞尔一书商。

亲密关系。我们两人的这种基础完全不同，而且我不能希望与你认同，因为我已有了自己的基础。我也不能希望你与我认同，因为你在你那条富有诱惑力的因循守旧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你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去教那些脏兮兮的孩子。我不理解，一个自重的人还能去写关于解放的文章[①]。难道文中能说出你了解并应说出的百万分之一吗？能说出哪怕一点点新思想，一个正义的，真正正义的思想吗？种一棵树是可以的，教会编草鞋大概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本质分歧的最好例子。

再说一遍，我们可以彼此尊重，彼此感兴趣，互相辩论，但只要我们作为人与人试图走到一起去，我们之间马上会出现深渊。我这方面对此深信不疑，我也同样深信，你真诚而执着的性格和活动永远不会使我失去兴趣，我希望你那方面克制对我的那种关系。真的，我们这年纪不应佯作钟情而误入歧途了。再见，握你的手，切盼回音，请寄彼得堡达维多夫[②] 收，或寄图拉。

[一八六一年四月六日/十八日]

[德累斯顿]

# 致彼·亚·普列特尼奥夫[③]

最尊敬的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

---

①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俄国农奴依附关系的取消》。托尔斯泰不知道文章内容，他的愤怒是由契切林的全部自由派政治活动引起的。

② 彼得堡一书商。

③ 彼·亚·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文学评论家，彼得堡大学校长。

至今未复恳请原谅。尤令我歉疚的是，我难得收到如您的信这样令人愉快的信。您表示与我有同感，对我非常宝贵。您对《鲁宾逊》① 的赞词最使我引以为荣。

屠格涅夫的小说② 我甚觉有趣，但我喜爱的程度远低于我所料。我对它的主要责备是它冷漠，很冷漠，依屠格涅夫的才干，不应该这样。严谨周密，精雕细刻，技艺精湛，我同意您的意见，许多地方足资垂训而公允正义，但没有一页是心潮澎湃一气呵成的，因而没有一页能动人心弦。我与您和费·伊·丘特切夫③ 的意见不同，使我觉得十分抱歉，但我不同意。而且，为了免除误会，我认为有必要顺便告诉您，我和屠格涅夫先生之间已断绝一切私人来往。

衷心向您的夫人致意，感谢她还记得我。希望您家里的年轻人④ 象喜欢《鲁宾逊》一样喜欢第四册上的故事《汤匙能喂饱，草茎能刺目》⑤。我很珍重他的评论，如果他继承父业的话。

衷心尊敬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二年]五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指收入《儿童读物》第二册的故事《鲁宾逊》，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小学教师谢尔多博利斯基根据英国作家笛福的名著《鲁宾逊飘流记》转述的。

② 即《父与子》。

③ 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

④ 指彼·亚·普列特尼奥夫的儿子。

⑤ 这个故事是托尔斯泰的学生们在他的辅导下写的。

# 致亚历山大二世

陛下：

七月六日一名宪兵校官在地方官员陪同下在我外出的时候来到我的庄园。假期间在我家中居住的有我的客人，几位大学生和我所管辖的村社区段的乡村教师，以及我的姑母和我的妹妹。宪兵军官向教师们宣布说他们被捕了，并且要求他们交出实物和证件。搜查进行了两天，被搜查的有：学校、地下室、贮藏室。据宪兵军官说，未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除了我的客人们受到侮辱以外，我、我的姑母和我的妹妹也被认为应当受到同样的侮辱。宪兵军官曾去搜查我的书房，还有我妹妹的卧室。问到他根据什么这样做时，宪兵军官宣称他是按圣上的旨意行事。同行的宪兵和官员对他的话作了肯定表示。官员们进入我妹妹的卧室，翻看了所有的来往信件和日记，离开时向我的客人和家人宣布，他们自由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做了我们的审判官，由他们决定是否判决我们为可疑和不得享有自由的人。宪兵军官还补充说，我们不得因他离开而以为万事大吉，他说：我们每天都可能再来。

我认为无须向陛下证明我受到这种侮辱是不公正的。我过去的一生，我的社会关系，众所周知的我的职务活动和国民教育活动，以及表达我全部内心信念的杂志都可以向每一个对我感兴趣的人证明（而无须采取破坏人们的幸福和安宁的手段证明），我不可能搞阴谋、编传单、杀人放火。除了侮辱、涉嫌犯罪，除了我在社会舆论中受辱和我不得不在时时刻刻的威胁下生活与

活动以外，这次造访极大地降低了我在人民心目中的声誉，而我在人民中的声誉是我很珍重的，是我多年赢得的，而且是我所选择的活动——办人民学校所必需的。

我在寻找谁应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负责，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能怪罪自己，我感觉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无罪。有谁诬告，我不知道。审判与侮辱我的官员我也不能怪罪，因为他们一再说不是他们要这样做，而是遵照圣上的旨意。

为了对我的政府和陛下永远如此无罪，我不能也不愿相信这些。我想，让无辜受惩，让无罪的人经常生活在受侮辱与惩罚的恐惧之下，这不可能是陛下的旨意。

为了知道我这件事应该责备谁，我斗胆直接诉诸陛下①。我只求消除责怪陛下不公的可能，使滥用陛下名义的人即使不受惩罚也应被揭露②。

誓忠于陛下的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昨天我第一次没来得及在当天晚上给你写信，今天早上，

① 此信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转交侍从武官谢·阿·舍列梅捷夫。呈交沙皇时附有宪兵队长瓦·安·多尔戈鲁科夫的说明，提出托尔斯泰庄园住有"无书面居住证"的大学生为在那里进行搜查的理由。

② 结果是多尔戈鲁科夫写信给图拉省省长德拉冈，要他转告托尔斯泰"陛下愿信中所提之手段对托尔斯泰伯爵本人未造成任何后果"。

大家还睡着，我才写，得赶上九点那班邮件。[1]请你每天派孔德拉季或谢廖日卡来。我昨天没来得及写，原因是读《罗斯拉夫列夫》[2]入了迷。你知道，这部小说我非常需要，也很感兴趣。昨天一天：没有出门，等待体操运动员福斯，曾尝试写作，但没有地方，有人打扰，大概也因为没有情绪。在克里姆林宫里不快活，一点也不快活。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3]只知谈他的病，他认为是肠子有病。丽莎[4]静静地坐着，做自己的事，塔尼娅[5]整天哭，昨天也是这样。哭什么？弄不清，也许还是为那件事，也许因为寂寞。这是真的。两三年前有整整一个你们的世界，你的和她的，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和丝带，有全部青春诗意与蠢事。现在呢，丢失了她非常珍爱的你们的世界和那一切烦恼，即她体验过的感情[6]之后回到家来，她突然再也找不到她和你共有的那个世界了，只剩下道德高尚而闷闷不乐的丽莎，还得与她那因有病而变得难相处的双亲厮守在一起。当然，她们报名参加滑冰，做了一顶羔皮帽子，报名参加音乐会，但对她来说这是不够的。

昨天她大哭了一场，除上述原因之外还因为她通过阿列克谢似乎听说谢廖沙要和玛莎结婚[7]。我跟她谈过，但谈话又枯燥又伤心。后来柳比莫夫[8]从卡特科夫那儿来了。他在主办

---

① 托尔斯泰因手臂扭伤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二日住在莫斯科岳父家，每天给在乡下庄园里的妻子写信。

② 俄国作家米·扎戈斯金(1789—1852)的小说。

③ 即托尔斯泰的岳父。

④ 即托尔斯泰夫人的姐姐。

⑤⑥ 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塔尼娅与托尔斯泰的二哥有一段恋情，因二哥有个自由同居的妻子和孩子，只好分手。

⑦ 指托尔斯泰的二哥与和他同居的女子正式结婚。

⑧ 柳比莫夫是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俄国导报》撰稿人。

《俄国导报》。听听他怎样花两个小时为了每印张付五十卢布同我讨价还价才好呢。他一边谈一边口吐白沫，象个教授一样大笑。我坚持不让，今天等他回复。他们很想出版，而且大概会同意付三百。我承认，我怕自己出版，太麻烦，要同印刷厂打交道，主要是还得同检查机关打交道。他走后我找福斯散步了。真不巧，我想开始做操了，他又两天不来。午饭时门铃响，是送报来了，都是塔尼娅跑去开门。又一次门铃响，是你的信。大家都想跟我要去看，我舍不得给他们。信写得太好了，他们不会懂，也确实没看懂[1]。它给我的影响就象一曲好音乐，又快活，又惆怅，又舒心——真想哭。你真聪明，信中让我不要给任何人读那部小说，即使这样做不那么聪明，我也会照办，因为你愿意这样。双亲之间没有为腌肉之类的事发生冲突，午饭后塔尼娅高兴了（青春毕竟占了上风），气氛很愉快。我准备跟彼佳和沃洛佳[2]去澡堂，塔尼娅跟妈妈准备去铁匠桥。洗过澡，我得到了《罗斯拉夫列夫》，在喝茶、听人说话、谈话、听塔尼娅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读，这份享受除作者外谁也不会理解。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煮好可可，不停地催我去喝。再见。手臂痛，但我怀有希望。涂了碘酒，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到福斯。再见，亲爱的，每天写信寄往图拉。

对，还有，你想想并且解释一下，前天萨莎·库普费尔施密特[3]来了，我和他谈打猎谈了两个小时。昨天我去找保姆，和她谈了孩子们和各种怪事。你信不信，这两次谈话比我在莫斯科

---

[1] 指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信，谈到托尔斯泰夫人与托尔斯泰和孩子们的复杂关系，以及誊写小说的工作。

[2] 彼佳和沃洛佳都是托尔斯泰夫人的弟弟。

[3] 一位音乐家，屠格涅夫的朋友。

期间一切谈话都愉快，包括和柳比莫夫、和苏霍京[①]、和丘特切娃[②]的谈话在内。我长大成人以后，和人接触越多越相信我是个完全特殊的人，我不同于旁人的只是我没有以往的虚荣心和常人难以摆脱的稚气了。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朋友：

昨天收到了你写得很好的信。四天来总是在午饭时邮差拉响门铃送来你的信。

记得吧，亲爱的，我希望，如果谢廖沙[③]感觉不好，你马上通知我。他一定是胃粘膜炎。治这种病的方法是：卫生，穿得暖和并且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如奶、汤等，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④]极力建议吃小牛腿和西谷米。西谷米我给你带去。昨天我信上跟你讲了我的计划，我的手臂和我在这里的烦闷。今天还是一样。星期天我想就能在你身边了。我让阿列克谢一天帮我做一两次手臂运动，我戴着绷带，很能减轻痛苦。什么事也干不成。昨天早晨读《司晨女神弗洛伊德》的作者写的一本英文小

---

① 谢·米·苏霍京是宫廷一高级侍从。

② 诗人丘特切夫的女儿。

③ 指托尔斯泰的长子。

④ 指托尔斯泰的岳父。

说①。我买了十部这种我还没读过的英文小说，我幻想将来跟你一起读。你和丽莎学英文吧。又是讨厌的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②、卡捷琳娜·叶戈罗夫娜③、丽莎。连读书都读不成，没有安静的角落。只在饭前散步一会儿。去图书馆也好，买东西也好，都办不成事，因为是星期日。午饭后又是："我毁掉了自己的青春"，七点钟是《为沙皇献身》④。很好，但是单调。去剧场的都是度星期日的观众，所以我失掉了一半观看的兴趣。不过回家以后就只有我们了：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⑤，她非常可爱和漂亮，还有丽莎、塔尼娅和彼佳，不知怎么很快活。大家回忆，讨论。塔尼娅坚持说，她只想住在一座塔上，高高，高高的，带着一把吉他。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在塔上也得吃饭，也得散步一小时。塔尼娅象上次哭神父的女儿那样神经质地但却是快活地大哭了一场，我们于是各自睡觉去了。此外，彼佳躺下了还在胡扯，我也对他讲，尽管妻子性好嫉妒，我为了免受良心责备必须向她承认我对安诺奇卡⑥的可怕举动。脱燕尾服时，我一挥手，正巧她走过，手落在她胸部。我想象得出，你会给我看一副怎样厌恶的脸色……啊，索尼娅，这五天快快过去吧。为了免受良心的责备我愿拿烫红的手给涅恰耶夫⑦看。没有收到卡特科夫和柳比莫夫的回信和手稿，我很懊恼，但又不

---

① 指英国女作家玛·伊·布雷登（1837—1915）的小说《奥德利夫人的秘密》，或《约翰·马奇蒙的遗产》，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藏书中有这两种。

② 指托尔斯泰夫人的外祖父。

③ 托尔斯泰岳父家的德语女家庭教师。

④ 《为沙皇献身》是俄国作曲家米·伊·格林卡（1804—1857）创作的歌剧，后改名为《伊凡·苏萨宁》。

⑤ 指托尔斯泰的岳母。

⑥ 托尔斯泰夫人后来在这里作了注："我姐妹的一个年迈的女仆。"

⑦ 莫斯科一位外科医生。

愿去找卡特科夫。档案[①]中没有任何对我有用的东西。今天去切尔特科夫[②]和鲁缅采夫的图书馆[③]看看。我非常厌烦和无聊，特别是最近两天。你说让我多出访。我哪儿也不想去。只有一个想法，最好忘掉必须做的那些事。不过对两种闲散加以选择，是想方设法去进行高深莫测或矫揉造作的谈话，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各个房间闲逛，仍是后者好些，尤其好在没有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现在非常讨厌这个人，看见他就生气，于是我故意对他冷淡，他就不再来找我们了。他昨天五点走的。你们家里所有蒙蒙者我都喜欢，觉得可亲。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太象你了。这两天她做灯罩，就跟你一样，干起活来就休想让她停手。就连毛病你们俩都一样。我有时听她满怀自信地谈起她不懂的事，说得那么肯定，那么夸张，我就想起你。但你无论怎样我都觉得好。我在书房写信，面前是你的四幅不同年龄的照片。我的小鸽子，索尼娅。无论你想什么，你都那么聪明。正因此我才说，你是对高深话题不感兴趣，而不是才智不高，不但不是不高，而是很聪明，聪明极了。你们家所有的人，别尔斯家所有我特别喜欢的蒙蒙者都这样。别尔斯家的人当中有蒙蒙者，如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你、塔尼娅；也有昭昭者，那就是其余的人。蒙蒙者的聪明才智在沉睡，他们能，但不愿，因此他们有自信，虽然有时这自信并不恰当，而且有礼貌。他们的聪明才智之所以沉睡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爱，还因为蒙蒙别尔斯们的祖宗，也就是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开化。昭昭别尔斯们对高深话题很有兴趣，但智力浅薄。萨沙昏明参半，兼

① 指宫廷档案。

② 一考古学家。

③ 即今莫斯科列宁图书馆。

而有之。斯拉沃奇卡象你，我也喜欢他。他受的教育，如吃好的、娇惯等，我不大喜欢，不过他大概会成为一个好青年。只有斯焦帕恐怕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他本来就顽劣，他受的教育能让他更坏。昨天讨论起家庭教师来，塔尼娅、彼佳和沃洛佳都参加了，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攻击起家庭教师来，决心把孩子们除彼佳外都送到学校去。我也说：好极了，至少您可以问心无愧。真的，父亲不在嘛。我说：如果我死了，我就留给索尼娅一个遗嘱，要她把谢廖沙送到公立学校去。我只是没说为什么我认为你聪明。你是个好妻子，象关心自己一样关心丈夫，我记得你对我说过，我下大力气的战争和历史方面肯定写不好，能写好的是别的：家庭方面、性格、心理方面[①]。这再对不过了。我记得你说这话时的样子，我清楚记得你当时的样子。我象塔尼娅一样想大声喊：妈妈，我要去亚斯纳亚，我要索尼娅。开始给你写信时情绪不好，写完时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亲爱的。只要你象我爱你一样爱我，我就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好。再见，该办事去了。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七日]

[莫斯科]

## 致路·伊·沃尔孔斯卡娅[②]

亲爱的公爵夫人：

---

① 这话指《战争与和平》而言，当时托尔斯泰夫人正在誊清这部小说。

② 路·伊·沃尔孔斯卡娅是托尔斯泰的远亲，曾来信询问谁是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博尔孔斯基公爵的原型。

很高兴有机会使您记起我，为此我立即为您做我力不能及的事，即回答您的问题。安德烈·博尔孔斯基谁也不是，小说家笔下的人物莫不如此，这不同于名人传记作家或回忆录作家笔下的人物。如果我的全部劳动在于摹写肖像，辨认与记忆，我一定会羞于发表。阿赫沙鲁莫夫先生①作为 comme un homme de métier②和有才华的人应当知道这一点。但如我所说，为证明我极愿为您做我力不能及的事，我尽力讲一讲我的安德烈是怎么回事。

我需要在小说开头的奥斯特利茨战役（这次战役下面将加以描写③）中有一名优秀青年战死，小说以后的情节只需要老博尔孔斯基和他的女儿，但因描写一个与小说毫无联系的人物不大合适，我决定把这位优秀青年说成是老博尔孔斯基的儿子。后来这个人物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小说以后的情节中出现了他应担当的角色，于是我赦免了他，没让他死去，只是让他受了重伤。亲爱的公爵夫人，这就是我就博尔孔斯基是怎么回事所作的完全真实的解释，尽管这样解释仍不很清楚。但这个人物现在我更觉可亲了，因为他提供机会让我给您写信并再次提及我和我对您与您全家的永恒友情。很遗憾，您很少为我描写您那几个小家伙。我很珍视他们，也很喜爱他们，一方面因为有亲戚关系，我年龄越大越珍重这种关系，另一方面也出

---

① 俄国文学评论家尼·德·阿赫沙鲁莫夫(1819—1893)在评论托尔斯泰的小说《一八〇五年》的文章中说，安德烈公爵这个形象“不是虚构……这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典型，一个俄罗斯原生天然典型”。

② 法语：专家。

③ 在第七稿的开头，事件发生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期间。《一八〇五年》以奥斯特利茨战役与安德烈受伤结束。

于对可怜的萨沙① 和对您的想念。

请您让他们把我只当作朋友和亲戚。吻您的手并祝您万事如意。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六五年]五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彼·德·博博雷金[②]

〈未发出〉

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阁下：

对您最近的来信迟迟未复，请原谅。感谢您的美意，给我寄来《读者文库》。我得到它问心有愧，因为我在致力写一部作品，未必还能抽闲再写点什么。您寄来《读者文库》，使我读到了您的公众书简《地方自治会势力》③，对此作品我很想作一答复。我曾亲历您目前所处的世界，深知足以毁掉您的出色艺术才华的那种有害影响。读过您的两部小说④，尤其第一部的前两卷以后，我感到我深深喜爱您的才华。我说这些目的是请您原谅我以此感情为基础认为有权向您提出的求全责备。我给您

① 即路·伊·沃尔孔斯卡娅的丈夫，他于一八六五年四月二日去世。

② 彼·德·博博雷金于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任《读者文库》杂志主编兼发行人。他大约寄给托尔斯泰该杂志的合订本并再次请托尔斯泰为该杂志撰稿。

③ 托尔斯泰常称文学作品，尤其是自己的作品，为"公众书简"或"书简"。

④ 即《地方自治会势力》和《一路顺风》。

写信目的不是向您申明我对您的好感，不是为了和您交好——两者都是我极为愿意的——而是我天真地相信，我的意见也许会起某种作用，帮助您清除掩盖您的才华的那些有害的彼得堡文学灰尘。

（一）您写得太草率太匆忙，写出来了就不大删去（冗长），对构成史诗小说作家的全部艺术奥秘的手法运用不充分，为分出纯金而必需的淘沙工作做得不够。

（二）语言不考究。从各方面都可以感觉到，您有着敏锐的鉴赏力，而您却吸收了不久前不知是谁兴起来的那种很不象样的笔调，譬如说："'您好，'他鞠了一躬说道。"您运用的语句虽然恰当，但却是陈词滥调，在皮谢姆斯基的作品中不刺耳，而您用来就刺耳。

（三）这是主要的一点。您的两部小说写的都是当代题材。地方自治局、文学、妇女解放等问题在您的作品中论战性地占突出地位，而这些问题在艺术世界不仅不引人入胜，而且根本不存在。妇女解放问题和文学派别问题您在您的彼得堡文学圈子里不由自主地认为是重要问题，可这些问题是在一小汪脏水里翻腾，只有命运使之处于这汪水的中心的人才觉得它似乎是汪洋大海。艺术的目的与社会目的（按数学家的说法）是不可通约的。艺术家的目的不是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是让人们热爱有着永不休止的无穷表现的生活。如果有人对我说，我能写一部小说无可争辩地确立我认为正确的看待一切社会问题的观点，那么我决不会去花哪怕两小时的劳动去写这样的小说。如果有人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二十年后将要阅读我写的东西，将要为之哭，为之笑，并且热爱生活，那么我会为之献出我的全部生命与精力。

我给您的这封信写好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发出。我在思索，我的忠告会不会使您感到受辱，我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自己有权给您这些忠告。

[一八六五年七月……八月]

[尼科利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

# 致亚·安·托尔斯泰娅[1]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您最近来信以及您和多尔戈鲁基[2]谈了话。

我把您的来信和致多尔戈鲁基一信的初稿寄给了玛申卡[3]。我觉得官司可能打赢。持期票的那些人胆子很小，觉得自己有罪。他们只要得到一点威胁性的规劝就会投降。而玛申卡不会经营，庄园又有理不清的债务，很可怜。您还会有愉快的好事放在心上。

您最近一封信写得匆忙。我本无任何权利期待别样的信，但我毕竟怕您对我有什么不满意。上帝保佑让我今冬到您那里去，谈谈，听听您的谈话，晚上长时间坐在丽莎[4]房间里的屏风后面，早上在您的楼上，我的最宝贵的回忆之一永远同您的楼上联系在一起，那是这样一种情形：精力充沛，一百零七级楼梯，前面还有许多，友谊和一百零七级楼梯。我要说，同您见面以

① 托尔斯泰的堂姑。

② 即瓦·安·多尔戈鲁科夫，于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任陆军部长，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六年为宪兵头子。

③ 指托尔斯泰的妹妹。

④ 指亚·安·托尔斯泰娅的姐姐。

后，我知道，我会获得焕然一新而经久不衰的信任，这信任能排除成为不被需要的另一个人的恐惧，我在同多数人的交往中，甚至在同您的交往中，常常有这种恐惧。这一定是因为我很少需要别人。请写信多谈谈您自己，不然我总觉得您有点不好理解，有点陌生，现在我更怕这种感觉会加剧，并且破坏我们的会面，我期待着从会面中得到许多快乐。您不能象这样来说我。我想，我一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尤其如此，现在我走上了家庭生活的轨道，无论我多么骄傲，多么需要独立，家庭生活已引我走在一条温顺中庸、克尽天职与平心静气的常规道路上。这非常好！现在冲动与激情有了限度，我对自己本身、自己的灵魂就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烈的感受。我现在已经明白，我有灵魂，而且是不朽的（至少我常常这样想）。我已经明白，上帝是存在的。您询问过我的内心修养，因此我才对您讲这些。

我向您承认，以前，已是很久以前，我连这都不相信。近来才越来越多地在各方面看到它的证明与肯定。我对此非常高兴。我不是基督徒，距此还很远，但经验已告诉我，不能以为自己的见解绝对正确，什么都是可能的！就这个问题请您对我什么也不要写，不要说。人们获得认识不是通过理智的途径。我教谢廖沙①说："塔尼娅"，他不会，他说"古勃卡"，这比"塔尼娅"难说得多。

您为什么说我跟卡特科夫发生了龃龉呢？我不以为然。第一，因为没有原因。第二，我和他之间的共同之处就跟您和您的运水夫之间一样少。我既不同情禁止波兰人说波兰语的做法，也不为此生他们的气，更不谴责穆拉维约夫和切尔卡斯基，②

① 指托尔斯泰的长子。

② 米·尼·穆拉维约夫曾任维连省省长，一八六三年执行过镇压波兰民族解

无论是谁绞杀波兰人，或谁占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③，或谁在地方自治机关大会上发表演说，与我一概无关。

屠夫宰牛我们吃，我没有必要谴责他们或者同情他们。

我的小说只写完了第三部分，这部分我不准备付印，等到我再写出六部分，大约四五年后，就出单行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我非常钟爱的作家）有一回对我讲了句非常聪明的话。两年前我写了一出喜剧④（我没有发表），我问奥斯特洛夫斯基怎样才能赶在斋期前让莫斯科剧院上演。他说："忙什么，最好明年再上演。"我说："不行，我希望现在就上演，因为这出喜剧现实性很强，到明年就不会那么受欢迎了。"

他说："你是怕人们很快会变得聪明起来吧？"

涉及我的小说我可不怕。不以观众鼓掌欢呼为目的而进行写作（五年以后我这个人还在世吗？那些观众还在世吗？）要令人欣慰得多，也更有价值（dignité）。

现在已是深秋，令我分心的狩猎活动结束了，所以我大量写作，也提前构思许多未来的作品，这些构思大概永远不会实现，而所有这些我做得都满怀自信，而且我深信我是在干实事。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作家的劳动有许多繁重方面，但也有另一方面，这个方面大概您不知道，即思考的volupté⑤：读着一篇东西的时候用头脑的一边去理解，用头脑的另一边去想，把整部整部的长诗、小说，整套整套的哲学理论在头脑中勾画一个大概

---

放运动的政策。弗·亚·切尔卡斯基于波兰人民起义被镇压后在波兰任职。托尔斯泰故意强调自己不问政治，实际上是针对卡特科夫的立场说了这番话。

③ 在今德国西部。

④ 指《一个受传染的家庭》。

⑤ 法语：快感。

的轮廓。我一直在大量思考教育问题，急切地期待着有一天开始教自己的孩子们，那时我打算办一所新学校，还打算把我对教育的全部理解，那种谁都不了解或者谁都不同意的理解写个résumé①。

您瞧，我是以怎样动人的天真稚气向您欣喜地讲述我自己。这也许是自私，也许是信赖，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请您学我的榜样吧。您会说：我想了解您什么呢？想了解我希望了解自己的和我现在写的那些，也就是我所有的内心思想和计划——内心活动。

这封信我是在姑妈②桌上写的。如果您看见她是怎样爱恋而殷勤地把书写用具给我拿来让我给您写信，您会深深为之感动的。她很爱您，特别爱您。她爱您家里所有人，但特别爱您。她是个多么好的人啊！但我知道，无论我跟您谈她谈过多少次，我都没有能够向您讲清楚她是怎样一个人。讲是讲不清的，必须象我这样了解她三十五年，才能真正了解这个淳朴的美好灵魂。今年夏天她病得很重，我们以为完了。现在她好些了，我们也懂得了她对于我们是何等宝贵。我们原打算节前去莫斯科，但现在看来得节后再去了。每当我们打算到哪儿去，总发生这种事。我们在哪儿，哪儿就好。但愿永远如此！总之，我们终究是要去的，为了让索尼娅看看自己的亲人，也让他们看看小孙孙们。我理解，这一定是一种让人自豪的快乐。然后我们把孩子们留在亲人那儿，再来彼得堡住几天，到那时我将有幸怀着某种忐忑与自豪的心情向您介绍我的妻子。如果我现在不是处于一种完全诚挚的精神状态之下(有时〔甚至总是〕你想诚

① 法语：摘要。

② 指塔·亚·叶尔戈利斯卡娅。

挚，但做不到），我会对您说，她是爱您的，但现在我要说，她准备爱您，但对您不太了解，如她自己所说，她很想了解您，甚于以往想了解其他任何女子。与此同时，我想，她心中怀有一种只有拉罗什富科①才能发现的感情，有点敌对的感情，我们对我们不了解，而所有的人，从丈夫开始，都过于赞扬的人总是怀有这种感情的。她不会用丈夫的眼光看待您，因为一个好妻子是用丈夫的眼光看待女人以外的一切。

您的家人都在哪里，在做什么？

再见。那个曾经被我在深夜十二点吓坏了的可怕的看门人还在您那儿吗？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②在哪儿？如果他在彼得堡，请代我向他致意。

# 致米·谢·巴希洛夫③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伊奇：

刚打算给您写信谈谈您的事，就收到了您的信，现在按您的通知谈谈插图。

---

①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著有《箴言录》。

② 指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③ 米·谢·巴希洛夫是一位画家，托尔斯泰请他为《战争与和平》的单行本画插图。

(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为儿子向瓦西里公爵求情一图很好，她和他都非常美。Héléne[①]能不能画得胸部再丰满些(线条优美是她的显著特点)。总之，只希望这幅画刻在版上能象目前这样好。

(二)打赌一图皮埃尔不好，但阿纳托利很好。

(三)皮埃尔一图人物面部好(只希望额上给他加点爱好哲理的表现，如皱纹或者眉上的鼓包之类)，但他的身体太小，应当把他画得再宽一点，胖一点，大一点。

(四)舍列尔家的晚会一图人物总体好，但安德烈公爵的身体太高大，不够轻蔑慵懒和优雅散淡。

(五)瓦西里公爵的肖像妙极了。

(六)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肖像——idem[②]。这幅肖像异常的好。您想象不出它给我带来的享受。我不知是否应当把画幅弄小一点，但她的四肢应当纤细些，就是说她的bràs[③]是长的，不过话说回来，这幅肖像非常好，让人都不敢触摸它。

(七)伊波利特肖像(您错把他叫做阿纳托利了)很好，但是能不能让他的上唇翘起，腿抬得再高些，把他画得更蠢更滑稽？

皮埃尔的肖像，我想，要不要画成躺在沙发上读书的姿势，或者放下书在透过眼镜望着前方慵懒地沉思的样子，一只手托着头，另一只手埋在两腿之间。大概这会比站着更好些，不过您更懂行。

您选的场景和肖像我都同意，除伊波利特(您把他错称为阿纳托利了)，但是您画得那么好，应当留下来。

---

① 海伦，《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

② 法语：同上。

③ 法语：手。

总之，我对我们的创意非常高兴。看在上帝面上，请您不要放弃展出您的插图的打算。只要里豪[1]不给弄糟，那将是技艺高超的美妙作品。我趁这趟邮件给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2]写封信谈谈钱的问题；不过我想里豪已经收到钱了。对了，还有：打赌的场景上阿纳托利画得很好，但能不能画大点，也突出一点胸部？他在以后将扮演一个多情而粗鲁的美男子的重要角色。

从您给我的信中看得出，您工作情绪很高。我对您说我感觉负担很重，也没说错。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又写完了整整一部，篇幅相当于我给您读过的那一部，这就是说，我写完了我打算在秋天发表的东西，因为写作很顺利，我就继续写下去，希望入秋前再写出这样三部，也就是结束一八一二年和小说的整整一册。如果我的梦想能够实现，那么我请您再画三十幅插图。我便能在十月份出版一部有三十印张带三十幅插图的大部头，新年前再出版带三十幅插图的三十印张。我只怕一点，并为之忐忑不安：千万别有什么事妨碍您完成这个工作，愿福玻斯神[3]帮助您，为了您，为了您的一家，也为了我赐予您健康。

我妻子同我一样向您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4]致意。我们的孩子们很健康，祝愿您的孩子们同样健康。

自从回来以后我就在画妻子的半身像，但至今一无所成。

列·托尔斯泰伯爵

四月四日

---

① 一位刻版家。

② 即托尔斯泰的岳父。

③ 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的又一名称。

④ 即巴希洛夫夫人。

我又把所有的插图看了一遍，爱不释手。都非常好，尤其那些肖像和瓦西里公爵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一起的场景。重读了自己的信，怕您感觉我的意见过于挑剔，于事无补。请您将这些意见视为本不存在就是了，并写信告诉我，这类意见能对您有益还是只能妨碍您。如有益，我想到什么就大胆写信告诉您。但不管怎样，我要说，我对您期望甚高，而您画出的东西超过了我的期望。

我要写信给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他那里有我的钱，让他按您的要求给您。但是如果他还没有交给里豪，请给他写个便条，让他照办。

友好地握您的手，并祝您万事如意。

［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朋友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主要是您最近写来一封如此美好的信而我尚未回复，感到非常抱歉。我尤其喜欢那语言！写得对极了，我非常理解。

索尼娅感谢您的诗①，她为此高兴得脸都红了。我没有给您写信的主要原因是不会写得朴素，而不朴素又使人不愉快。

① 上文提到的费特来信不详，此信附有一首诗：《献给索·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当她如此温柔地挥洒……》）。

两人关系越亲密（从精神气质来说您是我最感亲近的人之一），书信语调之不符合实际关系基调就越会使人敏锐地感觉到，因而写起来就越不愉快。您已经懂了我的意思，但为了自己满意，我禁不住还想举个例子。

从鲍里索夫信上看，他是个七普特重的高个子乐天派，挥金如土的多血质者。①

我给您的真正信简是我的小说②，我已经写出许多许多。一个法国人曾经说过：une composition est une lettre, qu'on écrit à tous ses amis inconnus.③请您把自己的意见写给我，要坦率。我非常珍重您的意见，但是，我已对您说过，我付出了如此多的劳动、时间与作者那种不计一切的努力（这您是知道的），我如此喜爱我写的东西，特别是往下要写的（我正在写一八一二年），这使我不怕评论，甚至是我所珍重的人的评论，相反，我欢迎评论。例如，屠格涅夫说不能用十页的篇幅描写某某女士如何放下手，这个意见对我便有很大帮助，④我愿以后避免这种缺陷。请您说得更坦诚些，也就是更尖锐些。您对四月四日⑤有什么看法？我认为这是 coup de grâce⑥。最后的尊敬，或称控制民众的内心审判造成的胆怯消失了。这是整个俄国完全公开地、庄严隆重地、钟声齐鸣地、毫无掩饰地带着某种快乐与骄傲在干蠢事，这事蠢极了！连三岁的谢廖沙要干出这种蠢事，我都要羞辱他。各种协会的委员奥西普·伊万诺维奇·科米萨

---

① 鲍里索夫是个身材不高而又瘦弱多病的人。

② 指《战争与和平》。

③ 法语：作品是写给一切不相识的朋友的信简。

④ 屠格涅夫曾经在给费特的信中讲过一些意见，后来托尔斯泰知道了。

⑤ 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发生了卡拉科佐夫企图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

⑥ 法语：最后一击。

罗夫，为沙皇遇刺举行大祈祷，学生在伊维尔大街——吃煮皮靴，吃橡子。①

可您的卡特科夫完了②。他完了，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他生气了：Il n'y a pas de bonne cause qui ne soit perdue dés qu'on se fâche.③

这话对于文学特别正确，甚至对于报刊文章都是这样，更不用说我们的文学了。普希金尤其会发怒。而在长篇小说或在长篇论文中发怒，如您有时忍不住所做的那样④，是不妥当的。

您认为今年的春天怎么样？美妙之极，这样的春天我记忆中还不曾有过。您一定写了春天的诗⑤。请寄给我。

春天一到，我就上千次地在春季的各个阶段读您献给不相识的朋友们的写春天的老诗。我这个不会背诗的人多次读到您的一些诗句，如"吹皱一泓春水"，"柳枝蓬松"，"无形的力量"。

您在读阿里斯托芬⑥。我对此非常理解，我虽然也读新作品，但也读这类作品——《堂吉诃德》⑦，歌德，最近在读 Victor Hugo⑧ 的全部作品。您知道吧，现在谁也不谈V·Hugo，全都把

---

① 托尔斯泰不同情民粹派恐怖主义行为，对当时围绕制帽人科米萨罗夫（据说他救了沙皇）掀起的伪爱国主义骚动也表示厌恶。

② 卡特科夫在他的报纸《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责备政府犯了自由主义，对"虚无主义者"不够严厉，对卡拉科佐夫案件的侦察工作是否正确表示怀疑。五月七日这家报纸因此受到警告，被迫休刊两周。

③ 法语：任何好事，只要一生气就输掉。

④ 托尔斯泰大概指费特当时写过的一篇愤怒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的文章。

⑤ 费特写了一首诗《春》，标出的时间是五月二十日。

⑥ 阿里斯托芬是公元前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作家、诗人。

⑦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所著。

⑧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著名作家。

他忘了，原因恰恰是他对于所有的人总是存留甚久，不象拜伦①和司各特一类人。您读过他的全集中的评论文章吗？我们这里十年前关于艺术的一切议论，包括现在的议论，大概在他那里都有à tort et à travers②论述，他三十年前已说过，而且不能添加一字，也不能删去一字。

我对庄园感到满意，对家庭生活非常满意，对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在盛夏之前）特别满意。我希望您同样如此，而且相信您确实如此，因为您有资格如此。

您知道吗，我这次在莫斯科开始学习雕塑了。我不想当美术家，但这种学习已经带给我许多快乐和教益。

我的小说我指望在一八六七年前完成并全部以单行本形式加插图刊印，插图我已订制，一部分是巴希洛夫画的（我很满意），标题是《结局好就是好》③。

请您谈谈您对标题和插图的意见。

现在谈一件最重要的事。今年我不能到您那里去了。妻子在六月要生产。但是您，看在上帝面上，和玛丽娅·彼得罗夫娜④（我和索尼娅友好地握她的手）请到我家来，请在七月初至九月期间到我家来住住。你们在这段时间肯定要去姆岑斯克。那里离我们只有一百俄里路。求您了。

再见，亲爱的朋友。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日……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拜伦（1788—1824），英国大诗人。

② 法语：详尽透彻的。

③ 这是《战争与和平》最初用的标题，只提到一次。

④ 即费特夫人。

#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朋友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

我早就该回复您最近的来信①，记得在这封信中您谈了一些对我的小说的很有意思的意见，还写了 irritabilis poetarum gens② 一语，不回复就尤其不对了。噢，这可不是我。我记得，正相反，因为您说出对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安德烈公爵的意见我感到很高兴，并且从您的意见中给自己得出了有教益的结论。他在整个第一部中都很单调，枯燥，只是 un homme comme il faut③。确实如此，但过错不在他，而在我。除了人物和他们的变化的构思，除了人物间的冲突的构思以外，我还有历史构思，这历史构思使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复杂，看来我难以驾驭。因此，在第一部中我就专注于历史方面，人物则停滞不前。这是个缺点，读了您的信以后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想我已经改正。亲爱的朋友，请把您想到的关于我，就是说关于我的作品的一切缺点写信告诉我。这对我永远大有裨益，而除您之外，我就没有别人了。我已经四个月没有给您写信，因此很怕您赴莫斯科途中不到我家作短暂停留，而在我眼里您毕竟，且不谈其它，仅就智慧

① 费特在七月十六日信中谈了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认为“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将历史事件翻过来看，不从官方这一面，即朝服那绣金的正面观察，而从衬衫那一面观察……”，信中还指出了小说的某些缺点，特别是安德烈·博尔孔斯基这个人物的发展方面的缺点。

② “诗人——易怒的一群”（公元前罗马诗人贺拉斯语）。费特在自己的信首引用了这样一行诗。

③ 一个体面的人。

而言，高于我所有的熟人，只有您在促膝交谈中能给予我除唯一的食粮外能使人饱足的另一种食粮。我给您写信主要是恳求您在去“拥抱”[1]的路上到我家来小住。我们总是长久不见面，真不象话！妻子和我泣求玛丽娅·彼得罗夫娜[2]到我家来。我近日要独自，就是说带着塔尼娅妹妹，短时间到莫斯科去。我把她送回父母家，而我自己是为了将小说第二部付梓。您在做什么？不是问地方自治会方面的事，也不是问庄园方面的事，这些事都是由不得自己的，您和我们都是自发地、不由自主地去做，就如同蚂蚁筑巢一样，无好坏可言。我问的是您的智力工作，世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存在的唯一的费特之弦在做什么？这根弦是否健在？是否力求表现？怎样表现？没有忘记表现吧？这是主要的。再见，亲爱的朋友，拥抱您。我代表妻子请您向玛丽娅·彼得罗夫娜转致衷心的问候，我们希望她来我们家，殷切地请求她来。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米·谢·巴希洛夫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收到了您的信和插图。老公爵很好，尤其是他和儿子在一起的那一幅[3]。这正符合我的希望，但安德烈公爵我很不喜欢。

---

① 此处托尔斯泰暗指费特去莫斯科会见他夫人娘家（博特金家）的众多亲戚。

② 即费特夫人。

③ 指《战争与和平》的人物博尔孔斯基父子。

他身材太高大，面部线条也太粗大，嘴的表情酸溜溜的令人不悦，再者整个姿势和服装不够体面。他应当面带迁就、宽厚的微笑听父亲的谆谆嘱咐。就这幅画我对以前的和以后的画又想了许多，现在把我的想法告诉您。

跳达尼洛库波尔舞的罗斯托夫伯爵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能不能画柔和些，去掉一点滑稽，增添一点温情与善良？

接吻一幅能不能把娜塔莎画成塔涅奇卡·别尔斯①类型的人物？她有一张十三岁的照片。鲍里斯则不要那么raid②。

皮埃尔的轮廓线条应该再粗大些。

您打算为第二部画的插图中我只想删去安德烈公爵和比利宾在一起的一幅，代之以比利宾一人给自己剪或修指甲的肖像。

一般讲，我希望您尽量快些画这些插图并把它们刻出来，您做完这一批，我可以马上寄给您做下一批用的小说手稿。

现在我有充分信心在明年入秋前完成全部小说。您知道，要销售顺利，必须在入冬前，也就是十一月份出版，au plus tard③。

插图至少应是现有的两倍，包括您为第二部画的那些，也就是说至少六十五幅。

您和刻版人能否在十一月前完成？请来信告知。这是conditio sine qua non④。刻版人和您的酬金我吩咐由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⑤在圣诞节前付给您。关于付款问题，我想请

---

① 即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② 英语：执着。

③ 法语：最迟。

④ 拉丁语：必要条件。

⑤ 即托尔斯泰的岳父。

您允许我在出书前每幅暂欠十卢布。

这样行不行？请来信告知。

与刻版人也应明确约定，百分之几的酬金他们可以等到我出书后再付，是一半还是哪怕三分之一。请就上述问题给我一个答复。

请将您画的最初的画稿寄给我，我觉得我的意见能对您有用。我毕竟对所有的人物都比您更了解，有时随便一个意见就能启发您的思路。我就您的画稿想到什么就写信告诉您，您可择您之所需加以采纳。

我觉得，您既然已经画了一幅很好的画，现在再谈娜塔莎的形象有点过分，您自然可以对我的话置之不理。不过我相信，您作为一位画家，看了塔尼娅[1]十二岁的银版相，然后是她十六岁穿白衬衫的照片，再后是她去年的大照片，您不会放过机会利用这个特别符合我的典型的形象的，何况这些照片反映了她各个时期的变化呢。

再见，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伊奇，不安地等待您的复信。向玛丽娅·伊万诺夫娜[2]衷心致意，吻您的孩子们。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即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② 即巴希洛夫夫人。

#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朋友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

如果我一想您就给您写信，那么您会一天收到我的两封信。但尽吐衷曲是不可能的，此外，不是懒，就是如目前这样太忙。近日我从莫斯科回来，开始在扎哈林指导下进行严格的治疗，不过主要是我正在里斯印刷厂印小说，要整理、寄出手稿和校样，还得日复一日担心罚款和不能及时出版。这事，您知道，既愉快又沉重。

我早就想给您写信谈谈《烟》，当然不外是您给我写的那些想法①。我们彼此珍爱，正因为我们同是如您所称用心灵的智慧看问题。（我非常感谢您写来这封信也是因为这一点。头脑的智慧与心灵的智慧的说法使我眼界大开。）关于《烟》，我想，诗的力量寓于爱，诗的力量之所向取决于性格。没有爱的力量便没有诗。力之所向不当，说明诗人性格软弱，令人生厌。《烟》几乎没有任何爱，也几乎没有诗意。只有对轻佻与儿戏般的通奸的爱，因此这部小说的诗意是可厌的。您看，这同您说的是一样的②。我只是怕说出这个意见，因为我不能清醒地对待其人格不为我所爱的作者，但看来我的印象是与大家的一样。又有一个完了。我希望并相信，永远不会轮到我。至于您，我想同样如

---

① 费特在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五日信中否定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烟》，说“正当俄国人人努力当俄国人时，他却咒骂一切俄国东西”，说他亲西方，还说小说不艺术。

② 托尔斯泰与费特毕竟不同，他未对屠格涅夫提出任何政治性指责。

此。我象期待于一个二十岁的诗人一般期待于您，我不相信您会完。我不知道谁还能比您更新鲜有力。您的洪流源源不断，贡献出一定量的水——力。这洪流推动的水车坏了，散了，搁置不用了，而洪流仍在前进，即使流入地下，也还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并推动另一些水车旋转。上帝保佑，您千万不要以为我向您说这些是礼尚往来，是因为您总恭维我。我从来就是这么想的，而且只认为您一个人是这样。本想再写下去，但是来了客人，搅扰了我。再见，拥抱您，亲爱的朋友，吻玛丽娅·彼得罗夫娜①的手，并请您代我握鲍里索夫②的手，我打算秋天去他那里。我把信寄到姆岑斯克，因为您在那里参加选举③。

我非常想，非常需要见您，假如可能的话，我就到您那里去了。我的行善者，我亲爱的人，请到我这里来住一两天吧。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刚从波罗底诺回来。我很满意，满意得很，不仅满意这次旅行，甚至对我经受住了旅途的种种不便也感到满意（路上睡不好，也没有象样的饮食）。但愿上帝赐予我健康与安宁，我要写一个迥异于前人的波罗底诺战役。目前全都是自吹自擂！躺在

① 即费特夫人。

② 鲍里索夫是奥廖尔省一地主，费特的近邻。

③ 指姆岑斯克治安法官选举。在此次选举中费特当选为治安法官。

寺院里的时候梦见了你，梦境如此真切，回忆起来如同现实一般，于是怀着恐惧思念起你来。

旅行的细节就不在信上写了，见面再讲。第一夜到莫扎伊斯克，走了一百俄里，天亮才在车站睡着。第二夜在寺院招待所过夜。清晨起床，又到古战场上走了一圈，然后一整天乘车直到莫斯科。

收到了你的两封信。为大塔尼娅①伤心，为小塔尼娅②害怕，很为她害怕。（我了解她那火热的性格，看到这点，又爱又怕。）但主要还是看到你的信，看到信中有你，心中愉快。你的全部美好，你对我的思念，都写在信里了。而在生活中这些常常被恶心和不和之感所湮没。这我知道。

我向佩尔菲利耶夫③借了一千卢布，因此我很富足。我要买一顶暖和的帽子，一双靴子和你叮嘱的一切。我知道，我借钱你会生气。别生气，我借钱是为了在这初冬季节宽松一点，不受窘，也不为钱的事操心。为了这个目的我准备尽量节省，拿着它只是为了知道自己有钱，好跟无用的多余的人清帐等等。你能理解并帮助我。你的信，亲爱的，是我极大的享受，不要瞎说什么我会给别人看。

在波罗底诺我很愉快，我在那里有干实事的感觉。但在城市里我受不了，可你说我喜欢闲逛。我只希望你有我的十分之一的对农村的热爱和对城市的无谓忙碌的憎恶。明天到佩尔菲利耶夫家去致谢，能见到里斯④，还要买些东西，如果这些事能

---

① 大塔尼娅指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② 小塔尼娅指托尔斯泰的长女。

③ 即瓦·斯·佩尔菲利耶夫，当时的莫斯科省长，是托尔斯泰的朋友。

④ 莫斯科一印刷所的老板。

做完而且季亚科夫准备好了，星期五早晨我就启程。再见，亲爱的，吻你和孩子们。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 致米·彼·波戈金①

最尊敬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对您的悦耳而诱人的建议②我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我有许多理由，只举一个就够了：我不自由，我仍然处于我着手后尚未完成（近日接近完成）的劳动③的奴役之中。我说“悦耳的建议”，因为我无论怎样努力将荣誉视为等闲，您的建议（虽说肯定被您夸大了）是把我的文学声誉看得很高的。

您的建议之所以诱人，是因为近来我有时甚至常常想办一份不定期的历史哲学刊物，它的倾向，从我在莫斯科时您寄给我的您的大作《历史格言》中可以看出，您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份刊物可以用名称标志其倾向，我幻想为它取名为《非现代人》。

凡预计在十九世纪不受欢迎，而在二十世纪及其后各世纪虽不一定受欢迎但能有读者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份杂志上发表。

历史、历史哲学和粗浅的历史资料。

---

① 米·彼·波戈金(1800—1875)，莫斯科大学教授，史学家，《莫斯科导报》和《俄罗斯人》报出版人。

② 米·彼·波戈金邀请托尔斯泰为《俄罗斯人》撰稿。

③ 指写《战争与和平》。

自然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粗浅资料，这些资料或可服务于实践目的，但这些资料一定要服务于哲学问题的阐释。

数学及其应用科学——天文学，力学。 艺术—— 非现代的。

就这些。

只希望排除目前充斥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印刷厂的那种东西，即评论、争论、选集之类的东西，这都是些徒劳无益的激情和卖给智力贫乏的消费者的廉价腐朽商品。

这就是我的梦想，看到您的建议以后，它又生动地浮现出来。

我把它告诉您，因为您是那位写了《历史格言》的波戈金，无论报纸和这份刊物相距多么遥远，我以为合作是可能的。

您读过乌鲁索夫①的著作《一八一二和一八一三年概览》吗？假如读过，请您简短地写一写您对它的意见，我将十分感激。

我的第五卷书进展很快，但我不敢想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而在此之前我什么其他事情都不敢想。

衷心尊敬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谢·谢·乌鲁索夫，退役将军，曾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854—1855)。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未发出〉

阁下：

我极其满意地读了您论妇女的文章①，并双手赞成文章的结论。但您谈到无性妇女时所作的一个让步，我觉得把事情全毁了。②这样的妇女是不存在的，如同不存在四脚人一样。不再生育的妇女和没有找到丈夫的妇女毕竟也是妇女。如果我们不去谈论穆勒向我们保证的那种人类社会，而是谈论因他们所不承认的某人的过错而一向存在的那种社会，我们将会看到，没有任何必要为不再生育的和没有找到丈夫的妇女臆想出路，对这种没有办事处、没有讲坛、没有电报局的妇女一向求过于供。接生婆、保姆、女管家、妓女。谁也不会怀疑接生婆的需要与短缺。任何一个不愿出卖肉体与灵魂的无家妇女都不会去寻找讲坛，而会去尽力帮助产妇。保姆——这里指民间最广泛的含义。姑、姨、祖母、外祖母、姐姐、妹妹都是家庭中最受尊敬的保姆。除雇佣的保姆以外，哪有没有这种保姆的家庭呢？有这种保姆的家庭和孩子是幸福的。不想出卖肉体和灵魂的妇女不会选择电报局办公桌，而会选择这一使命，甚至不是她们自己去选择，而是

---

① 斯特拉霍夫读了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的《妇女的从属地位》一书的俄译本以后，写出《妇女问题》一文，表示不同意穆勒提倡给妇女以与男子相同的权力的主张，认为这是"西方"的提法，"不反映俄国生活需要"。他认为妇女的主要天地是家庭，应履行"生育"职责。

② 斯特拉霍夫又认为，给予无家庭和上年纪的妇女政治权利和执行各种社会和国家职责的机会是正当的。

自然而然步入这一轨道并怀着有利于他人的意识与爱好自觉沿着这一轨道走下去，直到去世。至于雇佣的保姆，那更不必谈了，我们不是一向是从瑞士、英国、德国请保姆吗？

谈到女管家，除雇来的以外，我又是指的岳母们，母亲们，姐妹们，姑、姨们，没有孩子的妻子们。这也是女性的使命，是极端有益和可敬的。不知为什么，为了尊重妇女，总要把拍发别人的电报或缮写报告说成比管理家产和保护家庭成员的健康高人一等。

您也许会感到奇怪，我在这些可敬的称号当中还列入了不幸的……我必须这样做是因为我的理由不是根据我的愿望而是根据一向存在的状况。这种不幸的妇女一向存在，而且依我看，如果认为上帝这样安排是错了，基督宽恕了她们当中的一个更是大错特错，这种看法是渎神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是观察实际，努力理解它为什么存在。我们从欧洲请来这种妇女就向我们证明了这种妇女是需要的。至于为什么需要这种妇女，只要我们承认一向存在的事实，承认人类只在家庭中发展，那便不难理解了。只有在最原始最简单的生活中家庭才能在没有抹大拉的马利亚[①]们的帮助下维持。这种情形我们在穷乡僻壤，在一些小村庄中还能够看到。但只要出现较大的集中居住区，如大村庄、小城镇、大城市、京都等，就会出现抹大拉的马利亚们，而且总是与城市规模相适应。只有从不离家的农人才能在青年时代结婚以后永远忠于自己的妻子，妻子也永远忠于他，而在复杂的生活方式下，我认为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是就总体而论）。支配世界的那些规律又怎能奈何得了？制止集中和发展

---

① 即曾被耶稣赦罪的那个妓女，参见《福音书》各卷。

吗？这又有违于其他目的。允许自由换妻子换丈夫（如自由主义空谈家所希望的那样），也不符合上帝的目的，理由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这等于毁掉家庭。因此，依照省力的规律便出现了折中的办法，即出现了抹大拉的马利亚们，以适应生活的复杂化。您可以想象一下，伦敦若没有那八万抹大拉的马利亚会是什么样子。家庭又会怎样？能保持贞操的妻子和女儿会很多吗？人们那么喜欢奉守的道德规范会怎么样？我认为，在目前复杂化的生活方式下，这类妇女对家庭来说是必需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不认为社会结构是照穆勒之流想象的那样由某些笨蛋和恶人的意志造成的，而是由我们所不可理解的意志造成的，那么我们便可认清无家庭妇女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他们以高傲态度看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从表现他们要把世界安排得比目前的状况更好的愿望出发看问题，因此他们什么也看不清；但只要从现实角度看一看，一切都会一目了然。他们谈论妇女，谈得很好。妇女的使命毕竟主要是生孩子，教育孩子，抚养孩子。米什莱①说得好，他说，只存在女人，而男人是le mâle de la femme②。请看看这个执行自己的直接义务的女人吧。谁和女人生活过，谁爱过女人，谁就清楚，这个有十至十五年生育期的女人有一个时期是肩负着沉重负担的。她要怀胎，喂奶；孩子大了又要教他，给他穿衣、吃饭、看病、受教育，还有丈夫，与此同时还要有情欲冲动，因为她必须生育。在这一时期，女人仿佛生活在紧张的迷雾之中，她必须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强大精力，除非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女人。这就如同我们北方

---

① 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有《爱情》（1858）、《妇女》（1859）等。

② 法语：女人的配偶。

农夫夏季三个月收割庄稼一样。请想象一下，这个女人要受到一大群没有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未婚多情男子的引诱，她会怎样？主要是请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其他无家庭妇女，即姐妹、母亲、姑、姨、保姆等的帮助她会怎样。哪里有在这个时期能单独应付一切的女人？那么，没有家庭的妇女还需要什么另外的任务吗？即使她们都去帮助生育的妇女，也总觉不够呢，孩子也还因照看不周而死亡，因照看不周而营养不良、教育不善呢。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阿·阿·费特

收到您的信已将近一周，但至今未复，原因是我从早到晚学希腊语。您信中附有诗作，是些好诗，但并不非常好，因为动机太偶然，想象的图景不够清晰。不过您写作坚毅而轻松，我为此高兴，并期待着您的新作。

我什么也没写，只是学习。根据鲍里索夫那里传来的消息判断，您贡献出来为我的希腊语毕业证书制作羊皮纸用的皮子处于危险之中。真是难以置信，也太不象话。但我已读过色诺芬①，现在正à livre ouvert②读他的作品。只是读荷马还得用字典，也有点吃力。

我急切地盼望有机会向谁变变这个戏法。上帝赐给我这个怪念头，我实在幸福。第一，我为此感到快乐。第二，我已确信，

① 色诺芬是公元前古希腊历史学家。

② 法语：不用字典。

人类语言产生的真正美好的和朴素美好的东西我至今一无所知，同所有的人一样（教授们除外，他们虽然知道，但却不懂）。第三，我为我不写作而高兴，象《战争》① 那样的长篇废话我再也不写了。我错了，真的，再也不干了。

看在上帝面上，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谁也不知道伊索寓言，连美妙的色诺芬也不知道，更不用提柏拉图② 和荷马了，我即将读他们的作品。以我目前的能力判断，我们只有被由德语转译的译文弄得面目全非的荷马。我这里有一个俚俗的比喻，不过是不由自主想起来的——以煮开并蒸馏过的温水比沁人牙齿的泉水，后者闪耀着太阳的光辉，甚至还杂有木屑和沙粒，但它因此更清新凉爽。那些福斯和茹科夫斯基③ 们唱出的嗓音是甜蜜蜜的、尖细卑下和阿谀奉承的，而那个魔鬼则是大唱大喊，从来没想到有人会去听他。

您可以庆祝胜利了——不懂希腊语就没有教养④。但怎么懂法？如何才能懂？为什么需要懂？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有如白昼一般清楚的道理。

您信中没有提到玛丽娅·彼得罗夫娜⑤。由此我高兴地得出结论：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我家的人都健康并向您致意。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指《战争与和平》。

② 柏拉图是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

③ 德国十九世纪诗人约翰·福斯将荷马的两部史诗译成德语，俄国十九世纪诗人瓦·安·茹科夫斯基曾将其中的一部《伊利亚特》从德语译成俄语。

# 致弗·彼·梅谢尔斯基

〈未发出〉

亲爱的公爵：

在收到您的令人愉快的来信之前，我已给德米特里·奥博连斯基公爵⑥写过回信，表示非常非常遗憾，不能为您和您的刊物⑦效劳，您的来信只是加重了我这遗憾之情。我目前什么都没有写，我想以后什么也不写，而且乐于这样，我尤其不想发表什么。即使我由于意志薄弱重犯写作与发表的恶习，我从各方面考虑也宁肯出书。即使我心血来潮想在杂志上发表东西，那么我早已答应了《曙光》，后来又答应了《丛谈》。由此您可以看到，我不能为您效劳，而且您很可能会同意，您的刊物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失。

如果您问：为什么他不可以既为我们的刊物又为《曙光》与《丛谈》随便写些东西？那么我想，从您对我的作品如此夸赞看来，您能理解，我不能随便写，所谓随便，我指的是除满足内心需要以外还为什么其它目的写作。

我对您老实说，我恨报纸和杂志，很久不读了，认为它们是培植永不结果的漂亮花朵的有害设施，是白白消耗智力土壤甚至艺术土壤的肥力的设施。关于报纸或杂志的方向的思想我

---

④ 托尔斯泰暗指他现在承认费特竭力主张的古典教育是有意义的。

⑤ 即费特夫人。

⑥ 图拉省一地主，托尔斯泰的亲密朋友。

⑦ 弗·彼·梅谢尔斯基当时正筹备出版一份政治和文学杂志《公民》。

也觉得是极端虚伪的。智力劳动和艺术劳动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最高表现，因此是它指导人类全部活动，而指导它则是谁也作不到的。如果报纸或杂志选择眼前利益，而且是实际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那么依我看，这种活动同真正的智力活动与艺术活动相距十万八千里，它与诗歌和思想无关，正如书写招牌与绘画无关一样。

我之所以给您写了这些话，是因为您的人品（从您的来信、您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匆匆读过——来看），尤其是您的门第①，使我极为仰慕。仍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再对您个人提一点建议，请您不要生气，而是认真考虑一下。报纸杂志活动是智力妓馆，有去无回。我这一生见过不少人无可救药地毁掉了自己，而且是些热情、高尚和智力健康的人，我认为您就是这样的人。

您的来信是发自内心的，我的复信也是如此，若有冒犯之处，请勿见怪。握您的手，我极愿和您接近。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

① 弗·彼·梅谢尔斯基是俄国历史学家、作家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的外孙。

下面按您信中所写的次序回答您，先谈所谓正事，也就是鸡毛蒜皮，后谈非正事，也就是重要的事。读了来信的第一部分以后，我想回答说我同意佩罗格……的建议①，现在仍然觉得还是同意这类建议为好，主要是因为必须亲自出版，但麻烦又太多，我顾不过来。关于正事就说这些。只有一点还要提一提，我没有想到您会为我的事如此奔忙，如果我早想到，我是不会向您提出这个请求的。我对您为这事所做的一切非常感谢，请您不要再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操劳了。我珍视同您作另一种谈话。您不该这么夸赞我。第一，我会（尤其在两年前）在您面前装腔作势，为在您心目中保持您想象的形象而不自然起来。第二，夸赞对我有害（我太愿意相信夸赞是理所当然的），仅在不久前我花了很大力气才清除掉我的书②的成功在我心中造成的糊涂念头、您对此有极透彻的理解。象阿·格里戈里耶夫③一样，为了使自己能够在一片夸赞中怡然自得，就把所有的人依次说成天才。而谈论我的活动的意义时，欺骗我并不难，我自己就乐于受骗④。至于您对我表示同感，我只想回答一句话：我极为高兴，因为我遇到您时同样感受到了您发现我对生活抱有与您同样的观点时感受到的快乐。我们俩只有一点不相等：我无法摆脱我被您的夸赞收买的思想。和您谈话后不久我在火车上遇到丘特切夫，我们谈了四个小时。大半是我听他谈。您认得他吧？这是个天才、雄伟而又稚气的老人。目前健在的人当中，除您和他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同谁有如此一致的感受和思想。但在一定的

---

① 此事不详。当时斯特拉霍夫在为出版托尔斯泰文集与各出版商洽谈。

② 指《战争与和平》。

③ 阿·亚·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诗人、文学评论家。

④ 后两小句引自普希金的一首诗。

精神高度上，人生观的一致并不象在低级活动领域为了现实目的那样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而是让每一个人保持独立和自由。我同您和同他交往时有此感受。我们对下面和我们身旁的事物有相同的观点，至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的生活内容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互相告知，因此我们彼此之间比我的孩子们对我甚至对您还要陌生。但在这荒漠的道路上遇到这样一些陌生的旅行者还是快乐的。遇到您和遇到丘特切夫时我体验到了这种快乐。您知道您哪方面最使我惊叹吗？是您的面部表情。有一回，您不知道我在书房里，您从花园走进阳台门时脸上那副冷漠、专注而严厉的表情向我说明了您的为人(自然要借助于您的著述和言论)。我相信，您天生是个从事纯哲学活动的人。我说的纯字指脱离当前需要，而不是指脱离对事物的诗的、宗教的解释。因为纯理性哲学是变态的西方作品，而无论希腊人，如柏拉图，无论叔本华①，无论俄国思想家们都没有象这样来理解哲学。您有一种品格，我没有遇到一个俄国人具有这种品格，那就是在表述清晰简洁的同时，有一种结合着力的柔和。您不是用牙齿去撕扯，而是用柔软有力的爪子去揭开。我不知道您要写的著作的内容，但标题我很喜欢，② 如果它概括了文章内容的话。如果写一篇文章不行，那就请写成一部著作。不过请您放弃腐蚀人的杂志活动吧。我跟您谈谈我自己的感受。目前您大概体验着我在过着您这种(忙碌)生活的时候的感受。在这种忙碌的生活中会出现几个月的空闲安静。在这种时刻，你周围会渐渐形成不受任何干扰的你自己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

② 斯特拉霍夫的这部著作是《世界是一个整体 自然科学的几个特点》。他在致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还曾称之为《物源论》。

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一切生活现象开始进入它们本来的也是你所需要的位置，于是你觉得你自己和你的力量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洗过热水澡后一样舒适。在这样的时刻真想为自己(不是为别人)工作，因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力量，有时也因意识到工作而十分幸福。我想您目前体验的正是这种感受，有时我也有这种感受，不过现在这是我的正常状态，只偶尔感觉到忙碌。您来到我这里时，我正处于忙碌之中，这种忙碌只偶尔打断那种状态。我希望于您的正是那种状态。至于我自己，我告诉您，也许因为太醉心于那种感觉，也许因为身体不适(我近来一直身体不好)，什么也没有写，打心眼里不愿写。

还想写许多，但情绪断了，信就这样寄出吧。

再次感谢您来信和为我的事而奔走。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极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们长久没有通信，实在遗憾。看来是我的过错。收到您的信后，我很想跟您谈谈。在目前这篇论达尔文的极好文章①之前也没见到您的文章。您在做什么？至于我自己，我无法尽

① 英国科学家达尔文(1809—1882)的《人类的由来》一书的俄文译本出版后，斯特拉霍夫写了《科学大变革》一文反对达尔文的理论。

述我在做什么，说来话长。我一直忙于写《识字课本》，但这并非我的全部工作。这其它工作① 也正是我无法尽述而想同您谈谈的内容。我的《识字课本》已经写完，在里斯那里印刷很慢，而且印得很糟，但我仍依我的习惯在不断涂改，足有二十次之多。我没有寄给《曙光》杂志的原因正在于此。我跟您悄悄说：我这项应允使我很为难，对《曙光》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东西太渺小，即使说明选自《识字课本》也会毁掉一切，就是署名也无济于事。您如能奔走一下，帮我解脱，则不胜感激之至。②

如果说《识字课本》中的文章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画面和线条，也就是语言，简单明白，而登在杂志上却会显得古怪难看，就象一幅未完成的作品，就象画廊里，不管什么画廊，陈列了一些没有阴影的铅笔画一样。

我们在乡下的生活一如往常。新增加的也就是一所农民子弟学校，这所学校是自然而然办起来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给孩子们上课。

近日到我家来的只有亚历山大罗夫，他是《家庭与学校》杂志的撰稿人。他读了自己的文章，请我提意见，作指导。他给我留下一个捉摸不定的印象，也许是个很好很有才能的人，也许一钱不值。您什么时候给我写信，请告诉我您有没有听到别人说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有没有发现当代俄国诗歌界的两个相反现象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是各种诗歌创作（音乐、绘画、诗歌）的衰落，另一方面是研究各种俄国民间诗歌（音乐、绘画、诗歌）的热潮。我觉得，

---

① 指写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

② 斯特拉霍夫三月十日致托尔斯泰一信，说明《曙光》杂志已向订户预告要刊登一篇《识字课本》中的故事，无法改变。

这甚至不是衰落，而是死亡并保证在民间再生。最近的诗歌浪线是这样的：普希金时代在弧的最高点，接下来是莱蒙托夫、果戈理、我们这些凡人，然后浪线沉入地下。另一条线朝着研究人民的方向走去，何时浮出地面，要看上帝保佑了，而普希金时代已彻底灭亡，化为乌有。

您大概能理解我想说什么。

那些将参加上浮的人是幸福的。我希望如此。

再见，紧紧握您的手，盼望着您写来长长的美好的信。阿·尼·迈科夫记得我，很高兴。我很喜欢这个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您触到了我的痛处。我读过您的信以后陷入了悲伤。您一如往常，直接抓到了问题的症结并一针见血指了出来。

您说得对，我们这里没有科学与文学的自由，但您把这看作不幸，而我却不这么看。不错，任何一个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假如不是疯子的话，决不会想到，处在我的地位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手法是否得当，我们写作使用的语言，我一向使用的语言是否得当。而俄国人，如果神经正常，则必须深思并询问自己：是继续写下去，尽快把自己的宝贵思想记录下来，还是回忆一下，连《苦命的丽莎》① 都有人读得津津有味并啧啧称道，然后去寻

找另外的手法和语言。原因并不在于理智上认为如此，而是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与手法令人反感，一些不由自主的理想引导你去寻找另一种语言与手法（这有时正是民间语言）。丹尼列夫斯基②的意见非常正确，尤其在科学和所谓的文学方面，但诗人，如果真是一位诗人，不可能不是自由的，无论他是否处于枪林弹雨之下。任何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都可以毫无危险地自由起床或不起床，同在枪林弹雨之下一样。他可以留在枪林弹雨之下，可以走开，可以自卫，也可以进攻。在枪林弹雨之下进行建设是不行的，必须离开，到能够建设的地方去。

请您注意一点：我们处在枪林弹雨之下，但是否所有的人都这样呢？如果是所有的人，那么生活也就如科学与文学一样犹豫委琐，而生活却是坚定雄伟的，它走自己的路，谁也不去理睬。可见，枪弹只射击我们这个愚蠢的文学之塔。应该从塔上爬下来，到下面去，到那里便自由了。这下面正是民间的东西。《苦命的丽莎》强挤出几滴眼泪，人们还夸它，可是往后谁也不再读它了。而民歌、童话、壮士歌等一切纯朴的东西，只要存在俄语，就永远有人读。

我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手法和语言，但是我再说一遍，不是因为理智上判断必须如此，而是因为连普希金我都觉得可笑，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无聊的杜撰了，而人民说话使用的语言我倍感亲切，诗人想说什么，人民语言中便有表现它的声音。除此之外，人民语言是最好的诗歌调节器，这是主要的。你想说得罗唆、华丽、病态，语言也不允许。而我们的文学语言没有骨头，被娇惯坏了，你想胡说些什么都能象文学。斯拉夫派的人民性与真正的

---

① 《苦命的丽莎》是尼·米·卡拉姆津的中篇小说。

② 指尼·雅·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政论家、自然科学家。

人民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好象乙醚与太空完全不同，后者是热与光的源泉。我恨所有那些齐声合唱原则，生活制度与村社制度，凭空杜撰的斯拉夫弟兄等等，我只爱清楚明确、温和美好的东西，我在民间诗歌、人民语言与生活中能找到这一切，而在我们的诗歌、语言与生活中看到的是相反的东西。

写作我差不多还没有开始，入冬前也未必会开始。我的全部时间与精力都被《识字课本》占了去。为了《曙光》杂志我往《识字课本》里加写了一篇全新的文章《高加索的俘虏》，至迟一星期后寄去。我感谢您的建议，并请您看校样。

请您来信告诉我，您对这篇文章有什么想法。这是我现在用以写作的那些手法和语言的一个实例，为成年人写作我也要用这种手法和语言。

我知道人们会骂我，恐怕您也会骂我。请大胆地骂吧。我信任您，因此您骂我对我有好处。我不保证我一定听您的话，但它们在天平上的分量一定会很重。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这封信放了三天。我的文章写好了，明天就寄出。

[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莫斯科]

## 致叶·瓦·巴尔索夫[①]

阁下：

（我把您的名片丢了，不知道您的名字和父称，请写信告知。）

非常感谢您送我这些美好的书②。关于彼得大帝的传说妙极了。您说得非常正确，人民指出了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对他的性格您做了突出的强调③；极其详尽的研究，极其细密的心灵分析和歌手的直感导致同一个认识。

我只要有机会到莫斯科便努力去巩固我和您如此匆匆的结识，如您允许，我愿意到您那里去。

衷心尊敬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七三年]三月一日

[莫斯科]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未发出〉

**极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读了您的信，十分难过。④假如您留在我们这里不走，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也就能更长时间享用您的恩惠了。谢谢您的承诺⑤，我将寄希望于此并不断提醒您。

---

① 叶·瓦·巴尔索夫（1836—1917），民间创作及古俄文献研究者。

② 指《北方民间传说中的彼得大帝 叶·瓦·巴尔索夫辑》一书。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藏书中有这本书，上面有巴尔索夫的赠书签字。

③ 书中每段传说前有巴尔索夫的批注，着重强调了彼得大帝接近人民的特点。

④ 斯特拉霍夫三月十五日信中说，他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回家后，腿部丹毒性发炎。

⑤ 指斯特拉霍夫答应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度夏。

您没有告诉我，您是否已经就职，职位是否已经确定？请来信告知。

您信中写的两件事令我十分高兴：（一）您一如既往对我抱有好感，（二）您有许多朋友（拜访过您的）和您精神上的朋友，还有您的书① 很受欢迎。

只要您不陷入文学泥潭，一切都好。

现在谈谈我自己，但请严守秘密，因为我下面要对您讲的事可能一无结果。今年冬天几乎全部工作时间我都在研究彼得大帝，也可以说在从那个时代招魂。忽然，大约一周前，我的大儿子谢廖沙读起《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② 来，读得很兴奋。我发现他读这书还太早，就同他一起读了，后来妻子从楼下拿来了《别尔金小说集》③，想为谢廖沙找点东西读，但自然也发现太早。我有一回工作完毕拿起普希金的这一卷书，又象以前一样（可能是第七次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爱不释手，仿佛是第一次读到似的。还不止于此，他好象释开了我一切疑云。以往不仅读普希金作品，读任何作品我似乎都没有如此兴奋过。《射击》，《埃及之夜》，《上尉的女儿》！！！那里还有《客人准备去别墅》片断。我不由自主，不期而然，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不知以后如何，便构思出了人物和事件，并继续想了下去，后来自然做了改变，忽然成形了，那么美妙，那么突然，竟写出一部长篇小说④，今天完成了初稿。这部小说很生动，很热烈，很完整，我很满意，如果上帝赐予我健

① 《世界是一个整体　自然科学的几个特点》。

② 米·扎戈斯金的长篇小说。

③ 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集。

④ 指《安娜·卡列宁娜》，作者开始写于三月十八日，而三月二十五日竟已完成第一份初稿。

康，两周后就能完成，它与我整整一年为之努力的所有一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我把它写完，我将印成单行本，但我很希望请您读一遍。您能不能负起看校样的责任，这样便可以在彼得堡付印①。

还有一个请求：我已开始为出第二版《战争与和平》进行加工，删除多余的东西，有的需要完全删去，有的需要拿出来单独印行。② 如果您有时间浏览一下后三卷，请给我提出建议。如果您记得什么地方不好，请提醒我。我不敢动，因为在我看来有那么多不好的地方，似乎想在这个基本骨架上从新写。如果您想起什么地方应当改变，看到后三卷的议论后，能写信告诉我，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应当改一改，从第几页到第几页的议论应当抛弃，我将感激不尽。③ 由于有关心我正在写什么的人报告了公众，我近日收到涅克拉索夫和卡特科夫的信，请我为他们各自的杂志供稿，对此我必须加以回绝并因此惹恼人家，我为之甚为不快。

希望您收到这封信时已经康复，并能很快回复我。

您为彼佳④ 归还了我欠您过久的债款感谢我，而我却忘记做原想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做的事了。我那时想告诉您，虽然印行《识字课本》已是很久以前的事，而且《识字课本》遭到了失败(我对它的看法丝毫没有因此变坏)，我对您给予我帮助一事却感念不忘。如果不是您，它很可能至今仍如鲠在喉。信写得没有条理，请勿见怪，我今天上午写了许多，很高兴，写完了，现在是

① 作者写完信后就觉得提出这个要求为时过早，很可能因此没有发出这封信。

② 一八七三年版托尔斯泰文集中的《战争与和平》与六八至六九年间出版的文本相比变化较大。

③ 斯特拉霍夫多处改正了托尔斯泰的文字。

④ 即托尔斯泰夫人的弟弟彼得·别尔斯。

晚上，脑子里醉醺醺的。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帕·德·戈洛赫瓦斯托夫[①]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也许您会怪我这个人实在没有礼貌，到现在还没有对您寄来的使我感到如此愉快的两封信和一包书写回信。虽然我对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日子所巩固起来的良好的友谊关系深信不疑，但是当我发现我还没有给您回信，没有感谢您寄来书，而主要的是，没有感谢您来看我们时，心中不禁惶惶不安。事情的原委是，十天以前我曾经给您写过一封长信，但是信中写的一些东西，我考虑还是不寄为好。结果就没有寄出，而另一封信到此刻还没有写出。

我写信而没有寄出，完全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因为为时过早。您终于摆脱了莫斯科而（大概，现在已经）认真着手工作了，我衷心地为您高兴。您在写什么？请告诉我，这是我很感兴趣的。如您所知，我最喜欢中篇小说，散文体的中篇小说，其次是为沙季洛夫写的民间壮士歌，最不抱希望的是话剧。不过，这完全要依您自己的爱好而定。以您的真诚和对诗歌创作活动的纯

① 帕·德·戈洛赫瓦斯托夫（1838—1892），历史学家，俄罗斯民间壮士歌研究者。

真的爱，是会出好作品的。① 您早就反复读过普希金的散文吧？看在友谊分上，请您重读一遍《别尔金小说集》。这本书值得每个作家反复学习。近日来我读了，真无法向您表达这次阅读带给我的良好影响。

为什么这种学习很重要呢？诗歌涉及的天地如生命一般，是无边无垠的。但诗歌涉及的对象，天然有某种高低优劣之分，低级和高级相混合，或者错将低级当作高级，这是让人跌交的主要绊脚石。伟大的诗人，例如普希金，安排描写对象之和谐工整已臻完美。我知道，分析它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够感觉和掌握到。阅读有才干但不和谐的作家的作品（音乐，绘画也如此），会引起兴奋，似乎也能鼓励人去写作并且拓宽领域，但这是错误的。而阅读荷马、普希金的作品则会压缩领域；如果说也激励人去创作的话，会引你走上正确道路。

我妻子感谢您想着她，并向您致意。请代我向奥莉加·安德烈耶夫娜② 问候。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三年四月九……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非常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

① 戈洛赫瓦斯托夫只有一部剧作，是关于阿廖沙·波波维奇的民间壮士歌改编本。他的中篇小说和诗歌没有出版过。

② 即戈洛赫瓦斯托夫夫人，她也是一位作家。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我突然得到了您的两封信。从克里木来的第一封信非常好，深深地触动了我，从彼得堡写来的第二封信则调子低沉。当我想对您的两封信同时作答时，我竟落入了人所共知的站在两捆稻草之间的驴子的境地。我多么想回答您从克里木写来的信啊！您相信吗，无论我是对是错，对您的问题：什么是善—— 生命的本质，我感到回答起来非常容易，就象回答今天是几号一样。对我自己我可以回答得清楚明白，但对别人能否也如此呢？为了别人也明白，应该让他们对问题的意义与我持相同的见解。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和表达出生命的客观本质——此其一。生命的本质，即迫使我们生存下去的东西，是我们对不正确地称之为善的东西的需要。善只是恶的对立面，正如光明是黑暗的对立面一样。既然没有绝对的光明和黑暗，也就不存在绝对的美和恶。美和恶只是构成美的材料，美才是我们不讲原因，不讲利益，不讲需要去爱的东西。所以我请您用美的概念代替善这种相对的概念。所有以确定生命本质为其任务的宗教都是把美作为基础的。希腊人——人体美，基督教徒——灵魂美。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把右脸也伸过去，这既非聪明，亦非善，而是无理性且又美妙无比。美妙得就好象宙斯从奥林波斯山上射箭一样。一旦理性涉及只为美感而敞开的事物，一旦理性从应该如何祭宙斯，如何为其效劳和以其为典范，如何做礼拜和忏悔中得出逻辑的结论，便再也没有了美，在善与恶的混沌中也就没有了主宰。您说，不论我写得多么没有条理，您都理解我的意思。嘿，您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早了吧。可我非常想和您谈谈这个问题。我在写一部和彼得一世毫不相干的长篇小说。我已经写了一个多月，并且写出了初稿。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一部长篇小说，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部）令我非常激动，我

整个身心为它所吸引。尽管如此，今年春天哲学问题还是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在我给你的那封未寄出的信中，我谈到了这部小说，我谈到我怎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其起因得益于天才的普希金，我是偶然拿起他的著作并且以一种新的狂喜心情整个读了一遍。我还在修改《战争与和平》①。我正在删掉所有议论和法语的部分，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教。可否在我写完之后寄给您浏览一下？

您的

列·托尔斯泰

请不要告诉任何人说我在写小说。

也许五月底我们去萨马拉。

我家里人都很健康并向您问候。

二十日后我的地址改为萨马拉。请别忘了。在萨马拉草原上您的信对我更加珍贵并且会使我更加愉快。

[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刚刚收到您的回信，对您所做的工作和您要做的工作我都

---

① 托尔斯泰删去了某些包含历史哲学议论的章节，用俄语代替了法语的文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辞和意义上的修改，把历史哲学分出来写成一个单节，取名为《一八一二年战役论文》。

不知如何表达感激之情。您就按您的想法干好了，我正是指砍去一切看起来是多余的、矛盾的、不清楚的东西。我给予您全权并感谢您为此付出劳动。但是，我承认，我有些吝惜，我似乎觉得(也许是自欺)，我的小说中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这本书化掉了我非常多的劳动，所以我吝惜。但是，请您涂改吧，大胆涂改吧。我完全相信您。今天我曾对我妻子说，命运赐予我的幸福之一就是有了尼·尼·斯特拉霍夫。这并不是因为您帮助我，更愉快的是在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心里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不是只想了解他所喜欢的东西，而是努力了解写作的人想表达的一切。您把您在图书馆的座位描述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我都好象看见您坐在那里，并且幻想这个战士有朝一日会把我带到您那里去。我非常为您高兴，您坐在这个位子上，不必为报纸写文章。现在是美妙的秋日，我整天一个人骑马打猎，好几次都想起了您，有的时候想，知识是宇宙的一个侧枝上的果实，有的时候想起普希金以及您对他的理解[①]，每次想到您是一个记者我都感到遗憾。现在看到您的信，使我非常非常为您高兴。

您说我信中有不少矛盾[②]，我担心您认为我突然着手给《莫斯科新闻》写信也是一个矛盾。这是需要的。第一，关于《识字课本》，我是为了能对自己说，我为了推广它已尽了一切努力，然后就忘掉它，这我始终没能做到。我还想确信，这是一本最好的书，比用别的书来学习容易十倍，也好十倍，可是所有的俄国孩

---

① 到这个时期为止，斯特拉霍夫发表了几篇关于普希金的文章：《普希金 几句过时的话》、《我国文学的主要瑰宝》，并在写《关于普希金的札记》。斯特拉霍夫主要推崇普希金深阐人类灵魂，特别是俄罗斯灵魂的深刻的隐秘的含意。

② 斯特拉霍夫说："在您的信中我所发现的矛盾在于，一开始您说您全心全意致力于这部小说，而后又说它是轻松的产物。"

子还在继续用糟糕的课本学习，每当我情绪极为不佳的时候，这使我特别生气。关于饥荒问题的信，一方面，是由我的妻子引起的，她对人民表现出一种急迫的真诚的同情，使我很高兴；另一方面是由一位愚蠢的省长① 引起，他一接管该省之后便发觉，人民的饥饿是一个不雅观的现象，出了新省长的丑。他不仅不去抓救济金的事，反而狂热地要求在本年收齐全部欠缴税款。

我妻子感谢您惦记着并向您致意，我热烈地拥抱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三年九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在《战争与和平》这部书上所做的一切。遗憾的只是您没有删去或者没有压缩您完全正确地认为是冗长和不确切的部分——谈政权② 的那部分。我记得那一部分是冗长而不顺畅的。把第十二段去掉——我马上就写信③。我也感谢您的指

① 指萨马拉省省长弗·德·克里莫夫，他是根据内政部长的命令这样做的。在托尔斯泰的信和此信引起的公愤的影响下，克里莫夫不得不取消全部强制措施。

② 斯特拉霍夫建议在新版《战争与和平》的尾声第二部（当时标题为《若干历史问题》）作两处改动，一是删去把历史变革与哥白尼完成的天文学变革相比较的文字，一是对有关政权的议论作一些改动。

③ 指写信给印刷厂。不清楚这封信是否写了，但至少斯特拉霍夫指出的那些

教。关于钱的事，我现在就给索洛维约夫④写信叫他给您寄去。我一刻也不怀疑您做这事是不打算要钱的，您同样不要怀疑，我千百次地想过，我怎样才能报偿您花掉的时间。不巧，对于您来说，时间就是金钱⑤。您那篇关于有机体发育的文章⑥，我看最好还是出单行本。而塞在什么《自然》杂志中，就等于把它埋没了。要么先不要出版，等等看。

我的工作很有进展，但在入冬以前，十二月左右，未必出得来。正如一个写生画家需要光线以作最后的润色，我也需要一个内心的光线。而在秋天我总是感到这种光线不够。此外还有一大堆事分散我的精力，即交际，打猎，十月法院开庭，我当陪审员，还有画家克拉姆斯科伊受特列季亚科夫的委托来给我画像。特列季亚科夫早就派人来找我，可是我不愿意，而现在这个克拉姆斯科伊来了，并且也说服了我。特别是他那几句话："反正会有人画您的肖像，不过就会画得难看了。"当然，光这话也许还说不服我，是我的妻子说服了我，她要求别给她复制，而是另外画一张给她。现在他正在给我画呢，按我妻子和朋友们的看法，画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感到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是彼得堡最新潮流的尖子的典型。这可以从他那非凡的艺术气质上看出来。他现在正在给两幅肖像做收尾工作。他天天来，使我的工作受到干扰。我呢，在坐着让他画像的时候竭力说服他从信仰彼得

---

地方在一八七三年版的《战争与和平》中并没有改动，以后的各种版本也都照原样保留了下来。

④ 莫斯科一出版商。

⑤ 斯特拉霍夫写信说，他不得不向托尔斯泰索要为这部小说付出劳动的报酬，因为他经济上窘迫。

⑥ 指《有机体的发育 准确提出问题的尝试》一文。托尔斯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此文发表在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杂志《自然》一八七四年第一期上。

堡转变成信仰基督，似乎还有效果。今天他跟我讲了关于苏沃林娜被杀害的事①，这是何等值得注意的大事啊！

韦尔捷尔开枪自杀了。还有科马罗夫，还有那个学拉丁文吃力的中学生。一个壮烈，一个卑微。假如您能知悉这次谋杀的详情，请写信告诉我。

再见。

衷心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三年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伊·伊·门登

极尊敬的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

我替妻子给您写回信，因为我们最小的孩子生了重病，很危险，她什么别的事都不能想。

现在回答我很感兴趣的两点：办人民杂志②和把我的作品译成英文的问题。我之所以不大赞同人民杂志，是因为我太同情它，并且相信，打算办这份杂志的人距离人民的需要 à cent mille lieues③。我的要求与人民的要求是一样的，我相信这一

---

① 九月二十一日半夜一点，女作家安娜·伊万诺夫娜·苏沃林娜在一家旅馆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叫T·科马罗夫的人，他是苏沃林家的一个很熟的朋友，出于忌妒这样做，之后他也自杀了。

② 门登来信说，他们都认识的M.Г. 佩克尔想为人民办一份杂志：《俄国工人》，虽然杂志里面绝对不提工人二字。

③ 法语：万里之遥。

点，并引以自慰，我的要求是：杂志必须通俗易懂，而这一点正是他们做不到的。通俗易懂不仅仅是人民喜欢读的必要条件，而且据我的信念，还是一种约束力。这样一来杂志上可以免除愚蠢、不当、平庸的东西。如果我是杂志的主办人，我就对我的撰稿人说：你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可以宣传共产主义、鞭笞派信仰、基督教新教，随你们的便，但是必须写得让运送杂志的马车夫字字句句都能看懂。我相信，这样一来杂志上便会只有真诚、健康的好东西了。我不是开玩笑，也不想作奇谈发怪论，这是我的经验给我的坚定认识。用完全朴素明了的语言是写不出任何坏东西的。一切不道德的东西便会显得极不象样而立即被抛掉。一切宗派的，新教的也好，鞭笞派的也好，如果文字让人看不懂，便会显得虚伪。一向充斥人民杂志的种种伪说教和并不严肃、多半是虚伪的科普文章，如果不用华丽词藻，而用易懂的语言去写，就会显得非常愚蠢而贫乏，人们同样会抛开。如果一份人民杂志认真想成为人民杂志，那么它就应当努力办得通俗易懂。达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把所有的文章拿去让扫院工、马车夫、无知识的厨娘检验一下就行。如果没有一个字让读文章的人因看不懂而停下来，那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如果读完文章谁也说不出读的是什么，那么文章就毫无用处。

我由衷地同情人民杂志，并指望您会部分地同意我的意见，因此我才讲了这些。但是我也知道，999/1000的人会认为我的话要么简直是胡说八道，要么是想标新立异。然而我却相反，认为夫人们为人民办杂志，夫人们和那些不用俄语思想和说话又不想问一问人民懂不懂他们的话的人办杂志，会是一个古怪滑稽的玩笑。一方面，我说过，达到通俗易懂是很容易的，只要把手稿拿去向人民读一读或让他们自己读一读就行；另一方面，出

版一份通俗易懂的杂志又是很难的。难的原因是，您会发现材料很少。你会经常不断地发现，在编辑部范围内认为charmant①的文章，只要到厨房去一念，就会被认为毫无用处，要么是三十印张的文字中只有十行实在的东西。

我非常尊敬您，所以才敢于开诚相见。希望您不会因此责备我。

关于翻译权，我随信附上便函一纸，填写姓名处留下空白。

真诚忠于您和尊敬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七五年二月十日……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现在寄上第二版校样②，很多地方我不满意。关于这本小说，您刺痛了我作为作者的自尊心。因此，假如您有时间并且愿意的话，请您告诉我，您听到或者读到什么议论这些章节的有益的意见。小说存在许多薄弱之处。现在我给您列举一下：安娜回家和在家中③，大夫走后在谢尔巴茨基家里的谈话，到姐妹之间的和解。④彼得堡的沙龙⑤和其他。如果对这些地方有指责

① 法语：漂亮。

② 指应在《俄国导报》二月号发表的《安娜·卡列宁娜》各章校样。

③ 第一部第三十二、三十三章。

④ 第二部第一、二章。

⑤ 第二部第六章。

的意见，那就请您通知我。在寄给我的校样中有阿韦尔克耶夫的剧本①的结尾。读了这个结尾，我明白了为什么我那充满众多缺点的作品会受到欢迎。那里面写一个俄国公爵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在杀人引起的恐惧之中他立刻惊呼起来："哦，我这个不幸的人！编年史上会写上我是个杀人犯！"真是恶劣透顶！在读到这些卑鄙的话时，我明白了无韵诗有什么用处。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次回答我为什么他用诗体写米宁②，他说应该站在远处。当一个人对他所写的东西无动于衷时，他就写无韵诗，这样一来杜撰的痕迹就不那样明显了。

我对您提出一个重大的请求。我的内弟彼佳·别尔斯结婚了，完全沉浸在蜜月之中。他没时间管我的《识字课本》。是否能请您把这本书置于您的庇护之下。我的具体请求是：把留在别尔斯那里的那些《识字课本》和作品全集交给某个付款的书商去出售，并从别尔斯那里拿去纳杰因③的来往帐单然后和他清帐。

假如您不想干或者觉得为难，那就坦率地写信告诉我。求您费心，我很过意不去，但是假如您愿意干，我将万分感激。这封信可以作为给您的凭据，以便把彼·别尔斯的事接过来。我以前也曾写信给他，说我会解除他为我做的工作的。

您的

尼·托尔斯泰

[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即《乌里扬娜·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

② 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科济马·扎哈里伊奇·米宁—苏霍鲁克》。

③ 纳杰因是彼得堡一书店老板，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都由他代售。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刚才（我们从萨马拉归来的第二天）读了《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① 并为之向您表示感谢。您最近写来的一些信和这篇文章使我了解到您想说和可能说的关于您自己的一切情况。我得承认，我知道了许多许多的新东西。

从您的小说中，我主要是弄清了我一直猜想到的东西，也就是您对我的好感和我对您的好感是基于我们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寻常的亲缘关系。我想，截断脐带，对一方面的生活冷淡，只标志着有另一条脐带输送来更营养的液汁。我想，不论您还是我都不会愿意跟我们在二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所羡慕的那些人互换位置。

您说《希格罗夫县的哈姆莱特》② 和多余的人之所以产生，并不象安年科夫们③ 竭力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因为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喜欢看操练步法。这话太对了！还有，您说这不是俄国生活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俄国人在某一个时期的可悲弱点，而是欧洲人不能理解、可印地安人能理解的巨大的新的力量。我得向您承认，我经常感觉到您笔下的人物和哈姆莱特所感觉到

① 指斯特拉霍夫于一八六六年写的小说（未完成）片断。

②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

③ 指从社会环境中寻求文学现象的解释的批评界。斯特拉霍夫在自己的小说中针锋相对地证明，个性是从内部发展的，是以个人方式达到对生活的理解。

的东西，但从不对此抱怨，只是感到骄傲和喜悦，现在，离死亡越近，喜悦就越甚。

我们前天顺利到达。我已经两个月没动笔了，这个夏季我过得非常好。现在我又提起笔来写那个枯燥庸俗的《安娜·卡列宁娜》了，求上天赐予我力量让我尽可能快地脱手，这样可以腾出手来，我非常需要空闲时间，不是为了教学工作，而是为了其他的、使我更感兴趣的工作①。我仍然喜欢教育工作，但是我想强迫自己不去干它。

现在您在干什么呢？是否已从您兄弟逝世的悲伤中恢服过来？主要的是，您是否在工作？写什么？我和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结识给了我许多新的见识，这使我心中的哲学酵母重新发酵，使我确立了并澄清了我的余生和死亡最需要的哲理，这些哲理给了我很大的慰藉，如果我有时间又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努力将它们传达给别人。

年内是否有希望见到您？您若出行，会不会经过莫斯科？如果经过莫斯科，我想去找您，或者您来找我。邀请您从彼得堡直接来找我，我当然是不敢的。

您的

尼·托尔斯泰

[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阿法纳西·阿法纳西伊奇：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因为整个这段时间我自己身体不好，也为家里的人身体不好而担忧。现在我和他们都略见好转。我就盼望，只是盼望赶快投入工作。

写作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除了我们，谁也体会不到。为了写作，就需要在我们脚下有牢固的支架。而这并不取决于你我。没有这个支架，要进行写作只能浪费材料，胡乱堆起一些壁垒，以后难以继续下去。作品开了头，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你总不理解：为什么不写下去？赶快干呀！可就是写不下去，只好这样坐着等。现在支架似乎慢慢搭起来了，我正在挽起袖子准备工作。

这段时间我读了一些书，这些书谁也没读过，但是我读得入了迷，是关于高加索山民的一个资料汇编，梯弗里斯出版。其中有山民的传说和诗歌，还有不寻常的诗歌珍品。我本想给您寄去，我在读的时候就老是想起您来。没有寄出是因为我舍不得放手，时不时地翻阅。下面我给您抄上一段：

"我坟上的泥土会干，你将把我遗忘，我亲爱的母亲。

那墓地会长满青草，覆盖你的悲哀，我年迈的父亲。

我姐妹眼中的泪会干涸，悲哀就从心中消逝。

*

你，炽热的子弹，带来了死亡——但是难道不是你做过我忠实的奴隶？你，黑色的土地，将把我掩埋，但是难道不是我曾经骑马将你踏实？你，死亡，是冰冷的，但是我曾经是你的主人。

我的身体属于土地，

苍天将接受我的灵魂！……"

---

① 指构思宗教哲学著作。

——

怎么样！[……]

这些材料① 你喜欢吗？向玛丽娅·彼得罗夫娜和彼得·阿法纳西耶维奇转达我的问候。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的信和您的信正好错过。我刚刚回复了您那封充满哲理的信，立刻又接到您的令我愉快的复信。您问，您对我的小说这样理解行不行，我对您的意见有什么想法。当然行，我对您的理解感到无法形容的高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得象您这样理解不可。也许您和我一样，只是这类事情的爱好者。比如我们图拉的那些养鸽人，他们非常看重觔斗鸽，可这种觔斗鸽有什么真正的长处还是个问题。此外，您知道，我们这类人总是不断地、没有任何过渡地从沮丧和自卑跳到过分的自傲。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您给我的小说的评价是对的，但不全对。我是说，话倒全对，但您讲出来的话没有表达出我想讲的全部内容。例如，您谈到两种人。这点我一直是感觉到和认识到的，但我要讲

① 费特把托尔斯泰寄给他的材料改写为诗，并且发表在《俄国导报》一八七六年第一期上。

的并不是这个。当您说起它的时候，我知道这也是可以说的实话之一。假如我想用语言来说出我想用小说表达出来的东西，那我就应该从头开始写我已经写完的同一本小说。假如那些近视的批评家认为我只想描写我所喜欢的东西，奥布隆斯基怎么吃午饭，卡列宁娜的肩膀又如何美，他们就错了。在我的全部写作过程中，或者几乎是全部过程中，我要把互相联结的思想集中表达出来，表现我自己。但是如果把语言表达的每一种思想从它所处的整个联结体中单独抽出来，它就失去了意义，就会大大降低其含义。而这种联结体本身不是用思想构造起来的（我这样想），而是用另外的东西。要直接用语言来表达出这个联结体的基础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只能间接地——用语言来描写形象、行为和环境。

这一切您知道得比我清楚，但最近我对此很感兴趣。最明显的一个证明就是沃龙斯基的自杀，这一段是您所欣赏的。这个情节在我头脑中还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沃龙斯基与安娜的丈夫见面之后开始充当自己的角色的那一章我早就写好了，在我开始修改的时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沃龙斯基无疑非开枪自杀不可。现在再往下写，发现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格里戈里耶夫这种可爱的聪明人不那么感兴趣的道理。的确，如果完全没有批评，那么格里戈里耶夫和您这种能理解艺术的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出版的东西十分之九都是批评文章，那就需要这样一种人，他们应当说明在艺术作品中寻找思想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应当在构成艺术实质的没有尽头的情节联结迷宫中引导读者去探索作为情节联结基础的规律。

假如批评家们现在已经懂得并且能在他们的文艺短评中表

达出我想说的东西，那么我就要祝贺他们并且大胆地宣称qu'ils en savent plus long que moi①。

非常，非常感谢您。当我重读我最近那封灰心而谦恭的信时，我明白了，我实质上是在要求夸奖，于是您给我寄来了夸奖。您的夸奖，我知道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我担心它出于偏爱，也还是非常非常珍视。

关于我写结婚典礼②时出了错，我非常沮丧。何况，我对这一章特别喜爱。

我担心，在四月号将刊出的那部分涉及的专业知识方面是否也有错误。假如您或者别人发现，请写信告诉我。

您说得对，《战争与和平》正在我的眼皮底下成长壮大。当有人向我提起其中某些内容，例如不久以前伊斯托明（他将到您那里去）所作的那样，我就感到惊喜。但是，说也奇怪，这本书我只记得很少的地方，其他的都忘记了。

再见，再一千次地感谢您。我总希望写完它。但我未必能做到。夏天我总是感到身体不能胜任写作。

您的

列·托尔斯泰

四月二十六日。这封信已于几日前写好，本想不寄出，里面作者洋洋得意的虚荣心太突出。但是刚才我已写了七封信，应该给您写新的信了，就决心将此信寄出。

纸里包不住火，您对我是彻底了解的。

---

① 法语：他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比我多。

② 关于列文结婚的描写，斯特拉霍夫指出，“新娘应该在新郎到了以后才来……祝福婚成之后，他们应该吻圣像……”

列·托

［一八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彼·伊·柴可夫斯基

亲爱的彼得·伊利奇：

给您寄去一些歌曲。我又看了一遍，它们到了您手里真可以说是瑰宝。不过，看在上帝面上，请以莫扎特和海顿的风格加工利用它们，而不要用贝多芬、舒曼、柏辽兹那种寻求新奇的做作风格。我跟您还有多少话没有谈啊！甚至连我想说的话还一点也没谈。的确没有时间。我一直在倾听，欣赏。我最近一次在莫斯科逗留的时光将永远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①

我还从来没有因我的文学作品得到象这次美妙的晚会给我的如此宝贵的奖赏。鲁宾斯坦是多么可亲啊！请代我再次感谢他。他给我留下极好印象。坐在那儿吃馅饼的所有献身世间最高艺术的人全都给我留下如此纯洁而真挚的印象。在圆形大厅里为我做的那件事，我一回忆起来就万分激动。他们当中有谁需要我寄给他我的作品，就是说，谁还没有而且想看？

您的作品② 我还没有看，但我看后会把我的看法写信告诉您的，不管您需不需要，而且我会写得很大胆，因为我爱您的才华。再见，友好地握您的手。

---

① 俄国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应俄国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要求，为托尔斯泰举行了专场音乐晚会，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室内乐和声乐作品。

② 指《暴风雨》、《冬天的梦幻》和一些钢琴曲。

您的

列·托尔斯泰

鲁宾斯坦对我说的肖像[①]指的是哪一张?我很高兴寄给他，同时也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对音乐学院这似乎不大合适。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把我妻子的情况告诉我，感谢您照料[②]她。我很满意。博特金认为她没有什么危险，可我应当承认我在想象中已感受了极大的恐惧。她回来的时候那么愉快，活跃，还带来了那么好的消息。

《安娜·卡列宁娜》最后一段的成功，我承认，也令我高兴。[③]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说真的，我感到惊奇，如此平常而不足道的东西竟有人喜欢，尤其感到惊奇的是，在我确信这个小东西有人喜欢以后，我不再想到什么就不加考虑地去写，而是去做连我自己都几乎不理解的选择了。我这话是真诚的，因为是对您说，尤其因为寄出一月号清样[④]以后，在为二月号写的时候

---

① 鲁宾斯坦要一幅托尔斯泰的肖像挂在音乐学院礼堂中纪念他的造访。

② 斯特拉霍夫与著名医生博特金谈妥为托尔斯泰夫人进行咨询。托尔斯泰夫人在彼得堡期间，斯特拉霍夫曾给予她各种帮助。

③ 指《安娜·卡列宁娜》第五部的最后几章。斯特拉霍夫来信说，这几章引起了"普遍的欢呼"，特别是安娜和谢廖沙见面一场。

④ 《俄国导报》一月号刊登的是小说第六部前十二章。

卡完了①，现在还只在思想上酝酿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屠格涅夫的作品②我还没有读，但据我听到的意见判断，我真可惜这美好的清泉沾染了如此糟糕的东西。假如他只不过详细回忆自己的某一天并加以描写，那大家倒会赞赏的。

也许这话说来平庸，但在生活中，尤其在艺术中，只需要一个消极品质——不撒谎。

在生活中，谎言是污秽的，但它不会消灭生活，只能给生活抹上一层污物，下面毕竟还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总有某些东西为某些人所希望，某些东西令某些人痛苦或欢乐，但在艺术中，谎言能消灭事物之间的一切联系，全都散成粉末。

您在做什么？就是说，在写什么？您倒是寄给我您在《公民》报上发表的文章③啊。愿上帝赐予您闲暇与愿望。

我很久没有象今年这样对哲学问题无动于衷了，我希望这对我有好处，并以此自慰。很希望尽快结束手头的工作，着手新的④。

再见，我妻子向您致意。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写作小说下面几章(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九章)时，托尔斯泰因极度疲劳、身体不适而感到很困难。

② 指长篇小说《处女地》。斯特拉霍夫信中对这部小说发表了尖锐的否定意见。

③ 指《关于招魂术的三封信》。

④ 作者开始构思一部关于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著作。

# 致《新时报》编辑部

阁下：

《俄国导报》五月号第四百七十二页上有一个极不引人注目的脚注，是关于本期杂志没有刊登《安娜·卡列宁娜》最后几章的一个声明。这声明对《俄国导报》订户之认真负责、对小说作者之礼貌周到以及行文的高超技巧，令人叹为观止，因而我认为有必要引起公众注意。

“上一期在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之后注有‘待续’字样。但女主人公死后小说实际上已经结束。按作者计划，还应该有一个不长的尾声，大约两印张，从中读者可以知道，沃龙斯基在安娜死后感到恐慌与痛苦，志愿赴塞尔维亚，其他人则依然健在，列文仍在乡村并抱恨于斯拉夫委员会和志愿军。作者可能在小说出单行本时展开来写这几章。”①

对订户认真负责表现为，编辑部拒绝刊登小说结尾的同时还想着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为他们讲述了未刊登部分的内容并竭力让他们相信，小说实际上已经结束，后面没有什么重要内容。

对作者礼貌周到表现为，不仅没有让他说出有害的思想，而且还指示他小说应该在何处结束，不刊登他写的结尾，却大笔一挥引出了结尾的实质，向他和读者指出这个实质。

---

① 卡特科夫在对待俄国支持塞尔维亚起义人员的志愿军运动问题上与托尔斯泰发生分歧，因而拒绝刊登《安娜·卡列宁娜》的尾声，托尔斯泰将小说最后部分加上尾声单独出版。

读了对《安娜·卡列宁娜》结尾部分未刊登的巧妙叙述，不能不让人遗憾，《俄国导报》编辑部为什么连续三年化这么大篇幅在自己的杂志上刊载这部长篇小说。它本来可以用如此优美简练的笔墨，以不到十行的篇幅叙述出小说的全部内容。

但是这篇声明有一个缺点，它没有说，小说的最后部分已经排版并准备在五月号刊出，而没有刊出仅仅是因为作者不同意按编辑部愿望删去某些地方；编辑部方面则不同意不加删节地刊出，虽然作者建议编辑部作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保留意见声明。

《安娜·卡列宁娜》的最后几章正以单行本印刷。

谨此。

您忠实的仆人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七七年]六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谢·亚·拉钦斯基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

非常感谢您继续不断地给我写信，令人喜悦，又讲到您仍然醉心于您的学校的种种情况，使我十分激动。我总是为您高兴，而且有点羡慕，对您怀着一种温情。本想采纳您的建议①，暂时倒还没有开始写新的东西，但却有一件另一方面的工作②。不过

① 拉钦斯基曾建议托尔斯泰趁《安娜·卡列宁娜》一书写完之际，“为读者献上……第五册、第六册俄语读本”。

② 此时托尔斯泰已开始构思一部描写十二月党人的小说。

您的提议也起了作用，昨天我突然想出一个使我十分高兴的写作计划。如果能很好地付诸实施，您，特别是捷连季耶夫和阿努夫里耶夫①是会满意的。不过尚未动笔之时，还是先别说吧。

您对《安娜·卡列宁娜》一书的见解，我觉得并不正确②。相反，我对我书中的结构极为得意——浑然天成，不露痕迹。这一方面，我下的功夫最多。结构的联系不是建立在情节上，也不在人物的相互关系（结识）上，这是一种内在的联系。请相信，我并非不愿意接受批评，特别是您的批评，因为您的意见总是过于宽容；我是担心您在浏览全书之后未能看出书里内在的蕴含。谁要是说"que me veut cette sonate"③，我不会和他去争论。既然您想谈结构联系方面的缺点，那就恕我直言：您看联系找的不是地方，要么就是我们对联系有不同的理解。我所指的联系，正是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东西，这在书里是存在的，您再看一看就会找到。千万别以为我是个批评不得的人，我确实不是因此才写这些话，只是接到您的信后，想到了这些，很想告诉您。第一个冲动是 est le bon④ 的呀。

可能这会使您再写信来，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这总令我由衷地高兴。

您的忠实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两人是拉钦斯基的学生，也在拉钦斯基的信上签名，表示同样请求托尔斯泰再写一册俄语读本。

② 拉钦斯基在信中认为小说的结构存在根本的缺点，两个主题并行而毫无联系。

③ 法语："这支奏鸣曲与我何关"，意为不满某种单调枯燥的东西。

④ 法语：最好的。

接到您的信后，本想到您那里去。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冲动，但未能实现，而且短期内也实现不了，因为入冬以来我一直都在感冒患病。

## 致弗·瓦·斯塔索夫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给我写信，并寄来福季①的一封信和您的小品文②。您的文章虽然使我大致了解了画展情况，多少弥补了我未能亲自参观的缺憾，但又因没欣赏到米亚索耶多夫和萨维茨基③的画而倍觉遗憾。我对这些画的内容很有兴趣，不过对这两位画家，我只记得他们的作品，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冷淡，任何东西都不特别想说。我完全赞同您对列宾④的看法，但看来他尚未走上坦途，然而内心的热情却是超过众人的。

至于您在信中讲到我的地方，老实说，叫我感到不舒服⑤。让我安静点吧。我不愿人们讲起我，倒不是因为我不尚虚荣，而恰恰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这个弱点，所以想努力改正。

您答应给我的尼古拉短简的抄件⑥，我将视为珍宝，对此不

---

① 福季是诺夫戈罗德市一修道院院长，在宫廷近臣圈内有影响。

② 斯塔索夫曾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巡回展览会》寄给托尔斯泰。

③ 斯塔索夫极为赞赏康·阿·萨维茨基的一幅画《迎圣像》和格·格·米亚索耶多夫的画《干旱时的祈祷》。

④ 伊·叶·列宾(1844—1930)，俄国著名画家。

⑤ 俄国著名画家伊·尼·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创作的托尔斯泰画像，被送往国外而未能参加展出。斯塔索夫对此表示遗憾，同时说了许多赞扬托尔斯泰的话。

⑥ 指尼古拉一世关于十二月党人处决程序的短简。

胜感激，难以言表。

彼得堡之行，留给我的惋惜远胜过美好的印象，因为未能会晤克拉姆斯科伊和格里戈罗维奇，也因为有许许多多话没来得及同您谈；比如音乐，我老早就盼望向您请教了。

还有个请求，请来信告知屠格涅夫的地址。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八年四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伊奇：

我早就求您责骂我，您最近来信总算把我骂了几句，尽管还附带不少解释和夸赞之词。就这样我也很感激了。我能为自己辩解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不理解一些人在莫斯科的生活，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但大多数人，象农民、流浪汉，以及别的人，懂得自己的生活；我也懂得并且喜爱他们的生活。

我仍在继续做那件事①，看来不无效果。近日身体不适，翻看了《死屋》②。很多内容我已经忘却了，此次又通读一遍，深感在整个新文学中，包括普希金的作品在内，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

此书的观点（并非情调）非常之好——真诚、自然、符合基督

① 托尔斯泰已开始从事四福音书的汇编和翻译。

② 指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死屋手记》。

精神。这是一部有教益的好书。昨天一整天我都在享受读书之乐，这是很久以来没有的事了。如果您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告诉他，我爱他。

就此收笔，盼您的来信，主要的是，写得再辛辣一些，您本是这方面的能手。

我这里来了一位新的语文副博士①，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今天我杂乱无章地给他讲了讲您的新作②，看到他那惊讶和狂喜的神情，我特别高兴。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伊奇：

刚刚收到您的来信，立即作复。

毫无问题，请您尽管引用我的信③。

我是多么想倾诉出此时我心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感情。您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时，已传达出了我的一部分感情。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同他也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可他一死，我却

---

① 指伊·米·伊瓦金，他曾帮助托尔斯泰翻译希腊文的《福音书》。

② 斯特拉霍夫于一八七八年开始写作的《关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基本概念》一书。

③ 斯特拉霍夫在准备一篇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话稿，他请求托尔斯泰允许他在讲话中援引托尔斯泰论到《死屋手记》的一封信。

突然明白他是我最最亲近、宝贵、需要的人。我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都好虚荣，爱妒忌，起码我是这样一个文学家。可我从来没想去同他比个高下，的确从来没有过。他所做的一切（一切美好的、真正的作为），极有意义，做得越多，我越感痛快。他的艺术和才智引起我妒忌，而内心深处只感到高兴。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挚友，一直想着我们一定会见面，只不过暂时没有机会，但迟早总会有这一天。没想到在吃午餐时（我因迟到，正一个人进餐），突然读到了他逝世的噩耗。仿佛有一种支撑的力量离开了我。我一时感到茫然，随后便意识到他对我是多么宝贵，于是我哭了，现在仍在哭泣。

他逝世前这几天里，我读完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深受感动。

葬礼上我凭着直觉感到，不论报章对这一切如何评说，人们的感情是真挚深沉的。

您打算怎么答复我妻子的信①？此时此刻那本书②是用不着了。非常感谢您。真心拥抱您，爱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至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瓦西里·伊万内奇③每次都请我转达他对您的热爱和尊敬。

---

① 信中托尔斯泰夫人请斯特拉霍夫在托尔斯泰的诞辰日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② 托尔斯泰曾请求斯特拉霍夫给他从公共图书馆借一本书。

③ 即阿列克谢耶夫。

# 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

〈初　稿〉①

皇帝陛下：

我是个微不足道、软弱无能、不揣冒昧的人，现在竟上书俄国皇帝，劝喻皇帝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势下如何行动②。我明知这样做可怪，失礼，是胆大妄为，却还是要写。我自忖：信写出来以后，要么没有人需要它，没有人看它，要么有人看了认为有害，我为此获罪。可能发生的事不过如此。这没有什么值得悔恨的。如果不上书，以后得知无人向皇上奏闻你想说的话，而皇上到了情势已无可挽回的时候会想，会说：当时如果有人对我说说该多好啊！假如出现这种情况，你会终生遗憾没能上书陈情。有鉴于此，我才向陛下写出我心里的话。

我是在偏僻的乡野上书，听不到准确的消息。我知道的事，都来自报章和传闻，因此所奏之言可能是毫无根据的废话，那就请陛下原谅我的自以为是，并请相信我之上书绝非由于我自视甚高，而是由于我对一切人已深感负疚，如不做我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怕将负疚更多。

（我将不采用一般上奏皇帝的语调，不用恭维的语句和浮华的词藻；那只能遮蔽感情和思想。我要写得朴实些，犹如两个普

---

① 原信不详。

② 作者写此信时，正值参与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人出庭受审，预料法庭将处以死刑。

通人通信。我对您的为人和为君的一片真心的敬意，不用华丽词藻就可以看得出来）。

您的父亲，一位为人广行善举、向来与人为善的俄国帝王，一位善良的老人，被惨无人道地杀死；凶手不是他的私人仇敌，而是现行制度的敌人，杀害他的名义是为了某种全人类的崇高利益。您继承了他的地位，您也就面对着那些摧残先君生命并最后置他于死地的敌人。他们所以成为您的仇敌，是因为您占据了父位，而为了寻求那个虚幻的共同利益，他们当然也希图杀害您。

对这些人，您心中会有向杀父凶手复仇的念头，又会为自己应尽的义务感到恐惧。无法想象比这更可怕的处境了，其所以十分可怕，是因为面对十分强大的作恶的诱惑。这些人是国家之敌，民众之敌，可鄙的孺子，破坏千百万臣民安宁生活的不敬上帝的败类，杀父的凶手！对他们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只有从俄国土地上清除干净，只有象对待下流恶棍一般把他们碾死。我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的感情，甚至也不是由于杀人要偿命，而是我的义务要求我这样做，是整个俄国要求我这样做。

正是这样的一种诱惑，使您的处境十分可怕。不论我们是做什么的，是皇帝或者是牧人，我们都是受到基督的教训开导的人。

我这里不说您的帝王职责。在帝王职责之前，先有人的职责，人的职责应该是帝王职责的基础，并与之结合到一起。

上帝不会问您是否克尽帝王的责任，而是问您是否克尽做人的责任。您的处境是可怕的，但基督的教训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在人们遇到可怕的诱惑时，指导我们的行动。您的命运里遇到了一种最可怕的诱惑。不论这诱惑多么可怕，基

督的教训都能够打破它。您四周的诱惑之网，在执行上帝意旨的人们面前，会烟消云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第三十八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节[①]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②]。不要仇恨敌人，而要向他施善；不要对抗恶，不要停止宽恕。这话是对人说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任何帝王的理由，国家的理由，都不能破坏这些诫命。第五章第十九节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第七章第二十四节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③]很大。

我知道，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距离基督的教训所表达的那些上帝的真理有多远，距离我们心中的真理有多远；然而真理终归是真理，它活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感到欣喜，希望接近它。我知道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无用之人，在只及您遭遇的诱惑千分之一的诱惑面前，我不是投向真和善，却屈从了诱惑。可是与人为恶的我，竟然狂妄地斗胆要求您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要求您这位俄国帝王不顾周围的压力，身为孝子，却宽恕杀父的凶犯，以德报怨。但我又不能不抱此希望，我不能不看到您的任

---

① 应为第二十二节。

② 指饶恕人到七十个七次。

③ 原稿删节。

何一步宽恕行动都是走向善；任何惩罚行动都导向恶。我无法不看到这一点。正如我在没有诱惑的安静时刻，希望倾尽心力选择为爱为善之路一样，我现在替您企求，我不能不希望您会努力象您的天父一样完全，① 希望您做出世上最伟大的壮举，战胜诱惑，作为一国之君，为实践基督的教训给世界开创伟大的范例，也就是以德报怨。

请您以德报怨吧！不要对抗恶！宽恕一切人！

应该这样，只能这样，这是上帝的旨意。至于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那是另一回事。只应该抱有这一个愿望，只应该对此孜孜以求，只有这才是好事。要知道，凡违背这一条的念头，都是对人的诱惑，**一切违背这一条的念头**都是毫无根据的，站不住脚的，而且是龌龊的。

不仅如此，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而且不能不遵循这些表现上帝旨意的话。恪守这些诫命对您自己和您的臣民的生命来说，又是明智之举。无论在人间还是在天上，真和善永远是真和善。饶恕反对人间法律和天条的凶恶罪犯，在许多人看来至多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是发疯的行为；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包藏祸心。他们说："丑类不能宽恕，而是要消灭，要煽风点火去烧。"可一旦要求讲这种话的人证明自己的观点就会发现，正是他们发疯，是他们包藏祸心。

大约二十年前有一伙人聚集起来，大多是仇视现行制度和政府的青年人。这些人想象着另外一种秩序或者什么都不想象，却采用一切违反天意和人道的手段，以纵火、抢劫、暗杀来破坏现行社会制度。二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同这个团伙斗争。

---

① 此话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

这个团伙象醋[?]一样发酵，不断孳生新人，至今非但没有消灭，反倒在扩大。这伙人发展到从事极其凶残极其狂妄的犯罪活动，以破坏国家生活的进程。那些想要使用外部的表面的手段同这一毒瘤作斗争的人，用过两种办法。一种是直接铲除毒瘤、丑类，严加惩治；另一种是让疾病自行发展，加以调理。这属于自由派的措施，旨在迎合动乱势力，平息敌对力量的攻势。对那些从物质方面看问题的人来说，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么坚决制止，要么自由放任。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在什么场合聚会，只要谈论起现在应该怎么办，不论是客厅里的熟人，是委员，是代表，讲到如何制止犯罪，他们越不出这两种看法：要么铲除——严惩、绞死、流放、动用警察、以检查制度施压等等，要么实行自由主义的纵容——给予自由、从轻发落，甚至允许推举代表、实行宪政、召开议政会议。人们就这两种行动方法还能讲出许多新鲜的细节，每一营垒中许多人的见解又多有不同，相互争论不休。然而他们都超不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寻求以暴力制止恶行的手段，另一种则不是压迫，而是让发酵的东西散发出来。一些人用对症的强效药品医治疾病，另一些人则不是医治疾病，而是给肌体创造最有利最卫生的条件，希图使疾病自己痊愈。很可能这两种人还会讲出许多新的细节，但绝不会再有新见解，因为两种办法都已用过，哪一种都非但没有治愈病人，甚至毫无效果。病一直拖到今天，并且逐渐恶化。因此我认为，不能把遵从上帝的旨意去对待政治案件立刻斥为幻想和发疯。即使有些人把执行最神圣的上帝的律法看成是惩治人世间的恶的手段，也不应嗤之以鼻，因为人世间的全部智慧显然都无济于事。给病人服过强效的药剂，停服后又放手听其自然，这两种疗法都未奏效，病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于是又出现一种疗法，是医生们一无所知

的。这是一种奇特的疗法。为什么不试验一下呢？同其他疗法相比，这种疗法的第一个长处是从来没有试用过，而其他疗法都已用过，并且无效。

为了一国民众的利益已经试行过压迫、流放、绞杀；为了同样的民众利益还试行过赋予自由，结果却是一样。那么为什么不能为了上帝而试一试实行上帝的旨意，既不必想国家，也不必想民众的利益。为了上帝，为了执行上帝的诫命，就不会有恶。

新疗法的另一个长处，也是不容怀疑的长处，在于前两种疗法本身就不好。第一种是施行暴力、绞刑（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合理，人人都知道这是恶），第二种疗法是不很正当的放纵自由。政府一只手给了这种自由，另一只手又加以遏制。实行这两种办法，不管对国家看起来如何有利，而对实行者本人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新的办法不仅适用于人的灵魂，而且会给人的灵魂带来极大的喜悦和幸福。宽恕和以德报怨本身就是善。由于以上缘故，实行从前的两种办法是同基督徒的灵魂相悖的，定会令人追悔莫及；而宽恕则会给宽恕者以高度的喜悦。

基督教的宽恕较之镇压或巧妙地引导有害分子，还具有第三个长处，它与现时有关，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现在您的处境和俄国的处境犹如一个垂危的病人。走错一步，服上一剂不需要的或有害的药物，便会使这个病人死去。而采取同样意义的行动，如用残酷的绞刑报复或者召见代表，就会左右今后的一切。今天，在对凶犯进行审讯判刑的两周内将要采取步骤，在岔路口上的三条道路中选择一条。镇压犯罪和自由放任是两条行之无效的道路。还有一条新路，则是皇帝作为一个人去执行上帝的旨意的基督徒之路。

陛下！出于某种命中注定的可怕的误解，革命派心中对您

的父王产生了令人恐怖的仇恨，这种仇恨使他们进行恐怖的暗杀。这种仇恨有可能随同父王一起被埋葬。革命者可以（尽管并不公道）谴责他杀死了几十个自己人。然而您在整个俄国包括他们面前是清白的。您的手上没有血。您是自己的地位的无辜受害者。在自己和上帝面前您都清白无罪。但现在您站在岔路口上。过几天，如果那些宣称并且认为基督的教训只不过说说而已，国家生活就是要流血死人的人占了上风，那么您将永远失去珍贵的清白，不再与上帝同在，从此走上维护国家需要的黑暗之路，那时一切行动甚至破坏上帝为人规定的律法，都将变得合法合理了。

如果您不宽恕，如果您动用绞刑，如果您从数百人中杀死三四个人，那么恶将生恶，铲除三四人会生出三十四十人，您将永远失去一个比一百年还珍贵的时刻；此刻您有可能执行上帝的旨意却没有执行，您从可以选择善而非恶的岔路口上滑下来，从此永远陷入所谓的国家利益的恶行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①

宽恕吧！以德报怨吧！这样，在数百恶人中将会有几十人不是投向您，不是投向他们（这无关紧要），而是离开魔鬼投向上帝；同时，千百万人看到帝王在父王被杀的可怕时刻作出行善的榜样，心中将充满喜悦，倍受感动。

陛下，如果您能这样做，把这些人召来，赏给他们钱而后把他们送到美洲某个地方去，并发布上谕，开头写上：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②那么别人不知怎样，我这个不肖的臣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

民宁愿做您的犬马，您的奴隶。我会感动得流泪，正象现在，每当我听到您的名字都禁不住哭泣一样。唉，我怎么能说“别人不知怎样”啊！我知道，在整个俄国这句话都会引出滔滔巨流般的善和爱。基督的真理活在人们心底，也只有这种真理活着，我们正是基于这种真理才爱着人们。

这样一来，陛下，您就用事实而非言词宣扬了这种真理。这一切或许都是幻想，不可实行。也许事实的确如此，不过，(一)没有采取过的行动总比试过却无效果的行动有更多成功的希望；(二)前者对采取行动的人来说多半是好事；(三)您正处在岔路口，这是您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唯一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一切也许的确如此，但有人会说，这是办不到的。假如这样做，就是毁灭国家。

我们假设说，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上帝的真理只是精神世界的真理，不适用于世俗生活；假设医生说，我们不接受你们的疗法，因为它虽然没有试用过，本身也无害，现在病人又的确到了垂危的时候，可我们知道这疗法在这里不适用，有害无益。他们要说：基督的宽容和以德报怨对每个人来讲是好事，但不是对国家。拿这种教义来治理国家，会毁掉国家。

陛下！这是谎言，是弥天大谎，说什么实行上帝的旨意会毁掉人们。如果这是上帝为人们定下的律法，那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它都是上帝的律法，没有另一种上帝的旨意。说什么上帝的律法不适用，没有比说这话更大的亵渎行为了。除非它根本就不是上帝的律法。假设我们忘记了上帝的律法高于一切其它法律并且处处适用，假设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好吧，上帝的律法不适用，如果实行它会出现更坏的恶；如果宽恕罪犯，把所有的人都从监牢和流放地放出来，会出现更坏的恶，那么请问，为

什么会这样？这是谁说的？你们用什么来证明？你们只能用自己的胆怯来证明，其他的证据是没有的。不仅如此，你们无权否定任何人的疗法，因为人所共知，你们的办法是不灵的。

他们会说，把所有的人全放出来便会大打起来，因为少放小闹，多放大闹。他们讲起革命党，好象是在说强盗、聚集起来犯罪的匪帮，等到把他们全数抓光，他们也就销声匿迹了。事实并非如此，重要的不是数量，不在乎消灭或流放他们多少人；重要的是消灭他们的基础，建立一种新的基础。革命者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敌视现存秩序，认为它是不好的，想要为将来较好的秩序建立基础。用杀头消灭他们的方法是无法同他们斗争的。他们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同他们要在精神上斗争。他们的理想是普遍富裕、平等、自由。为了同他们斗争，要有一种能对抗他们的理想的理想，这理想应包括他们的理想并且高出于他们的理想。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现在正同他们作斗争，但同样没有效果。

只有一种理想可以同他们相抗衡。他们也是从这一理想出发的，却不理解它，而且亵渎它。这个理想包容了他们的理想，那就是爱人、宽恕人、以德报怨的理想。只有由皇上说出并实行基督的宽恕和爱，只有您将踏上的以基督精神治国的道路，才能消除正在腐蚀俄国的恶。

任何革命斗争，在实行基督的律法的皇帝面前，都将象蜡遇到火一般熔化消失。①

［一八八一年三月八日至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此信寄给了斯特拉霍夫，以便转呈沙皇。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昨天才收到您的第三篇和第四篇文章①，并已读过。这两篇文章我很喜欢，不过，请您原谅，我喜欢它们只是因为它们否定了您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在第一篇文章中您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良好的、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出现了一群歹徒，他们追踪善良的沙皇达二十年之久，终于杀死了他。这是些什么样的歹徒呢？您在第二篇文章中列举了这些歹徒的所有缺点。但照我看来，这样提出问题是不对的。从来没有歹徒，过去和现在有的只是两种因素的斗争，当我们从道德角度分析这种斗争时，我们只可以评论：哪一方偏离善和真更远；但切不可忘记存在着斗争。只有自己卷入斗争的人才会忘记存在斗争。而您只是在评论。我对您还有另一点指责，评论某一事物要有一个坚定而明确的基础。您提出的基础是"人民"。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这个词象"教堂"、"文化"、"进步"等词一样使我深感厌恶。人民、民粹、人民的世界观是什么？这不过是我的见解再加上我的一个假设——大多数俄国人同意我的这个意见。举例来说，阿克萨科夫天真地相信，人民的理想就是专制制度和东正教。他并未注意到，某种性质的专制制度确实是俄国人民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借以存在的一种完全外在的形式。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糟糕的形式，又是一种充分暴露了自己的腐朽无用的

---

① 指斯特拉霍夫的一组文章《谈虚无主义的几封信》。

形式，如何能成为理想呢？这倒要请教阿克萨科夫了。希腊——俄国——约瑟夫派[①] 教义的外在宗教形式，而且是已经变得腐朽无用的形式，又怎么能成为人民的理想呢？这也要请教阿克萨科夫。这种说法简直愚蠢得叫人不好意思反驳。我要说我了解斯特拉霍夫，也知道他的理想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每天上图书馆，头戴黑帽子，身穿灰大衣。因此，斯特拉霍夫的理想就是常去图书馆，穿灰大衣再加上斯特拉霍夫作风。偶然的两种外在形式——专制制度和东正教，再加上已经毫无价值的民粹主义，被当成了理想。斯特拉霍夫的理想就是上图书馆，穿灰大衣，具有斯特拉霍夫作风。“我知道人民的理想是什么”，说这句话很有勇气，但谁都可以自由地说。这话是可以说的，但要明确、肯定地讲出自己的理解、理想的内涵，而且所说的应确实是精神上的理想，而不是谢肉节的烙饼或者东正教，也不是毛皮帽或者专制制度。

您这篇文章的错误几乎也是这样。您以人民理想的名义声讨，头两篇文章却根本没有指出是什么理想，后两篇文章说了，但是别人不明白（我明白）。在后两篇文章中，您是站在基督精神的高度来谈问题，与人民毫无关系。这也是判断事物的一种角度。与人民不相干。如果这个所谓的人民同我认为是真理的观点一致，当然更好，如果不一致，那对人民来说就更糟。您一旦从这个角度看事物，就会得出与以前截然相反的结论。以前说是有歹徒，现在那些歹徒又成了唯一笃信理想（尽管是错误的）的人，他们牺牲肉体的生命，以求进入不朽的天国。

---

① 约瑟夫派是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中叶俄国的一个宗教、政治派别，以约瑟夫·沃洛茨基为思想领袖，在同禁欲派作斗争中，坚持宗教教义不容动摇，保护教会和修道院占有土地的权利。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伊奇！常言道，富人好行窃，老人好撒谎。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能不对我所敬爱的人（如您）直截了当地讲出真话。请好好想想我的话，如果不对，请您指出；如果我说的是真理，那么需要时也请您给我指出同样的真理。您保持沉默令我难堪。我珍惜，并将永远珍惜同您的友谊。

夏天您准备如何度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如既往，向您敞开爱的怀抱。如您准备外出，切望别漏掉我们这个目的地。您在这里住得越久，我们大家就越高兴。

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继续成长，并一天天接近死亡，而疑惑也在一天天少下去。我仍在工作，工作没有尽头。

热烈地拥抱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未发出〉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和您这样推心置腹的朋友突然陷入僵持不下的境地，我总是感到无比痛苦。您的来信正是给我带来这样的痛苦。

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您的那些信①，因为您的观点是不正

① 指《谈虚无主义的几封信》。

确的；您谈论恶，却没有看到令您震惊的最新的恶正是来自斗争。您会这样回答："我不想听到什么斗争、信念之类的话，如果它们导致恶的产生。"但您如果要讨论事情，就必须倾听。我看到，垦殖者用最残暴的手段杀死一百岁高龄的盐粮贩子，①在基辅绞死了出色的青年奥辛斯基②。如果我不愿听到任何斗争，我就无权谴责这些垦殖者和绞死奥辛斯基的人。只有在我愿意听到的前提下，我才能得知，这个盐粮贩子曾经杀死六十个人，而奥辛斯基是个革命者，写过传单。您对暗杀沙皇的行为特别感到震惊，您也特别憎恶那些您称之为虚无主义者的人。这两种感情都是很自然的，但为了评论事物，就应该超脱出这两种感情之上，而您却没有做到。正是因此，我对您的那些信不能赞许。您提到人民，您特别严厉地谴责暗杀沙皇的行动，指出它比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凶杀更值得重视的原因，如果我据此假定，您认为现存的俄国国家制度很好，那么我这样假定只是为了给您的错误寻找一种解释。您错在不愿听到任何斗争，同时却又谈论斗争产生的一个后果。您的观点我非常非常熟悉（现时很流行这种观点，我非常反对它）。虚无主义者是一些仅仅与人类有相似之处的可怕的人。您正在研究这些人。您的研究表明，即使他们为达到精神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也不是行善，而是受某种心理规律的驱使不自觉地行恶。

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并且认为它是有害的。一个人一向很好，如果他行恶了，就应该在诱使他行恶的因素中，而不能从骄傲、无知等坏习性中去找寻行恶的根源。因此，要找出促使革

① 指当时的一件刑事案。

② 瓦·安·奥辛斯基是民粹主义革命者，因参加民粹主义运动于一八七九年五月十四日被处死。

命者去暗杀的诱因绝非难事。人满为患的西伯利亚、监狱、战争、绞架、人民的赤贫、亵渎行为、为官的贪婪和残暴——这些都是真正的罪恶根源。

这就是我所想到的。很抱歉，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但请别忘记，不是我谈论正在制造的恶，而是您谈论，我只不过讲出了自己的意见，更确切地说，是解释我为什么不喜欢您的信。我唯一希望的是，永远不再议论这件事，也别再听到它。

您夏天不能来这里真可惜。这对我对您都是憾事。夏天在彼得堡长日枯坐想来是很可怕的。况且还在病中。也许您会安排好的，那样就太好了。请别生我的气，也别认为我没有认真读您的信。拥抱您。

您的

[一八八一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左右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的情况和心境都没什么新变化。睡得少，因此无法工作。现今好在食欲增进了，胃口不错。常是一个人独坐，读点东西或者摆牌阵。天气不好。在化雪，风很大，白天黑夜呼呼地响。读书的成绩斐然。我想把«Revue»① 中所有涉及哲学和宗教的文章收集起来，这将成为二十年间宗教和哲学思想发展的极好的

① 即«Revue des Deux Mondes»，法国期刊《两个世界的评论》，创办于一八二九年。以其文学评论方面的影响而著名，撰稿人包括巴尔扎克、雨果等著名作家。

文集。读累了，我就把一八三四年的«Revue Etrangère»[1]拿来，读其中的中篇小说，这也相当有趣味。你在图拉写的那封信，昨天没收到，大概是他们不会查询。不过倒收到了你在科兹洛夫卡写的信。我看后特别高兴。不要为我担心，特别是不要责难自己。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2]一旦宽恕了他人，自己就心安理得了。你在信中原谅了我，不再生任何人的气。而我早就不责怪你了。那只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变得那么糟糕，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也可能是由于身体不好，闹痔疮，不过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在莫斯科的一段生活给了我不少教益，使我认清了自己从事的事业，假使我还将做下去的话。这段生活也使我同你比以往更接近了。今天你打算给我写点什么？你在信中没有提到自己，身体怎样？求你写信时不要顾虑，把上帝赐给你的心里话全都倾吐出来吧。

我刚才在饭前沿着公路向大桥那边散步，一边在生托尔斯泰娅[3]的气。现在到图拉得乘马车，到科兹洛夫卡乘雪橇恐怕也难通行。低处有水，不过水和雪都不多，乘车可以通行无阻。

大的几个孩子怎么样？是否说粗野的话？你正是为此不痛快。说粗话好玩，不一定针对哪个人说。只有天使才不会惹人不痛快。米沙的身体如何？

我在想大孩子们的情况。他们的想法大概是这样：你我这样的父母并不十分理想，应当比现在好得多。等他们长大成人，

---

① 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法语杂志，常刊载法国最新作家（当时有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人）的作品。

② 此话来自主祷文，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

③ 指亚·安·托尔斯泰娅，是托尔斯泰的堂姑。她不肯放弃贵族的特权，却又扮演传教士的角色，使托尔斯泰十分反感。

将远远胜过我们。他们认为，烙饼加果酱已经是次得不能再次的食品了，其实他们不知道，吃烙饼加果酱和赢了二十万卢布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如果以为对一位好母亲应当比对坏母亲少来粗暴无礼的举动，那就根本不对了。不论对好母亲还是坏母亲，想要粗鲁态度的愿望是一样的。只不过对好母亲粗暴无礼更安全些，所以她也就更常受到粗暴无礼的对待。

二哥谢廖沙好吗？能长住吗？很想见到他。

再见，我心爱的。我们要多保重，很快会相见的，会象如今这样相亲相爱。我再一次下决心尽量少说，可是办不到。我承认我的神经有毛病，而且拖得很长了。

判了刑的人近况如何？① 这事一直萦怀不去。心中不安，最痛苦的感情在折磨我，怒火中烧。

[一八八二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晚九时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瓦·伊·阿列克谢耶夫

亲爱的朋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刚刚梦到了您，所以一收到您的来信马上想回信。我常常想念您，知道您一切都好感到欣慰。无论何时都不要以为自己境遇不佳。您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自然，幸福全在个人。按外部条件来说，有的生活条件最困难，处于种种的诱惑之中；也有一般的生活和轻松的生活，而您的生活条件几乎是最轻松了。

① 托尔斯泰很关心十名革命者的命运，他们被判死刑。其中九人后来改为在边塞服苦役。

上帝就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条件。所以我常常妒忌您，尽管是出于爱心的妒忌，也终归是妒忌。我很同情您的兄弟①。我根据您的描述，完完全全理解他，可以说特别理解，因为象他这种类型的人我很熟悉。我的已经谢世的哥哥当中就有一位象他，还有在美国下落不明的费特的弟弟也和他一模一样。才智不高，爱动感情，还生就一颗圣洁之心。这些因素扭成解不开的死结，致使一生都被毁掉。对此真是束手无策，正如对别人的事无可奈何一样。能做到的只有一点，就是对这种人不做亏心事。图奇科夫②在库尔斯克省，我已求人把他的地址找来，到时候或者我自己给他写信，或者把地址寄给您。

我家里有人生过一点小病，现在一切都好，差不多还是老样子。谢廖沙很用功，一心想进大学。在塔尼娅身上善良、认真、聪明都有一些，她变得越来越好，不是越来越坏。伊柳沙懒洋洋的，正在长身体，心灵还处在发育过程中，不开窍。我觉得廖利亚和玛莎要好一些。他们没有象哥哥姐姐那样禀承我的粗暴，而且成长的条件也比较好，所以比哥哥姐姐更会关心人，更加善良。两个小的男孩都相当乖，也健康。

我现在十分平静，但常为周围的人那么洋洋得意、自信而疯狂感到悲哀。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让我这样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疯狂，而他们却完全不能明了自己的疯狂和自己的错误。于是我们便相互对立，互不理解，大惊小怪地互相谴责。只不过他们一方难以数计，我却是孤身一人。他们似乎很愉快，而我却觉得悲哀。

---

① 阿列克谢耶夫的兄弟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分赠了自己的全部财产，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令阿列克谢耶夫十分不解。

② 一地主，他的庄园与托尔斯泰在萨马拉的庄园毗邻。

这段时间我专心学习犹太语，差不多已经学到手了，能读，也能理解。教我的是此地一位犹太教牧师米诺尔，一个极好极聪明的人。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很多东西。主要的是我很忙。我的身体在变弱，常常想死去；但我知道这不是好的愿望——这是第二次考验。看来我还没有通过。

请代我吻您的妻子丽莎、丽莎·马利科娃和科利亚。我非常爱他们。也替我吻比比科夫。我收到了他的信和帐单，很快将见到他，令人高兴。

再见，我亲爱的。愿上帝赐给您我在美好的时光常有的那种感受，您知道那是什么，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了。

您的朋友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五日？]

[莫斯科]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刚刚收到你从科兹洛夫卡寄来的两封信和电报，是两封极好的信。我从信中看出，你正处在我所喜欢的那种美好心境中，我离开时你就是这样，后来除了短暂的例外，你一直是这样。这封信只给你一个人读。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怀念你，有许多美好的、非常纯洁的思念。你处处都值得我珍爱。

我一直在回忆屠格涅夫，无以复加地爱着他，为他惋惜，并且不断在读他的作品。我仿佛是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一定去致词，或者写好由别人去念。①

你就这样对尤里耶夫② 说吧，不过最好在十五日。

我已要求印刷厂和拉夫罗夫把校样③ 寄到雅先基来。我想，他们往雅先基又寄了一份。无论如何，请你给我寄来。我在这里感到很好、非常好。虽然没有写出什么，但构思了许多好东西，正等着有一天能开始工作。前些时健康状况不太好，胃部不适。今天稍微工作了一会儿，没有灵感，于是带着季特和狗出去打猎，捉住一只漂亮的狐狸和一只灰兔。

你身体不适，还要忙忙碌碌，费心操持，而我却在此悠闲自在，真是不好意思。能聊以自慰的是，我的事业要求如此。莫斯科那种兴奋而紧张的生活虽然也不错，但这里就完全不同了；越来越明显，我在这里感到由衷的欣喜。我在这里的生活，是再好不过了。当然，你和孩子们不在这里，使我十分寂寞，但安静和独处对我就如同浴疗一样。

是否在此再住一周，这要根据你的来信再决定。只是你不要以为我特别想留在此地。和你们在一起很好，留在这里也很好，没什么轻重之分。不论你愿意怎样，我都会满意。尽管胃疼，可我精神很好，爱你们大家，你是第一个。我正在读屠格涅夫的《够了》。你也不妨读一读，写得极好。吻你和孩子们。向Seuron夫人致意。科斯坚卡④ 的事我很同情你。不要和他闲谈。

[一八八三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五晚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组织屠格涅夫纪念大会，请托尔斯泰到会致词。

② 即作家谢·安·尤里耶夫，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席。

③ 指《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的校样。该文拟在《俄国思想》杂志上发表。

④ 指托尔斯泰夫人的舅舅。

# 致亚·尼·佩平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有机会和您直接交往，我感到很高兴。我早就知道您，尊敬您。很乐意向您提供屠格涅夫的信。只怕有不少已经找不到了。我是个很马虎的人。谢肉节前我准备到乡下去，找到什么就寄给您什么。我没有任何要瞒人的秘密。所以，您尽可随意使用这些信。

现在寄上从我妹妹那里拿到的一封信。想必会对您有用。我的妹妹玛丽亚·尼克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她现住莫斯科大都会饭店）曾和屠格涅夫交好。屠格涅夫看到我写给她的信，对我发生好感。他和我妹妹相识是在和我之前，常与她通信。您去问问她看，想来除了这一封，她还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信件①。

我对您的工作非常赞许，也很感兴趣。目前我没有写任何关于屠格涅夫的东西，因为想写的太多，而且都出于同一个原因。我一直喜欢他，但只是在他死后才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相信您对屠格涅夫的价值的看法和我相同，为此对您所从事的工作我感到高兴。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对他的看法。他的主要特点就是真诚。在我看来，任何文字著述（也包括文学创作）都包含有三个因素：（一）是谁，是什么人在讲话？（二）他讲得

---

① 屠格涅夫的《书信集第一集》未收入致玛·尼·托尔斯泰娅的信。这部份信件直到一九三二年才首次收入《环节集》中，又于一九四〇年收入《屠格涅夫全集》。

怎么样，是好还是坏？（三）他讲的是不是他心里想的，又是否完全是他想到和感受到的。我认为，上述三个因素的不同组合，决定着人类思维产品的面貌。屠格涅夫是一个极好的人（不很深刻，非常柔弱，但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他能很好地说出他想到和感受到的东西。三个因素难得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一个人要求再多就过分了。正是因此，屠格涅夫对我们的文学产生了最为良好而有益的影响。他生活，他探索，并且在自己作品中写出了他寻求到的一切。他不把才华（描写的技巧）用来掩饰自己的心灵，如同过去和现在有些人所做的那样，而是用它来袒露整个心灵。他无所畏惧。我以为，他的生活和创作有三个阶段：（一）信仰美（女性的爱情——艺术）。这表现在他的许许多多作品之中。（二）怀疑美，怀疑一切。《够了》一书就精彩而感人地表现了这一点。（三）信仰善——爱和自我牺牲。这一信仰没有用文字表述出来，他似乎有意如此，害怕把这一点讲明白（他曾说过，他作品中最有力和最感人的都是下意识的东西）。但这一信仰是他的生活和写作的动力，表现在他塑造的所有自我牺牲的典型人物身上，以《堂吉诃德》① 表现得最为鲜明精彩。在这里，形式荒诞奇特，使他不致于因为充当善的宣扬者的角色而发窘。关于屠格涅夫，我还有许多话想讲。遗憾的是，我因受阻而没有能够发言讲讲他。

今天是看完书稿清样② 后的第一天。昨天已把最后一部分送交印刷厂。检查机关如何处理，我难以想象。通过不行，不通过

---

① 指屠格涅夫所作《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一文。

② 指《我的信仰是什么？》一书的清样。结果被托尔斯泰言中。根据出版事业主管部门的命令，该书被禁止出版，已经印好的全部扣发。

我看他们也不好办。握手。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四年一月十日

[莫斯科]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写这封信的时间比较早，才晚上七时，因为我搬到上房住了。比比科夫来了，他要我跟他在一处睡，我答应了。我担心有煤气。今天早上我认真地读完了《麦克白》①，这是缺乏艺术性的戏剧，由一位读过许多好书的聪明而博闻强记的演员写成，可说是经过加工改进了的丘尔金大盗②。然后我带着火枪去滑了一会雪，走到格鲁曼特，从那里沿林中小路到图拉，穿过禁伐林到了一家小酒店，再顺着公路回家。一个喝醉酒的农夫让我搭他的车，吻我和布尔卡，说我是他父亲。世上最善良、完美、可爱的人莫过于喝醉酒的农夫了。路上的思绪十分愉快。你想象不出我完成著作③后体会到的那种愉快和自由。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架写作机器了。我也一直挂念着几个大的孩子。今天收到了你的一封短信。我于明早返回亚斯纳亚。

列·托·

[一八八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指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

② 一八八二至一八八五年《莫斯科小报》上连载了小说《丘尔金大盗》，小说主人公确有其人，生活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下半期，专事杀人抢掠。

③ 指《我的信仰是什么?》。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度过了美好的一天。现在是晚上六时。昨天我坐上雪橇，在松软的半尺厚的深雪(夜里下了雪)上滑行，一种寂静而柔和的感觉包围着我，头顶上是迷人的冬天的星空，陪伴我的是可爱的米沙①，我体验到一种近乎狂喜的感情，尤其因为我刚刚在火车车厢里遇到一个抽烟的戴手镯的女地主、一个大谈该惩治谁的肥胖医生、一个穿着破烂缎子大衣木然躺在长凳上的喝醉了的农妇、一位提箱里带一瓶酒的先生、一个戴夹鼻镜的大学生，还有看见我穿的是短羊皮袄就推我后背的列车员。经过了所有这些以后，我面对的是俄里翁②、禁伐林上空的西里乌斯③、厚厚的无声的雪、驯良的马、善良的米沙、纯净的空气、仁慈的上帝。帐房里生火了，但我觉得(想象中)有煤气。起先我想把火炉再生一次，后来又改了主意。和菲利普在一起喝茶，聊了一会(他一切都很好，也很努力)。后来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来了，一点多钟，米沙躺在炉炕上，他象平时那样，脱掉靴子，把皮袄塞在头下枕着，马上就睡着了。我怕中煤气，一直坐到两点多钟。很认真地读佛经。然后便半睡半醒地躺着，好在没有煤气。四点多钟的时候天还黑着，我吹了声口哨想让米沙停止打呼噜。他咂巴着嘴瞅了一眼窗户，以为天亮了，马上从炉炕上爬下来，蹬上靴子，穿上皮袄，收拾好马车到图拉采购去了。当他两点钟回来

① 马车夫，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一农民，当时管理托尔斯泰的庄园事务。

② 俄里翁是希腊神话中一猎人，后被众神化为猎户星座。

③ 西里乌斯是天狼星。

时，显得愉快、健康、精神抖擞。看到他这样我很高兴，也获益匪浅。我一直睡到十点。玛丽亚·阿法纳西耶夫娜来了。虽说我需要的东西是很少的，但实际上也是一大堆。他们到屋里去拿来各种各样东西，后来我想起还缺鸡蛋。我自己到村里去弄鸡蛋。我边走边想：我们总是说需要的东西不多，其实并不少。要是以为这些都自然而然，理所应当，那就太有愧了。我去给自己买鸡蛋，心里十分惭愧。先去福卡诺夫家，后来又去弗拉斯家。弗拉斯的母亲仍旧卧床不起。我对她说："过节了，祝你愉快。"她说："没法愉快。来了好人，我高兴，要不就更糟了。"弗拉斯把鸡蛋拿给我，我塞满了衣袋，没有留给弗拉斯的母亲，而是拿回去自己吃。早饭后坐下来写作①，稍有进展。但是来了一个做过司务员的士兵，想要受雇当管家。我冷淡地拒绝了他，他却对我说，他是我过去第一所学校的学生——博古恰罗沃村的肖姆卡②。他曾是最优秀的男学生之一。现在看来也是个好人。从这张士兵的脸上，我认出了那个面带纯真的微笑、一脸雀斑的聪明的小胖孩子，和他聊了很长时间。后来砍了点木柴取暖，接着去找比比科夫。雪下得很大，小路还没有踩实。在村子里马特维·叶戈罗夫喊住我（当时天已经黑下来），走过来聊了几句，讲我的马被盗的事。他说偷我的马真是罪过——全是一派谄媚的话。我问他，他家门前有两匹马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侄女从捷利亚京基来，马停下不走了，我可以用自己的马把她送回去。"我说："把我也带上吧！"说完就往前走了。到了坡上，一个农妇、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从后面追上了我，他们身后有一匹停步不动的马。我坐到他们的雪橇里。农妇讲起了自己的苦

① 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② 后来肖姆卡，即谢苗·格列博夫，为托尔斯泰管理他在萨马拉的田产。

命——没有粮食，有三个女孩，一个还在吃奶（“我不在家她还不哭死了，我自己也差点冻死了。”）；到巴罗洛姆卡想找母亲要点钱买粮食，谁料当看林人的父亲因为有人偷了木柴被罚扣了三卢布。她就这样空手而回，马又不肯走，差点儿冻僵，前后共跌倒三次。农妇哭泣着，女孩和男孩们（是我们村的孩子，坐雪橇玩）却在嬉闹喧哗，不时折下树枝来赶马。马甚至跟在雪橇后面也不肯走。道路极其难行，在科恰卡峭壁底下，马完全不走了。我很高兴帮了他们的忙，尤其是帮了这匹马。这是一匹瘦马，走不了一百步就停下来，不管孩子们怎么打它，它就是不动。于是我就去对付马，它终于对我友好起来，没费多大劲就到了捷利亚京基。我走进一间茅舍，想看看他们生活得怎样。屋里很干净，比那农妇哭诉的情况要好些。孩子们在玩牌。一个很小的小女孩在唱歌，妈妈一进家门她立刻就跑去找吃奶的帕拉什卡。帕拉什卡放在邻居家。邻居自己来了，她叫马尔法，是马特维·叶戈罗夫的女人。她自己也有个婴儿，却一整天都在给帕拉什卡喂奶。她们去抱帕拉什卡的时候，我便和孩子们动身回家了，免得那农夫再送他们。一个女孩是寡妇阿夫多季娅的女儿，另一个是佐林的女儿；两个男孩一个是佐林的，另一个是尼古拉·叶尔米洛夫的。暮色四合，下起雪来，我的小同伴们害怕了，但又竭力装作勇敢的样子，尤其是阿夫多季娅的女儿格鲁什卡。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但她那唱歌似的声音，谦和而又活泼的话语，活脱象她母亲。当她抽打马时，我对她说：“你自己也会老的。”她说，“不，我永远不会老。我永远是一个孩子。”我问，“也不会死？”她说，“这我不知道，但是永远不会老。”等我们到了坡下，孩子们谈起狼和暴风雪来，一面紧盯着每一个路标。我说：“要是雪把咱们埋了，咱们就把雪橇翻过来，坐在底下讲故事。”他们

问，“那不很冷吗？”我说，“那我们就拍手。”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穿越小溪时尽管不太顺利，但总算过去了。格鲁什卡在雪橇前头坐下来，她说：“咱们来讲故事吧，我先讲一个，”于是开始用她迷人的声音讲起来。她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大伙儿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下子全都变得特别和善，其余的男孩女孩都争着把一件男长衣推让给别人拿去挡风。她在故事结尾时忘了讲：人们把女凶手绑在一匹农夫们不敢走近的很久不骑的公马身上。“对，对，有这么一匹公马。”我打断她的话问：“不是咱们牵的这匹吧？”——我的天！登时爆发了一阵大笑。她讲完故事我们已经从村子前面的坡上下来。我说我怕来不及讲完了。一个男孩恳求说：哪怕讲一点儿也行。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一个中国童话。佐林的女儿提议让马停下来，然而格鲁什卡以一个稳重的马主人的姿态否决了这个提议。当我讲到一半时，马似乎转弯了，原来是格鲁什卡拉着笼头让它转弯，一面说：“差点忘了，都是听故事听的。”我走开后还听到她在窗下喊着：“爷爷，出来牵马。”真好！这一切真叫我感动。吻你和孩子们。明天大概会有你们的消息——身体和心境如何，是否全家都好？

列·托·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今天（星期五）早上收到你最近的一封信。这封信好一些，可能我也好一些，所以它减轻了我对你的思念之苦。我一整天

都在家里——写东西，读书，静坐思考。傍晚到村里去，责备尼古拉·叶尔米林拒还债务，还去看了科斯秋什卡和惯偷加娜。她真是个不幸的人，因不堪人们歧视侮辱，变得凶狠暴虐，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活。

我还看到许许多多的贫困和苦难的情景。这些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只是在乡村更容易看到罢了。这里一切都清清楚楚。既能看到原因，也能看到结果。我喜欢看清自己在其他人中间的地位，不是喜欢，而是感到愉快。

因为你在信中写到了迦尔洵①，没见到他我并不遗憾。在莫斯科时我不得不见很多人，所以现在是越少越好。我总觉得，他们完全不需要我。

我正在读Elliot写的«Felix Holt»②。是一部绝妙的作品。以前我曾经读过，但那时我太笨，而且全都忘记了。如果还没有译文，它倒真是一本值得译过来的好书。可以给塔尼娅去译。现在我尚未读完，我担心结尾扫兴。这书是谢廖沙哥哥给我的。请转告他，他对此书的评价完全正确，确实如此。我在这乡间夸赞他推荐的书已是第二次了③。

在我面前桌上放着一份记录，是关于一个寡妇的事，她今天来过这里。她没有房屋，没有土地。丈夫生前在格鲁曼特的兵营当兵。她三十二岁就带着八个孩子守寡，最大的才十一岁。我记录时好半天才弄明白，原来八个孩子中有一对双生女孩。兵营的中尉给她安排了一个栖身之地过冬。

---

① 弗·米·迦尔洵(1855—1888)，俄国作家。

② 英国女作家艾略特(1819—1880)的小说《菲利克斯·霍尔特》。

③ 托尔斯泰的二哥于一八八四年曾建议他读法国作家德罗兹（1832—1895）的小说《悲哀与微笑》，托尔斯泰读后很喜欢。

明天我要去图拉，尽我所能帮助她。

我现在把这封信带到科兹洛夫卡去，要怀着不安的心情拆看你的来信。你的身体如何？从信上看来似乎很不好。米沙怎样？全家怎样？

我昨天对我们之间短暂的不睦感到惋惜。结果是我们不清楚对方的愿望。我曾经对你说过，如果你要我回来，那就写信告诉我，我会立即动身，绝不是勉强，并且会为我能使你如愿感到由衷的欣喜。可是你却什么也没说，或者说得模棱两可。

再见，我心爱的，吻你和孩子们。

列·

[一八八五年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乌鲁索夫[①]比在莫斯科时好多了。他需要好好保养，他也正在这样做，我看照此下去，他会活得很长。

此刻在科兹洛夫卡收到了我所盼望的你的来信，我这就可以放心而幸福地回家了。你要我回来，我星期一就到。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给你写信，预知我的信不会按着先后次序到达你处。现在是三月十五日星期五的夜晚，我刚刚来到马利佐夫家。他显然在期待我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甚至到塞瓦斯托波尔去迎接我

① 列·德·乌鲁索夫，图拉省副省长，托尔斯泰的亲密朋友。

们，但错过了。他是一个生气勃勃、爱说爱笑的老头，既不讨厌也不蠢，不过权力毁坏了他。

昨天在拜达尔车站给你发信后，我便徒步上山，到了著名的拜达尔门，乌鲁索夫是乘车去的。一名向导陪我前往，是一个住在鞑靼村庄中的俄国男孩，母亲守寡。他平时随便找点活儿维持生活，那副无人照料的样子委实令人吃惊。他从未去过教堂，对"天父"等等毫无概念。他今年十七岁。

我们经过的平原地区风景迷人，但很荒凉，鸟语花香，丽日当空。公爵在我之前到达拜达尔门。这里的一切都令人叹为观止，建筑拜达尔门正是为此。不巧的是起了雾，所以什么也没看见。只觉得寒冷、潮湿、昏暗，山下是平躺着的和耸立着的岩石、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乌鲁索夫被雾气弄得喘息起来，语无伦次地表示他的担心，和车夫讲价钱。天黑时我们顺利到达。我下榻在一家相当不错的旅店里。当夜有月亮，半座山上都是黑森森的柏树，到处可以听见喷泉的淙淙水声，下面是蓝色的大海，"不停地絮语"。只有一点美中不足：隔壁住着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半，其中有一个服了奎宁，拼命哭着喊苦，后来却一下子进入了幸福的梦乡。房檐下有两只猫叫春，这儿的猫多得简直成灾。五点钟醒后喝咖啡，然后动身到四里外的阿卢普卡去。石头公路很好，旁边有橄榄树、葡萄园、扁桃树，还能看见湛蓝湛蓝的海。在阿卢普卡给你发了电报，在一家土耳其人的农舍里喝了点茶便回家了。和乌鲁索夫一起在他喜爱的岩石中间穿行一会儿，又在岸边走了走。天气很热，好不容易才遏制住想洗个海水澡的欲望。散步前大家在一起进早餐，有一位教师、两位医生，还有一位富商和他的迷人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后来虽想睡觉，却被猫叫声搅扰不能成眠。恰好乌鲁索

夫来了，我们便一起去找马利佐夫，在一起进午餐，喝茶，然后躺下休息。我累坏了，也晒黑了，头脑中思绪纷乱，完全脱离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过从未停止对"英国贵族"的思考。①明天要试着把它写下来。仍旧没有你的信，真可怕。

此地除气候温暖、风光秀丽之外，还有一样好处，那就是富足，没有穷人。工资很高。想要活得好的人正应该在这里，或在南方的其他地方开始他的生涯。我和乌鲁索夫两人久久地坐在岸边一块岩石下。四周幽静、舒坦、肃穆，全都是浑然天成，我不由得回忆起莫斯科，回忆起你的种种忧烦和日常琐事，回忆起莫斯科人的活动和娱乐。人们竟能如此扼杀自己的生命，真难以置信。明天再谈。拥抱你，吻孩子们。

[一八八五年三月十五日]

[锡美伊兹]

# 致伊·叶·列宾

前天我参观了画展②，真想立即就给您写信，不过没来得及。想要写的正是内心所感：列宾是好样的，真是好样的。您的作品③中包含着一种令人奋发猛进的、强有力而又切中目标的

① 指《英国贵族乔治和勃兰登堡选侯夫人弗里德里卡·路易莎奇遇记》，是一部通俗小说。据托尔斯泰夫人称："当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立意改造民间文学，并且把他的民间故事写作计划简称为自己的英国贵族"。托尔斯泰当时在构思短篇小说《伊利亚斯》，于次日（3月16日）写成。

② 托尔斯泰于三月三十日参观了俄国画家作品流动展出协会第十三届画展。

③ 指第十三届画展上展出的列宾的画《伊凡雷帝和他儿子伊凡于一五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东西。如果和您面谈，我也许会讲很多，但不想在信中高谈阔论。我们的画坛上有人画过疾病缠身、寄人篱下的半疯的老太婆①，还有人画老卡拉马佐夫②。而您画笔下的约翰，正是这两个形象的结合。这是个最令人憎恶的极其可怜的刽子手。实际上也应该是这样。还有儿子的死亡之美也表现得很逼真。一切都妙极了。画家想要表达的重要思想，全都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十分巧妙，不露雕镂的痕迹。好吧，就此搁笔，愿上帝帮助您继续发掘，不断深入。

[一八八五年四月一日]

[莫斯科]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亲爱的朋友：

您的两封信③和包裹均已收到。您的事情大有进展，我很感欣慰。不过不要因鬼服了您就欢喜，而要寻求将您的名字记录在天上④。我不厌其烦地对自己重复这句话。

列宾带给我深深的喜悦。我沉浸在他的画境中，为之感动。⑤多少人还将为之感动呀！我想尽量准确地向您表述我的

① 即前面数次提到的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姓奥霍特尼茨卡娅。

②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③ 切尔特科夫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写信给托尔斯泰，详述了媒介出版社的工作情况。该出版社是经托尔斯泰倡议于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创建的，旨在出版人民喜闻乐见，并符合托尔斯泰宗教观的作品。

④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

⑤ 媒介出版社对法国画家布格罗（1825—1905）的画《鞭笞基督》进行彩色石

感受。现寄上我的一篇小说[6]的初稿。涂改得很乱，请原谅。明天送去排字。靴匠[7]也同时送去。只是还缺纵火者的插图[8]。可否在莫斯科找人画？今天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画几个英雄人物，加上文字说明。我这儿有两个英雄人物，其一是一位医生[9]，因吸出白喉病人的病毒而死去。其二是图拉的一位教师[10]，把孩子们从着火的校舍中救出来，自己却被烧死。我准备搜集有关的素材，如果上帝许可，由我写出文字说明，并请人绘图画像。想想这些画上的人物吧！感谢上帝，他们多得无数。应该加以搜集，广为宣扬，以便给我们树立榜样。上帝赐予我这个想法使我欣喜若狂。我想会十分有益。我给格里博夫斯基[11]写了信，尚未寄出。我不习惯给不熟识的人直接写信。但他激起我无比的尊敬和爱慕，我怕因为不相识而语言难以达意。您如见到列宾，请告诉他，我一向是喜爱他的，而这张基督的面孔把我和他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我只要一想到这张面孔和这只手，便不由得热泪盈眶。卡尔梅科娃来过并读了她修改、补充过的

---

印再版时，俄国检查机关以此基督形象的生活气息过浓为理由，禁止出版。切尔特科夫便请列宾重新画基督的形象，题名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难图》，附有托尔斯泰和迦尔洵的文字说明，但未具名。

⑥ 指短篇小说《纵火容易灭火难》。

⑦ 指短篇小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

⑧ 指《纵火容易灭火难》的插图。后由画家康·阿·萨维茨基（1844—1905）绘制。

⑨ 指医生伊·伊·杜布罗沃，为了拯救白喉病患者，他用管子从患者喉中吸出白喉膜，从而被感染，数日后死亡。

⑩ 此人不详。

⑪ 维·米·格里博夫斯基在一封致托尔斯泰的信中杜撰了自己的身世，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兴趣。后来托尔斯泰与他相识。格里博夫斯基在托尔斯泰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他的忠实追随者，同时却又抱有坚定的反动信仰。

书[1]。这是一本最好的书，也就是说含义最深刻的书。再见，亲爱的朋友，请常给我来信。我感觉很好。吉洪行传[2]写得欠佳，没有内容。

M. Arnold作品中有一半可以说是我的思想。[3]我很高兴读他的作品。如有可能，请给他一本«Ma religion»。[4]

列·托·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

［莫斯科］

# 致塔·安·库兹明斯卡娅[5]

塔尼娅：

我先收到你的全部手稿[6]，第二天又收到你的信。

收到后我立即把手稿读了一遍，深为赞许。一遇到有空闲的夜晚，我还要以严格品评的态度再读一遍，并作出修改。我想修改之处不会太多，因为故事很有趣，写得又朴实无华。只可惜你没有写出警方如何逼她——警察局长要求把狼埋掉，把狗打

① 指《希腊先师苏格拉底》一书的手稿，托尔斯泰修改过，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② 指扎顿斯克修道院居士《吉洪行传》，作者是媒介出版社的M·帕夫洛夫斯卡娅。该书加工修改后于一八八六年出版。

③ 托尔斯泰读了英国诗人和评论家阿诺尔德写的《Literature and Dogma》一书，该书否定了传统的基督教会关于上帝的概念，即认为上帝是表面的，外在的。

④ 切尔特科夫应托尔斯泰的请求，把托尔斯泰所著《我的信仰是什么？》一书的英译本（列·德·乌鲁索夫译）寄给了阿诺尔德。

⑤ 塔·安·库兹明斯卡娅是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⑥ 指短篇小说《疯狼》的手稿。小说写一只疯狼闯进村中带来的灾难。

死。她似乎是这样说的。我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很好，好象……还是先谈你的事情吧。阿克西尼娅的故事①就放在我桌上，我还一点没动，但很想把这件事做完。有一点令我不快，你竟追求这样可憎的目的②，它把我对故事的兴趣破坏无遗，还损害了你的形象。但我会尽力为你效劳。我想先把狼的故事改完。现在谈谈我吧，因为这也与此有关。我正在集中精力写我的文章③，今天一整天都要化在这上面。但白天一定抽空把你的稿子改完，然后寄给你。如你所知，塔尼娅④没有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否则对于我会是可怕的。照我们的老样子生活，我会失去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而叫她照我的方式生活，在我也是难以想象的。你不在时，弗赖⑤来过，你知道他，他是个很有意思的好人，倒不单单因为他是素食主义者。可惜你没见到他，否则你会获益良多。他给我留下了最好的印象。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恐怕有很多还来不及发掘。从他身上可以感觉到一个新鲜、有力、年轻、广阔的美国生活的世界（照你看来，他在生活中没有安克馅饼，所以是不幸的⑥）。美国生活不仅不承认安克馅饼，而且把它视为鼻子上戴的环子、头上插的羽毛，以及蛮人的舞蹈一类的东西。十七年来，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俄国和美国的公社中度过的，那里谁都没有私有财产，大家不是用"头脑"，而是用双手工作，那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很幸福。你也许越发要指责

① 指《农妇的命运》。

② 库兹明斯卡娅从事文学创作主要是为了物质利益。

③ 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④ 指托尔斯泰的长女。

⑤ 弗赖是一个外国侨民，社会活动家。

⑥ 安克大夫是托尔斯泰的岳父的朋友。每逢托尔斯泰家中有大喜事，都吃一种以安克大夫命名的馅饼，因此安克馅饼在托尔斯泰眼中成了贵族特权阶层的生活的象征。

他的缺点，这有趣也有益，但从你信中总是提到“钱、钱”看来，我怕你不能离开那条由安克馅饼的法版指引的道路。如果你象摩西一样被激怒，摔碎法版①，那么你会设法向自己的主——安克馅饼要新的法版。我在信中也故意激怒你，有几分是出于老习惯，有几分却也是当真。

我写这些还有一个原因：一人独坐时，整个身心都充溢着一种给我以安慰的精神。我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人们怎能向那些自己用破烂制造的偶像献出自己最珍贵的一切，即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今天、明天和后天。

萨沙② 对贝克尔案件③ 的看法怎样？他非常激动吗？案件审理得这样荒谬连我也感到震惊。我想，根据你在一封信中提到的木工活儿和汗味看来，情形并非如此。这汗味是使头脑变得清醒的好气味。祝愿他取得进展，相信他会把木工活干到相当水平，我认为，这比肩上的绶带更重要，因为木工艺术是真正的特长，绶带则相反。

同样热烈地吻你的儿女们。

列·托·

［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请叫玛莎④ 代我吻吻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⑤，并

---

① 事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

② 指亚·米·库兹明斯基，即塔·安·库兹明斯卡娅的丈夫，当时任彼得堡州法院审判长。

③ 指犹太女孩萨拉·贝克尔被杀一案。

④ 库兹明斯基的女儿。

⑤ 即斯特拉霍夫。

告诉他，我想知道关于《傻子伊万》他向你们谈了些什么意见①。我时常想念他，也很想知道他对我的有机论和进化论方面的著述②有何见解，我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是现行科学中的迷信教义。他定会明白这些可怕的词句究竟何所指。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昨天收到塔尼娅和伊柳沙的信，今天又收到你的信和电报。你后来想必又收到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两封信。看来你很焦躁，这使我很不安，为你难过。真想帮帮你，不过你自己也知道我做不到，这话也绝非托辞。所有使你焦虑不安的事情，或至少是其中大部分，比如孩子的教育、他们的成绩、钱财以至帐目的事，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的。求你不要感到失望，也不要老想责备我。你是知道的，这并不是由于我滑头、懒惰，想摆脱繁重的劳务，而是另有原因，而且我看是不坏的原因。正是因此，在这方面尽管我想试试有所改进，内心深处却不愿意改。如果象你有时说的那样，你认为我在走极端，那么，只要你深入看看我的动机，定会发现，在我的出发点中是不可能有极端想法的。因为，假如认为一个人走在正路上还应该在某个地方

---

① 斯特拉霍夫读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傻子伊万的故事》的手稿后，于十月二十六日在信中向托尔斯泰提出如下看法："这个童话使人失望……如果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篇文章，是缺乏诗意的诗，是没有风景的画，是不包含童话内容的童话，那我只能认为它是一种人工的、不自然的、故意拼凑成的、戴着生活假面具的东西……您是这么卓越的一位艺术家，您无权写这种东西。"

② 指论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第二十八至三十六章，斯特拉霍夫极为赞赏。

停下来，倒不如根本不起步的好。距离目标越近，停下来的可能性越小，越要加快速度奔跑。无论是对个人的生活还是对家庭生活，我都抱着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出于一时的任性。我对生活持有的这种看法，是历尽忧患才得来的。我不仅不掩饰为什么我对生活恰恰持有这种看法，而且还要尽我所能在写作中表述出来。我写这些只是为了使你不致对我怀有恶感，我怕你心里藏着恶感。如果是我错了，那么，请原谅我。如果我没有错，那就不要因为我留在此地不来莫斯科而对我有丝毫不满。我在莫斯科的家里可以说几乎于事无补，那里的生活方式使我无所作为，我讨厌那里的生活，原因仍然在于我对生活所抱的态度，这态度我是改变不了的，我在那里也不能提高工作效率。我们似乎并未说定我该怎么办，为什么留在此地，留多久。我希望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谈不通的事。我留下来是因为在此地我感觉好些。在莫斯科我是个多余的人。至于留多久，你知道我是没有什么计划的。只要活得好，能工作，我就要活着。有一点我是明确的，为了保持心灵的平静，也就是心灵的幸福，我必须和你相爱。因此这个条件是高于一切的。如果我看到你因为我不在身边而不快乐，或者我因为和一家人分开而感到痛苦，工作也进行不下去，那我一定来。到那时再看怎么办，无论如何要相爱，要和谐。

请将《两个老头》送去排印①，只是要删掉最后一句里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圣徒那里”。肖像②我一定准备好。我完全健康，精神也好。哪里也不去，谁也不见，只是拚命工作，用手

① 指把童话《两个老头》收入《近年作品》(列·尼·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二卷)。

② 即托尔斯泰的肖像，供出版《近年作品》用。

也"用脑袋"干①。象平时一样，天不亮就起床，晚上早早躺下睡觉。再见，吻你和孩子们。来信时告诉我所有孩子的情况，包括小的几个。

[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亲爱的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

能有机会哪怕是过于郑重地向您表示我真诚的敬爱，我很感高兴，不过立即又听到您身体不适的消息。于是我开始不安地注意报纸上的报道，后来从报上和熟人那里得知您恢复了健康。这太好了！只是不要相信医生，也不要让医疗损害了您的健康。

我想对您谈一件事，也许您知道媒介出版社和切尔特科夫吧？这封信将由切尔特科夫转交您，他还要告诉您此事的详细情况，您或许会感兴趣。我想说的事是这样的：自从您和我从事写作以来，读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读者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前是杂志的读者最多，也最可贵——约二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真诚、严肃的读者。如今知识界读者的质量大大下降，他们多半把读书视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且又产生了新读者群，人数多达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切尔特科夫将要带给您看的那几种由媒介出版的书，半年内就售出几十万册，需要量还在不断增加。至于我自己，当我校改给我们这种人写的东西时，我很从

① 托尔斯泰在此处引用了他所著的《傻子伊万的故事》中的话。

容，很随便。可是当我给一年后的几百万读者写作时，想到他们要以苛求的态度去读，我就感到胆怯而缺乏自信了。不过这不是正题。我回想您以前和近期的许多作品，感到假如您设想一下这些虚构的读者，愿意为他们写作，那一定会写出一部或多部极好的作品来，从中找到乐趣。只有文学巨匠在真正的内行面前表现自己的高超技巧时，才能体会到这种乐趣。我认为，只有您才能做到。我这样说，想来您虽不会把我当成狡猾的人，也一定会以为我是在恭维您。您具备了需要的一切：精炼而有力的真正的语言，独特的个性，还有能引起愉快笑声的并非幽默的东西。就作品内容而言，您怀着爱心，因而也就了解人民生活的真正利益所在。我们出的书并不形成一个流派，倒是排除了某些流派。但这用不着我说。我们的提法是：我们出版一切不违反基督的教训的东西；而您虽未如此申明，却一向是以这种精神指导自己的写作，因此我珍视您，也珍视您的作品。您自己今后仍将这样做。您能为成千上万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宝贵的食粮，这是除您之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列·托·

［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三日？］

［莫斯科］

# 致费·费·季先科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

收到了您的信和短篇小说①，我想能够采用，并且寄上稿

① 指《罪人》。

酬。如果稿酬尚未寄到，那只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办完，请您耐心等待。如果不用您的稿子，我早就通知您了。不过问题不在于五十或五千万卢布。金钱问题不仅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有害的。愿上帝保佑您不致把写作当成获取金钱的手段。问题在于不应用文字犯罪，而要用它为人们谋利益。人们要为自己说的话辩白，也要因自己说的话而受到审判。当审判日到来时，要对自己随意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读过您的小说以后，我断定您善于体会他人的感受，并能用语言流畅清晰地表达，因而只要您坚持爱人和真理的原则，您的写作就能够有益于人们。我参加了媒介出版社的工作，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业，它的一些出版物或许您听说过，如未听说过，我可以寄上一些。读过您的小说后，我立即用为媒介撰稿和选书的标准对之加以估量。读完开头几页，我就发现您的小说的优点，是能生动形象地描绘事件，而您从我们的毫无价值的老爷文学那里承受来的缺点则是：(一)故事不连贯，写完卢卡生病，接着写安娜①之夫的弟兄们，这就把故事打断了；(二)不必要的形容和修饰，语言过于工整，反而冲淡了印象。往下，随着故事的展开，我发现您对生活是熟悉的，描写真实而富有感情，但仍存在以上缺点，即过多的修饰、滥用外来词语。此外，还不十分自然。略举几例：(一)如果一个女人能够生了孩子就返回工作，应该讲得再详尽些；(二)安娜听错了，警察询问她的罪行时说的话。这本身是真实的，也很好，只是描写不够自然，有些夸张，因之也就大为逊色。审判场面也写得过分夸张。不过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任何一部作品都会有缺点。总的看来，小说写得不错。主要的是，这部小说不是为大多

① 安娜是小说《罪人》的主人公，她是一个农妇，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私生子。

数人，象安娜这样在世上受苦的普通人写的，却是给知识阶层的读者，给警察和法官们看的。这些人能够从这部小说中获得好处，而那些普通人，即安娜和她周围的人，从小说中只能够看出罪恶并非罪恶，或者感到绝望。正是在这一方面，您受到否定生活的老爷文学和拜伦派文学的影响，破坏了这部作品。如果您写作时不忘安娜和她那被杀婴儿的父亲，那么您讲这个故事会采用另一种方法。写成的将是一部非常精采的小说。我的总的结论是：假使您相信真理（唯一的真理就是基督的教训），那么您能写得很好；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想到广大的劳动的男女们，而不是知识阶层的特殊读者。我寄上的那些书，要是您以前没有读过，那就读读吧，请特别注意它们的倾向和特性，并且试着写这样的书。我认为您是有能力的。倾向很清楚，就是用艺术形象来表现基督的教训，以及他的五诫；特性则是使妇孺老迈都能读懂，都感兴趣，都受感动，并且觉得自己变得更善良了。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六年二月十一日？］

［莫斯科］

请努力这样写吧。如果您需要钱的话，为此您会得到钱的。不过，看在基督分上，请不要把自己的物质生活建立在文学创作上。这是堕落。

# 致帕·亚·杰尼先科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人民戏剧这一吸引着您的事业也使我甚感兴趣。如果我能对之有所促进，我将很高兴；因此，我不仅愿意由您将我的小说改编成剧本①，也愿意自己尝试写剧本。坦率地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办杂志，我以为它于事无补，因此不敢苟同。如果您需要发表您对人民戏剧的看法，尽可随时写书写文章，向杂志投稿。出版杂志是一件费时多而收效少的事，而且会使人不知不觉地卷入许多麻烦中。主要的是，办杂志会使您不能全力以赴地从事对于您的使命是重大的事业，即把供人玩赏、消磨时间、引人堕落的戏剧，改造成为在人间传播光明的武器。希望您全心全意从事这一事业，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不瞻前顾后，也就是要改编、翻译、收集（我很快将写好一部）那些有着深刻而永恒的内容，又让所有的观众看得懂的剧本，还要在剧院、演艺场等等凡是能够上演的地方上演这些剧本。您如果真如此去做，我将不遗余力地为这一事业服务，不但写剧本，还要联络一些人给以经济上的支持（如果需要的话）。这是大有意义的、劝人从善的属神的事业，必定会进展顺利，成效卓著。既然如此，哪里还谈得上办杂志呢？它将占用您和其他人的许多时间和精力，即便有几百人全部投入，也嫌不够。我已请我的朋友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特科夫去见您，和您商谈此事。不过，还是请写信告诉我，您准备怎样着手进行人民戏剧事业，演出民间戏剧。

至于要我参加办杂志的事，我不仅不能答应您，而且简直应该说毫无满足您的愿望的可能。我的人生道路已将走完，要做的事还很多。我认为不宜随便出版东西，况且我与不少编辑

---

① 杰尼先科把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靠什么活着》改编成剧本《民间戏》，刊登在他主办的杂志《俄国演员日记》（1886年第2、3、4期）上。

部已有约在先。

衷心祝愿您在人民戏剧事业上获得成就。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六年二月十九日?]

[莫斯科]

## 致季·米·邦达列夫[①]

您的长篇手稿和补充部分[②]我都读过了。写得都很好，也完全真实。我将尽量保存手稿，并视可能情况广为散发抄件或印刷件。我的意见是，可以删去其中的几篇文章，以使整个手稿的力量不致削弱。删去的文章可放在末尾的附注中。您看如何？至于部长[③]是否收到了您的手稿，我无从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用，很可能他读都不读就将它束之高阁，就算读了，也只会一笑置之。我常常给朋友们读您的手稿，很少有人赞许，大多数人都站起来走掉。每当我不欢迎的人来我这里时，我就马上开始读手稿，他们便立即散去。但也有些人乐于读它。我完全赞同其内容，自己也只写这方面的文章，只不过我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我问自己：人们是以何种方式对自己和别人隐瞒最初的律

---

① 季·米·邦达列夫是顿河军区一农民，因"脱离政府"罪被流放至米努辛斯克，写过一些文章。

② 手稿题为《农夫的胜利，或热爱劳动与不劳而食》，补充部分题为《对我（邦达列夫）以前写的关于热爱劳动与不劳而食的手稿的补充，其最初来源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一语出自《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九节。）

③ 指俄国内务部长。

法的呢？

人们又如何能够不遵守原始律法呢？我的回答是：一些人掌握了对另一些人的生杀予夺之权（选扫罗为王）①，并把一部分人武装起来，使他们服从自己。正是这些人，这些官吏和士兵，首先背弃了最初的律法。他们先是掠夺粮食，随后掠夺金钱，而不用付出劳动。后来他们把掠夺来的粮食和金钱分给自己亲近的人。于是出现了游手好闲者。因此我认为，一切罪恶的起因只有两个：一是最初的律法（你必汗流满面才得餬口）被隐瞒起来了；一是另外一条律法也被隐瞒起来了，那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②这条律法关系到一切人，不论是谁，不论他有何种头衔，都无权违背它。有朝一日暴力不复存在了，谁也逃不掉为求食而劳动这一律法的约束，因为谁不愿劳动，谁就只有乞讨或者饿死。第一条律法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餬口。为了不违背这条律法，还必须遵守另一条律法，即不要与恶人作对。

我暂且搁笔，愿上帝使您一切顺利。我把您当成我的事业中一位得力的助手，希望您也把我当成助手。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莫斯科］

---

① 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今天我在早晨给你写信，免得晚上仓促。昨天送走了客人，只剩下我一个人，真高兴。整天都在下雨。我在林子里漫步了一会，没找到羊肚菌，但采了些堇菜。家里来了许多农夫。贫穷向来存在，不过这些年越发严重了，今年已到了使富人们不由得惊慌不安的程度。我知道我周围熟悉的人——孩子们（比如捷利亚京基的奇利金家的孩子们）、塔尼娅的奶妈马特廖娜都饿着肚子，他们要吃面包，却得不到，在这种时候，就是吃稀饭和茶就面包圈我也难以下咽。这样的人多得很。何况缺少燕麦种子使他们为将来担忧，因为事情很明白，地里如不下种，土地又交给别人的话，他们就没有任何指望了，只有靠变卖仅有的一点东西和借债度日了。对此可以闭上眼睛不看，就象对堕入深渊的人闭眼不看一样，但情况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以前只是某些人偶然抱怨贫穷，现在是众口一声在呻吟。无论在路上，在教堂里，在各家，人们谈的只有一件事：贫困。你问：该怎么办？如何帮助他们？当然可以把种子和粮食拿去帮助那些需要它们的人，然而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再说这种帮法本身就否定了自己。给了一个人、三个人，为什么不给二十个人、一千人、一百万人呢？当你把一切都给出去以后，显然就无法再给了。那又怎么办呢？用什么帮助他们呢？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善良的生活。一切恶皆非起因于富人剥夺了穷人。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富有的、中等的、贫穷的人都象野兽一样活着，人人为自己，人人攻击他人。苦难和穷困即由此而来。拯救的唯一良策

是在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中贯注一些新东西，即尊敬一切人，爱一切人，关心他人，尽可能克制自己以及个人的利己的快乐。我不是在对你劝导或说教，而仅仅是把我所想的——和你交心时所想的写下来。

你、我、一切人都知道，人类之恶定将被人类消灭，人类的使命和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此。人们将要为此工作，也正在为此工作，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为此工作呢？

本想就这个问题同你谈下去，可不知怎地总觉得你读到我这些话时会说出些尖刻的话，不由得就此停笔。今天是好天气，很热。我想在夜间生火烤房子，明天一出太阳就打开房门。现在高处就流动着温暖的空气，不太觉得潮湿。我想起来，你在我临行前曾经说过房门钥匙的事。你究竟给我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寄来，如果已交给我，来信说一下。没有的话，我准备定制一把新钥匙。房子已刷洗干净，晾一晾，四天后即可迁入。你们都好吗？小家伙们还咳嗽吗？科列奇卡① 来了吗？再见，亲爱的。昨夜梦见你欺侮我。梦是相反的。但愿如此。吻你和孩子们。伊利亚和廖瓦能陪你很好。应该这样，常同人们在一起好。玛莎还哭吗？塔尼娅还去租五卢布一小时的马骑吗？五卢布的面包够那些啃面包皮的孩子们吃一个月了。只怕住在莫斯科的人不会理解这些。我等着，等着你们大家尽快到这里来。谢谢你找人捎来苹果和橙子（其实是多余的）。总之你太为我操心了。我完全健康。什么也不缺。你把什么都安排好了。[……]

[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画家尼·尼·格（1831—1894）的儿子。

# 致亚·安·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

我收到了您转达玛·雅·普辛娜[①]问候的信。此外，我还得知，您不幸听人朗读了我的拙著[②]。说真的，这不是谦词。因为我确实认为那部作品完全不值得您所处的社交界目前对它的各种议论。我希望这一剧作将对“广大的阶层”[③]有所裨益。我是为他们而写的。对你们来说它毫无用处[④]。唯一使我感到欣喜的是你还记得我。也许我们还会见面。您的教女很可爱。我非常高兴见到了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现在有一事相求。安·瓦·阿姆菲尔德现正在我这儿。她为她女儿的事[⑤]即将赴彼得堡。请尽量帮助她。原谅我，并象我爱您那样爱我。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日左右］

［莫斯科］

---

① 玛·雅·普辛娜是十二月党人米·伊·普辛之妻。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七年在瑞士和她相识。

② 指《黑暗的势力》，曾在亚·安·托尔斯泰娅家朗读。针对当时流传的不利于该剧的流言蜚语，切尔特科夫在一些上流社会沙龙举办过该剧的朗读会。

③ 指劳动大众。

④ 亚·安·托尔斯泰娅一月二十六日复信，热情洋溢地称赞了剧作《黑暗的势力》。她在信中写道：“戏剧直接触动良心，对所有人，包括我，都有好处。”

⑤ 安·瓦·阿姆菲尔德的女儿因参加革命运动于一八七二年被捕，一八七九年被判处长期流放。后经亚·安·托尔斯泰娅多方奔走，母亲才被允许迁到女儿的流放地居住。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彼得罗夫[1] 刚收到剧本。内有手稿的保价邮件至今尚未收到，可我焦急地等待着这些手稿[2]。您信中提及的事都令人高兴。我所看到的周围一切也同样使我感到愉快。为彼得罗夫组写稿件有大量工作要做。波捷欣对他的小说《在群众面前》和《一个女病人》说了些什么？这些作品他准备交给人民吗？即是否送交媒介出版社或瑟京？我向妻子要了一篇《波利库什卡》[3]送去了。现在我将求所有作家提供他们能够提供的作品。应该请格里戈罗维奇提供你们所挑选的最适宜的作品。我想，主要推荐德、法、英作家经过多次再版和翻译而至今不衰的全部名著。为此我正在做一些工作。但为了在这方面获得成果，也要付出巨大劳动，可是缺少人手。如伏尔泰[4]、卢梭[5]、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6]、莱辛[7] 的《智者纳坦》、席勒的《强盗》、《威克

① 伊·伊·彼得罗夫是伊·德·瑟京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负责出版媒介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信中所说的剧本指《黑暗的势力》。

② 切尔特科夫给托尔斯泰寄去他的《论生与死》、《尼古拉·帕尔金》和《疯人笔记》等作品的手稿，以及尼·谢·列斯科夫的故事《关于基督教徒费奥多尔及其朋友犹太人阿布拉姆的传说》。

③ 《波利库什卡》和托尔斯泰一八八一年前创作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出版权由托尔斯泰夫人掌握。

④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很大的作用。

⑤ 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对欧洲进步的社会思想、哲学、文学都有影响。

⑥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

⑦ 莱辛(1729—1781)，德国古典文学奠基人。

菲尔德的牧师》①、《格列佛游记》、《堂吉诃德》，佩利科②，富兰克林③的《札记》，普卢塔克④以及其他许多作品。

谢苗诺夫刚给我拿来一个短篇⑤。写得不错，但必须由他本人再加工润色。

瑟京答应本星期介绍我认识一些出版界的人。我要向他们声明，凡由我交付瑟京出版的著作不属于任何人，谁都可以拿去再版。如果他们需要这方面的证明，我可以给他们出具证明。媒介出版社最好也发表类似声明⑥。

奥斯特罗夫斯基夫人那儿我已去过⑦，但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是否有必要询问她那位现任部长的兄弟⑧？我焦急地等待着帕维尔·伊万诺维奇⑨。

列·托

[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

[莫斯科]

---

① 英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散文家哥尔德斯密斯所著。

② 佩利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

③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启蒙思想家，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④ 普卢塔克(约45—约127)，古希腊作家，著有《道德论》。

⑤ 指短篇小说《进城》。

⑥ 一八八七年三月七日《俄国新闻》第六十四期刊登了一项声明：由媒介出版社出版的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任何出版社都可以无偿地自由再版。

⑦ 托尔斯泰访问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夫人，为了征得她的同意出版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贫非罪》、《各守本分》。一八八七年三月奥斯特罗夫斯基夫人把这两部剧作的出版权交给了媒介出版社。

⑧ 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兄弟当时任国家财产部部长。

⑨ 即媒介出版社创始人之一比留科夫。

#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朋友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廖瓦[1]告诉我，他超过了您，而您却微笑。对此我欣喜万分。您笑什么？现在我给您写信。在收到您的便条之前我已经把书寄出了。切尔特科夫的声明[2]今天收到。太好了。但最好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科列奇卡会写信给埃尔杰利，[3]是否还能找到别的什么人？最好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

切尔特科夫在写评萨维欣[4]的文章。萨维欣写的长诗[5]语言、形象都很出色。有的诗句不错，但不妨再加工锤炼，使整个诗篇更加匀称精炼。内容不是不好，而是根本没有。在内容方面只是模仿了涅克拉索夫那不该模仿的部分，即过于夸张了人民的贫困，对贫困抱绝望态度，这种态度只能引起对某个个人的愤慨而已。为什么要出现一个戴眼镜的老爷？他干什么？主要是他靠什么维持生活？人们绝不可能同情他，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神秘莫测、深藏不露的东西。人们自然而然地同情庄稼人。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却鄙视他们，而推崇那些只能使人产生困惑和疑虑的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有从任何其他作品中这样明确地看到，一个人尚未在善恶之间划清界线以前是不可能写作的。纵然才华四溢，写出的都不是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工作者，作家，

---

① 托尔斯泰的第三个儿子。

② 即媒介出版社的声明，见前注。

③ 画家格的儿子写信给作家亚·伊·埃尔杰利(1855—1908)，建议他象托尔斯泰一样声明放弃对自己的作品的私有权。

④ 瓦·伊·萨维欣(1858—1912)，俄国作家。

⑤ 指《两个邻居》。

除了外在的才华，还必须具备两点：首先，要能洞察什么是应该存在的，其次，对应该存在的事物要坚信不移，把这些事物描绘成犹如他们确实存在，自己就生活在其中一样。不完美的、尚未成熟的艺术家具有这一个条件，而缺少那一个条件。萨维欣具有能够洞察什么是应该存在的，仿佛那就是事实的才能，但他毕竟还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存在的事物。对另一些人来说则相反。大部分平庸的作品属于第二类；多数所谓的艺术作品属第一类。人们觉得不应该描写现实，因为这称不上是艺术，但又不知道，什么是应有的事物，于是便去描绘往事（历史艺术——苏里科夫的一幅画①），或写的不是应有的事物，而是他们或他们的小圈子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两者都不好。有第一种缺陷的是伊万诺夫②，有第二种缺陷的是萨维欣。他们结合在一起，便可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即使不结合在一起，各人只要经过锻炼，弥补了自己的不足，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脑力工作者，作家。我是这样想的。您了解萨维欣，您决定，是否可以在不使他伤心的情况下，为了他好而向他说明这一点。我本想到乡下去。但感到问心有愧，到哪儿能逃避自我和回避他人呢？所以我留下来了。如果有必要的话，到时候我将做我应做的事，我在这儿也可以有助于人。再见。拥抱您和我们所有的朋友。

列·托

［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

［莫斯科］

---

① 指俄国著名画家瓦·伊·苏里科夫（1848—1916）画的《贵族夫人莫罗佐娃》。

② 俄国作家尼·尼·伊万诺夫（1867—1912）发表过《跳蚤和苍蝇》、《三个朋友》等中短篇小说。

# 致帕·马·斯沃博金

帕维尔·马特维耶维奇：

在我的设想中阿基姆①的头发是淡褐色的，而根本不是灰白的，也没有谢顶。头上的头发甚至有点卷曲，胡须有些稀疏。说话不流畅，每次突然蹦出几句话以后就“那个”、“这个”地口吃起来。他把“这个”说成“这盖”。不过，也可能说成“这够”。我觉得，说话不必低声含糊不清。走路时步履坚定。我想象他穿着树皮鞋的两只脚走起路来成外八字形。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只不过上帝没有给他说话流利的本领。

他对人们所说的一切，特别是对他说的话，总是全神贯注、仔细倾听，并对所有的美言善语表示赞许，一旦听到恶言恶语便会立即感到不自在并加以驳斥。第三幕中当他看到儿子胡作非为时，他应该感到肉体上的痛苦。

应该运用对比：可笑的笨嘴拙舌的言语和热情洋溢的、有时是出自他内心的庄重的谈吐之间的对比。第五幕中他应该显得固执，厌恶婚礼的场面。后来他开始了解事实真相，然后儿子的行为使他兴高采烈。到幕尾他甚至用身体去维护——他伸开双臂从破坏者人群中跑出来——维护庄严进行的忏悔仪式，使它

---

① 亚历山德拉剧院（即今列宁格勒普希金话剧院）演员帕·马·斯沃博金于一八八七年三月三日写信给托尔斯泰，询问即将上演的《黑暗的势力》一剧中阿基姆这个角色的外貌及谈吐等有关问题，他将扮演这个角色。

免遭干预。您的信使我很感动。祝您成功。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三月五日]

[莫斯科]

## 致费·费·季先科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

收到了您的中篇小说[①]并已拜读。您希望听到真诚坦率的意见。下面我就谈谈缺点：整部小说显得拖沓冗长。尤其是对谢苗发现妻子不忠后的心情的描写。照镜子的场面过长而又牵强。同时谢苗内心发生的变化也写得不够清楚。先是愤恨，转而绝望，随后平静下来，终于下决心使妻子回心转意。这一切都应该通过纷繁的事件来交代，而不是描述。您试图把这些内心变化和各种事件安排在一起，但处理得并不都很恰当。关于香水的那个场面也过于冗长。还有您犯了重复某些情节的毛病。这冲淡了印象。如两次提到扔钱和扯破手风琴的细节。再就是原先构思的谢苗似乎不应该有现在这样的结局。这就是我经过努力回忆起的所有败笔。有些地方语言还不够精确。不过这不值一提。况且也不该由我来非议。我喜欢人们视为不当的用词造句，因为这是独具匠心之处。

现在谈谈优点：小说极其真实。这是一个重要的长处。而最重要的是，在写有关孩子的最后一个场面中妙笔生花，情真意切。总的来说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而且我认为，您具备一

① 指《孤儿谢苗和他的妻子》的修改稿。

个作家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

从您的这部中篇小说来看，我认为，您有或者说会有主要的一点，这就是深层的内容。少了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一个作家应具备两条：知道人们身上及人际之间应有的是什么，并对此深信不疑，热爱它，仿佛在眼前看到应有的和不应有的东西。

您的中篇小说和这封信我将寄给彼得堡媒介出版社的切尔特科夫。我要请他把这部小说刊登在某一杂志上，如您愿意，就由媒介出版社发表。总之要使您能得到稿酬。

有关此事您尽快和他联系。也许他会先给您写信。他是我的挚友，和他交往只会使您感到愉快。

请来信告诉我您的近况如何。现在您为什么在阿赫特尔县[1]？您的家和孩子们怎样？

愿上帝保佑您！

热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八日]

[莫斯科]

## 致费·阿·热尔托夫

……[2]我认为，写作的人只有一项任务：把那些使我的生活

---

① 季先科于四月二十四日写信给托尔斯泰说，他因反对压迫农民触怒了当地的长官，被迫离开乌利扬诺夫卡村，迁到阿赫特尔县的克拉斯诺波利耶。

② 信的开头部分未保存下来。

变成欢乐的自己的思想、信仰告诉其他人。只有透彻了解《福音书》的真谛并用以律己，在生活的各种场合遵循它，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成欢乐，真正的欢乐。

只有这些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可以采用的形式去撰写，既可以用议论，也可以用寓言和小说的形式。只有一点是有害的，即为了议论而写，不是为了抒发充满一个人整个身心的那种感情而写。主要的是，在写作时不要急于求成，字斟句酌不赶速度，改十遍二十遍也不厌烦，还有，可千万不要把写作当成维持生存或向人们炫耀的手段。依我看，写伤风败俗的淫秽东西和以冷漠的态度写有教益内容的作品（作者对所写的教诲连自己也不相信，并不渴望把自己受益的东西传授给他人），这两者都是有害无益的。

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说清我认为从事写作必须具备什么。不过，我可以向您介绍我近年来为民众写的故事和《劝善故事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我尽力说明了什么是文学创作事业。您要从事写作，我非常高兴。第一，因为您是农民；第二，因为您没有受到向人们掩盖基督的教训的教会虚伪教义的影响。

您的文章① 我已拜读了。在内容方面写得最出色的是旅行和梦境。但我不喜欢的是太文气，具有小品文的性质，而且内容空洞。梦境可作为某个完整情节中的一部分，孤立地看，没有多大意义。节日一文写得很冷漠，也太文气。我所说的文气指的是它面向新闻界、知识界的读者。我希望并建议您为另外的读者写。您为之写作的想象中的读者不应该是文学家、编辑、官员、大学生等，而应该是能识文断字的五十岁的农民。这就是我目前一直面对的读者。我也建议您面对这样的读者。在这样的读

① 指短篇小说《乡村节日》和《泥塘》，发表于《俄国信使报》。

者面前您就不会故弄玄虚，玩弄辞藻，也不会言之无物，而会写得鲜明紧凑、内容充实。您读一下一个农民写的故事《分家》①，还有《索夫龙爷爷》②。这两篇故事令人感动，因为谈的都是人们的根本利益。这些利益高于作者的利益。

如果您要写作品让媒介出版社出版并寄给我的话，请寄到图拉。

热爱您的兄长

［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我觉得，您所以能写作，还因为您掌握语言，而且重要的是您从小就受到基督的教训的熏陶。这一点从您的信中可以看出。

## 致尼·尼·格(父亲)

亲爱的朋友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已经有三天了，每天都打算给您写信，时刻惦念着您。遗憾的是，您离我太远。非常感谢科列奇卡③的来信，但从他信中无法对您的精神状态作出任何结论。帕·伊·比留科夫一星期前来到我这儿，打算一直住到我家里人回来。现在我家里人回来了，他将于明天离开。我所以想起并提到他，是因为和他谈到了

① 《分家》是图拉一农民伊·格·茹拉沃夫写的有关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

② 《索夫龙爷爷》是工人瓦·伊·萨维欣写的短篇小说。

③ 画家格的儿子也取名尼古拉，小名为科列奇卡。

有关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即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之所以称为艺术家,是因为他们有东西可以描绘,他们善于描绘,并且具有在描绘的同时又是读者或观众,能以最严厉的评判来审度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您的身上太强了,这是我所担心的。因为它会妨碍您为人们创作他们所需要的作品。我说的是有关《福音书》的画①。除了您,没有人知道您内心赋予这些画的含义。除了您,没有人能那样真诚地将他们表现出来,创作出那样出色的画。尽管其中几幅与佳作相比水平低一些,尽管还不是尽善尽美,但是这些等而下之的作品在真正的艺术中,在生活唯一真正的事业中仍将获得重大的价值。当我收到您为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②而作的《最后的晚餐》的精美复制品时,我的所有这些想法变得尤为突出鲜明。(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未征得您的同意复制了十幅,因为您会同意的。)我知道,不能劝说艺术家或指点他应该做什么。因为他有自身内在的思考。但当我想到一件已经开始的非凡工作不能实现时,我就感到万分遗憾。别人强邀我参观了一个展览。根本没有一幅象样的画,看不到不是用手而是用人的心灵去创作的那种作品。您和特列季亚科夫谈判的结果怎样③?要是您的作品在那儿展出,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我还在推敲自己的文章④,我觉得这是需要的,不过谁知道呢?我想尽快结束,以便腾出空来干别的事,不再写这篇文章。我还想见到您。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切尔特科夫来信说,他劝列宾去看您和我。我当然会很高兴。不过我想到您那儿去。

① 当时格已经画出了《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和《最后的晚餐》。

② 指玛·亚·施米特,是托尔斯泰的朋友,同道。

③ 指谈判买格的画,一八八七年特列季亚科夫为自己的画廊购买了格的画《基督在客西马尼园》。

④ 即《论生命》。

在您家里见到您和您所有的家人及科列奇卡。请向安娜·彼得罗夫娜①、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②(愿她顺利分娩)、彼得鲁沙和孩子们转达我的爱。我家里所有的人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③热爱您并亲吻您。

本想写封美好的信,可是结果未能如愿。近几天来,象我平时常有的那样,天天感到精神不振。

您的朋友和兄弟

列·托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帕·伊·比留科夫

只写上几句附言。等您的来信。我正在写一篇东西④。关于这篇东西我好象过去没有对您说过。内弟斯捷潘弄得我们精疲力尽,但我一直在尽量设法帮助他。不知道是否有结果。近来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⑤使我很感兴趣。真是不同凡响!四十年前就论述过文学应该是什么,而且阐述得如此精辟。凡夫俗子们不能理解。于是我们的帕斯卡⑥被埋没了四十年。我

---

① 画家格的妻子。

② 画家格的儿媳。

③ 即比留科夫。

④ 指《克莱采奏鸣曲》。

⑤ 此书经托尔斯泰和亚·伊·奥尔洛夫共同删选,于一八八八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⑥ 帕斯卡(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散文大师、数学家、物理学家。

甚至在媒介出版社出版《书信片断》[1]。删节部分我已划出。拥抱您。

［一八八七年十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费·瓦·佩尔菲利耶夫

最亲爱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寄来了您的诗作。您希望知道我的意见。好吧，不过请别生我的气，我将直言不讳。您所有的诗作中我最欣赏的是《回忆》（一）。写得非常出色，即使不作任何比较，也是一首胜过所有其他诗篇的上乘佳作。但是最后一首我最不喜欢。

也许不用我说您也清楚，形式上的韵律诗和富有诗意的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您的很大一部分诗作都有写得不错的地方，可是常常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即内容空洞。而在许多诗篇中我根本体会不到任何诗情画意。在《回忆》、《青春之歌》、另一篇《回忆》和《嫉妒》中有诗的意境。假如您的诗才能象在这些作品中一样展现出来，并且能象第一首《回忆》那样用优美的形式加以体现，那您便可以很好地进行诗的创作。为此不要编造诗句，而要用诗句去表现充满您全身心的感情，寻找富有诗意的形式表达这种感情。

请不要生我的气。对我来说，创作富有诗意的诗是至关重要的事。所以我总是抱着真诚和严肃的态度来谈论诗作。

---

① 即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

友好地握您的手！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至一八八八年]

## 致费·尼·贝格

尊敬的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

我这里有一篇论果戈理的文章，题为：《作为生活导师的果戈理》①。文章异常透彻有力地展示了果戈理的一生，他的死，以及他的著作所蕴含的崇高基督道德精神。文章与我国将近五十年来对果戈理的种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论述大相径庭。文章所阐述的一切不容置辩，只会使人感到羞愧。为了编写一本论述果戈理的大众（从最宽广的意义上说）读物，我曾授意该文作者撰写这篇文章。作者出乎我的意料出色地实现了我的这个想法。您是否愿意刊登这篇文章？② 如果您看中它，是否能立即刊登？您对这位作者，一个最大公无私、仅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的人将确定多少稿酬？这便是我恳请您答复的一些问题。

尊敬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莫斯科]

---

① 该文作者是媒介出版社工作人员亚·伊·奥尔洛夫，他曾在外省当演员。

② 费·尼·贝格当时担任《田地》杂志的编辑。托尔斯泰对奥尔洛夫的文章进行加工后寄给了《田地》。但该杂志并未予以发表。一八八八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对了，我忘记问您，如果您看中这篇文章，那么在杂志上刊登后大约要过多长时间您才能出版它的单行本？我想为这篇文章写短序①，但不知是否能写成，所以现在还不敢答应。不管序言是否写成，我想请您谈谈您对这篇文章的意见。

# 致伊·叶·列宾

亲爱的朋友伊利亚·叶菲莫夫：

我很高兴，我们之间往日不该发生的种种嫌隙与不和②都已烟消云散，我们的友谊不再有阴影。其实，对我来说，我深信对您也一样，我们互相尊重彼此爱慕的情意从来没有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关于梅毒的那本书③的小插图中，那个没有鼻子的女人头像使我立即想起了您。给人的印象太可怕了。我想给您出个主意，提个要求或建议。我正出版几本有关酗酒的书。有两本是阿列克谢耶夫医生写的④（不日即将出版）。另一本正在审查，还有一本⑤将再版。我也一直在构思一本以此为主题

① 短序未完成，只留下草稿。托尔斯泰于一九〇九年自己写了一篇谈果戈理的文章。

② 列宾想复制他画的《托尔斯泰在耕地》，托尔斯泰和他全家都极不赞成，认为把作家的私生活公之于众是对作家的不恭。后经斯特拉霍夫和斯塔索夫斡旋，托尔斯泰终于同意。

③ 指特鲁托夫斯卡娅所著《花柳病或梅毒》，由伊·叶·列宾负责美术设计，媒介出版社出版。

④ 指《饮用烈性饮料的害处》和《怎样才能有助于摆脱巨大的不幸？如何制止酗酒现象？》。

⑤ 指亚·季·索洛维约夫的小册子《酒对一个人及其后代是毒药》。

的书。所以我脑子里就产生一个念头，想请您画几样东西，一是表现酗酒者丑态百出的书中小花饰，另外请为我写的那本书①的封面画一小幅画，再为我们出版的有关酗酒问题的书画一幅总的画。三幅画的情节由您选定，但要画得象那幅表现梅毒的画一样触目惊心、令人震慑、一针见血。

近来我身体欠佳，所以那篇关于酗酒的文章拖了很久还未写完。我想要抓住根本问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希望您能支持我。我跟您提起过的有关贝多芬奏鸣曲的短篇小说，草稿我早已写好。我还记得您对此做过的允诺。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您在干什么？生活怎样？想必在勤奋工作吧？要知道，您不属于天才，而属于"勤奋劳动"的一类人。我和女儿们常常重复您评价自己的这一至理名言。您对此确实深信不疑。正是因此您是个强者。

我觉得，我们这个反酗酒团体尽管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正在日益扩大，吸引着人们，也就是说，在产生影响。

非常热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八年二月一日至二日］

［莫斯科］

# 致尼·尼·格（父亲）

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来信，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真叫我高兴。您重

① 指《致青年人》，未完成。

整旗鼓，开始了新的创作时期①。上帝保佑您。早该如此！我这话更多地是对自己说，而不是对您。我知道，一个人若习惯于在自己的思想达到一定深度时才创作而一时又怎么也达不到这个深度，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创作的。一旦达到这种境界，那该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我现在正处在这种状态之中。许多已开始写的东西都是我喜爱的，但我却不能深入下去，总是浮在上面。我们这儿一切都很好，甚至非常好。未来的孩子快要足月，还有一个月妻子就要分娩②。二月二十八日伊利亚将与菲洛索福娃结为伉俪（您也许知道，她是个美好、质朴、健康、纯洁的姑娘）。伊利亚象其他恋人一样正处在不能自已的状态。对他来说生活已经停顿，一切都寄托于未来。我现在见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很好的人。这种交往给我带来欢乐。大家都在等待科列奇卡，因他不在而感到寂寞。我说"大家"，是因为人人对他都怀着特殊的好感。前几天我外甥女的丈夫奥博连斯基在这儿猝然去世。这一切好象本该如此，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人非常好，纯朴而又善良。现在留下他的遗孀带着七个孩子。她很穷，欠了许多债。但这也不是坏事，可以唤醒人们身上的许多美德。无论如何我看不到丑恶的东西。一切只不过是为创造美好的东西提供的材料，而创造美好的东西取决于我们。最近我一直在阅读赫尔岑的作品，常常想起您。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假如他没有被埋没，能得到年轻一代的推崇，那么我们俄罗斯近二十年的生活就不会是这样的了。可实际上从俄罗斯社会的机体上强行摘除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请向安娜·彼得罗夫娜

---

① 当时画家格在创作《圣餐之后》。

② 一八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托尔斯泰的小儿子伊万出世。

(我感到欣慰，她现在好多了)、您家里的青年人以及最小的孩子们转达我的爱。您是否能画关于酗酒的画？需要两幅，一幅大的，还要为所有与这一主题有关的著作画一幅小花饰，题名为《该清醒了》。好，再见。象兄弟般地吻您。

您想带什么画来展出？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三日]

[莫斯科]

## 致爱德华·罗德①

亲爱的同行：

我非常感谢帕热斯先生②，承蒙他的好意把我的书③寄给了您，因此我才收到了您的书④。我连作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便开始翻阅。但诚挚朴直、铿锵有力的语言以及主题本身的重要性立即吸引了我。以致我爱不释手，一读再读，特别是书中有些地方值得反复咀嚼。更不用说对人物婚后内心的感受和作父亲后的感情的描写了。有两处使我尤为惊叹。一处是您对战争的议论，这一段写得绝妙，我反复朗读了数遍。再一处是谈到我们的

① 爱德华·罗德(1857—1910)，瑞士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原信是用法语写的。

② 帕热斯是法国巴黎大学哲学教授，曾将托尔斯泰的论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译成法语。

③ 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法译本。

④ 指罗德所著《生命的意义》，是一部日记体小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文明的一大祸害，就是您称之为一知半解的态度。从剖析我们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状态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还很少读到比您写的更为深刻的东西。可是，亲爱的同行，我要直言不讳地向您指出，结尾是败笔，完全没有达到书中许多地方和这一部分应有的水平。在我看来，结尾不过是解决书中大胆明确提出的问题的某种方式而已。悲观主义，特别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我总觉得不仅是诡辩，而且是愚蠢，甚至是一极端的愚蠢。悲观主义者阐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并对那些在生活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宣扬自己的学说，好比一个人出现在彬彬有礼的社交界却举止失当不通人情，声言自己感到乏味，使别人扫兴，只不过想以此证明，他所处的社交界与他不相称。我时刻想对悲观主义者说："如果世界不合你的心意，不要显露你的不满，你可以走开，不要妨碍别人。"其实，我眼下所体验到的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应该归功于您的这本书，那就是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昂首阔步和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无论您如何谈论或著述列奥帕尔蒂[①]，是青年还是老年、富裕还是贫穷、健壮还是体弱，我深信，如果您过去还没有找到，那么您将来一定会找到您这本著作的标题的真正答案。

[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① 列奥帕尔蒂(1798—1837)，意大利诗人、哲学家。

(称呼前的名目繁多的修饰语使我困惑，我决定从此不再用任何修饰语。)谢谢您来信①。我非常珍视您的意见，我听到的意见比我预料的要宽容得多。我知道，这部作品在艺术方面要比任何批评中提到的还要粗劣。它采用了两种艺术手法，这两种手法彼此并不谐调。因此您便听到了小说写得很不象样的意见。但我还是保留原样，并不觉得遗憾。这不是由于怠惰，而是我不能改动。我并不遗憾的原因是，我确实知道我在书中写的对人们来说不仅不无益处，而且一定大有裨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创新。要写艺术作品(对此我并不放弃)，就必须从新开始，而且是一气呵成。

我很高兴听到有关您的身体和工作的好消息。主要是您对季米里亚泽夫的回答②写得简明扼要而又心平气和。这是最高典范。我们将以极大的兴趣来拜读。我们这儿一切顺利。我们住在乡间，我妻子不感到寂寞。教师非常理想，是俄罗斯人，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那个瑞士人③来自救世军。几个孩子正生病，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病。我很忙，身体健康。希望您也如此。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斯特拉霍夫在库兹明斯基家听了《克莱采奏鸣曲》的朗读后于十一月六日给托尔斯泰写信，详细分析了这篇小说，指出作品的重大优点，还提出一些局部性意见。

② 指《由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引起的一场争论》一文。这是支持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反达尔文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立场的斯特霍夫与达尔文主义追随者克·阿·季米里亚泽夫之间长期争论的总结性文章。

③ 托尔斯泰的几个幼儿的家庭教师是个瑞士人，他是宗教慈善组织救世军的成员。

# 致塔·安·库兹明斯卡娅

亲爱的塔尼娅：

我将逐条答复。（一）我对目前所写的所有著作的态度是这样：就假定我已去世，那么对我所写的任何著作我既没有允许也不禁止出版。至于那部中篇小说①，我个人的愿望是，在未经修改前，不让任何人阅读，只有苏沃林②除外。他来信请我允许他从你们那儿拿去看一天。这是由于我请他刊登一篇东西③，所以不能拒绝。（二）你过去和这次写的有关这部中篇的意见我都很感兴趣。遗憾的只是，眼下我正兴致勃勃地忙别的事情，对这部小说已不象过去那样花力气了。（三）斯特拉霍夫关于阿丰山的文章④我还没有看，不过你不要对他说，请给我寄来，我记得他寄给了我，而我单放在一边以便拜读，但是藏得太好，以至连我自己也找不到了。这些你都不必说，可以告诉他，我非常爱他。（四）《门徒》(«Disciple»)⑤写得非常糟。杂乱无章，废话连篇。对作者来说全都是多余的，他什么也不必说。你读一读《如死一般强》(«Forte comme la morte»)⑥，写得非常出色，情真意切，笔

---

① 指《克莱采奏鸣曲》。

② 阿·谢·苏沃林(1834—1912)，《新时报》出版人。

③ 指彼·谢·阿列克谢耶夫医生的文章《论酗酒》。苏沃林没有满足托尔斯泰的要求。

④ 即《回忆阿丰山之行》。阿丰山即希腊圣山的俄译名，为希腊正教教会所在地。

⑤ 法国小说家、诗人布尔热(1852—1935)所著。

⑥ 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1850—1893)所著。

触细腻。但不幸的是，作者以为世界只是为那些寻欢作乐的私通者而存在。(五)亲吻可爱的玛莎。我常想起她。请她忘掉背痛和头痛。无论是背痛还是头痛的毛病她都没有。有的是各种情感和思想，这是她应该去注意关心的。因为我知道，她既有美好的情感，又有敏锐的思想。也亲吻可爱的薇拉。我对她很感兴趣。可惜对于我一直关心的她的内心生活我一无所知。请她给我写一页日记。(六)我花很多时间下棋，但总感觉有点羞愧，现在更觉得无聊，所以想不再下了。谢廖沙①对我说，你认为他不疼爱任何人，他因此感到不快，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对一个人最严厉的评价，而对他来说这一评价是不公道的。昨天我们收到他的一封详尽而又机智的信。请替我吻他。(七)塔尼娅来了，她很高兴也很满意。她要组织演戏②。这是徒劳无益的，不过这是我对你悄悄说的。(八)要是见到门格登夫人，请问一下我的书«Looking Backward»③，她要翻译。她做了些什么？如果她还没有译，那就最好了。当然我将很高兴见到叶罗申卡，但画像却令人不愉快。④ 萨沙埋头工作，我很高兴，我对他的事情很感兴趣。

亲吻大家

列·托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指托尔斯泰的长子。

② 托尔斯泰的长女组织《教育的果实》一剧的业余演出。

③ 美国作家贝拉米所著社会空想长篇小说《回顾》，俄文版译为《在二〇〇〇年》。

④ 画家尼·亚·亚罗申科于一八九四年才完成托尔斯泰的肖像画。

# 致帕·伊·比留科夫

如果信写得简短，请见谅。总比什么也不写好。您和您的邻居农学家通过邮政寄的信也已收悉。文章[①]尚未收到。要是我还能活下去，我一定认真拜读并写回信。近来我们这儿天天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想演戏，于是选了我的一出话剧。我便着手修饰，并作了一些小小的变动。昨天在这儿演出了这出话剧。人来人往，乱作一团，开销极大。他们可以夸张地心安理得地演出喜剧所嘲讽的内容。玛莎[②]活灵活现地扮演了厨娘。看来，这并不妨碍她头脑清醒地正视一切。我和她有时被卷入沸沸扬扬的生活浪潮中，但我们相互依靠尽力不为浪潮所吞没。这几天库兹明斯基和西韦尔斯两家人、我的几个儿子、伊柳沙夫妇将离开这儿。玛莎要到学校去，学校已准备就绪。我现在兴致勃勃，写作的情绪很高。我正在写一部艺术作品[③]。完稿后我将告诉您。诗人明斯基[④]的著作《在良心的感召下》我已收到。而且读完了，是上乘之作。如果您没有，我寄给您。拜读完您的大作后就给您写信。请来信。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指比留科夫的文章《人类的春天》的草稿，以及阿列克谢耶夫医生的文章手稿，标题不详。

② 指托尔斯泰的次女。

③ 小说《复活》的第一批草稿。

④ 明斯基是颓废派诗人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维连金（1855—1937）的笔名。

# 致亚·伊·埃尔杰利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关于拿破仑我无可奉告①。不过，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我非常珍视我的观点。在没有详尽无遗地指出这个人物的全部可怕的阴暗面之前是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他的光明面的。最珍贵的材料是《圣赫勒拿岛上的笔记》(Mémorial de St Hélène)②。还有医生写的有关他的笔记③。不管他们怎样夸张地吹捧他的伟大，但他头戴礼帽，挺着肚子、托着肥胖的身躯在岛上闲逛，把全部精神寄托在回忆自己昔日的威风上的一副可怜相，真是极其可悲而又可憎。读到这些，我的心情总是极不平静。我非常惋惜，没有机会涉及他这一时期的生活。他在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梦想东山再起，重振雄风，但是自己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加以他的精神完全崩溃，直到去世——这应该是他的传记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部分。

至于我的中篇小说，已于昨天交给了斯托罗任科。④他想试用选载部分内容的办法让它通过。我们现在正为译者抄写此稿。一有时间，就为您预订。愿上帝保佑您。您想起撰写有关佛和拿破仑的书，这太好了。象我一样，我也想起了拿破仑。是啊，

① 当时埃尔杰利正为媒介出版社撰写有关拿破仑的历史特写。

② 《圣赫勒拿岛上的笔记》的作者拉斯卡斯在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曾担任拿破仑的秘书。这部作品一度引起轰动。

③ 指医生奥·米尔所著《拿破仑的放逐时期，或来自圣赫勒拿岛的声音》。

④ 《克莱采奏鸣曲》本打算收入尼·伊·斯托罗任科编辑的《纪念谢·安·尤里耶夫》的集子中，但遭查禁。

象这样的书就可以写，这正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而且正是您应该义不容辞地去写的。好，再见。我的家人都向您问候。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一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所以也记不清，哪封信没有回复。我记忆较深的是您对我那部中篇小说所作的简评①。您说的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不过，《跋》我虽然已着手写，未必能写成。所以，提到人类的理想不是富足丰盈，而是执行符合纯真节欲的进入天国的律法那一段应该保留，原封不动。②现在做这件事我感到很困难，简直是无能为力。而 misunderstanding③是不可避免的。昨天斯托罗任科来过，他是尤里耶夫选集的出版人，他读了，却毫不理解。他看到的是悲观主义，我无法向他解释清楚，只好容忍了。目前我不仅想写许多东西，而且正在写，都是艺术作品④。请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在家也没说。在我们这儿演出过

---

① 切尔特科夫于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致托尔斯泰的信中谈到《克莱采奏鸣曲》给予他的强烈印象，同时指出，涉及鲽夫的某些偏重理性的枯燥插话与叙述者的性格和身份完全不相符，作者有必要为小说写一段后记。

② 切尔特科夫在《克莱采奏鸣曲》的手稿上画了许多横线，建议将这些句段挪到《跋》中去。

③ 英语：误解。

④ 当时托尔斯泰正忙于写作中篇小说《魔鬼》、长篇小说《复活》。

的那出喜剧① 最近使我极感兴趣，以致我十几天来一直在从艺术角度进行润色加工。但结果仍然是一部非常平庸的下乘之作。不过问题在于它使我看到了，艺术是一项使灵魂堕落的事业。一个人即将死去，但他却忽然把心思放在写一句符合某个角色的可笑的话上面，并且为找到了这句话而兴高采烈。我感到愧疚，不过现在总算结束了。我妻子抄写了《克莱采奏鸣曲》的最后一稿，并且已经交给斯托罗任科，他去张罗出版，玛莎正在把所有的改动写到给您的那份抄稿上，然后寄给您，以便您转交亲爱的汉森②。

除了美国，我最抱有好感的国家便是丹麦。那儿有一位中学教师写来一封非常好的信。此外，妻子将寄一份抄稿给沃盖，请他翻译。③ 而女儿塔尼娅正为哈普古德④ 抄写一份。就让他们先翻译出版，而俄文版可能后出。眼下我的健康已经好转，肚子不那么疼了。加利娅和您怎样？您还是那么瘦吗？我们都很热爱亚罗申科⑤，如果能见到他，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但一个人为了和别人见面要出远门，我总感到害怕。我觉得，我的谈话根本抵不上他买第一站车票的花费。尤其目前我正在思考艺术创作细节，精神状态极为不佳。

列·托

[一八九〇年一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指《教育的果实》。

② 彼·汉森是托尔斯泰的某些作品，包括《克莱采奏鸣曲》的译者。

③ 这个想法没有实现。《克莱采奏鸣曲》的第一位法语译者是伊·加利佩林—卡明斯基。

④ 哈普古德是美国女记者、翻译家。

⑤ 即画家尼·阿·亚罗申科。

# 致尼·彼·瓦格纳

深受尊敬和爱戴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①：

您的信②使我产生了大概是您写信时预期的那种遗憾，几乎是悔恨和忧郁的心情。因为我使一个我所敬爱的人不快，虽然是无意中。您对一个给您造成痛苦的人抱着爱护的态度，使我对您产生了爱慕和感激之情，这是主要的。请您首先原谅我，然后再听我解释。为了自我表白，我要说下面几点。（一）这部喜剧的初稿我早就写成了，然后搁置一旁。它的问世完全是个意外。几个女儿要演出这部话剧，我就做了修改，但万万没想到它会超出我们家的范围，广为流传。这一表白虽然软弱无力，毕竟是表白，如果当初就是为出版而写，我不会让它象现在这样出版。（二）在写这出喜剧的时候，我从未想到过您和布特列罗夫。我所知道有关布特列罗夫的一切博得了我对他的尊敬。我对您的感情我在前面已经对您说了。而教授是作为那种比比皆是的滑稽可笑的矛盾现象的化身，即既信守严格的科学方法，又崇奉最离奇荒诞的学说及主张。（三）我主要是厌恶形形色色的迷信，我认为招魂术就是迷信。我的这种厌恶情绪与日俱增，至今我仍然坚持这种态度。我越深入细致地观察人们的生活，越加深

---

* 如果父称写得不对，请原谅，在城里我可以打听到，在乡间无处打听。——作者注。

① 尼·彼·瓦格纳（1829—1907），彼得堡大学动物学教授、小说家。

② 尼·彼·瓦格纳听了喜剧《教育的果实》以后，于一八九〇年三月十三日写信给托尔斯泰，指责他“嘲弄”去世不久的化学家亚·米·布特列罗夫。

信，实现真教义的主要障碍，或者不如说延缓真教义传播的原因，在于形形色色的迷信。这些迷信从四面八方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真教义中，不让真教义在人们心中扎根。迷信就象弄坏一锅饭的一粒耗子屎一样，对迷信不能不仇恨。至少应该加以嘲笑讥讽。不久前我到过奥普京修道院，看见那儿的一些人对上帝和人充满了真诚炽热的爱。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认为每天必须在教堂里站上几小时，领圣餐，为别人和自己祝福，因而使自己麻木不仁，丧失了爱的活力。我对这些迷信活动不能不表示深恶痛绝。我看到，这些迷信使一些人把形式当作实质，以形式取代实质，对另一些人则是使人不和的手段，而且使一些人与真教义疏远。任何一种迷信，任何一粒耗子屎都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普遍的、全人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迷信则是利己的。迷信是某种形式，对处于一定地位的某些人来说是颇为适宜并行之有效的。一个人一旦地位改变了，其他人的迷信就使他反感，而他的迷信也使其他人反感。在我看来，所有教会的迷信都是如此，各种招魂术的迷信也是这样。我觉得，忠于某些个别学说的人应该学会把适合于所有人的普遍真理和只有某些人才认为是真理的真理区别开来。如果事情是这样，如果他们不把圣餐礼，或圣灵的由来，或鬼神的存在也看成如同谦卑、不贪婪、纯洁的爱的律法一样是颠朴不破的真理，如果他们把自己的一粒耗子屎溶化在特殊的器皿里，而不弄坏一锅饭，那就可以不去憎恨这些个别的学说。人们也就可以求大同，而不去涉及五花八门的宗教所具有的那些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方面。当我读到或听到有关您信中提到的为人性原则而进行的我深为感佩的活动时，我的这些想法尤其鲜明。近来我收到来自美国的许许多多关于招魂术的书报杂志，其中有«World's Ad-

vance Thought»[1] 等，很多都是最富于基督精神的。这使我一再体验到这些感情。

这就是我的自白。如果我在自白中有什么地方言辞过激，请再一次原谅我。我要象孩子般地说，请原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是最后一次，因为既然我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后我永远不会再和您谈招魂术了。如果您不使我失去我和您的友谊及往来的机会，我将在有共同语言的方面和您往来。我想这是可行的。而且我希望，引起这次通信的情况将不是使我们分离，而相反，是使我们接近的手段。

尊敬并热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亚·弗·日尔克维奇[2]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

我收到您的书[3]和信时，正在病中，但都拜读了。您问我对书有何看法，对您有何建议。

我的建议是，希望您放弃文学创作，特别是使用诗体这样一种矫揉造作的形式。如果我的话伤害了您，请原谅。但老人说谎好比富人偷盗，既无必要也很可耻。还是说实话为好。您的

① 《世界先进思想》。

② 亚·弗·日尔克维奇是一位军事法官及诗人。

③ 指日尔克维奇的长诗《童年情景》。

书不会吸引任何人，对任何人也都毫无用处。然而，在这本书上您显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血。您问，您是否有人们称之为天才的气质。依我看，没有。您是否还应该继续写作呢？不，如果促使您写作的动机和您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一样的话。您对什么是艺术的看法我完全不能苟同。

只有当您感觉到心中有了您一目了然但尚未被人们理解的崭新的重大内容，而且要表达这一内容的愿望又使您不得安宁的时候，您才能提笔写作。为了最大限度明确地表达这一内容，作者将运用所有可用的手段，摆脱任何有碍于准确表达这一内容的一切束缚，在表达这一内容时，绝不要受某种格律和在一定距离保持某种协韵重复的限制，以免打乱思路，束缚自己的手脚。

正如马克斯·米勒所说的，人是用语言思想，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1] 我完全同意这一论断。思想既是推动我们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生活的力量。所以轻率地对待思想是一大罪过。“Verbicide”[2] 的罪过并不亚于“homicide”[3]。

我说了，依我看，您没有那种被称之为天才的气质。我想以此说明，在您的这本书中没有一个作家所必不可少的、被称之为天才的夺目光辉和形象性。但我认为天才对作家来说并不需要。

我认为，作家需要的只是对所写的东西态度认真严肃，情真意切。而这点您是否具备，谁也不可能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只

---

① 托尔斯泰引用了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斯·米勒的著作《语言的科学》中的话。

② 拉丁语：用语言谋杀。

③ 拉丁语：杀人。

能说，当您对您感兴趣的事物抱有这种态度的时候，您可以写，而且您写成的将是上乘之作。

一想到这封信会引起您对自己的不满，我就非常难过。如果您给我回信，我将非常感激。①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六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帕·米·特列季亚科夫

尊敬的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

谢谢您写来充满深情厚意的信。

您问我："格的画将是基督画史上创世纪的作品"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这句话的含义如下：天主教艺术所描绘的大部分是圣者、圣母和作为神的基督。一直到最近都是如此，现在有人开始尝试把基督描绘成历史人物。

不过把自古以来一直被亿万人视为神的形象描绘成历史人物是不好办的。其所以不好办，是因为这会引起争论，而争论会破坏艺术感受。我已经看到想摆脱这一困境的许多尝试。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激烈争辩说，我们韦列夏金的画，甚至格的《复活》② 就是这样的画。另一些人把这些画的情节看作是历史的，

① 一八九〇年七月十四日日尔克维奇在回信中感谢托尔斯泰直言不讳，并请他相信他是"认真的"。

② 指《复活的报信人》(《复活的早晨》)。

比如我们的伊万诺夫和克拉姆斯科伊的画①，格的《最后的晚餐》。还有一些人对任何争论都不予以理睬，直接取材于人们熟悉的情节，而且只关心美的方面（多雷②、波列诺夫③）。但都行不通。还有的试图让作为神的基督从天上来到尘世，从历史人物的地位移植到普通日常生活的土壤上，赋予这种日常生活以宗教色彩，并略有些神秘感。这样的画有格的《慈悲》④和法国画家画的基督以赤脚牧师的身份出现在儿童中间⑤以及其他等等。但也不成功。于是格采用了一个最普通的主题，在他采用这一主题后，现在已为人们所理解，即基督及其教训不只是在言词上，而是既在言词上也在行动上同人世间的学说发生冲突，这是一个过去和现在一直构成基督出现的主要意义的主题。这意义是无可争辩的。认为基督是神的教会人士也好，认为基督是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的历史学家也好，认为基督的实践教义是主要的基督徒也好，都不得不同意这一意义。

画中表现的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一个场面：基督受尽折磨拷打，被押着从一个牢狱转到另一个牢狱，从一个长官那里到另一个长官那里，最后被带去见总督。总督是个极其善良的人，他并不关心什么基督、犹太人，更不关心什么真理——衣衫褴褛的基督向这个认识罗马所有的学者和哲学家的总督讲解的真理。他所关心的只是最高长官，可别在最高长官面前出现差错。基督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脑满肠肥不走正道的人，不过并没

① 指俄国画家亚·安·伊万诺夫（1806—1858）所作《基督来到民间》和俄国画家伊·尼·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所作《基督在旷野》。

② 多雷（1832—1883），法国画家。

③ 波列诺夫（1844—1927），俄国画家，曾作《基督和一个有罪的女人》。

④ 这幅画由于展出失败被销毁。

⑤ 可能指让·贝罗的一幅画。

有单凭这人的外貌而决定抛弃他，因此开始向这人阐述自己的学说的真谛。但总督却不理会，他说：什么真理不真理？说完便拂袖而去。于是基督悲伤地看着这个不可救药的人。

这是当时的情况，这是真理的学说和人世间的代表人物之间发生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重复过千千万万次的情景。正是这一主题体现在画中。这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是真实的，所以才能打动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所以说对基督教的这种态度在艺术中具有创世纪的意义。因为无数幅这样的画会出现，而且一定会出现。

再见。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六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列·帕·尼基福罗夫

亲爱的列夫·帕夫洛维奇：

刚收到您的信，非常感谢您给我谈了虽说还不是灾难，但毕竟是您的困难处境①。我很想助您一臂之力，现在寄上眼下想到的几本书。（一）英国爱德纳·赖尔②的小说《Donavan》③。这

① 由于火灾，列·帕·尼基福罗夫感到拮据，来信请托尔斯泰寄给他一些可供翻译的书，或建议哪些书可以译成俄语。尼基福罗夫是民粹主义者，后加入社会革命党。

② 爱德纳·赖尔是英国女作家阿达·爱伦·贝利（1857—1903）的笔名。

③ 《多纳万》。

不是新书，出版已有五年。但很可能尚未翻译过来而又非常值得翻译。小说涉及严肃的宗教问题。我想，盖杰布罗夫会在《周报》上刊登这部小说，①尽管从书刊检查角度来说要冒一点风险。我很乐意写信给他商谈此事。还有一本，也是这位作家的小说，即《We. Two》②，是续集。如果前面提到的那本小说合适的话，我就把另一本也寄上。（二）一位独树一帜的颇有胆略的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的小薄书。③他在欧洲享有盛誉，而在我们这儿却鲜为人知。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再加上他的诗作翻译选录，我想任何一家杂志都会采用（《俄国思想》我有把握，也可以写信推荐）。翻译他的诗并不困难。因为原文是无韵诗。（三）德鲁蒙德的«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④，是一篇谈论爱的不长的文章，写得非常精采，在欧洲博得广泛好评。不过我不知道哪家杂志可以刊载。⑤（四）美国最优秀的杰出小说家豪威尔斯的长篇小说⑥。内容很好，反映当代生活，写得极为出色。如果没有译本，任何一家杂志都会乐意接受。还寄给您霍桑⑦的手抄优秀短篇小说和由Theuriet⑧写的另一篇。这两篇都可以作为小品交媒介出版社出版。

还有什么可为您效劳的吗？我有个想法，在我们这个生活

---

① 《周报》没有刊登这部小说。

② 《我们俩》。

③ 瓦·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信中指他的诗集《草叶集》。

④ 亨利·德鲁蒙德（1851—1897），英国神学家，自然科学家。信中指他撰写的小册子：《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

⑤ 托尔斯泰的长女塔季扬娜在信中该处写道："父亲又把这本书看了一遍，觉得不妥，所以我没有寄出，他不让寄。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

⑥ 豪威尔斯（1837—1920），美国散文作家、评论家。

⑦ 霍桑（1804—1864），美国作家。

⑧ 特里埃（1833—1907），法国作家、诗人。

奢华的大家庭中有好些多余的东西，很想和您分享。如果您允许寄上，请告知最紧缺的东西及孩子们的年龄、身高。我的生活和往常一样，我对自己的外部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想改善一下内心生活。身体很好，工作不多。过去每次见到您都很高兴，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乐于见到您。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您的生活道路令人羡慕。愿上帝保佑您。

我的几本书请不必赔了[①]。

## 致阿·米·热姆丘日尼科夫[②]

亲爱的朋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收到你的信我非常愉快，因为我总是很高兴知道你的情况和想到你。昨天收到你的一首长诗[③]。我先默念了一遍，然后朗读给我家里的人听。

家庭生活的场景情深意切，描写也很出色。但长诗的思想

① 尼基福罗夫来信提到，在火灾中有托尔斯泰的两本书被焚，他已弄到两本新的作为赔偿。

② 阿·米·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俄国诗人。

③ 即《阴曹地府的悲叹》。这首长诗叙述一个亡灵离开墓地看到了自己的家和长大成人的孩子们，领悟了充满诗意的美不胜收的人间普通生活，因此痛苦万分。

却令我费解。死神离你我这样年纪的人已近在咫尺，可这一思想怎么就没有在你心里唤起别的想法呢？不过，人对世界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一点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特有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我当然完全同意你把这首长诗献给我。可你常到首都，要路过我们这儿，为什么就不顺便来一趟呢？①我们会非常高兴，对你来说也无多大困难。我一直在家。可以从图拉，亚先基和科兹洛夫卡坐车来。如果从科兹洛夫卡来，则必须写信或打电报，以便我派马车去接，因为那儿没有马匹。希望能再见到你。

爱你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维·米·格里博夫斯基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创办民众杂志的想法不能不令人赞赏②。但首先，我现在百事缠身，忙得不可开交，而死期已屈指可数。其次，主要是，按办民众杂志的方针去出版一种优秀杂志在我们这儿不是从事出

① 热姆丘日尼科夫当时住在奥廖尔省帕夫洛夫卡自己的庄园里。但无论是一八九〇年还是以后，他都没有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看望托尔斯泰。

② 这是托尔斯泰对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生维·米·格里博夫斯基十一月十四来信的复信。格里博夫斯基在信中讲述了要为"最下层阶级"办杂志的想法，并征求托尔斯泰的意见。他还写到对格的画《什么是真理》的感想。

版事业，而是在钢丝上跳舞。其结局只有两个，而且两者都会令人失望，即不是昧着良心干就是被查禁。

现在需要的是能教育人民的杂志，而控制书籍的政府知道，人民教育会给它带来危害。政府非常狡猾，它清楚地看到并且懂得，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即什么会危害它，便禁止这一切，但却装模作样关心教育。这是无耻透顶的欺骗。绝不应该上当，而要彻底揭穿它。

正象您所做的，写一篇《圣经》的简短评述是很有好处的。我认为格的一幅画在绘画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再见。祝您万事如意。主要希望您能安静地进行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工作是任何人不会干挠也干挠不了的，即提高自己的修养。从对别人产生影响这一意义上说，自我修养本身往往是卓有成效的。世界就是如此。

热爱您的①

[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列·利·托尔斯泰

亲爱的：

没有立即给你回信，因为我到克拉皮夫纳去了一趟②，回来又忙了一阵，加以身体不适。你妈妈身体也不太好。米沙③病

---

① 原打字稿上无托尔斯泰的签名。

② 十一月二十六日图拉省法院对四名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酒醉后杀死盗马贼布洛欣一案开庭审判。由于托尔斯泰的斡旋，减轻了判刑。

③ 列·利·托尔斯泰的弟弟。

得很重，象是伤寒，博雷尔① 也是。我自己觉得不舒服已经两天了，头疼。文章② 不要发表也不必写。如果有些荒诞不经的见解令你不快，为了尽量减少以讹传讹，最好的办法是象我过去所做的那样不予答理，至今我认为仍有必要这样做。此外，答理就意味着违背了我早就采取的一贯立场。现在谈谈我对小说③ 的看法。我要是处在采尔捷列夫的地位，也不会刊登这篇小说。主要有两个缺点。主人公枯燥乏味，令人讨厌，而作者对他却抱着同情的态度。另外，大学生的谈话令人反感，他的说教很不自然。主人公所以令人讨厌，因为他是个公子哥儿，并且看不出他努力提高自己是为了什么，似乎就为了自己。正因为如此，他的愤慨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打动不了读者的心。

我认为，你具有被人们称之为天才的司空见惯而又不受重视的气质，即具有看到、察觉和表达的能力。但至今从这两个短篇小说④ 中还看不出发自内心的需要写作的激情。也许是你没有找到融情于景、以情感人的表达方式。

在这两篇小说中你好高骛远，写的东西太大，超越了你的能力和年龄。不过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不过尽我一切努力把我所想到的说出来。你可以试写涉及面不太广，能吸引人的题材，但要尽量提炼主题，深入挖掘，以便更充分地表达幼儿时代、少年时代你体验过的朴实感情。我现在头还很疼，但为了不

---

① 博雷尔是米沙的法国家庭教师。

② 指列·利·托尔斯泰的一篇论战性文章，抨击列·尼·托尔斯泰的喀山大学同学弗·尼·纳扎里耶夫所写的回忆录《往日的生活与人》。回忆录中有许多谬误。列·利·托尔斯泰的文章没有发表。

③ 指短篇小说《爱》，没有在德·尼·采尔捷列夫所主办的杂志《俄国评论》上发表，而是刊登在《周报丛刊》上（1891年第 3 期）。

④ 第二篇小说《基度山》刊登在《泉水》杂志上（1891年第 4 期）。

耽搁，写了这封信。否则可以写得更详尽一些。要是我们都健在，还可以谈。

吻你

[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谢·列斯科夫

亲爱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您最近寄来的信和登有您的中篇小说的杂志《评论》[①]都已收到。我一开始读就非常喜欢小说的情调和语言技巧的奇崛。但……后来便发现您独有的缺点——在形象、润色、性格化的言辞等方面的exubérance[②]。看来，这一点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纠正，而且单独看它本身是某种特征，并非缺点。可是它使您陶醉、入迷。许多地方画蛇添足，很不匀称。但 verve[③] 和情调不同凡响。神话故事仍不失为一篇佳作。遗憾的是，才华过分溢露，否则更加出色。

您和戈利采夫[④]一起到我们这儿来的打算在任何时候都只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欢乐。

收到您最近一封信的时候，格还在我们这儿。读到您信中

---

① 《俄国评论》杂志登载了列斯科夫根据托尔斯泰提供的情节写的中篇小说：《实现上帝旨意的时刻》。

② 法语：过多，过分。

③ 法语：热情、欣喜。

④ 维·亚·戈利采夫(1850—1906)，俄国政论作家及文学批评家，一八八五年起曾担任《俄国思想》杂志的编辑。他和列斯科夫未能成行。

描述的那件事，我和他还高兴地笑了。不过，除了可笑而外，还很有趣，也很有意义。见面再谈。

好，再见。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帕·弗·扎索季姆斯基[①]

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我收到您的短篇小说[②]后立即默读了一遍，然后又朗读给家人听，真是爱不释手。这正是那种有权留芳百世的艺术作品。小说非常好，不但含义一目了然，而且扣人心弦。您问哪些地方写得浅薄。没有浅薄之处，整篇都写得很有才气。不过缺点是有的。有一个缺点是，在许多地方过分突出了讲故事人的卑劣。如他吹嘘自己勇敢的情节——提到他的朋友、扫院工、决斗等应删去。另外，他从婴儿的角度所发的议论和流露的感情，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很不真实（况且新生儿的眼睛不会是蓝的）。再就是我不喜欢谈他的幻想的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谈到可能有什么样的结局，谈到纵树等。[③]短篇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非常

---

① 帕·弗·扎索季姆斯基（1843—1912），俄国作家。

② 指《在火灭了的小壁炉前》。

③ 一八九五年扎索季姆斯基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时，根据托尔斯泰的意见对这篇小说作了修改。

出色。我很感谢您给我寄来了这篇小说。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一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雅·彼·波隆斯基

亲爱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谢谢您寄来书① 和充满友情的信。书我拜读了。我读的次数最多的是第一首诗《童年》，因为我非常喜欢。

确实，我现在对诗的看法不同于以前，也有别于人们一般的看法。但我也会按以前的观点来品评。我早就想简明扼要地阐述为什么总的来说我对艺术的看法与众不同，为什么只能这么看。现在我所进行的工作正好部分地与这话题有关②。

我从斯特拉霍夫处听说了您的情况，我很高兴，您平安无事。祝您万事如意。请代问候您的夫人和儿子，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儿，亲切的屠格涅夫给他讲了一个关于无知的童话故事。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波隆斯基把自己的诗集《傍晚的钟声 1887—1890年间的诗》寄给托尔斯泰。并在二月十六的信中提到他是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把诗集寄给托尔斯泰的，因为托尔斯泰把写诗视为最无聊的事。

② 托尔斯泰当时正在撰写论艺术的文章。

# 致彼·戈·汉森

亲爱的彼得·戈特弗里多维奇：

我几乎忘了您的大名和父名了，幸好玛莎帮我想起来。您的两封信我均已收到。谢谢您寄来的信、文章和肖像①。从图拉寄出的邮件尚未收到。还在夏天我就读了比昂松②的作品《新风尚》。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佳作。我还读过他的译名为《In God's way》③的英文版小说，也很好。他在各方面始终如一，真诚地爱善。正因为如此，他有话可说，而且说起来铿锵有力。他写的我都爱读，连他本人我也很喜欢。但对易卜生④我就不能这么说了。他的剧作我也都读过，他的史诗《布兰德》我是耐着性子读完的。这些作品都是凭空臆想，矫揉造作。从人物都缺乏真实性、经不起推敲这一意义上说，这些作品甚至写得很糟。他在欧洲的声誉只能证明欧洲创作界极端贫乏无知。克尔恺郭尔⑤和比昂松却好得多。他们的创作虽属不同类型，但两人都具有作家的主要品质：真诚、热情、严肃，对人们所想所说的一切都严肃地加以思考和评说。

您提到的克尔恺郭尔的文章我知道在我这儿，但我和玛莎

---

① 彼·戈·汉森将他翻译成丹麦语的托尔斯泰作品《教育的果实》、《克莱采奏鸣曲》，以及他译成俄语的易卜生剧作，还有几位斯堪的纳维亚作家的肖像，寄给了托尔斯泰。

② 比昂松（1832—1910），挪威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③ 英语：《照上帝的旨意》。

④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诗人。

⑤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出生的著名宗教哲学家、作家。

至今尚未找到。我们再找找。请告诉我，要是找不到，是否会使您很懊丧。我收到很多寄来的手稿，由于杂乱，经常丢失。

我早已在写一部相当大的作品①。当然，切尔特科夫将送交您翻译。从他的来信看，他已经考虑到了。此外，我写了一篇题为《第一阶段》的小文章，在切尔特科夫处，将刊登在他出版的集子里，这篇文章也将送交您，他会尽快办到。

请向您的妻子②转达我的问候。很遗憾您不能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忆起您的来访。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俄国新闻》和《新时报》编辑

阁下：

鉴于经常收到要求允许出版、翻译和演出我的作品的信函，我请求贵报刊登我的下列声明：

凡有此愿望者有权在俄国或国外用俄语或其他文字无偿出版和演出一八八一年以来我所写的全部作品（这些作品已收入1886年版我的作品全集第12卷、今年1891年出版的第13卷

① 指《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② 也是一位翻译家。

中)①，以及我在俄国未曾出版而今后有可能出版的全部作品。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祖特内尔②

(初 稿)

女士：

我收到您的信的时候，正在拜读布尔加科夫③给我寄来的您的小说④。

我非常珍视您的这一作品。我想，您这部小说的发表是一个吉兆。

奴隶制取消前曾发表过一位妇女斯托女士的名著⑤。但愿您这本书的出版能在消灭战争以前。我不相信仲裁法庭是消灭战争的有效手段。我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⑥即将完稿，在这篇文章中我谈了我认为是根除战争的唯一手段。不过凡出自对

---

① 托尔斯泰不得不作此说明，因为在一八八六年托尔斯泰夫人的命名日那天，他把刚完成并收入全集第十二卷的中篇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赠送给夫人，稿费收入作家庭开销用。在本声明中托尔斯泰又把该作品列为公有。托尔斯泰夫人最初反对这一做法。该声明于一八九一年九月十九日刊登在《俄国新闻》及《新时报》上。后为多家报纸转载。

② 祖特内尔(1843—1914)，奥地利女小说家，和平主义者。原信用法语写成。

③ 指费·伊·布尔加科夫(1852—1908)，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

④ 即《不要武器》。

⑤ 指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

⑥ 指《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人类的真诚热爱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会带来成果。我深信，罗马召开的代表大会①，象去年伦敦的代表大会②一样，也将大大促进人们了解欧洲处在明显矛盾中这一思想，即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状态与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和人道的道德准则之间的矛盾。

女士，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和好感。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十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列杰尔列③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您的第一封信我是请女儿回复的。现在我尽可能详细地回复您最近的一封来信。您信中附有一份存马拉库耶夫处的书目抄件。

非常感谢您寄来这份书目抄件，它是由发表在《蓓尔美尔街要闻集成》报上的百册优秀书籍书目中我做了记号的书构成的。这书目根本不合适。首先是因为只列出了作家的名字，而没有考虑到他们往往是些多产作家，他们的作品良莠不齐。其次，同为优秀著作可以是优秀的，也可以是非优秀的，这取决于读

① 指十一月九日在罗马召开的第三次和平代表大会。会议参加者拥护国际仲裁法庭的思想。

② 指一八九〇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和平代表大会。

③ 列杰尔列是一位出版商。

者的年龄、教育程度、个性。总之，经过比较认真的思考以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开列一百部绝对优秀的书籍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我当时未经周密考虑就迎合了这个想法，按斯特德① 的书目标出一些书，而这个想法是不够严肃的。

我认为您的第一个问题很有意义，因为涉及到每一个个别的人，要知道究竟哪些书对他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如果对这一问题作出认真负责的回答，可以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

我现在誊抄的这封信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就写好了。与此同时，我开始拟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目。我用下列词来衡量印象的程度：强烈、非常深、很深。书目我按年龄段分列：(一)童年至十四岁；(二)十四岁至二十岁；(三)二十岁至三十五岁；(四)三十五岁至五十岁；(五)五十岁至六十三岁。我列出了部分书目，其中，我想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各种作品不到五十部。我知道这书目非常不全，因为我无法想起全部书目，等我慢慢想起来再补充。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您要拟定百册书目的愿望我无法实现，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至于我现在列出的给我留下印象的书目，我将尽可能增补并寄给您。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寄上我开始拟定尚未完成的书目供您参考，但不供发表，因

① 《蓓尔美尔街要闻集成》杂志登载的书目是约翰·列博克拟定的，并附文论世界文学百册优秀作品。因为斯特德(英国记者)是该刊发行人，托尔斯泰便把列博克的书目说成了斯特德的书目。

为这一书目还远非完备。

## 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

### 童年至十四岁或十四岁左右

《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强烈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四十大盗》、《陔麦伦·辛曼王子》……很深

波戈列利斯基[①]:《黑母鸡》……………………………非常深

俄罗斯壮士歌:《好心人尼基季奇》、《穆罗姆人伊利亚》、

《阿廖沙·波波维奇》,以及民间故事…………………强烈

普希金的诗:《拿破仑》…………………………………很深

### 十四岁至二十岁

《马太福音》:登山训众…………………………………强烈

Stern: «Sentimental Journey»[②]……………………非常深

Rousseau: «Confession»、……………………………强烈

«Emille»、…………………………………非常深

«Nouvelle Héloïse»[③] ……………………非常深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非常深

席勒:《强盗》………………………………………………非常深

果戈理:《外套》、《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

---

① 安东尼·波戈列利斯基是阿·阿·佩罗夫斯基(1787—1836)的笔名,俄国作家。

② 斯特恩(1713—1768),英国作家,感伤主义文学创始人。此处指他所著长篇小说《多情客游记》。

③ 卢梭:《忏悔录》、《爱弥儿》、《新爱洛绮丝》。

奇吵架的故事》、《涅瓦大街》、……………………………很深

《维》、……………………………………………………强烈

《死魂灵》…………………………………………………非常深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非常深

德鲁日宁：《波莲卡·萨克斯》……………………………非常深

格里戈罗维奇：《苦命人安东》……………………………非常深

狄更斯[①]：《大卫·科波菲尔》……………………………强烈

莱蒙托夫[②]：《当代英雄》、《塔曼》……………………………非常深

普雷斯科特[③]：《墨西哥征服史》……………………………很深

## 二十岁至三十五岁

歌德：《赫尔曼与窦绿苔》…………………………………非常深

维克多·雨果：«Notre Dame de Paris»[④]………………非常深

丘特切夫诗作………………………………………………很深

科利佐夫[⑤]…………………………………………………很深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⑥]（用俄语读）……………………很深

费特诗作……………………………………………………很深

柏拉图：《斐多篇》和《会饮篇》（库辛的法译本）……………很深

## 三十五岁至五十岁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用希腊语读）……………………非常深

---

① 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

② 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

③ 普雷斯科特（1796—1859），美国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

④ 《巴黎圣母院》。

⑤ 阿·瓦·科利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风格近似民歌。

⑥ 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两部长诗，一译《奥德修纪》和《伊利昂纪》。

壮士歌……………………………………………………………非常深

色诺芬：《远征记》………………………………………………非常深

维克多·雨果：«Misérables»①……………………………………强烈

Mrs. Wood②小说 …………………………………………………很深

George Elliot③小说…………………………………………………很深

特罗洛普④ 小说……………………………………………………很深

## 五十岁至六十三岁

《福音书》(全部用希腊语读)………………………………………强烈

《创世记》(用希伯来语读)………………………………………非常深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⑤ ……………非常深

Parker: «Discourse on religious subject»⑥ ……………很深

Robertson's sermons⑦………………………………………………很深

Feuerbach(书名忘了，是关于基督教的著作)⑧……………很深

Pascal: «Pensées»⑨ …………………………………………………强烈

---

① 《悲惨世界》。

② 伍德夫人(1814—1887)，英国小说家。

③ 乔治·艾略特。

④ 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

⑤ 亨利·乔治(1839—1897)，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政论家，此处指他的著作《进步与贫穷》。

⑥ 帕克(1810—1860)，美国上帝一位论派神学家、牧师、反蓄奴的社会改革家，此处指他的著作《宗教问题研究》。

⑦ 罗伯逊(1816—1853)，英国基督教会圣公会教士，此处指罗伯逊的布道。

⑧ 指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1804—1872)的著作《基督教的实质》。

⑨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此处指他的著作《思想》。

爱比克泰德①……………………………………………强烈

孔子和孟子……………………………………………非常深

论佛　一个著名的法国人（不详）②所著……………强烈

老子　Julien③所著………………………………………强烈

## 致乔治·仲马④

阁下：

您的来信我已搁置相当长时间了，想抽空回复，但至今确实一直没有时间。

您设想，我在《忏悔录》中谈到的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⑤我认为您说得完全正确。我近来的几部作品比较明显反映出的思想，在早期作品中是处于萌芽状态。我之所以感到这一变化很突然，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同样，我觉得您把《论生命》一书视作转折点的想法也是完全正确的。在您的写作中⑥我很愿意助您一臂之力，但很遗憾，不能如愿。因为我没有时间，也不知道从何着手。

---

① 爱比克泰德（约50—138），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他本人无著作，其学说由弟子阿利安在《谈话录》及《手册》中叙述。

② 指富科（1811—1894），法国梵语学家。

③ 朱利安（1799—1873），法国汉学家。

④ 乔治·仲马（1866—1946），法国哲学教授。原信用法语写成。

⑤ 乔治·仲马对《忏悔录》中提到一八七七年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转折这一点表示奇怪，他认为托尔斯泰的道德哲学原则体现在《安娜·卡列宁娜》，甚至在《战争与和平》中。

⑥ 指仲马在写题为《托尔斯泰和爱的哲学》一书，

阁下，请接受……

［一八九二年四月一日］
［莫斯科］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收到了您的一封绝妙的信，我既同意又不同意这封信。不同意是因为您的信再好不过地证实了我的话是正确的，同时也批驳了信的内容。

在这封信中您正是按我的意思办的，其结果是您对我又劝说，又感化。不，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主人公身上描绘的都是自己，想象人们都是这样。①就算是吧！结果正是在这些人物身上不但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族人，而且连外国人也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心灵。越是深入挖掘，发现人们共有的东西就越多，越感到熟悉和亲切。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在科学哲学著作中也是如此，不管作者是谁——康德②也好，斯宾诺莎③也好，无论他们多么想做到客观，我们，包括我，所看到的只是作者的心灵、智慧和性格。

我收到了《俄国导报》寄来的您的小册子④，非常喜欢。文章

① 斯特拉霍夫在信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人物，描写了许多神经不正常和病态的人，他坚信他写的是现实，人的心灵正是这样。"

②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③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④ 指《当代自然科学的进程和性质》一文。

既简短又丰富。我知道，您已经不可能改变自己了，当然我也并不想要您改变。您的写作风格也反映了您的性格的本质。瞧，我好象语无伦次了。吻您，再见。我的生活一切照旧。我依然在写作，总是快要结束而又结束不了。

请来信。近日我们将到别吉切夫卡去小住几天。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二年]九月三日。天气绝佳。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①]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

我收到了希里亚科夫的信[②]和通报，并答复了他。如果我能拿出什么作品的话，我会很高兴。可是现在我简直一分钟也不能放下我埋头干的工作。在没看完和修改好已写的东西以前，我拿不出任何别的作品。如果我能及时修改完毕，我就尽力而为[③]。

契诃夫[④]的《第六病室》是多么好的作品啊！想必您已经读

---

① 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1864—1940)，媒介出版社编辑，托尔斯泰的亲密朋友。

② 新闻工作者希里亚科夫请求托尔斯泰参加出版一本集子以资助移民。

③ 晚些时候托尔斯泰给了中篇小说《应当趁着有光行走》(标题源出于《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五节)。

④ 安·帕·契诃夫(1860—1904)，俄国著名作家。

过了。如果来得及，我给切尔特科夫写封信。吻您和他。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莫斯科]

## 致尼·谢·列斯科夫

您相信吗，我原打算继续写一篇艺术作品①，可又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写的人是不存在的，写的事也根本没有过。觉得很不对劲。是文学这种形式已经过时，小说正在过时，还是我活到头了？您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还着手修改论艺术和科学的文章②。这非常非常吸引我。我觉得这很重要。

列·托尔泰斯

[一八九三年七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谢·列斯科夫

亲爱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由衷的同情和建议。并且您不象一般人用嘲讽的口气说这一番话，我的确为此深受感动。您说得对，

---

① 指《谁有理?》。

② 托尔斯泰在修改早期写的几篇尚未完成的文章。

要寄的话，应该寄给英国报纸。我就这么办，如果寄，就寄给英国和德国报纸。①我说“如果寄”是因为至今尚未完稿。我不习惯一蹴而就，我在不断修改。现在是晚了。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在这些事情上我相信自己的心声，我既听从内心也受事件本身的驱使。这声音几乎一直在说，应该这样做。这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对年轻人及初涉尘世的人的忠告，对此我这个老人不应该掩饰。另外，如果觉得应该寄，那写起来会很顺手。但至今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一直拖着。

昨天我在《北方导报》上读到波塔片科的中篇小说②。真是卑鄙极了！人们简直好坏不分。更糟的是，这些人还认为自己能够分辨，但恰恰把坏的看作是好的，象评论我们的学校那样。可以肯定地说，要是这些人充斥了整个黑暗的社会，他们只会有百害而无一益。充满波塔片科之流的我国整个小说界肯定是有害的。如果他们写了什么道德上无害的东西，那也是无意识的。而评论家们则不遗余力地分析，他们中间谁是最优秀的。结果都是最优秀的。波塔片科的这部中篇小说对我来说是coup de grâce③。我早就在想，全部小说，尤其包括所有象左拉④、布尔热⑤等人的小说，是些伤天害理、一无是处的东西。现在对我来说，这一点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再见，希望您身体健康，精神振作。我很高兴，十一月在莫斯科能见到您。

---

① 指寄文章《基督教和爱国主义》。托尔斯泰在该文中揭露了俄法军事同盟的反动实质。因书刊检查，此文在俄国无法发表，后来在英国发表。

② 波塔片科(1856—1929)，俄国小说家。信中指他的中篇小说《家庭故事》。

③ 法语：最后一击。

④ 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

⑤ 布尔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在等待列夫[1]的消息，等待他和扎哈林[2]的决定。昨天本想给他写信，但感到精神不佳，晚上埋头看书，错过了时间。我专心阅读的是《北方导报》，波塔片科的中篇小说。实在令人惊讶！十八岁的孩子知道父亲有情妇母亲有情夫以后，感到气愤并表露了自己的感情，结果反而怪他破坏了整个家庭的幸福，是他行为不端。太可怕了。我很久没有读到过类似这样令人愤慨的东西了。可怕的是，象波塔片科、契诃夫、左拉以及莫泊桑这样一些作家[3]甚至优劣不分，把大部分劣作视为佳作，冒充艺术以飨读者，腐蚀读者。这部中篇小说对我来说就是 coup de grâce，使我弄清了长久以来我模糊感觉到的东西。那里面还写到疯狂和犯罪现象，很有意思。昨天我写得很多，都是有关宗教的[4]。还有早餐时吃得过饱，整个晚上都感到精神不振。眼下玛莎和薇拉到图拉去了。玛莎送走了病人。早上我写得很多，还是写宗教。后来去迎他们，一直步行到巴索沃，然后返回，他们在禁林赶上了我。现在我正写信，感觉非常好。常想起小万

---

① 指托尔斯泰的第三个儿子。

② 一位内科医生，从一八六〇年代起，为托尔斯泰及其家人治病。

③ 此后托尔斯泰对契诃夫和法国作家莫泊桑（1850—1893）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④ 指《宗教和道德》一文，

尼亚[①]。告诉他，我装过他的篮子空着，现在没有小孩可装了。塔尼娅真可怜，自己弄牙。让牙自己坏好了，她又不是牙医。土伦的疯狂似乎结束了[②]，这一点令人快慰。

为了整个底层不生火，我明天搬到楼上去。再没有什么可写了。看来这封信你并不需要，但我还是要把它寄出。吻塔尼娅、廖瓦、安德留沙、米沙、萨沙、万尼亚和你。向索·埃[③]和科利亚[④]问好。

列·托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德·瓦·格里戈罗维奇

亲爱的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

衷心地祝贺您[⑤]。回忆起将近四十年从未蒙上丝毫阴影的友谊，特别是从您的最初几部中篇小说连同《猎人笔记》一起给我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来说，您在我心目中是值得我敬爱的。

我记得，当时我还是一个缺乏自信的十六岁男孩，《苦命人安东》使我非常感动，万分欣喜。[⑥]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可喜的发现，我发现可以并应该去描写俄罗斯庄稼汉——我们的

---

① 小万尼亚是托尔斯泰的幼子。

② 指俄法军事同盟建立后在法国土伦举行的庆祝活动。

③ 塔·利·托尔斯泰娅的女友索菲娅·埃马努伊洛夫娜。

④ 尼·列·奥博连斯基。

⑤ 托尔斯泰祝贺格里戈罗维奇从事创作五十周年。

⑥ 《苦命人安东》发表于一八四七年，托尔斯泰已经十九岁了。

养育者和，我想说，我们的老师，不是嘲弄，也不是为了装点场面；可以并且应该怀着热爱、甚至是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去塑造他那昂首挺胸的形象。

由于您的作品对我产生了如此良好的影响，您对我来说尤为值得敬重。为此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由衷地感谢您。

真诚地愿您具有一般说都需要，而对我们老人来说，则是世界上最需要的东西：从人们那儿得到更多的爱，也给人更多的爱。年轻的时候缺少爱还可以将就，到了老年，没有爱生活简直就是痛苦。

我希望，庆祝您的周年纪念日会更加促使我的祝愿得以实现。①

真诚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列·帕·尼基福罗夫

亲爱的列夫·帕夫洛维奇：

您的译作②尚未收到。收到后一定象往常一样认真拜读。哪部长篇小说先译都无关紧要，因为两部作品都值得翻译。《Mont Oriol》③甚至略胜一筹。

① 一八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此信在庆祝会上宣读。

② 尼基福罗夫为媒介出版社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托尔斯泰审阅他的校样。

③ 《温泉》。

您对评论作家应看他的作品而不是看他所做的事这一见解不以为然，我非常理解。我对这种论断也很反感。不过，象我当时跟您谈的一样，只是要作一点说明，正如普希金对此曾精辟地说过，写作就是作家的事业。譬如一个铁匠，一个干活的人喝醉了酒，那我应该考虑到他的工作，不能把他和一个无所事事的酒鬼相提并论。如果说卢梭意志薄弱，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加上他还有其他许多弱点，但是作为作家，他的事业是杰出的，因此不能把他和游手好闲的堕落分子相提并论。至于一个人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并完成他承诺的事，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我甚至要说，如果一个人不竭尽全力去实现他的诺言，那他永远无法很好地说清应该做的事，也永远感染不了别人。

在这方面我和您不可能存在分歧。

我们在乡下还要住上两个星期左右，因为这儿太好了。然后我们在莫斯科见。

爱您的

列·托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谢·列斯科夫

亲爱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我早就该给您写信了，但最初因为还没有读完您的作品①，我想就这部作品给您写封信，后来就没有时间了。

我很喜欢这篇东西，尤其喜欢的是，写的都是真实，没有虚构。真实可以写得非常引人入胜，甚至比虚构更能引人入胜。您能够出色地做到这一点。

别人对您说了些什么不应该说的话？是说您不会颂古之类的话？这可不对。古风虽好，自由更佳。

希尔科夫②的情况您听说了吗？听说他母亲奉皇上旨意和警官一起到他的流放地把他的几个孩子带走的事了吗？我不详细写了，因为您可能都已知道。

梅尼希科夫的文章③写得多么好啊！

我还在写那篇东西④，还没有完稿。莫斯科和城市的忙乱非常妨碍我工作，可我的头脑象在乡下一样清醒。

您近况如何？想到将和您见面，我非常高兴。

爱您的

列·托·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十日〕

〔莫斯科〕

# 致列·利·托尔斯泰和塔·利·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

〔……〕

---

① 指短篇小说《围栅》。

② 德·阿·希尔科夫(1857—1914)，近卫军军官，曾同情托尔斯泰的观点。

③ 指评论托尔斯泰的《无所作为》的文章。

④ 指《基督教和爱国主义》。

由于要写莫泊桑文集序，我从斯托罗任科处拿来了一些论美学的书，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增长了不少知识。Knight的英文版《Philosophy of the Beautiful》①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居伊约（忘记名字怎么写）的著作中有许多很好的论述。我读了他的两本书《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等②，记不清了，有许多很好的内容。以前我没有读过。一方面，著作中没有完整的，主要是没有明确的理论，庸俗进化论使他思想混乱。但另一方面，有许多极好的思想给人以启迪。

塔尼娅，你和里舍③去看戏已经回来，我很高兴。他虽然很好，但毕竟是个法国人，还有点konke④，他总的来说非常konke。我认为，施廖德尔和罗德⑤要比他严肃得多，也聪明得多。艺术的理论问题已多次使我感到不安。看来，我脑子里还不明确。随便发表议论没有必要。应该仔细阅读美学史，以便知道对此发表了多少有真知灼见、但又非常含糊不清的论述。眼下一切都使我想到艺术这一课题。引起我许多想法。比如昨天别尔斯⑥家的晚会，你参观罗浮宫（已使你疲惫不堪）。昨天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四重奏后我和大提琴手畅谈了起来。他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演奏得很出色。后来开始演唱了，为了不妨碍演出，我们来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我情绪激昂地向他证明，现代音乐走上了歧途。但突然什么东西打断了我的思路，攫住了我，吸引

① 指哲学和艺术理论教授奈特（1836—1916）所著《美的哲学》。

② 法国哲学家居伊约（1854—1888）著：《从社会学角度论艺术》、《当代美学问题》。

③ 一位法国生理学家。

④ 此词何所指，不详。

⑤ 施廖德尔是一位法国新闻工作者，罗德是一位瑞士小说家。他们是托尔斯泰的子女在国外结识的朋友。

⑥ 托尔斯泰夫人的长兄。

着我，要我俯首听命。这是因为演唱开始了。一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出色的男中音巴布林和少女里格正演出二重唱«La ci-darem la mano»①。我停止说话，开始倾听，好象什么东西使我欣喜，令我微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啊！你的罗浮宫也是如此。正如由于施展妖术，即施加神秘的邪恶影响而遭到惩罚，由于祈祷，施加神秘的善的影响而受到称颂赞扬一样，艺术也应该如此。这不是戏言，而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可事实上人们却要不良的影响。廖瓦，《俄国新闻》报对你的中篇小说②虽然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消极的自我完善或诸如此类的话，但说得很妙。格撤下了那幅画，因为画的是屠杀场面，会使人扫兴。③好吧，你就去弄个明白吧。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好，亲爱的，再见，晚安。我要到谢廖沙叔叔那儿去一趟。

这封信象小姐们写的，东拉西扯什么都说。

[一八九四年三月十一日]

[莫斯科]

# 致尼·谢·列斯科夫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由于近来我显然不实事求是地用了一些在信中常用的修饰语，我决定永远不再使用任何这类词语。因此，今天在您的名字前面我也不加任何表示尊敬和好感的修饰语了，而这些修饰语

① 莫扎特歌剧《唐璜》中的二重唱："美人，把你的手给我"。

② 指托尔斯泰的第三子列·利·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成年》。

③ 沙皇政府禁止展出格的画《耶稣受难》。

我是可以完全真诚地用于您的。

我曾写过我讨厌虚构，这不是对别人，而只是对我自己而言，并且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即我给你写信时的）心情下讲的。况且虚构千差万别。令人讨厌的是言之无物的虚构。而您呢，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现在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在回答您的问题时，我要说的是，我只希望您继续您的创作活动，尽管这一愿望并不排斥我们每人对自己，因此也是对我们所热爱的人们所抱有的其他愿望。希望他们以及他们的事业将是永恒的，在他们谢世前能不断完善，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为人们所需要，也让上帝感到更为欣慰。死期接近总是可怕的。我这是说自己，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一个人从自己的袋子里把所有的废物拿出来，还以为这些都是人们所需要的。可是突然发现，把深藏在袋子角落里的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东西忘记了，没有抖出来。破旧的袋子一旦被扔到粪堆上去，留在袋子里的那件唯一美好的东西也就白白地丧失了。可千万别以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谦逊。我们这些享有人间荣誉的人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即深信人们赞扬你的正是上帝所需要的，而上帝所需要的却被遗弃了，霉烂了。

因此，所有我们这些老人对此感到害怕。我想您也如此。既然人们在死神面前感到恐惧，那就应该很好地搜寻一下所有的角落。我们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留在那儿。

再见。但愿您能在彼得堡收到这封信，而且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四年五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费·费·季先科

我刚才非常仔细地重读了您的短篇小说[1]。小说的整个第一部分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切都很不自然，充满了夸张和虚构。依我看，任何一个编辑部都不会刊登。法官接受贿赂物品——茶叶和葡萄，他和妻子贪婪地大吃大喝；警察局长腰佩短剑，他和法官相互承认受贿；商人们给法官一万为的是不按票据付款等等全都很不真实，显然是故意把臆想出来的事件和细节描写得漆黑一团。这样显然使整个这一部分难以令人接受。这种使读者失去信任的虚构和夸大在审讯警察局长的情节中也有。只有法官开庭，特别是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开庭描写得很好。这一情节虽然写得很好，但读者在读到这儿以前就已经对所写的东西失去信任了。象目前这样，小说既不能寄给《欧洲导报》，也不能寄给任何别的一家刊物编辑部。所以寄还给您。

我知道，我这封信不但会使您不愉快，而且会使您心情沉重。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最好说实话，您有写作才能，但对自己缺乏严格批判的态度，因此也缺乏修改加工的耐心。请千万不要生我的气，请相信我对您的一片真心好意，愿您真正幸福。这事和所有的事一样，"欲速则不达"。倘若您已决定要冒风险吃文学工作这碗饭的话，那您对自己的作品就要进行最严厉的批评，毫不留情地修改十遍、二十遍、三十遍，摈弃一切多余的，经过千锤百炼，最后才送交出版。这样才更为有力，甚至从物质

---

① 指《没有上帝》。

方面讲也是如此。到那时，名声在外，可以靠这一危险行当获取生活资料。这样要比粗制滥造地大量写作轻松多了。如何修改这篇小说，应该由您自己去思考。我觉得，是否应该这样做：直接从涂脏的大门开始，简短地叙述一下涂抹的人和目的何在，然后审讯，法官审判和会审。小说的核心和意义在于揭露一帮腐化堕落、无所事事的老爷对待温顺的劳动人民的高傲无情的轻蔑态度以及法庭上的伪公正、假仁慈。这最好放在后面几章，要写得更精炼，更有力。其他的写多少取决于对了解法庭是否需要。要是我就这样写。

好，再见，可别生气。愿您获得的不是文学上的成就，而是对这种成就无动于衷的胸怀。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八至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瞧，我又有求于您了。恐怕是最不愉快的请求。

这封信由一位非常可爱的男爵小姐迈恩道尔夫转寄或转交给您。我和她在奥尔苏菲耶夫①家小住了几天，眼下我还在他

① 一位庄园主，托尔斯泰的朋友。

家。我把为《北方导报》写的短篇小说① 手稿给了男爵小姐。该报的编辑们过于贪婪，因此我不想直接交到他们手里。不然他们会不寄校样给我，并且未经必要的修改就发表。我冒昧把小说寄给您，通过您转交。首先，请您过目并且告诉我，是否可以发表这篇小说。是否会丢脸？我很长时间没有写艺术作品了。说真的，我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样。我是怀着极大兴趣写的，但写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要是您说不好，我丝毫不会见怪。可能正是这一点会使您不快。如果您认为小说可以，那就请您在校样上签字付印。多谢您写的几封美好的信。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

[尼科利斯科耶—戈鲁什基]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寄给我书②。一定拜读您指出的部分，很可能会拜读全书。寄上校样③，改得乱七八糟。请不要把涂改得不象样的校样送去付印。在您整理完以后我还要再看一遍。我也给古列维奇写信，让他再寄给我。要是您能费心再看一遍，并修改不妥之处，我将不甚感激。我不喜欢这篇小说。在您的意见中我也听出有不赞成的成分。请把您和别人谈论这篇小说的所有

---

① 指《主人和雇工》。

② 指斯特拉霍夫所著《哲学概要》。

③ 指《主人和雇工》的校样。

意见都写给我，而且写得尖锐些。我很想知道，我的才能是否衰减了。如果是，这如同我现在不能象四十年前奔跑一样，不会使我感到懊丧和奇怪。

好，再见。吻您。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莫斯科]

这封信由一位跟我要好的熟人季诺维耶夫转交给您。他是省长的兄弟。

##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谢谢您寄来书，更要谢谢您写了一封美好的信。是我不对，没有给您写信，请原谅我。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各种应酬也很多，什么事也来不及做。要做的事一百年也做不完，主要怪我自己。我要是能成为斯塔索夫认为是非常可耻的十足老好人也行。

这封信由两位年轻人转交①，即我朋友的儿子大学生鲁萨诺夫和他的同学谢戈廖夫。两人都很纯真，讲道德，不酗酒，不抽烟，不好色，是很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在彼得堡举目无亲。如果一年能到您那儿去一趟，聆听您的教诲，了解您，对他们一

① 信未能转交，因斯特拉霍夫当时已病重，于一月二十四日去世。

定会有益处。如果偶然有机会介绍他们结识一个俭朴的家庭（当然我指的是在您那儿碰到的人），这对他们来说就太好了。我敢大胆地把他们荐举给任何一个美好的家庭。您想必会见到切尔特科夫，他会把我们的情况告诉您。我们的生活照旧，有许多不如意的事，心情不愉快，但我习惯埋头越来越吸引我的工作。也许您会见到和切尔特科夫一起到彼得堡来的英国人肯伍泽。我曾对您谈到过他，您也读过他的东西。他是一位很严肃的、信教的人。我非常希望您能和他结识。

为了确信我自己对莎士比亚的见解，近日我看了《李尔王》和《哈姆莱特》。[①] 如果说过去我多少还有点怀疑我对莎士比亚的态度是否公正的话，那现在这点怀疑已荡然无存。《哈姆莱特》是一部多么拙劣、淫秽、低级而又毫无意义的书。一切都建立在异教复仇的基础上。只有一个目的：想集艺术效果之大成，但杂乱无章。作者那么热衷于效果，甚至不屑考虑应为主要人物塑造某种性格，而所有人都认定，这是天才地塑造了一个没有性格的人的形象。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意识到芸芸众生的见解是何等苍白无力以及他们能够怎样欺骗自己。您的书我还没有读完。我象往常一样，读完就给您写信。

再见。拥抱您。我患流行性感冒大约三个多星期，现在刚好。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六年一月中]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指看话剧演出。

## 致瓦·瓦·安德烈耶夫[1]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阁下：

我认为，您竭力使古老优美的民歌在人民中间保存下来的做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您选择的道路会使您达到目的，因此希望您的事业取得成功。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时刻愿意效劳。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

[莫斯科]

## 致谢·捷·谢苗诺夫[2]

亲爱的谢尔盖·捷连季耶维奇：

我非常遗憾，应告诉您有关您剧本的不愉快的意见。您对我口述的要好得多。关键在于主要人物写得不好，不生动，而且是尽人皆知的老一套说教。这没关系。您别气馁。您可以改写，或者重新写。大概今后您会有许多时间。每个人物应有不足之处，以便显得真实生动。而这一点您却没有。那位老师也写得不好，太粗俗。再见。您的信已转寄给列昂尼拉·福米尼奇娜。

① 瓦·瓦·安德烈耶夫(1861—1918)，俄国著名音乐家，民间音乐乐队的组织者。

② 谢·捷·谢苗诺夫(1868—1922)，一位农民作家。

亲切地握您的手。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 致伊·隆·戈列梅金[①]

伊万·隆吉诺维奇阁下：

我怀着尊敬和善意象普通人对普通人那样给您写信。请您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的这封信。只有怀着这种真诚的感情，才能谅解和协商。

事情涉及一些人受到贵部官员的迫害。这些人收藏有我写的在俄国被查禁的著作，并把这些著作拿给向他们索要的人阅读了。据我所知，有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受到这种迫害。最近在图拉发生了一次这类事件。一位姓霍列温斯卡娅的女医生被搜查并投入监狱。现在又因被指控扩散我的著作而受到侦查员的审讯。

对霍列温斯卡娅夫人的迫害事件尤为令人震惊。她是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妇女，身体多病，神经极为脆弱。她的人品受到高度尊重，她无愧于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的普遍爱戴。

据我所知，迫害的借口是，霍列温斯卡娅和我的几个女儿很熟，来往密切。图拉的一位工人曾数次写信要我把我的著作《我的信仰是什么?》给他阅读。由于手头没有多余的书，加以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他的几封来信我都没有回复。今冬我又收到了提出这一要求的来信。我把信转交给我的女儿，告诉她，要是我

① 伊·隆·戈列梅金是当时俄国内政部长。

们有这个人索要的那本书，就寄给他。我女儿也没有，但她记得霍列温斯卡娅夫人就住在来信要书的那个人所在的图拉城，她有我的一些禁书。于是我女儿把自己的一张名片寄给了要书的人，名片上写着请霍列温斯卡娅夫人如能找到就把书给来人。我女儿给霍列温斯卡娅写的这句话便成了霍列温斯卡娅被捕和受尽各种折磨的借口。

我认为，这类措施是不明智的，徒劳无益的，残酷的，而主要是不公正的。所以说不明智，是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解释，为什么从千万个有我的著作并把这些著作给熟人阅读的人中，唯独挑选霍列温斯卡娅夫人作为迫害对象。

这些措施之所以徒劳无益，是因为他们达不到任何目的。这些措施达不到禁止的目的，因为打算制止的那种危害继续存在于千千万万人之中，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投入监狱。这些措施之所以残酷，是因为对许多人，象霍列温斯卡娅夫人那样体弱多病、神经脆弱的人，搜查、审问、特别是坐牢会造成象霍列温斯卡娅已有的那种严重的精神上的疾病，甚至死亡。主要是，这些措施极不公正，因为没有针对被政府认为是危害的制造者。

这一次的危害制造人就是我。是我写的那些书，是我口头和书面答应传播政府认为是有害的那些思想。因此，如果政府要反对这种有害思想的传播，那就应该把目前对那些偶然受到影响的人所采取的措施用来对付我。他们的过错只不过是拥有使他们感兴趣的禁书并把这些书借给自己认识的人阅读。政府应该这样做还因为我不仅不隐瞒我的这一活动，相反，我写这封信直接声明，我写了并且传播了被政府认为是有害的那些书，现在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信中我都继续在写在传播。谈话时我也传播书中表达的那些思想。

这些思想的实质是，把高于人世间一切法的不容置疑的上帝的律法告诉人们。根据这一律法，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应该相互仇视，相互使用暴力，相反，应该友爱互助，对待别人象您希望别人对待您那样。

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尽我所能表达的正是这些思想以及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我要尽力在我目前所写的一本书① 中更鲜明、更通俗地加以阐述。我在谈话中，在给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所写的信中讲的也是这些思想。现在，我指出贵部官员违背上帝律法而制造的残酷的暴力事件也还是为了向您说明这些思想。

关于传播基督教教义，迦玛列曾经说，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② 这些话永远是要求政府对待人们的活动抱真正的明智态度的教训。如果某一活动是错误的，它自然会失败。如果某一活动就其内容来说是上帝的事业（正如我们时代的上帝事业就是以明智的博爱原则代替暴力的原则），那么任何外力既无法加速也不能阻碍这一活动的完成。假如政府允许这些思想不受阻碍地得以传播，这些思想就会缓慢地、从容不迫地传播开来。要是政府象现在所做的那样去迫害掌握这些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传播给别人的人，那么这些思想的传播在胆怯、软弱、信念未定的人们当中缩小的程度，将和在坚强、刚毅、信念坚定的人们当中扩大的程度一样。所以，不论政府怎么做，传播真理的过程不会停止，不会放慢，也不会加速。

依我看，这就是传播真理的普遍永恒的法则。所以，政府在

---

① 即《怎样读〈福音书〉，它的实质何在?》。

② 迦玛列其人和他说过的这一段话，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四节、三十八节、三十九节。

对待不受它欢迎的思想时，最英明的做法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更不要采取象折磨无辜者那样的卑鄙、残酷而又显然不公正的措施。这些无辜者只不过做了千万人一直在做的事，而他们中间却没有任何人受到迫害。

倘若政府一定要采取行动，要惩罚、威胁、制止政府认为是恶的活动，那不明智和不公正的程度最小的做法莫过于把惩罚、恐吓、制止恶的所有措施都用来对付政府认为是制造恶的人，即对付我。更何况我现在预先声明，我至死将毫不停顿地进行政府认为是恶而我却看作是在上帝面前应尽的神圣义务的事业。

请不要认为，我要求把对付我的一些熟人的措施用来对付我，是因为我预料到政府使用这些措施来对付我会有某些困难，我的名望和我的社会地位使我免遭搜查、审讯、流放、监禁以及其他更恶劣的暴力行为。我不仅没有这么想，而且深信，如果政府断然反对我，放逐、监禁或采用更为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我，不会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社会舆论不仅不会因此而愤慨，相反，大多数人会完全赞同这种做法，并且会说，早该如此。

上帝可以作证，我写这封信并非要向政府逞强，也并非随便说说，而是出于道义上的需要，即不让无辜的人们为我的行为承担责任，主要是向政府人士（也包括您）指出这些措施的残酷、不明智和不公正，并且请您尽可能停止这样做，以免因此而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如果您能回复我一封简单的便函，谈谈您对我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是否能答应我的请求，即把所有的迫害，如果是必须的，推迟到将来并加之于我这个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是应该受到迫害的主要的人身上，我将不胜感激。

我怀着真挚的友好感情向您致以敬意。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莫斯科］

## 致弗·瓦·斯塔索夫

可爱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收到了您的来信。您不让用修饰语，可我用了，因为我觉得您就是这样一个人。谢谢您寄给我《Pan》①，尚未收到。一收到我就告诉您，读完后如数归还。

昨天拜读了您论格②的文章的结尾部分。我无法评论，因为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太亲切了，深深打动了我，使我赞叹不已。丢开我感到亲切的传记部分不说，我仍然感到这将是一本有益于读者，特别是有益于画家的好书。作为局外人会怎么评论呢？您在信中写到的有关艺术的见解非常正确。在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存在着许多迷信。当你弄清并摆脱这些迷信时，你会发现，迷信最多的莫过于艺术领域，而且愚蠢到可笑的地步。我很想知道您现在写的书③的内容。我将怀着极大的关切和希望能找到许多引起我共鸣之处的热切心情去拜读。如果可能，请做这样一件事。艺术有老爷艺术和人民艺术之分。我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有了。我知道在文学、戏剧、音乐领域有一些

① 柏林出版的颓废派文学杂志。

② 即俄国画家尼·尼·格。

③ 斯塔索夫在写一本论当代艺术问题的书。

非常优秀的艺术典范。主要是从真诚的角度说的，这在老爷们那儿就根本没有。但在绘画领域，除了教堂彩绘，我没有见过美好的、天真无邪的、因此也就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和民间诗歌一样，应该存在。您能否指教？

您不到我们这儿来，太遗憾了。但我还抱着希望。贝奇科夫来得早些，而您哪怕在九月份来也好。我家里的人向您致以深切问候。玛莎得了伤寒病。目前没有危险，但总让人担惊受怕。

您论格的书非常非常好。

友好地握您的手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谢·捷·谢苗诺夫

亲爱的谢尔盖·捷连季耶维奇：

很抱歉，我会使您感到不快。

您的作品《新鸟……》① 写得不好。内容和形式都不吸引人，也没有性格。几个主要人物死气沉沉，其他人物则是些陈旧而又不鲜明的典型。总之我觉得，您不擅长写戏剧一类的东西，或者还为时过早。我非常抱歉，我必须向您说明这一点，说实话总是好的。您的许多短篇小说写得很好，总是最朴素、最优秀的。但

① 指戏剧《新鸟——新歌》。

是这一作品不值一评，甚至连语言也经不起推敲。不过您不要灰心丧气。如果您产生了使您激动的情感，您就用小说的形式去写作。否则就什么也别写。象这样也可以活下去。主要的是，别败坏自己的名声。现在的名声很好。这部作品和《俄国言论》上发表的那部作品①的主要缺点是，它们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感情的产物。请不要生我的气，也不要气馁。我还在乡下。如果我来莫斯科，我们可以见面，可以更详细地交谈。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伊·叶·列宾

亲爱的伊利亚·叶菲莫维奇：

您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如果我的书②能有助于象列宾这样的画家弄清一些艺术问题，那我的劳动总算没有白费。

洛列尔③的笔记很好。

亲切地拥抱您。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莫斯科]

---

① 指短篇小说《过咸了》，小说发表在《新言论》上。

② 指《什么是艺术?》。

③ 尼·伊·洛列尔(1795—1873)，十二月党人。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刚收到您的信，内附有莫德①的几封信。亲爱的，不瞒您说，您的信给我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想竭力摆脱这一印象但又摆脱不了。

首先，您要求我把现有的钱全部汇出。我已经给您去过信，为了筹款（这对于我从道德方面来说是极其困难的），我要有活动的余地，要明确筹款的目的、数目和用款的时间。象我在给您的信中所说的，我要知道这些是为了协调自己的demarches②。此外，我在俄国离事情发生的地点更近，比您更知道需要什么，哪儿需要。而钱无论寄到哪儿，一天之内通过电汇就可寄到。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印象。所以不愉快，是因为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不过目前这只是些不切实际的看法，因为眼下我这儿的钱不多，剩下约五千援助饥民的钱。而马克思的一万二千还没有收到③。第二个不愉快的印象是莫德的信。从他和加拿大政府的所有谈判中可以突出地感到这个可怕、冷酷、务实的约翰·布尔④的形象。他所需要的是送到殖民地的劳动力，尽可能地从讨价还价中获利，要求给他弄到身强力壮的人。至于这些人如果在那儿死去，他无所谓。当然情况也只能是这

---

① 莫德（1858—1938）是托尔斯泰作品的英译者，他从加拿大来信告知托尔斯泰，加拿大政府拒绝给迁移的反正教仪式派教徒贷款。

② 法语：行动。

③ 托尔斯泰已决定把长篇小说《复活》交给《田地》杂志出版人马克思，全部稿酬用作支持反正教仪式派教徒的基金。

④ 即约翰牛，代表英国中产阶级。

样。但心里总是为这些亲人感到痛心。并且不由得产生一个想法，是否值得化如此大的力气并且违背基督教的要求，去摆脱一个冷酷无情、残暴的主人再找另一个不亚于（如果还不是更甚的话）前者的冷酷无情的主人。我觉得，只要反正教仪式派的教徒们仍将象现在这样要实现基督教生活的要求，那么在加拿大他们和当地政府也不会和睦相处。第三个不愉快的印象是您要求我给出版商们写什么提纲①。您提出把头几章给出版商读的要求使我很不愉快，而且，很抱歉，是对我的侮辱。我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这样做，我奇怪，您竟然同意了。对我来说，给详细提纲是不可思议的。我很奇怪，您爱护我，但却同意要他们来认可，不管他们是否想这么做。我记得，美国出版商不止一次来信，提出可付一笔巨额的报酬。我还以为，事情就这么办了，您会这么处理。如果必须给货看并要等买主的 le bon plaisir②，不管我多么想为反正教仪式派的教徒筹款，我也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是不划算的，只会无缘无故地蒙受屈辱，这是一种要把货贱卖的做法。

因此，如果您什么都还没有做，我请您搁下这件事，让我来办。我想，我会办得比您好，至少我不会去埋怨任何人。

瞧，我忍不住了，我的坏情绪都表现出来了。我担心我委屈了您并让您伤心。请原谅我，或因我冤枉您训我一顿。

至于小说提纲的想法也是不实际的，因为第一部已经完稿，第二部暂时还未打印出来，不能认为已经完稿，我还可能修改，希望有可能修改。

所以，我对写提纲及让出版商预先过目感到气愤并非出于

---

① 指《复活》的提纲。

② 法语：垂青。

傲慢，而是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作家的使命不允许使创作这一精神活动从属于其他一些实际的考虑。因为这种考虑含有令人愤慨的丑恶东西。总之，我感到懊悔，我决定采取这一步骤。更何况您没有象在许多场合出于爱护我所做的那样减轻我的困难，相反，使我感到后悔。

好，请原谅象往常一样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阿·费·马克思

阿道夫·费奥多罗维奇：

您寄来的校样①和信已收到。还有三十章(到第七十章，但还不是结尾)大约过两天给您寄出。到结尾还有十章左右。这样共有约八十章。

根据我的进展情况(您没有丝毫耽搁)，一月份以前我无论如何写不完。估计您无法完成，帕斯捷尔纳克也完不成②。此外，外国出版商要我把出版推迟到三月③。

因此我恳请您推迟到三月出书，并按此意思登一则启事。我想，您不会因此蒙受任何损失，而书的身价反而会大大提高。为推迟出版我将非常感激您。

---

① 指小说《复活》的校样。

② 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在为小说《复活》作插图。

③ 《复活》同时在国外出版。

您可以大胆地登启事，因为不管怎样，小说连同被查禁的删去部分将发表在您的杂志上。把这部作品称作长篇小说我完全同意[①]。至于要发表《母亲的故事》[②]的片断，由于我目前正全神贯注地写《复活》，我暂时不能考虑另一部作品的出版问题。

如果您同意我的建议，推迟到三月份出版，请来电告知，以便我将这一消息通知等候答复的外国出版商。为此我将非常感谢您。

致以深切的敬意。随时准备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请原谅我（顺便说一句，在我的信笺上真可以印上这几个字，因为我的信都是从悔过开始，这样做很公正）我没有回信，而主要是修改书稿耽搁了翻译和出书[③]。两者的原因是一个：不可能赶完，写得糟的地方需要修改。您来信要我给您一部小说以补偿我们出的书[④]。是啊，我现在发誓不再这样出书，我受够了

---

① 俄语“Роман”和“Повесть”两个字都是“小说”，主要区别在于结构，而不在篇幅长短（当然，都比短篇长）。“Роман”的情节更复杂些，非单线发展，而“Повесть”的情节发展往往是单线的，连续的。这里托尔斯泰同意把《复活》称作“Роман”。

② 指《母亲》。马克思请托尔斯泰把这篇小说给他主办的《田地》杂志发表。

③ 指小说《复活》在国外的翻译和出版。

④ 切尔特科夫请托尔斯泰给他一本新的小说的初版权，以便用所得利润补偿其他书籍出版的亏损。

折磨。问题在于，象聪明的肖像画家、雕塑家（特鲁别茨科伊）关心的只是表现脸部——眼睛的神态一样，我关心的主要是描写体现于各种场面的精神生活。这些场面我不得不反复加工。如果改动有很大困难，那就按原来的印吧，不过使人遗憾。希望在这几章以后一切顺利。四十三章后面的我过两天寄出，目前不在我手里。马克思寄给您的没有错。由于您怕他要猾（他并不狡猾，而是粗鲁、愚蠢），那我就从我这儿给您寄①。谢谢科列奇卡②，他帮我的忙，象头牛一样工作。我给您寄去的是援助反正教仪式派教徒的钱，因为您急需用钱，赠款人答应把钱送来。

和美国出版商打交道的事您看着办③。我本人不禁止。今后也禁止不了。我这就开始工作。有关雅库特的情况④我就寄出。

吻你们大家。

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互相热爱，主要是人人都得到爱。我们（我）正是这么做的。请原谅，我写的是些平庸的话。可有什么办法呢？除了这些平庸的话以外我找不到什么话具有新意，符合时尚，并且富有趣味。

列·托

[一八九九年五月五日]

[莫斯科]

---

① 按协议马克思应该把小说《复活》的校样寄给在英国的切尔特科夫，使外国出版商能和《田地》同时出书。

② 画家尼·尼·格之子。他帮助托尔斯泰抄写手稿及阅读《复活》的校样。

③ 切尔特科夫寄给托尔斯泰一份他草拟的准备在外国报纸上刊登的声明。声明指出，杂志《The Cosmopolitan Magazine》（《世界主义杂志》）编辑部未经作者同意擅自对小说《复活》的原文进行删节和歪曲。

④ 指被流放到雅库特的反正教仪式派教徒的情况，他们将移居加拿大。

# 致阿·费·马克思

阿道夫·费奥多罗维奇阁下：

给您寄上四章①。我非常担心其中大部分在书刊检查机关通不过。前面有许多在一般情况下会遭查禁的您都想法使之通过了，希望这一部分您也能使之顺利通过。鉴于有许多地方可能被查禁，我尽快把后面几章给您寄来，也是四章。但愿在检查机关不会遇到麻烦。无论如何请您把我这次寄去的四章寄回三份，以便修改。我尽量不耽搁。我在不停地工作。只要我这如今虚弱的身体允许的话，我尽可能地赶写。有一句谚语说：故事好讲，事情难办。可我要说，事情好办，故事难讲。本来就是如此，因为事情再大不会永存，最后什么也留不下，而故事如果是美好的，会长久留传下去。

致以深切的敬意，愿时刻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九年十月八日

虽已写完，但不能全部寄上，因为我一直在修改、润色、删减。

# 致马克西姆·高尔基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

① 指《复活》第三部的前四章。

请原谅我，很久没有给您复信，也没有把我的照片寄给您(如果您的名字写错了，请再一次原谅)。认识您我非常非常高兴①，而且我还很高兴爱上了您。阿克萨科夫说过，有些人比自己写的书好(他说的是“更聪明”)，而有的人则比写的书差。我喜欢您写的作品，而且我认为您比您写的书要好。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恭维话，其价值主要在于这话是真诚的。好，再见。亲切地握您的手。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〇年二月九日]

[莫斯科]

我希望您收到我的信的时候身体健康。契诃夫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小说② 写得太好了。我很喜欢这篇小说。

## 致爱德华·加尼特

阁下：

感谢您六月六日的来信。在我读您信的时候，我觉得写一份告美国人民书是不可能的。

可是经过晚上再次考虑，我感到，如果对美国人民讲话，那么我要尽可能为五十年代创作繁荣的美国作家给予我的巨大帮助表示我的感谢。我要提到的哈里逊、帕克、爱默生、巴卢、托罗等不是最伟大的，而是我认为对我产生极大影响的作家。我

①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三日，托尔斯泰与高尔基第一次见面。

② 指《在峡谷里》。

还要提到另一些人的名字：钱宁、惠蒂埃、洛厄尔、伍尔特·惠特曼。在世界文学中很少能找到如此杰出的一代作家。

我想要问问美国人民，为什么不重视这些人的声音（古尔德、洛克菲勒和卡内基①的声音未必能代替他们），为什么不继承他们成功地开创的美好事业？

向尊夫人致问候。借此机会再一次感谢她出色地翻译了《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尊敬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彼·达·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②

公爵大人：

阿·马·佩什科夫（高尔基）的夫人和朋友们请求我在我认为可以而又可能的情况下，为他说情，希望不要在审判前或不经审判就置他于死地，因他身患痨病，而据说他被关押在卫生条件极差的下诺夫戈罗德监狱③。我个人认识并热爱高尔基，因为

---

① 这三个人都是美国的大企业家、百万富翁。

②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857—1914），侍从将官，内务部长的朋友。

③ 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高尔基因有人诬告他藏有印传单的油印机而被捕入狱。

他不仅是一位才华出众、在欧洲受到敬仰的作家，而且是一个聪明、善良、令人喜爱的人。虽然我个人没有荣幸认识您，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您会同情高尔基及其家庭的命运，并在您的权限内尽可能地帮助他。

请不要让我的期待落空，并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能作为您的忠实仆人我感到荣幸。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一年五月六日

[莫斯科]

# 致列·尼·安德烈耶夫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

感谢您寄来您的书。在这之前我差不多已读完了您的全部短篇小说。其中许多篇我都非常喜欢。我最喜欢的是《曾经有过》。可是结尾部分两个人都哭泣的场面，我觉得，不自然也没必要。

我希望什么时候能和您见面。如果您感兴趣，到那时我将更详细地谈谈您的创作的优缺点。在信中写太困难了。

祝您万事如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加斯普拉]

## 致莫里斯·波特舍尔[1]

亲爱的波特舍尔先生：

非常感谢您寄来您的剧作。我刚收到。不久前我得了一场重病，现仍卧床不起，所以不能亲自提笔复信，只能简单谈几句。

我读过您的著作，很赞同并且早就欣赏它们了。我完全相信，您会获得成功，并且对戏剧的复兴产生巨大的良好影响。戏剧正日益成为无所事事的人的娱乐，越来越脱离自己的真正使命。

我确信，您会实现您的愿望，因为您所服务的事业是您在为给了我们一切的人民服务这个愿望的感召下从事的自我献身的事业。

阁下，请接受我向您表示的情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三月六日］

［加斯普拉］

## 致威廉·冯·波伦茨[2]

亲爱的波伦茨先生：

---

① 法国诗人，剧作家。原信用法语写成。

② 威廉·波伦茨（1861—1903），德国作家。原信用德语写成。

衷心感谢您寄来您的书。这些书给了我很大的快乐。对您的出色的长篇小说《农民》我找不到足够的赞词。除了这部小说以外，我还知道《地主》。在这一作品中我看到了同样的才华和真实，虽然作品的意图我不十分满意。

我对涉及宗教的一切著作都极感兴趣。我特别想知道您的观点。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俄国的书刊检查使您不能把您的宗教小说《乡村牧师》寄给我。

但可以这样做：如果您能费心将这本书寄到我随信附上的地址，想必书能到我手里，因为马利佐夫先生可以不经检查收到国外的一切出版物。

虽然我的身体正在康复，但重病后仍然十分虚弱，不能提笔，只能求助于人。

希望您今后的文学创作计划能取得最大成功。此致衷心的问候。

深深尊敬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二十三日]

[加斯普拉]

## 致帕·亚·布兰热

您骂自己是好事，但还应该克制并严格磨炼自己，只有这样 growing pains① 才能真正促进精神上的 growing。玛莎② 可

① 英语：成长的痛苦。

② 指托尔斯泰的次女。

能给您写信谈我的情况。变化极小，甚至觉察不到。主要是我感到懊恼和惋惜，因为我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收到了波伦茨的一封信和他的所有作品，他的一本在俄国被查禁的宗教小说除外。但我通过克拉森①和马利佐夫收到了这本书。我正在阅读并很赞赏。比起我们文学中受到赞扬的胡言乱语不知要高出多少。小说我尚未读完，但我认为，我能推测到它的内容而且赞成。小说是献给埃吉迪②的，书名是«Der Pfarrer von Breitendorf»③。要是您能弄到这本书并请人翻译出来，当然是节译，那就好了。它会象《罗伯特·叶利斯梅尔》④一样获得成功。我觉得，相比之下波伦茨的小说严肃得多。请常来信。向尊夫人致以亲切的问候。鲁萨诺夫家的几个年轻人怎么样？可爱的科利亚呢？在工科学校吗？好，再见。

列·托

[一九〇二年三月中旬]

[加斯普拉]

#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波沙：

一百年没有给您写信了，我很过意不去，似乎我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拉长或者变细了。我感到很伤心，因为您是给我带来许

① 克拉森是帕宁娜伯爵夫人在加斯普拉的庄园管家。

② 埃吉迪(1847—1898)，德国作家。

③ 《乡村牧师》。

④ 英国女作家亨弗里·沃尔德(1851—1920)所著长篇小说。

多快乐并且支持我的最早和最好的朋友之一。不能让我们之间的联系中断。绝对不能。我担心，我答应您写回忆录的诺言会使您失望。这件事我曾经想过，但发现要避免自我吹嘘和厚颜无耻地承认自己生活中所有的卑鄙行为是太困难了。把自己的全部肮脏、愚蠢、缺陷、卑劣完全如实地，甚至比卢梭还要真实地写出来，那会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书或者文章。人们会说，瞧，这就是被许多人抬得很高的那个人，他原来是个无耻的家伙，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更不足为奇了。说真的，当我开始认真回忆自己的一生并且看到它的全部愚蠢（正是愚蠢）和无耻时，我想：要是我这个受到许多人赞扬的人是这么个败类，那其他人会怎样呢？要知道，这还能说明我比其他人狡猾。我对您说这些不是为了动听，而完全是出自内心。这一切我都经受过了。有一点我可以说，疾病帮了我许多忙。只要我严肃地面对上帝或者我周围的一切变化，许多糊涂思想便顿时消失。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许多过去没有觉察到的丑恶。心情也轻松了一些。总之，应该对自己热爱的人们说，我不希望你们健康，倒是希望你们患病。

谢天谢地，我听说，您和可爱的夫人帕莎以及孩子们生活得很好。不要作任何改变，只需加以改善，不要烦恼。据说您那儿有许多闲人，这很麻烦。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劝他们走。

我说我担心写回忆录的承诺会落空，我是真的担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拒绝写。如果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我将尽力而为。我计划避开上面提到的那些难题。对好的和坏的时期只含蓄地提一下。再见，吻您。

列·托

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康·米·福法诺夫

亲爱的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

收到您的信并从中得知您对我抱有好感，我很高兴。我知道您，也读过您的作品。或许您知道，我虽然对诗没有特别的爱好，但我想，我能够鉴别有特殊诗才的朴实自然的诗和矫揉造作的诗。我认为您的诗属于第一类。

祝您万事如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伊·费·纳日温[1]

忘了您的父名，望见谅。我请我的家里人随信附上一张我的近照。至于我的身体情况，我要告诉您，大有起色，现在已能工作，为此我很高兴，虽然生病也非常非常有益。这对您这位初涉生活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衷心希望您找一个宗教信仰相同的未婚妻——妻子，这样她才能既是您的助手又是您的伴侣。

我读了您的《生活以外》，很喜欢。如果您再加以筛选，那就更好了。提取黄金的最好方法是筛选。

---

① 纳日温(1874—1940)，俄国作家。

您的一本小集子我也收到了。我已读完了第一篇小说，不象前面说的一篇那样喜欢。否定和揭露，尤其以艺术形式否定和揭露，如果不表明目的，就过于肤浅。

再见。我主要是希望您有明确的，因而也是坚定的人生观，即信仰。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伊·约·科尔加诺夫

伊万·约瑟福维奇阁下：

您热情地答应告诉我有关哈吉穆拉特在您家里的那一段时期的详情，这使我感到无比高兴。①对您要告诉我的一切我非常非常感激。我尤其想知道参与这一事件的人物的外貌细节，如负责看管哈吉穆拉特的您的父亲，还有警官，哈吉穆拉特本人及他的护兵们。

请原谅，我不止是对您的殷勤表示感激，还冒昧地提出了我的一些愿望。不过当我写历史作品的时候，我喜欢在细节上也忠于真实。以备万一，我列出几个问题，不管您是否能回答，我

---

① 伊·约·科尔加诺夫是当年负责看管哈吉穆拉特的约·伊·科尔加诺夫之子。他得知托尔斯泰要写有关哈吉穆拉特的小说后，便写信简单叙述了哈吉穆拉特出逃被害的情况。伊·约·科尔加诺夫当时只有十岁。

将同样地表示感谢。

(一)哈吉穆拉特是住在另外一座房子里，还是住在您父亲的房子里？房子的布局。

(二)他的衣着是否有别于普通的山民？

(三)在他出逃的那天，他和护兵们肩上是否背有步枪？

还有许多问题想问，但我怕打搅您，再则我觉得自己身体很虚弱。

致以崇高的敬意。衷心感谢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又及：您讲得越详尽，我越感谢您，不管那些细节对您来说是否重要。

# 致谢·捷·谢苗诺夫

亲爱的谢尔盖·捷连季耶维奇：

刚收到最近出版的小集子《教育》，翻到您的小说[1]并且拜读了整个第二部分。形式和内容都好极了。至于语言则任何溢美之词都不过分。这不是我们生造的人民语言，而完全是生动活泼的语言，具有新构成的词汇和言语形式。请继续用这种形式创作吧。这是您的使命。我从一位对您怀有非常好感的人那儿

---

[1] 指谢苗诺夫的小说《伊利亚爷爷》。

得知您受审① 的事。我再次向您提出我第一封信中的劝告：不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②

我的健康状况仍然不佳。我觉得，派来保护我的天使为其他事分心了。不过，他很快就会来的。我耐心地、顺从地等待着他。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安·阿·科尔加诺娃

安娜·阿韦萨洛莫夫娜阁下：

您的儿子伊万·约瑟福维奇得知我在写有关哈吉穆拉特的小说后，非常殷勤地告诉我有关他的许多细节，并允许我请求您提供在你们努哈城③ 住过的沙米尔的副手的更为详尽的情况。尽管伊万·约瑟福维奇提供的资料非常有意义，但由于他当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许多情况他不知道或知道得不确切，所以我冒昧地来请求您，尊敬的安娜·阿韦萨洛莫夫娜，回答我几个问题，并把您记得的有关这个人的一切情况，他的出逃和悲惨结局告诉我。

---

① 一九〇二年八月谢苗诺夫因言词冒渎圣像而受到起诉，十二月被判监禁五天，但由于“罪行”已时过境迁，判决未执行。

② 托尔斯泰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信中劝说谢苗诺夫不要离开农村和放弃农村生活方式。

③ 努哈城即今阿塞拜疆北部的舍基市。

他在你们那儿度过的那段时间的任何生活细节，他的外貌和有关他对你们一家人及其他人的关系的任何详情，在您记忆中留下的似乎无关紧要的任何情况，对于我都将是非常有意义和极为珍贵的。

下面就是我的问题：

（一）他会说哪怕一点儿俄语吗？

（二）他逃跑时骑的马是谁的？马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给他的？是良种马吗？什么毛色？

（三）他是否瘸得很厉害？

（四）在那座你们住楼上、他住楼下的房子旁边有花园吗？

（五）他是否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五次祈祷及其他仪式？

尊敬的安娜·阿韦萨洛莫夫娜，请原谅我为了这些琐碎小事来打搅您。衷心地感谢您为了满足我的请求将做的一切。

顺致崇高的敬意。时刻愿为您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又及：还有一个问题：（六）和哈吉穆拉特在一起的穆里德派伊斯兰教徒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特点？

再问一个问题：（七）他们逃跑时身上是否带有武器？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知道并了解了加利娅的病情以及她正

在恢复健康，我很高兴。

我的身体还很虚弱，好一天坏一天，但总的来说似乎还是在好转①，不过这不说明任何问题。

几个身无分文的英国人②到我这儿来过。我很难忍受招魂术的欺骗，但论断人是有罪的，就不说了。

我给您寄去了《传说》的补充部分。如果赶得上，很好，赶不上，就不必采用了。这无关紧要。对了，顺便问一下，用什么标题：《地狱的毁灭和重建的传说》，还是就叫《地狱的毁灭和重建》？您认为怎样最好就怎样做吧。

前些日子我妻子在翻阅文稿时发现了波别多诺斯采夫③的信，是对我请求转交给亚历山大三世一信的答复。我在信中要求赦免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几个犯人。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有特殊意义，值得保存。现在寄给您。

您的几位助手是什么人？您的事情很多。我饶有兴趣地拜读了您写的论革命的文章。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否一致？

再见。请常来信。能看到加利娅或您的字迹，我永远会感到高兴。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托尔斯泰十二月得了流行性感冒，很长时间没有痊愈。

② 指主张废除使用货币的几个英国人。

③ 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

生病期间思考问题头脑清醒。有一点不好，不知不觉会想到许多新的引人入胜的工作，而我不应忘记，年纪和病魔使我更接近死神。这次生病期间特别使我感兴趣（阅读克鲁泡特金的《笔记》① 促使我产生这一兴趣）的是为自传札记写回忆录，我答应过波沙。令人特别愉快的是童年，使人格外痛苦的是青年时期丑恶生活的疯狂岁月。我想全部说出来。

## 致亚·安·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亚历山德拉：

我的年纪越大，越想对你们更加温柔些。您最近一封有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② 情况的亲切的信使我尤为感动。眼下我因病卧床，身体虚弱。您看，信也不是我亲自写的，是女儿玛莎写的。我虽然完全能控制理智和感情，但特别容易受感动。前面所写的一切都为了说明，我非常非常爱您。

我写的不是尼古拉的传记，但我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需要他生活中的若干片断。由于我喜欢写我所透彻了解的东西，所谓les coudées franches③，那我就要尽可能准确地掌握描写他的性格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收集并阅读与他的生活和性格有关的一切资料。您寄给我的材料对我非常珍贵，但我更需

---

① 彼·阿·克鲁泡特金(1842—1921)，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信中指他的著作《革命者的笔记》。

②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

③ 法语：挥洒自如。

要的是您给了希尔德[1]的那些东西。我希望能从舒宾斯基[2]那儿得到，他有希尔德的文件。我需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即所谓的la petite histoire[3]：他在假面舞会上的私情艳史，他对涅利多娃[4]的态度以及他妻子对他的态度。如果不麻烦，请把曼特的笔记也寄来。

亲爱的，请不要责备我，说我这个一只脚已迈进棺材的人还写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但这些事可以填补我的空暇时间，使我摆脱充满我头脑的真正严肃的思想而得到休息。

是啊，很可能今生今世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是好事。我也不认为，我们在那个世界会象我们所理解的会面那样见面。但我认为并且确信，您此生给予我的一切善良、深情、美好的东西到那个世界将与我同在。可能我的些许同样的情感也将与您同在。总之，在接近不可避免的美好的大限时，我感到，我对那个世界的概念越是清楚，我就越不相信这些概念。相反，越是模糊我越更坚定不移地深信，生命不是在这个世界就结束了，而是在那个世界要开始新的最美好的生命。因此，一切都归结为对上帝仁慈的信念。上帝拥有的和给予的一切都是那种福。至于我是上帝创造的，从诞生之时起，就向他走去，不断迈向死亡，这除了好处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5]

再见，亲爱的亲爱的朋友，温柔地亲热地吻您。感谢您对我

---

① 一位历史学家。

② 《历史导报》杂志编辑。

③ 法语：私生活。

④ 一位宫廷女官。

⑤ 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三十一篇第五节。

的爱。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谢·尼·舒利金[①]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阁下:

我非常感谢您给我弄来的材料及您愿帮助我的盛情厚谊。有关哈吉穆拉特的材料，凡是发表过的我都有。我也有档案委员会文书记录第十卷，其中有一些关于哈吉穆拉特的新情况。尼古拉·帕夫洛维奇[②]就哈吉穆拉特下过的各种命令，如果有的话，现在我想弄到，包括他的亲笔批示、手令以及由切尔内绍夫[③]传达给沃龙佐夫[④]的口谕。此外，我希望弄到尼古拉一世在沃龙佐夫担任总督期间对整个高加索战争所下的命令。

据我所知，最初在一八四五年尼古拉一世要求采取坚决行动。后来，他不知不觉违背自己的初衷，以砍伐森林和不时袭击的方式对山民施加缓慢的影响。

很想找到这一方面的指示。

再一次衷心感谢您的协助。如果需要大量抄写，请别亲自动手，可委托抄写员去做，付以报酬，并告知我需寄的钱数。

---

① 谢·尼·舒利金(1861—1929),历史学家,教育家。

② 即沙皇尼古拉一世。

③ 亚·伊·切尔内绍夫(1785—1857)曾任俄国国防大臣。

④ 米·谢·沃龙佐夫(1782—1856)曾任高加索总督。

此致崇高敬意。时刻愿意效劳。不胜感激。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伊·彼·纳卡希泽[1]

亲爱的伊利亚·彼得罗维奇：

谢谢您的两封信及为我付出的劳动。我很高兴他们至今没有碰您[2]。希望今后也将如此。

我知道有一套《高加索山民资料汇编》，是根据亲王的旨意……出版的。我现有这一汇编的六卷，并曾从公共图书馆借过另外两卷，即第七、八卷。您信中提到出版了二十二卷的高加索汇编是否一回事？可能不是。我将写信给斯塔索夫[3]。埃萨泽[4]的材料尚未收到，我预先表示非常感谢。

我还有一事相求。您看过我的小说的开头部分。如果您记得，那儿提到沃兹德维任斯克要塞派出士兵埋伏在潜伏哨并接待了哈吉穆拉特的探子。现在想起来，这是不确切的。为了修改这些不实之处，我需要某些问题的答案。您能否找到一位一八五二年服役的老军人——步兵军官，他也许能回答下列问题：

(一)要塞是否负责派遣伏兵？

① 伊·彼·纳卡希泽(1866—1923)，格鲁吉亚政论家、文学评论家。

② 纳卡希泽曾被流放，后未经允许返回第比利斯，由于托尔斯泰为他说情，他未遭迫害。

③ 应托尔斯泰的请求斯塔索夫给他寄去了十卷《高加索汇编》。

④ 谢·斯·埃萨泽是历史学家，第比利斯档案馆军事部工作人员。

（二）如果未派遣过，那么守卫要塞防止突然袭击的巡逻哨兵的位置在何处？

（三）哨兵是如何接待派来的探子并把他们带到长官那儿的？

任何一个在一八五二年服役的高加索籍步兵军官，尤其是在沃兹德维任斯克要塞库林斯基团服役的军官，应该知道这些情况。当然，回答越详尽越好。

请原谅给您带来了麻烦。要是您没有时间，对此不感兴趣，那么您就不必费心了。在您面前我已经感到过意不去，完全应该感激您。

请向尊夫人尼娜·约瑟福夫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表示我衷心的爱戴。要是她能在美好的家乡和您一起天长地久安享天年，那就好了。

我的情况时好时坏，总之，我的生命行将结束，结束时比开始时好。希望彼岸的生活好于此岸的。兄弟般地吻您。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三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波沙：

塔尼娅[1]寄来了这封给您的信。正好同时也收到了您的信。

---

[1] 指托尔斯泰的长女。

我很乐意尽可能回答您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两个女儿的来信都提到您，说您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为孩子们操心也为其他事情劳碌消耗了您的精力。可是她们两人都没有写到您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她们可能不了解。我相信，从您的信中也可看出，您的内心世界不仅充满生气，而且日益充实，这是一切人，尤其是象您这样一类人的内心世界所固有的，因为你们知道，只有这种内心的充实才是人生的真谛所在。关于您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至于我自己，可以说，我内心所想的正是我认为生活的唯一意义所在。我的外部生活——身体状况暂时有所好转。我时而写我那篇关于生命的定义（一篇哲学著作）①，时而修改《哈吉穆拉特》。目前正埋头写有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一章。这一章即使写得不相称，我仍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是对我所理解的权力的一个说明。总的来说我很好。

好，现在回答您的问题。

对第一问题：我是否读了而且是否赞许，塔尼娅回答得十分正确。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指出，我的总的印象是，您很好地利用了我的回忆录。我避免涉及细节，否则会使我陷入我不愿做的修改工作。因此我把一切提供给您的同时只想附带说一句，在传记中引用我的回忆录的地方要加一个注：**摘自提供给我并由我处理使用的未经修改的回忆录初稿**。

目前因有其他事我没有继续写回忆录。只要我还健在，一旦着手写（可能不久就开始写），进展会很快。

问题一：我的回忆录采用多少，悉听尊便。

---

① 当时托尔斯泰在写《真实生命的哲学阐述》，未完成。

问题二：我打算继续写，但一年内，甚至两三年内都未必能写完，所以到死未必能结束。

第三：我在世时不会出版单行本。第四：如果您的著作安排在我的全集出版时发表，您就不必等我。

第五、六、七：您的著作不会妨碍我，反倒有助于我。一八五二年在第比利斯我考的不是军官，而是炮兵军士①。不，我记得是在一月。申请退伍的事我完全不记得了，可能是在一八五三年提出，未获批准。我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五三年或五四年，从那儿去多瑙河军部，并于同年擢升为军官。一八五二年二月十八日在巴里亚京斯基率领下行军路过车臣地区时，一枚榴弹炮炮弹打坏了我的那门大炮（我是这门大炮的瞄准手）的轮子。

我这就去查明，我是何时晋升为军官的，然后在信末附上一笔。

亲爱的，再见。吻您、帕莎和孩子们。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六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才我根据日记查明，事情经过如下：五二年我在第比利斯，一月参加炮兵军士的考试。在那里写《童年》。一八五三年二月炮弹打坏了炮架。一八五四年回到俄罗斯。可能在一八五三年底提出退役。

---

① 一八五二年一月三日托尔斯泰参加过贵族士官称号的考试。

# 致奥克塔夫·米尔博[1]

亲爱的兄弟：

您五月二十六日的信[2]我三天前才收到。

我认为，各国人民是通过艺术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共同的理想。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不断地看到以新的意外的方式表达的我们的理想，从而得到特殊的享受。当我初次读到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斯汤达、维克多·雨果、特别是卢梭等人的作品时，法国艺术给予我的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的印象。我认为，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对我的创作所给予的过高评价也属于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感觉。不管怎样，我感谢您的信和献词。对我来说，读到您新的剧作将是一件喜事。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九月三十日/十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奥克塔夫·米尔博(1850—1917)是一位法国作家。原信用法语写成。

② 指米尔博为自己的剧作的俄译本《金钱的势力》写的献词。在献词中他写道："您是我真正的老师，任何一位法国作家也无法与您相比……您，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记得很清楚，《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伊万·伊利奇之死》、《罪与罚》、《白痴》的优美动人的故事以及其他使我赞叹不已的俄国作品，对我来说是我从未见过的艺术的惊人发现。它所蕴含的迷人的新颖的美给我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印象。在我的祖国某些傲慢的作家(他们中有些人已被遗忘，另一些人即将被遗忘)声称，你们在许多方面应感激法国。他们妄图把你们看作是法国革命和斯汤达培养出来的作家。而我却坚定不移地认为，法国自身受到了你们的恩惠，因为你们使法国许多世纪以来的天才焕发出新的生命，仿佛增强了他们的敏锐。您首先教会我们从生活中去寻找生活，而不是从书本中去寻找，不管这些书写得多么美好……"

# 致弗·瓦·斯塔索夫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我刚刚看了您给索非娅·安德烈耶夫娜（她目前在莫斯科）的信①，惊骇万分。为了我们的友谊，请放弃这件事，让我摆脱这些录音和电影工作者。这种事我讨厌透了，决不会同意摆姿势让人摄影、讲话让人录音。

如果我的谢绝使您不得不违约，请原谅我，但是饶了我吧。非常感谢您寄来的书和波洛夫采夫的材料②。我还在写莎士比亚③，et je me demords pas de mon idées④，打算日内结束。问题不在莎士比亚的贵族态度，而在于通过大肆颂扬非艺术作品歪曲美学趣味。就让别人骂吧。也许您也会骂。但我必须把半个世纪积聚在心里的话说出来。请原谅。

祝您健康并象往常一样精力充沛而又善良。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十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指斯塔索夫给托尔斯泰夫人的复信。斯塔索夫曾经劝托尔斯泰灌制唱片和拍摄电影以留传后世。托尔斯泰坚决反对。但托尔斯泰夫人却写信给斯塔索夫说，她已说服托尔斯泰同意此事。

② 阿·维·波洛夫采夫曾担任皇宫档案总部的主管。他寄去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有关波罗底诺节日的材料。

③ 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一文。

④ 法语：而且我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观点。

#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波沙：

[……]

我根本不记得什么时候在罗马和格相识，甚至也不记得在罗马见到过他。在我的过去有一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空白，在记忆中未留下任何东西。我在罗马的时间应该是一八六〇年，在我大哥去世以后。您要写我的传记，我深受感动。我极愿帮助您。关于我的几次恋爱：

我第一次最强烈的爱是儿时对索涅奇卡·科洛申娜的爱。后来要算是对季娜伊达·莫洛斯托娃的爱，不过只在我的想象中，她未必觉察到。往后是哥萨克镇上的一个哥萨克女子。我在《哥萨克》中描述了。再以后是在上流社会对谢尔巴托娃——乌瓦罗娃的爱恋。她也未必觉察。我一直非常腼腆。后来，我对阿尔谢尼耶娃·瓦列里娅的爱情是主要的、最认真的。她还健在，嫁给了沃尔科夫，现住在巴黎。我当时几乎成了她的未婚夫（见《家庭幸福》）。我还保留着一叠从前写给她的信。我让塔尼娅抄写后给您寄去。

我的日记不能随便给人抄写，因为太见不得人了。但十分有意思，我会告诉您的。在充满卑劣污浊的生活中有对清洁空气的渴望。我一定把这些事告诉您。不是对女人的爱情，而是对人们，对孩子们的爱给我带来了一生中最光明的时期。特别在经过前面一段黑暗之后，这一时期极其美妙。

我想重新开始写回忆录，但其他事总让我分心。我写了一

篇论莎士比亚的魔力的多余文章①。现在几乎已完稿。我将抽空继续写回忆录。这是一件愉快、轻松、迷人的工作。再见。亲切地吻您和您的夫人及孩子们。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詹姆斯·莱伊②

阁下：

我认为，查理斯·狄更斯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著作充满了真正的基督精神，过去给人类带来了幸福，今后仍将继续带来幸福。

您忠实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玛·尼·米洛舍维奇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阁下：

请原谅，因抽不出空没有立即给您复信。

---

① 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② 莱伊是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创作研究专家。原信用英语写成。

您问：您寄来的士兵歌曲是不是我创作的？① 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些歌确实是我创作的。

您又问：与原作是否有出入？我的回答是，这些歌我从未写下来，而是口传的，所以有变动和补充。据我记忆所及，您父亲抄写的就是这些歌曲。当然，我丝毫不反对发表这些歌曲。

此致崇高的敬意。愿随时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波沙：

我收到了您的信。我很高兴，您摆脱了纠缠不清的麻烦事，而且方式很好。②

您写的传记③ 我还没有拜读。我想在情绪好的时候拜读，那样我可以兴致勃勃地作一些注释、修改，总之能全神贯注地来对待。近日内我将做这件工作。

(一)我记得我当时出过两次国。第一次是我独自一人，走陆路。大概在一八五七年。第二次和妹妹从海上到什切青。大

---

① 玛·尼·米洛舍维奇是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的一位战友的女儿。她在父亲的文件中找到了两首歌，上面注明是托尔斯泰所作。

② 比留科夫当时住在日内瓦近郊，有一个俄侨对他进行敲诈、恐吓。他没有去警察局告状，自己想法摆脱了这个人。

③ 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第一卷手稿。

约在一八六〇年。我记得在宣布农民解放那天由伦敦启程返回俄国。

(二)死刑我是在第一次出国时看到的。

(三)我和大哥一起沿伏尔加河经阿斯特拉罕到达高加索。这是在我大哥之后，即他已经去了高加索，在他返回高加索时，我和他同行。

(四)我要求屠格涅夫和我决斗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当时我们都在费特家。在巴黎从未发生过类似事情。

(五)我在伦敦的一个半月当中(好象是)几乎每天和赫尔岑见面。我们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而且很有意思。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不过我可以查看一下日记。当我去布鲁塞尔时，赫尔岑为我给在那儿的蒲鲁东①写了一封信。在布鲁塞尔我和蒲鲁东见过面，我很喜欢他。在那儿我还去过列列韦尔家。他是个体衰年迈的老人，生活极其贫困。在布鲁塞尔我最常去的是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家。敦杜科夫、他的夫人和几个女儿当时都在。其中一个女儿我在克里木见过。她嫁给了普斯科夫的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海登伯爵。

(六)纳扎里耶夫②写的有关单身禁闭室的情况是属实的。由于我旷了历史教授伊万诺夫的一堂课而被关禁闭。不知为什么他仇恨我。

(七)《回忆录》只有少许进展。刚开始写童年时代的人物。

(八)有两首歌。我把一位夫人寄来的两首歌寄给您。

向可爱的帕涉问好。

---

①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② 纳扎里耶夫是托尔斯泰的大学同学，写过回忆录。

我非常惦念并爱你们两人。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关于战争的文章[1]已完稿。虽然不是告两国人民书，但意义相同。现写完最后一章。

## 致安·彼·诺维科夫

安德里安·彼得罗维奇：

我收到了您的信和手稿[2]。手稿非常有意思，有许多优点。农村的贫困和老爷们的愚昧、奢侈描写得很出色。有几点不足。(一)过多地强调了老爷们的荒唐。这冲淡了印象。(二)在柏林对奴隶制度的议论过于冗长，显得单调。要删减到只留下十分之一。(三)卡泽里奥的故事[3]不自然，也要删减或去掉。希望能增加：(一)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细节。(二)如果把接受新兵入伍的工作及服兵役本身加以描写，那就非常好了。总之，长处大大超过不足。整个作品给人留下强烈而又美好的印象。建议您

---

① 指《清醒清醒吧！》。

② 诺维科夫是图拉一农民，曾经做过沃尔孔斯基公爵的仆人。手稿指他写的一篇有关自己的生活经历的特写《奴隶生活的真实故事或仆人笔记》。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文章《人民和老爷》中采用了那篇特写的材料。

③ 诺维科夫引用了一个意大利牧人讲的有关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杀害法国第三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卡诺的故事。

加工修改后再给我看。您关于写完文章后寄一份给公爵夫人①的想法我不赞成。何必去激怒她，毫无益处。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弗·瓦·斯塔索夫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谢谢您寄来的几本书和一封长信。

我并不觉得见到您的希望渺茫。前景非常美好。您的舍洛克②我还没有看完，但一定看完。我已彻底摆脱莎士比亚③，现正忙别的事。刚写完一篇论战争的文章④。我现正研究尼古拉一世和一般专制统治者及其心理。我想把这种心理和十二月党人联系在一起，用艺术形式写出来。

您提到您身体很糟，这使我非常担心。不过 all is well what ends well⑤。好在您的教女也获释了。我今天获悉，我的一位朋友尼基福罗夫无缘无故坐了冤牢，现已释放。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暂时我什么书也不需要。您是否收到了我寄去的书？

---

① 指沃尔孔斯基公爵夫人。

② 指评论文章《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③ 托尔斯泰于一九〇四年一月写完《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一文。

④ 指《清醒清醒吧！》。

⑤ 英语：结局好，一切都好。

再见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四年五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

一八九五年我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即我对几位亲友表达了我如何处理我身后遗物的愿望。在这张字条上我写了，希望我的妻子、斯特拉霍夫和您清理并审阅我的所有文字材料。我所以请您办这件事，是因为我知道您热爱我，道义感又极强，知道应该如何取舍、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出版。我还可以补充一点，我格外信任您还因为您在做这类工作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主要是我们对生活的宗教理解完全一致。

过去我没有对您提过任何这方面的事。如今事过九年，斯特拉霍夫已不在人世，我的死期肯定也不远了。我认为必须弥补疏漏，亲自告诉您那张字条上提到您的话，即我请您费心审阅和整理我身后留下的文字材料，并和我妻子一起按你们的意见处理。

除了在您那儿的材料以外，我深信，我妻子或（如果她在您之前去世的话）我的子女将实现我的愿望，不会拒绝告诉您其他不在您那儿的材料，并将和您一起决定如何处理。

老实说，除了最近几年的日记以外，其他材料我认为毫无意义，随便如何利用也无关紧要。如果平时我未能较确切和清晰

地表述我在日记中所记载的思想，那么日记会有一定的意义，即使记载的只是一些不完整的思想。因此，只要摒弃日记中一切偶然的、模棱两可和多余的东西，日记的出版会有益于人们。我希望，您会做好这件事，就象到目前为止您善于利用我未发表过的著作中的材料一样。此事就拜托您了。

感谢您为整理我的著作已付出的劳动，也事先感谢您为处理我身后的材料将要做的事。能和您志同道合是我有生之年的一大快慰。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①、您是否希望您于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六日发表在《俄国新闻》上的声明目前和您谢世后仍然有效？

我希望我从一八八一年起写的所有作品以及我死后留下的全部著作不为任何个人所私有，凡有愿望者，可再版和出版。

二、编辑和出版您身后留下的作品一事若因某种原因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您希望把有关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授予何人？

我认为，此事将由受我委托整理我身后留下的文字材料的我妻和弗·格·切尔特科夫协商，决定取舍、出版以及如何出版等。

---

① 以下是托尔斯泰回答切尔特科夫来信提出的问题。

三、您是否希望在您谢世后（如果我比您活得长）由我作为您在国外的唯一代表的全权证书仍然有效？

我希望在我死后仍然由弗·格·切尔特科夫一人处理国外出版、翻译我的作品的有关事宜。

四、您谢世后是否仍将出版您的全部手稿及其他文字材料（包括我迄今从您哪儿得到的和在您谢世前还将从您哪儿得到的）之事在我有生之年交给我全权处理，而在我死后由我转交我的委托人全权处理？

我把在弗·格·切尔特科夫手中的我的全部手稿和其他文字材料交由他处理。在他去世后，我认为全部材料及手稿最好交给我妻或某一个俄国机构，如公共图书馆、科学院。

五、您是否愿意让我查阅您身后留在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或您的其他家属手中的全部（毫无例外）手稿原件？

我非常愿意让弗·格·切尔特科夫查阅我身后留下的全部手稿，并选择他认为有用的材料出版。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柳·伊·菲利波娃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阁下①：

我拜读了您已故丈夫的长篇小说《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其中历史细节如此丰富，使我惊讶。

读过这本小说的人不仅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困，而且对整个战争及其原因都将获得极其明确完整的概念。从这个角度也完全可以推荐给出版商②。可是我不能出面推荐，因为小说所渗透的尚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我多次表达的观点完全相悖。

您转交给我的那本书第四部缺少一印张，即从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四十五页。书一直在我这儿，只有我一个人读过。在缺页的地方书页未裁开，我收到这本书时第四部就缺少第九印张。现归还原书。非常抱歉，我未能满足您的愿望。

此致敬意，愿为您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列·尼·安德烈耶夫

亲爱的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

---

① 应为柳博芙·伊万诺夫娜，作者写错了。

② 该小说于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出版过（两卷）。

我拜读了您的小说①。令弟转告我，您问这篇小说是否应该修改和润色，我的答复是，在作品上下的功夫和对作品的批评越多，作品会越完美。但我认为，这篇小说就象目前这样也是有益的。

这篇小说中有许多场景和细节写得很出色。缺点是过于矫揉造作，而且含糊不清。

眼下我工作很紧张，身体也欠佳。所以我乐于和您见面交谈的时间不是现在，而是在我比较空闲的时候。请相信，我对您怀有好感，时刻愿为您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贝尔纳·布维耶②

阁下：

我非常高兴加入您的学会③。

衷心祝愿您们的事业获得成功。

从我十五岁开始卢梭就是我的导师。

卢梭和《福音书》是我一生中对我产生最大最好影响的两个

---

① 指《红笑》。

② 原信用法语写成。

③ 日内瓦大学教授、卢梭创作研究学家贝尔纳·布维耶于三月六日的信中邀请托尔斯泰加入成立不久的卢梭学会，学会的宗旨为研究法国作家和哲学家卢梭的生平和创作。

因素。

卢梭永葆青春。就在不久前我有机会重读了他的一些作品，我感受到了我青年时代早期阅读他的作品时有过的那种精神振奋和无限钦佩的心情。

阁下，我非常感谢您使我有幸成为您的学会会员。此致崇高的敬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三月七日/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埃尔涅斯特·克罗斯比①

亲爱的克罗斯比：

不久前我为您的论莎士比亚一文写完了前言。结果写成的是一整本书②。我想，译完后可以出版。这样，您的愿望将要实现。

在俄国所犯的罪行和残暴行径极为可怕。但我坚信，这一革命③对人类将产生的重大积极结果要胜过法国大革命。

忠于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埃·克罗斯比(1856—1906)，美国作家及社会活动家。

② 即《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一文。

③ 指一九〇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致彼·阿·奥列宁 沃尔加里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我非常喜欢您的短篇小说①。这些小说写得很好，大部分内容充实。尤其是最后一篇。谢谢您寄来几本书。至于长篇小说②，请原谅，我没有拜读就寄还给您。我没有精力和时间阅读这样的长篇作品，更不用说提出意见和评语了。因此请不要责怪我。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张庆桐③

尊敬的先生！

---

① 指《值班 特写与短篇小说集》。下文提到该书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处在别人的地位》。

② 指长篇小说《男孩子沃洛佳的秘密》的手稿。

③ 张庆桐(1872—？)，上海人。一八九六年入北京同文馆学习俄语，一八九九年由同文馆派往俄国留学，曾在圣彼得堡的师范学堂和法政大学攻读，前后共六年之久。他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一日写信给托尔斯泰，并将他与俄国人沃兹涅先斯基合译的梁启超的著作《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寄请托尔斯泰教正。托尔斯泰在十二月四日写了这封回信，原信收入一九五六年苏联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七十六卷。张庆桐返国后曾任中国驻恰克图的都护副使。他于一九〇六年著有《俄游述感》一书，其中发表了他亲自译成中文的这封托尔斯泰的复信。

承蒙寄赠您的书①，尤其是您的来信，给了我很大的快乐。在我整个长久的一生当中，我曾经有好儿次同日本人交往②，但从没有一次同一个中国人交往，也没有发生过联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虽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是常有的情形）；更不用说关于孔子、孟子、老子和对他们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驳斥了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为之惊佩。我对于中国人民向来怀有深厚的敬意，在极大的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③的种种事件变得更强了）。在这次战争当中，中国人民树建了极大的功勋，在这种功勋前面，不仅日本人的胜利变得毫不足道，而且把俄国和日本政府的全部狂妄与残暴的丑态也真实地光照了出来。中国人民的功勋，在于指出了人民的高尚美德并不在于暴力和杀人，却在于不管一切的刺激、侮辱与灾难，远避开一切怨恨，宁愿忍受加于他的一切暴力，而能坚持到底的忍耐的精神。中国人民在最近这次战争中，也正象在欧洲各伪基督教民族先前对他们卑鄙的侵袭时一样，虽然身受一切的残暴，却显示出他们要比那些基督教民族和俄国政府更深刻地贯彻着基督教的真正的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贯彻着那个普遍的永恒的真理的意识，这个真理就是一切宗教的学说，同时也是基督教的基础。（在这里我就想起你在来信中谈到的应把政府和人民加以区别的正确见解）。

我还没有拜读您的书，因为我刚刚才收到它。但从您的来信

---

① 指张庆桐所译《李鸿章》一书，现存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托尔斯泰故居藏书室中。

② 托尔斯泰曾同好几个日本人有过通信关系和交往，一八九六年九月日本《国民新闻》编辑德言苏峰还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访问过托尔斯泰。

③ 指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

加以判断，我怕我不会同意它的倾向。从您的来信看，您是赞同（我想在书里也是一样）中国的国家的和社会制度的改革的。改革就意味着成长，发展，完善，是不能不表示同情的。但是改革只是模仿，把一些形式（在欧洲和美洲的有识之士看来，都还完全站不住脚）输进中国，那是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改革必须从一个民族的本质中生长出来，而且应该是一些新的、同其他民族完全不相象的形式。中国常常被人责备为顽固保守，如果把它同基督教世界得到的一些结果相比较，它比基督教世界所处的充满仇恨、刺激和永不停止的斗争的情形要好上千百倍。我认为对俄国，对它的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来说，是一个例外。我期待着从它那里出现新的生活形式，同样地我也期待着中国的农业人口的大多数一样。愿上帝保佑中国不要走日本的道路。中国人，也正象所有的人一样，应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发展技术上的完善。精神的力量被歪曲了，技术上的完善只会起破坏作用。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就是在俄国和中国两大民族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必须手携手地并肩前进，而不是采取外交上的同盟，也不是一般的政府之间的联合的形式。他们必须特别是为他们的农业人口，制定出一些不受政府羁绊的社会生活的新的形式，制定出不是各种的自由，如信仰、言论、代议制等等的自由，而应该是真正的真实的自由，就是除去最高无上的道德法则之外，人们无须乎依赖政府，也无须乎服从任何人而生活的自由。

我再重复说一遍，我很高兴能和您交往，假如您认为值得费力把我的著作译成中文的话，我也将非常高兴。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四日

# 致弗·瓦·斯塔索夫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寄上十二月党人的材料。请向材料的主人转达我的谢意。恰达耶夫的信件很有意思。您抄写的部分我很喜欢。他能如此正确地看待希腊艺术，因为他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要是我也这样看待希腊艺术，我认为是出于同一原因。我曾有一位姓乌鲁索夫的朋友，塞瓦斯托波尔人，酷爱象棋，是数学家，非常虔诚地信仰上帝。他以厌恶的态度和恐惧的心情看待一切希腊的雕塑及文字艺术。我同意他的观点。但对不信仰宗教的人，对相信我们所认识的世界象我们见到的那样是真实的、确实存在的，此外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别的世界的人来说，对于象哥德、我们亲爱的赫尔岑以及所有那个时代那个圈子的人来说，希腊艺术是美的顶峰。因此他们不能不高度评价它。倘若您不喜欢也不承认这一艺术，那么 vous aurez beau dire vous faîtes de la religion sans le savoir①。您要求艺术具有精神内容，这正是宗教，宗教要在一切事物中看到并寻找其精神内容。

祝贺您八十三岁寿辰。不管我多么努力，我赶不上您。我确实在努力，年纪越大，我感觉越好。

好，再见。亲切地握您的手。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法语：您最好说，您是信教的，对此不了解。

对了，要是您能想起来，请查一下并告诉我，最好告诉比留科夫：Suisse, Paul Birukoff, Onex près Genève[①]，《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刊登在《现代人》一八五五年的哪一期上。他写传记需要。请原谅。谢谢您。

## 致伊·费·纳日温

亲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谢谢您来信，告诉我有关库尔特什的感人消息[②]。我无法怜悯他，我只能为他高兴和担心。我把您来信的摘录寄给了一些向我提出问题的士兵。他们的问题是，如果派他们去镇压，该怎么办。

您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这只有好处。当您真正想走直路而又看到自己偏离了它时，您必将回到这条路上来。可能长篇小说[③]耽误了您。我很高兴，您已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我早就认为，这一形式已经过时，长篇小说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过时，而是作为重要形式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我有什么话想说，我不会去描写客厅、日落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

是的，这是对己对人都无害的一种消遣。我喜欢这种消遣。以前我把这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东西。这已成为往事。

---

① 比留科夫在瑞士的地址。

② 库尔特什等人因拒绝服兵役而被监禁在感化连。

③ 指伊·费·纳日温的长篇小说«Мсна…Текел…Фарес»。

问候尊夫人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 埃 利 斯[①]

阁下：

我完全同意您对雪莱[②]的评价。他并没有贡献出他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西。当然，他本来可以为世界写出好作品。他有最崇高的意愿，他总是直抒胸臆、无所畏惧。

知道您同意我对莎士比亚作品的长处的评价，我很高兴。

忠于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米·奥·梅尼希科夫

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

谢谢您写的小品文的序言部分《两个俄国》。我读的时候哭

---

① 埃利斯，英国人。

② 雪莱（1792—1822），英国诗人。

了[①]。甚至现在，当我回忆起来的时候，感动和悲伤的眼泪夺眶而出。我至死仍将相信，俄国会永存不亡。我想说的话很多，但仅向您表示谢意，兄弟般地亲吻您。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欧根·赖希尔[②]

阁下：

我怀着极大兴趣拜读了您的大作[③]。您认为«Novum Organon»的作者不是培根[④]，并指出一些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不是出自莎士比亚之手，理由都非常令人信服。我在这方面知之甚少，所以不能 ein entscheidenden Urteil zu fällen[⑤]。但有一点我无疑是知道的，不仅大部分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剧作，甚至他的全部剧作，包括《哈姆莱特》等，不但不值得人们评价时一贯给予的高度赞扬，而且在艺术方面unter aller Kritik[⑥]。因此，我不同意您从全部剧作中只挑选出一部分并对其优点加以肯定。

您对被吹捧的《李尔王》、《麦克白》以及其他一些戏剧的批

---

① 梅尼希科夫写了一篇题为《致亲友的信》的小品文。

② 赖希尔，德国文学家。

③ 指《莎士比亚文献》。

④ 指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所著《新工具》一书。

⑤ 德语：作出最终决定。

⑥ 德语：不值一评。

评是那样充分，切中要害，应该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在读过您的评论以后，怎么能对莎士比亚作品中那些不存在的美继续赞不绝口呢？这只能归因于芸芸众生秉有的发表意见时总是不顾自己的见解而随声附合多数的特性了。对于那些接受了催眠术的人在别人授意下认白为黑，我们不觉得奇怪。那么对于有一些人在领会艺术作品时毫无主见、固执地按多数人的看法发表意见我们又何必大惊小怪呢。我的论莎士比亚的文章早已写就，我当时就深信不会说服任何人。我只想声明，我不屈从人云亦云的意见。因此我认为，无论是您的那本非常杰出的书，还是我的书，还有许多其他文章——象近日特奥多尔·埃希霍夫寄来的文章校样①以及不久前我收到的英国报纸上刊登的其他文章，都不会说服广大的读者。

人们依靠报纸了解和议论最重大的事件，而对这些事件却毫无概念并从所受的教育来看甚至无权议论。而撰写并发表对这些事件的议论文章的，是一些不称职的报纸工作人员。他们议论这些事件的能力同样很差。在了解了当今社会舆论在报刊如此普及的情况下的形成过程以后，应该感到惊奇的不是群众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见解，而只能是，有时（虽然很少）还能遇到对事件的正确见解。这种情况尤其见之于对诗作的评价。

议论美味佳肴、扑鼻香气，总之一切美好的感受，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有失去嗅觉、视觉的人），但评论艺术作品需要有艺术感觉，这方面的差别极为悬殊。艺术作品的优劣是由广大出版者和读者确定的。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总是愚昧无知，对艺术感觉麻木，所以谈艺术的社会舆论也总是最粗浅、最错误的。过去一直如此，如今当报刊的影响日益增强并把对思想和

① 指莎士比亚创作研究者埃希霍夫的《哈姆莱特》一文的校样。

艺术一窍不通的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当前这种情况在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一些毫无艺术性，思想上更无可取之处的作品得到了成功和吹捧。我不想指名道姓，如果您注意到了现在被称之为艺术的精神病的种种古怪表现，您自己也可以说出一些姓名和作品来。

因此，我不仅不指望莎士比亚和其他一些古代作家（我不想说出他们以免刺激人）的虚假名望会消失，而且在等着看新莎士比亚们的完全相同的名望如何树立，那就是靠办报人和广大普通读者的无知和愚钝。我还在等待着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在艺术领域，而且在科学、政治、特别是哲学（康德已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尼采）等领域，理智的普遍水平会越来越低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文明的衰败会象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文明衰落一样走向总崩溃。

心理学家们知道，当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在最短的时间内不假思索，只想急忙地说更多的话，这就是精神病的开始或者已经恶化的明显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病人确信，他的知识胜过一切人的，他可以而且应该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一切人，那么精神病的征兆已是肯定无疑的了。我们的所谓文明世界正处于这种危险而又可悲的状况之中。我认为，离开古代文明遭到毁灭那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作为这种情况的重要而又值得注意的征候是，当代人的理解力的败坏不仅表现在对莎士比亚的过高评价上，而且也表现在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的态度上。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日/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莫·门·多克希茨基

我收到了您的来信，对您提到的萨宁①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一无所知。家里正巧有人读过，我找来刊登这部小说的几期杂志，读了萨宁本人的一切议论。使我大为惊骇的与其说是他的卑鄙无耻，毋宁说是他和作者都具有的愚昧无知和自以为是这两个特征。虽然我心里想怜悯这位作者，但由于他危害到许多人，包括您，我无论如何也克制不住对他的仇恨。显然，作者对人类最杰出的心灵和思想家们在解决涉及生命的种种问题上所做的全部工作不仅一无所知，而且一窍不通。这些问题他不但不去解决，而且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无论是对东方的，中国的贤哲孔子、老子，对印度、希腊、罗马的贤哲，对真正的基督教，还是对离我们比较近的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康德、利希滕贝格②、叔本华、爱默生以及其他人都毫不了解。他们有艺术才能，但既没有真实的感情（意识）、也没有真正的智慧。所以，他不描写任何一种真实的人的感情，而只描写最卑下的动物的动机。他也没有任何自己的新思想，只有屠格涅夫称之为“相反的老生常谈”③的东西。即一个人说的话和公认的真理相悖。例如说水是干的，煤是白的，乱伦好，斗殴好等等。我竭力想怜悯这位可怜的误入歧途的作者，但他的自以为是妨碍我这么做。对您我感到由衷的惋惜，因为读这本书使您的内心产生了混乱。所以，请

---

① 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长篇小说《萨宁》。

② 利希滕贝格（1742—1799），德国学者、作家。

③ 引自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第二十一章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的谈话。

您原谅，我就不给您寄我自己的书了，而寄给您一份我拟定的由不同作家的作品组成的《阅读园地》书目。我想，如果您去阅读并且认真思考所读的东西，那一定会对您有帮助，使您摆脱可怕的思想混乱。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您可能会提出即使不使人愤慨，至少是可笑的问题，如萨宁主义和基督教哪一个更好？我还建议您读《福音书》。愿上帝帮助您，那个上帝就在您的心里，他受到压抑，您勉勉强强能意识到，或许完全意识不到他的存在。请来信，如果您的问题很重要，我会答复您的。您多大年纪？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您的第二封信已经收到。

## 致米·洛斯库托夫[①]

您问我，颓废派艺术是没落呢，还是相反，是向前发展？

简短的回答：当然是没落，尤其可悲的是，艺术的没落是整个文明衰落的迹象。文明的衰落是由于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生活条件。颓废派艺术之所以无可怀疑地是文明的衰落，其原因在于艺术的目的是用同一种感情使人们团结在一起。而这一条件是颓废派艺术所没有的。只有完全象他们那样不正常的人组成的小圈子才喜欢他们的诗篇，

---

① 米·洛斯库托夫，士官预备学校七年级学员。

他们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则吸引最广泛的阶层，吸引人的全部心灵。真正的崇高的艺术从来就是如此。

再见，祝您一切顺利。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米·亚·斯塔霍维奇

亲爱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我知道，您确实爱我。您爱我不仅仅是象爱一个作家那样，而且是象爱一个人那样。此外，您富有同情心，能理解我。因此我向您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请求。我的请求是，希望您停止所发起的周年纪念活动①。因为这一活动不可能给我带来任何别的东西，除了痛苦，甚至比痛苦更坏——我可能做出的不体面的举动。您知道，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我这种行将就木的年纪，人们的爱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珍贵（您老了就会知道）。我担心，正是这种爱会由于周年纪念活动而受到损害。我昨天收到公爵的女儿敦杜科娃—科尔萨科娃的来信，她写道：所有信奉东正教的人将会因这一周年纪念活动而感到受辱。对此我从未考虑过，但她的话完全正确。这不仅会引起她说的那些人，

---

① 指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纪念活动。斯塔霍维奇是临时筹备委员会的秘书。收到托尔斯泰的这封信以后，拟议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大庆典终于取消。这个委员会改为列夫·托尔斯泰学会，担负组织展览会和博物馆的工作。

而且也会引起许多别的人对我的恶感。这对我来说是最痛心的。我了解爱我的人，这些人也了解我。对他们来说，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情，不需要任何表面的形式。所以我向您提出重大的请求：请您尽一切可能取消这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我得以解脱。我永远都会非常非常感谢您。

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报社编辑部

〈未发出〉

编辑先生阁下：

随信附上一封信①。这类信是对将要举行的我的周年纪念活动持反对态度的人写来的。我已收到几封。我恳请您按写信人的愿望将这封信刊登在报上。我本人也希望能发表这封信，因为就此信我要对我的周年纪念活动说几句话。

我要说的是，筹备中的这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我心情十分沉重。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一向不支持这类庆祝活动。我觉得，对某人的事业赞同和热爱无论如何不能通过表

---

① 指沃伊诺夫—拉祖莫夫三月十六日来信，信中从正统教会立场出发指责托尔斯泰“破坏宗教精神”、“家庭之根本幸福”等，并要求把此信寄给“杰出报刊的编辑部”。此信未发表，但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周年庆祝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

面方式来表达，而要在思想感情上同这样的思想感情拥有者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我回想起很早以前的一件事，大约三十年前，在纪念普希金，为他建立纪念碑的时候，可爱的屠格涅夫到我这儿来，邀我一起参加这一庆典。当时尽管我多么尊敬和喜欢屠格涅夫，我多么珍重和高度评价(现在依然高度评价)普希金的才华，我还是拒绝了。我知道，这使屠格涅夫感到不快，但我别无选择，因为当时这类庆祝活动在我看来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且不说是虚伪的，总归是不符合我的内心要求的。如今事情涉及到我个人，我更觉得不合适了。

而这是最次要的考虑。最重要的是在这封信中及其他类似的信中所表现出的情绪，即这些庆祝筹备活动甚至在筹备过程中就已经引起许多人对我的最大的敌意。这种敌意也许暂时不表现出来，但事后将会爆发并不断扩大。我知道，这种敌意是我自己引起的，我是咎由自取，都怪我在非议别人的信仰时说了一些不够慎重的、过激的言词。对此我真诚地表示悔过，并对有机会说这番话感到很高兴。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本身。在我这样的年纪，一只脚已经入土，唯一的希望是尽可能和人们友爱相处，并以这种感情同他们永别。这封信以及我收到的其他类似的信恰好表明，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使人们(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对我产生了与爱截然相反的感情。这使我心情非常沉重。如果在天平一端的盘中是我所尊敬的人们对我的最美好、最愉快的赞扬，而在另一端的盘中是由此而引起的哪怕一个人的仇恨，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赞扬，但求不增加那一个人的仇恨。现在我感到，正在筹备的周年纪念活动引起的我理应受到的仇视、不友好的感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许多、许多、非常之多的人的。这使我痛苦万分。因此，我请求所有爱我的好心人尽可能

取消为我举行庆祝活动的任何意图。

至于我真心实意认为自己对正在筹备的庆祝活动当之有愧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怕看上去会象是故作姿态。但我又不能不说出我的想法。如果人们能放弃这件事，在这方面不组织任何活动，我将感到幸福①。

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米·马·斯塔休列维奇②

尊敬的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

寄上列昂尼德·谢苗诺夫的小说③片断。我认为，在感情方面和艺术描写方面都称得上是一篇上乘之作。最好能发表，而且尽快发表。我想尽快发表它的这一愿望使我想起了很早以前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写完戏剧《一个受传染的家庭》，读给奥斯特罗夫斯基听了，然后说，我希望这剧本能快些发表。他对我说："怎么，您是否担心人们会变得更聪明些？"这话对于我那部拙劣的喜剧是非常中肯的，而眼下是另一回事。如今不得不希望人们变聪明些，制止那种可怕的事，尽管不能对此抱奢望。我想，对正在发生的事表示愤慨的任何出自内心的话是有益的。不管怎样，请按您的意思办。

---

① 为了尊重托尔斯泰的愿望，周年庆祝筹备委员会停止了活动。

② 米·马·斯塔休列维奇（1826—1911），俄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出版商。

③ 指俄国象征主义作家列·谢苗诺夫（1880—1917）的短篇小说《死刑》。

请接受我的崇高敬意和对您的爱。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弗·加·科罗连科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

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人请我设法发表随此信寄上的文章①。这篇文章是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工人中间的工人所作的日记。文章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因此给予人一种有关工人状况，主要是精神上的，十分真实的印象。作者是个知识渊博而感觉又极为敏锐的人，并且不乏文学天赋。因此，我想，这篇文章可能适合于您的杂志。

此外，应该说，这个人目前非常穷困，指望得到一笔稿费。因此，我恳请您立即通知我，或者按照我附在信上的地址通知他，是否采用他的文章。

我很高兴有机会亲自使您想起我以及我们的结识，虽然是短暂的。

亲切地握您的手。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① 指帕·亚·布朗热在油田工作时写下的日记。

# 致萧伯纳

Dear Mr. Shaw①:

请您原谅，我至今没有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通过莫德先生给我寄书②来。

现在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注意您指出的那些地方，尤为赞赏唐璜在幕间剧中的台词(虽然我认为，如果能处理得更严肃些，不以喜剧的幕间偶然穿插的形式出现，则对台词内容更为有利)，还有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③。

首先，我毫不勉强地完全同意唐璜说的话，他说英雄是"he who seeks in contemplation to discover the inner will of the world… in action to do that will by the so-discovered means"，④用我的语言可以这样表示：在自己身上认识上帝的意志，并贯彻这一意志。

其次，我特别喜欢您对文明和进步的态度以及这样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如果人自己不改变，那么文明和进步无论持续多长时间，人类的处境都不会得到改善。

我们之间意见的分歧只在于，您认为，只有普通人成为超人或出现新的超人时，人类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善；而我认为，只有

---

① 英语：亲爱的肖先生。

② 指萧伯纳所著《人与超人》。

③ 英语：革命家手册，是《人与超人》一剧的附录。

④ 英语："通过思索发现世界的内在意志……借助[通过创造发明找到的]手段以活动的方式去实现这一意志。"

人们把各种真正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中一切使之变形的赘瘤割除掉，对生活的理解取得一致(这种理解是一切宗教的基础)而联合起来，对世界的无穷远的起源采取理智的态度，并且遵循由此产生的生活指导原则，人类的状况才会得到改善。

我的使人们摆脱罪恶的方法较之您的有一个实际的优越性，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文化很低或根本没有文化的人，能够接受真正的宗教并奉行这一宗教，而要使目前存在的人成为超人或为了使新的超人成长起来，则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这些条件，正如依靠进步和文明来改善人类一样，不太可能实现。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

Dear mr.Shaw，生命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总之，我们大家在有限的短暂时间内要努力找到自己的使命，并尽可能好地完成这一使命。这关系到所有的人，尤其是您，您拥有出众的才华，独特的思维，并能洞察任何问题的实质。

因此，我大胆地向您谈谈您的书中一些我认为是缺点的地方，但愿不致冒犯您。

第一个缺点是，您不够严肃。不能以戏谑的口吻谈论诸如人生的使命这样的话题，谈论这使命被歪曲的原因以及充满我们人类生活的罪恶等。我看唐璜的言论与其说是幽灵的言论，不如说是萧伯纳的言论。同样，最好不要把 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 看成是某个不存在的 Tanner① 写的，而是活生生的、对每句话都负责的萧伯纳写的。

其二、我要责备的是，您所涉及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象您这样深刻理解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恶又能够如此才

① 邓纳尔，是《人与超人》一剧的主人公。

华出众地加以阐述的人，如果把这些问题只当作讽刺的对象，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解决往往有害无益。

在您的这本书中我看到，您想以自己的渊博学识、聪明才智使读者为之倾倒，为之震惊。这对解决您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没有必要，更为常见的是反而转移了读者对话题实质的注意，因为非凡的阐述技巧吸引了他们。

不管怎样，我认为，在您的这本书中，您的观点没有充分展开，表达得也不明确，只处于萌芽状态。我想，这些观点不断发展下去会走向我们大家正在寻找并逐渐接近的那唯一的真理。

如果您发现我对您说的话有使您感到不快的地方，希望您能原谅我。我之所以说这番话，只是因为我认为您有非凡的才华，并对您个人怀着最友好的感情。我始终敬爱您。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列·尼·安德烈耶夫

亲爱的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

收到您的一封美好的信。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奉献作品，虽然我自己好象也给谁奉献过。① 我只知道，您把作品献给我意味着您对我怀有友好的感情。这种感情我在您给我的信中也看

---

① 安德烈耶夫想把自己的小说《七个绞刑犯的故事》献给托尔斯泰，来信征求他的意见。托尔斯泰曾经把自己的《伐林》献给屠格涅夫，而把《霍尔斯托梅尔》献给米·亚·斯塔霍维奇。

得出，这使我非常愉快。

您在信中如此真诚谦虚地评论自己的作品，使我敢于谈谈不是对您的作品本身的意见，而是我对写作的总的想法。也许，这些想法或许对您也有用处。

我认为，第一，只有当你要表达的思想萦怀缠绕，在你未能尽你的所能表达出来以前使你坐立不安的时候，才应当写作。任何其他写作动机，如追逐虚名，特别是丑恶的金钱，即使同时附带有表达的需要，都只会损害写作的真诚和尊严。这一点要大加提防。第二，现在经常遇到这样一种现象，我以为是当今作家（整个颓废派都这样）常犯的毛病，即想成为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作家，要一鸣惊人。这较之我在第一点中谈到的次要动机更为有害。这会使人摒弃朴实。而朴实是美的必要条件。朴实而不加修饰有可能不好，但华而不实和矫揉造作就不可能好。第三，仓卒写作。这既有害，又表明作者缺乏表达自己的思想的真诚要求。因为，如果真有这种要求，那么为了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明确清晰，作者将不吝惜任何劳动和时间。第四，希望迎合当前大多数读者的趣味和要求。这尤其有害，而且事先就损害了所写的东西的全部意义。任何文学作品的意义都在于，它不象布道那样直接说教，而是向人们提示新的、尚未被认识的、多半与广大读者所认定的相反的事物。为此，不迎合当前大多数读者的趣味和要求就成了必要条件。

这里谈到某些意见对您也许是有用的。您信中说，您的作品的优点是真诚。我不仅承认这一点，而且还承认它们的目的是善良的，即希望有助于人们获得幸福。我认为，您谦虚地评论自己的作品也是真诚的，这尤其难能可贵，因为这些作品所获得的成功可能相反会使您夸大它们的意义。您的作品我读得太少

也极不细致，我一般也很少读文学作品并很少对它们感兴趣。但根据我记得和知道的您的那部分作品来看，我建议您对它们再多下些功夫，以便在这些作品中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准确和清晰。

我再重复一遍，您的信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如果您到我们这一带来，我将很高兴和您见面。

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九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米·亚·斯塔霍维奇

亲爱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谢谢您寄来手套和一本书①。您对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血迹》的评论又一次证明您的文学鉴赏力是正确的。除了所有新作家都有的缺点——语言粗劣和自以为是而外，其他几篇小说《戈洛洛博夫》、《笑》、《暴动》也很好。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才华四溢，思维方式独特，虽然过分自信妨碍他正确思考。

我差一点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哈尔科夫监狱关押着一个人，他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江斯基。他因传播我的著作而被判六个月徒刑。我认识他也尊敬他，虽然他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而是部分同情革命。他年迈多病，处境极为恶劣。

---

① 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集。

由于内政部长下的一道适用于所有犯人的荒诞命令，他的处境更恶化了。这道命令规定，被判单独监禁的犯人若关押在集体牢房，则刑期要延长三分之一。他并没有被转移到集体牢房去，而是有一名刑事犯被关进他的牢房里，因监狱人满为患，单人牢房不够用。如您对此事能助一臂之力，就请您做这件大好事，也是对我做的大好事。

我热爱您，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想必不是因为坏事吧。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九年二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弗·亚·波谢[①]

收到您的来信，很高兴。要是能写一篇我对果戈理的看法的短文，那我就更高兴了。我只担心，我的看法既与周年纪念无关，[②]也不会被检查机关通过。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九年三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弗·亚·波谢(1864—1940)，俄国文学家、《大众生活》杂志出版者。

② 波谢请托尔斯泰在果戈理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为《大众生活》杂志写一篇纪念短文。当时托尔斯泰正重读果戈理的作品，曾在笔记中写下他对果戈理创作的意见："他全部活动的主要不幸是，……顺从当今教会及国家创立的伪学说。如果他只是承认一切存在的事物，倒也罢了，可他居然为之辩解，并且不是自己出面，而是依靠善于诡辩的斯拉夫主义者们……"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借佩尔纳[1]离开的机会,写上几句。之所以只写几句,是因为我非常想到您那儿去,而且每天都在等机会。大概不晚于二日便可成行。我尽量不为束缚我的一切而苦恼。我很惭愧,因为相比之下,别人的处境要比我的坏几千倍。昨天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佩尔纳看到了我。现在我又象平常一样了。这几天,大概有五天,没有聚精会神地工作了。我有许多计划,想说的话很多,但力不从心,也不妨保持沉默。萨莎[2]在抄稿和其他事情上帮了我的大忙。

我常常羡慕一些老人,尤其是佛教徒,他们到一定年龄就到人烟稀少的寺庙里去。

两天前我到拉林斯科耶村季莫奇卡[3]造房子的工地。他的同事们,主要是他本人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们朝气蓬勃、愉快、安静、整洁、朴实。特别是在二十八日[4](那天我们家宾客盈门,又是冰淇淋,又是香槟酒)后的第二天,即二十九日到他们那儿,我格外感到我的生活和他们的有明显的差别。

布朗热来过。见到他我很高兴。他在编写一本关于孔子的书[5]。除了穆罕默德[6],我还编了一本老子名言录,附一篇短小

---

① 埃·佩尔纳(1878—1916),彼得堡矿业学院学生,切尔特科夫之子的教师。

② 托尔斯泰的小女儿。

③ 切尔特科夫之子。

④ 八月二十八日是托尔斯泰的生日。

⑤ 书名为《中国的圣贤孔子 他的生平和学说》。

⑥ 指托尔斯泰编的《穆罕默德名言录……》。

的前言。我想和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起收集并出版所有宗教圣贤的名言，都是些几戈比一本的小册子。我认为这很有必要。还有《每日贤人语录》，六月出版，都是一戈比一本的小册子，不过标题不用《每日贤人语录》，而是《精神食粮》。他什么都想出版。瑟京怎样了①？

在柏林有人想宣读我给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讲演稿，②以此造成或想要造成轰动。我讨厌这样做。我认为这报告不值得宣读。您对此有何看法？对别人我没说，但对您我可以说，近来我感到寂寞，心情沉重。自然是因为我自己不好。但我不气馁，尽量振作起来。再见，希望很快见面。吻大家。

列·托

［一九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收到孙儿们写来的亲切的信，谢谢他们。

## 致瓦·菲·克拉斯诺夫③

瓦西里·菲利波维奇：

收到了您的一篇关于霍登广场事件④的文章。我非常高

① 托尔斯泰对《阅读园地》和《每日贤人语录》出版工作进展缓慢表示关注，这工作由瑟京负责。

② 指托尔斯泰为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大会准备的演讲稿。

③ 瓦·菲·克拉斯诺夫，莫斯科省一农民。

④ 指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发生在莫斯科省霍登广场的事件。为庆祝尼古拉二世加冕，沙皇政府发放礼品，由于拥挤，造成一千多人死亡的惨剧。

兴，因为我完全相信，象您这样能自如地驾驭语言的目击者写这种有意义的题材，一定会写得很好。任何一家杂志都会乐意采用并付给稿酬。我本来已经打算把它寄给《俄国思想》，但还是决定先认真读一遍。可是，使我感到遗憾而又惊奇的是，小说写得那样古怪，还用了一些不必要的夸张的比喻，以致笔墨化得太少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本质被掩盖了。这样一来，小说就不可能被采用了。于是我改变了主意，不把小说寄给杂志，而是退还给您，并且建议您改写，删掉一切多余的东西（多余的东西只能冲淡意义重大的事件的实质），然后再寄给我。到那时，我一定尽力安排发表。

请不要埋怨我。

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一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瓦·菲·克拉斯诺夫

我自己也很抱歉，没有标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不成功的是比喻的运用以及对作者本人没有见到的事物的描写。主要是颓废派的手法，赋予非生物以思想意识。只有当读者身心和所描写的事物融为一体时，描写才会是成功的，才会影响读者。而这种情况只有在读者能如亲临其境似的体会作者描写的感受和情怀时才能产生。

请别丧气。在创作中不要以新作家，而要以普希金、果戈理

为典范。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格·康·格拉多夫斯基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您希望我对预期中由您举办的作家代表大会①表明我的态度。我对渴望团结一致的人不可能有别的态度，只能给予最大的同情，尤其这一次是作家，是包括我在内的从事文学(团结人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创作的人渴望团结。所以我完全支持并祝愿大会圆满成功。

在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有一个情况令我不安，使我不能参加大会，即使我有精力有可能的话。那就是，大会的组成乃至大会的活动范围都要得到我们称之为政府的那些人的允许并且由他们来确定。同时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尊重自己的人，尤其是作家，都不能和我们称之为政府的那一群腐化堕落的败类自愿达成协议。在自己的活动中听从那些人的命令更与人的尊严不相容。

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公布此信②，我丝毫不反对。但有一个

① 指俄国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格·康·格拉多夫斯基是这次大会组织者之一。

② 托尔斯泰同意在宣读此信时删去"败类"、"堕落"两个词。但米·亚·斯塔霍维奇在大会上只宣读了该信对大会表示祝贺的第一部分。

必要的条件，即不排除我对自己不能参加作家代表大会的原因作出解释。

此致崇高的敬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四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萧伯纳

收到您的剧作和一封充满智慧的信。我愉快地拜读了您的剧本①，对情节完全抱有好感。您指出，劝人行善的说教对人们一般起的作用很小，年轻人认为一切与这一说教相对立的东西是美好的。这话完全正确。但这一现象的原因完全不在于不需要这样的说教，而只在于说教者不能以身作则，即在于虚伪。我对您称之为您的神学的东西也不赞同。您在其中和当代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已不相信也不可能相信的东西进行辩论。同时您自己似乎也承认上帝，这个上帝有明确的、为您理解的目的。

"To my mind unless we conceive God as engaged in a continual struggle to surpass himself, —— as striving at every birth to make a better man than before, we are conceiving nothing better, than an omnipotent snob»②."

至于说到您对上帝和邪恶的其他议论，我要重复您提到的

① 指《勃朗科·波斯耐出丑了》(1909)。

② 英语："我认为，在我们的概念中，上帝要么应该为完善自己的造物、为每一个新诞生的人比以前的更好而不断地斗争，要么他只不过是个无所不能的假绅士。"

我在评论您的«Man and Superman»①时说过的话，即上帝、善和恶的问题太重要了，因而不能以戏谑的口吻来谈论。所以我坦诚地对您说，您信中结尾的话给我留下非常沉重的印象，您说："Suppose the world were only one of God's jokes, would you work any the less to make it a good joke instead of a bad one?"——"假设世界只是上帝的一个玩笑，难道您就会因此减少您要把世界由坏的玩笑变为好的玩笑的努力吗？"

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安·康·切尔特科娃

亲爱的加利娅：

谢谢您寄来古谢夫②的信。刚读完，非常高兴。多聪明的人！何止聪明，多好的心！在他所有的信中我总感觉到这颗心！真是奇怪的巧合。一切我都忘了，我想回忆也已忘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拿起《卡拉马佐夫兄弟》来读（别人说这本书很好）。可是读起来以后，我就无法抑制我对小说缺乏艺术性、轻浮、矫揉造作以及重要话题处理不当的厌恶。恰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信，使我弄清了所有的问题。

① 《人与超人》。

② 尼·尼·古谢夫于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曾担任托尔斯泰的秘书。他在流放地给切尔特科娃写信，谈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及其他著作的印象。

您不能想象，对一个人的心灵来说忘掉一切该有多好，我正是这样。但愿您能尝到这种忘却的幸福。能利用过去所做的一切而又忘记它们，把生命的全部精力集中到眼前，这该多快乐。

祝贺您和季马又增添了一步。但愿你们俩人都能尝到老年的乐趣。感谢您对我的热爱和温情，这些正是我现在非常需要的。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致米·彼·诺维科夫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现就您离开前我曾和您谈过的事① 再向您提出如下请求：一旦我真的要到您那儿去，您是否能在村子里为我找一间哪怕是很小的，但是单独的暖和的农舍，这样我就可以尽量缩短使你们一家人感到不便的时间。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我必须电告您，落款将不用我的名字，而用T.尼古拉耶夫。

等候您的答复②。亲切地握手。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诺维科夫十月二十日曾到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和他谈话中提到想离家出走。

② 诺维科夫于十月二十九日写的复信，托尔斯泰于十一月三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收到。

请注意，这一切只能您一人知道。

列·托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的出走会使你难过①。对此我很抱歉。但请你理解并且相信，我别无选择。我在家里的处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除了其他种种原因，现在我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过奢侈豪华的生活。我象与我年纪相仿的老人通常所做的一样，抛弃世俗生活，离群索居，在僻静的地方度过我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请理解这一点。如果你打听到我的去向，也不要来找我。你的到来只会使你和我的处境变得更糟，而且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感谢你忠实地和我一起生活了四十八年。请宽恕我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过错，我同样也真诚地原谅你在我面前可能有过的一切过错。我劝你容忍由于我的出走使你遇到的新的境况，请不要对我心怀恶感。如果你有事要通知我，请告诉萨莎②，她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③并把必要的事转告我。但她不会说出我所在的地方，因为她已答应我不告诉任何人。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① 托尔斯泰夫人得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后，曾寻过短见。

② 指托尔斯泰的小女儿。

③ 托尔斯泰于当天早晨七时五十五分乘火车前往住在沙莫尔金诺修道院的胞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处。

我的东西和手稿委托萨沙整理并转交给我。

列·托

## 致亚·利·托尔斯泰娅[①]

顺利到达车站。可能乘火车去奥普京。我的信你都要拆阅。告诉切尔特科夫，在一周内，即四日前，如果我不取消原决定，就把声明寄给报界[②]。亲爱的，一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很快你就会知道)，立即把一切情况告诉我：我离家出走的消息引起了什么反响，越详细越好。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清晨六时

谢基诺

## 致亚·利·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萨沙：

我们顺利到达。啊，但愿家里没有太不顺遂的事情发生。现在七点半钟，我们在这儿过夜。要是还健在，明天到沙莫尔金诺。我尽力保持平静，不过应该承认，眼下我象往常面临痛苦时那样感到惶惶不安，但没有过去在家时那种羞愧、难为情和不自

---

① 托尔斯泰的小女儿。

② 指通过报界发表声明，证实托尔斯泰一八八一年后所写的东西任何人可以使用。

由的感觉。从戈尔巴乔沃坐的是三等车厢，虽然不太舒适，但心情愉快，收益匪浅。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别廖夫吃得都很好。马上要喝茶了，然后睡觉，我尽量设法多睡。我几乎不感到疲乏，甚至没有平时那样劳累。在没有收到你的音信前，对你的问题我不作任何决定。信写到沙莫尔金诺。如有急事，可打电报到那儿。告诉巴季亚①，让他写信，他的文章②中标出的地方我已经看过，不过看得很匆忙，我想再看一遍，请他寄来。告诉瓦里娅，我象以往一样感谢她对你的爱护。我请求她并期望她将会保护你，在你激动时使你平静下来。亲爱的，话要少，但要温存坚定。

给我寄来或带来给笔灌墨水的用具（墨水我带了），还有我开始阅读的Montaigne③、尼古拉耶夫④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卷⑤、«Une vie»⑥。

所有的信你都要拆阅，把必要的寄到波德博尔基⑦、沙莫尔金诺。

告诉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很高兴，但对我的所作所为又感到很担心，我想尽量把我的梦境和情不自禁涌现出的艺术构思写出来。我认为，暂时最好不和他见面。他和以前一样会理解我的。

---

① 指弗·格·切尔特科夫。

② 指切尔特科夫的文章《一位论基督教》。

③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作家。

④ 彼·彼·尼古拉耶夫(1873—1928)，俄国哲学家。

⑤ 指《卡拉马佐夫兄弟》。

⑥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

⑦ 卡卢加省邮局。

亲爱的，再见。尽管你好流鼻涕眼泪，还是吻你。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科泽利斯克]

再寄给我一把小剪刀、几支铅笔、一件长衫。

# 致亚·利·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萨莎：

谢尔盖延科会把我的一切情况告诉你。我很痛苦，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沉重。主要是不做违背天意的事，难就难在这儿。是啊，我作过孽，以后还免不了，但愿能少一些。

这也是我首先希望于你的，是主要的，何况我知道，现在不是一个年轻人担负得了的重担落到了你的肩上。我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也不想作什么决定。我只是尽量做我必须做的事，不去做那些本不该做的事。你可以从我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中看出，我不是在观察，而是在切身感受。非常希望塔尼娅和谢廖沙能给以好的影响①。主要的是，他们理解了并且尽力使她懂得，这种充满她的监视、窃听、无休止的责备、对我的摆布、永远控制我的企图、对我最亲密最需要的人②的故意憎恨、对我毫不掩饰的仇恨和虚情假意的生活是我不喜欢，是我简直无法忍受的。如

① 托尔斯泰得知长子谢廖沙和长女塔尼娅对母亲的态度以后，希望他们能对母亲施加影响。

② 指切尔特科夫。

果说谁该投河自尽的话，那绝不是她，而是我。我唯一的愿望是摆脱她，摆脱充满她整个身心的谎言、虚伪和憎恨。当然，他们不可能这样开导她，但可以让她明白，她对我所做的一切非旦没有表现出爱，反而象是抱有要置我于死地的明显目的。这个目的她会达到，因为我正期待威胁我的病第三次发作，到那时我将使她摆脱我，也使我自己摆脱我们在一起生活过的可怕境地，我不想再回到那种境地中去了。

亲爱的，你瞧，我多坏。对你我并不隐瞒。

眼下我还不打算写信叫你来，一有可能，我就写信叫你来，快了。写信来说说你的身体怎样。

吻你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奥普京男修道院

我们即将去沙莫尔金诺。

我的心要碎了，但体力很好。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看到阿廖沙·谢尔盖延科很高兴。但他带来的各种坏消息太出人意料，使我痛苦、震惊①。我正等待家里人商讨的结果，想必是好消息②。不过目前人们会对我纷纷指责，待我更不友善，

① 谢尔盖延科带去了切尔特科夫及托尔斯泰的小女儿萨莎的信，信中讲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情况，特别是他夫人曾试图自杀。

② 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子女们请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为母亲治病，同时请了一位助理护士看护她。

因此要我回到过去的生活，不管怎么说，是更困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也不会进行什么谈判。一切听其自然，只要尽量少犯罪就行了。

感谢您给我写信，感谢您派谢尔盖延科来，还给萨莎写了信。

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没什么可夸耀的，身体虚弱，精神压抑。

我可怜萨莎，可怜我的孩子谢廖沙和塔尼娅，可怜您和加利娅，最可怜她本人。但愿这种怜悯没有掺杂 rancune。①在这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可自夸的。

好，再见。谢谢您给我爱，我非常珍惜。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午二时
［奥普京男修道院］

#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在目前安排我们见面，尤其要我回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都说，这对你极其有害，对我则十分可怕，因为你正处在激动、恼怒、发病的状态中，要是真那样做，我的处境会更糟。我劝你接受已发生的一切，好好适应你暂时遇到的新情况，主要是治病。

即使不是因为爱我，仅只因为不恨我，你也应该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要是你做到这一点，你不仅不会责备我，而且会尽力

① 法语：宿怨。

帮助我找到安宁，让我可以过上一种人过的日子，帮助我克制自己，而你自己也不会期望我现在回去。你目前的情绪、你要自杀的愿望和企图最能说明你丧失了自制力，目前回去对我来说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了。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能使你所有的亲人，使我，主要是使你自己摆脱目前经受的种种痛苦。请你不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去实现你所有的愿望（眼下的愿望是要我回去），而是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心平气和，这样你就会如愿以偿。

我在沙莫尔金诺和奥普京度过了两天，现在准备上路。信将在途中寄出。我不能说出我的去处①，因为我认为，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分离都是必要的。请你不要以为，我所以出走是由于不爱你。我爱你，而且从内心感到惋惜，但我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我知道，你写的信是真诚的，但是你想做的你做不到。问题不在于要实现我的什么愿望和要求，而只是你能否做到情绪稳定、冷静理智地对待生活。眼下你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和你在一起生活对我来说就是不可思议的。在你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回到你的身边，对我将意味着拒绝活下去。可我[不]认为有权这样做。亲爱的索尼娅，再见，愿上帝保佑你。生命不是儿戏，我们无权随心所欲地抛弃生命。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生命也是不明智的。也许我们剩下的时日要比已经流逝的岁月更加重要，应该很好地度过这些日子。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

[沙莫尔金诺]

---

① 托尔斯泰决定到住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外甥女杰尼先科处去，然后办理出国护照，赴保加利亚。

# 致谢·利·托尔斯泰[1]和塔·利·苏霍京娜[2]

亲爱的谢廖沙和塔尼娅，我真正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的来信，关心我的痛苦。谢廖沙，你的信使我格外高兴，因为写得简明扼要而又内容丰富，主要是充满一片善心。我对发生的一切不能不感到害怕，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我无能为力，不得不这样做。有关情况我已请切尔特科夫转告你们——我的孩子们，并且都写在由他转交给萨莎的信[3]中。你们读一下这封信。我写了我过去的感受以及如今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心情。我给她（妈妈）写了信，她也会给你们看的。我经过深思熟虑，该写的都写了。我们马上就要上路，还不知去向……音信都将通过切尔特科夫传递。

亲爱的孩子们，再见了，谢谢你们。请原谅我，特别是你，亲爱的塔尼娅，因为我毕竟是你们的痛苦的根源。就写这些。我得赶紧走，免得妈妈碰到我，这是我害怕的。现在和她见面实在太可怕了。好，再见。

列·尼

［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清晨三时许

［沙莫尔金诺］

---

① 托尔斯泰的长子。

② 托尔斯泰的长女。

③ 指托尔斯泰十月二十九日给小女儿萨莎的信。

# 致玛·尼·托尔斯泰娅和伊·瓦·奥博连斯卡娅

亲爱的玛申卡和丽赞卡①：

对我们的不辞而别请不要见怪，不要责备我。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两人的谢意，特别是你，亲爱的玛申卡，你爱我，关心我的不幸遭遇。过去我一直爱你，对你非常温情，但从来没有象这几天这样强烈，我怀着这种感情离开你们。我们现在离开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因为我担心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会在这儿遇上我。只有一趟七点多的火车。请原谅，我带走了你的几本书和《阅读园地》。我写信给切尔特科夫，请他把《阅读园地》和《每日贤人语录》寄给你一份，另外几本书以后归还。亲爱的，吻你们。我真高兴我这么爱你们。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清晨四时

[沙莫尔金诺]

#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雅先基切尔特科夫急电②

---

① 玛申卡（玛丽娅），托尔斯泰的胞妹，当时是沙莫尔金诺修道院的修女。丽赞卡（伊丽莎白）是她的女儿。

② 托尔斯泰因病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站下车。他被安顿在站长的房间里。当天根据托尔斯泰的要求，让小女儿萨莎打电报请切尔特科夫来阿斯塔波沃。他留在那儿直到托尔斯泰去世。

昨天我病了，乘客看见我拖着病弱的身体下火车。我怕宣扬出去。今天好一些，我们要继续上路。请想办法，回电。

尼古拉耶夫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阿斯塔波沃]

# 致谢·利·托尔斯泰和塔·利·苏霍京娜

我亲爱的孩子谢廖沙和塔尼娅：

我希望也相信，你们不会因为我没有叫你们来而责备我。如果不让妈妈来，单单让你们两人来，对她和其他兄弟姐妹将会是一大打击。你们两人都理解，我请切尔特科夫来是因为他和我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把毕生献给了我近四十年所从事的事业。这事业与其说对我是宝贵的，不如说对所有人，也包括你们，是重要的。这是我的看法，不知是否正确。谢谢你们对我这样好。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与你们永别了，不过我感到必需把上面的话说出来。谢廖沙，对你我还想劝说几句。你要考虑自己的一生，考虑你是什么人，又是怎样一个人，人生的意义何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你接受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为生存而斗争的观点不能向你说明你的生命的意义，也不能成为你的行动的指南。不弄清生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得出的明确指导原则，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存在。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也许是临终前出于爱你说了这番话。

再见，要尽量劝慰母亲。我对她怀着最真诚的怜惜和爱。①

爱你们的父亲

列·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阿斯塔波沃]

---

① 十一月二日托尔斯泰的夫人及子女乘快车到阿斯塔波沃。夫人于十一月七日晨才被允许见他，这时他已不省人事。